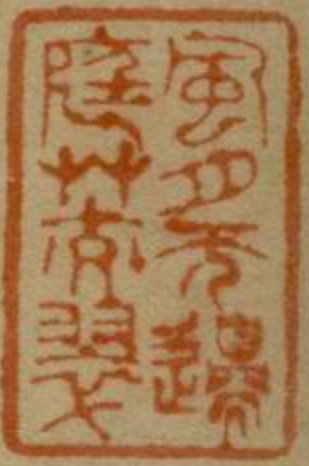


客座贅語序



余頃年多愁多病客之常在座者熟余平生好訪求
桑梓間故事則爭語往蹟近聞以相娛間出一二驚
竒誕怪者以助驩笑至可以裨益地方與夫考訂載
籍者亦徃徃有之余憇置于耳不忍遽忘于心時命
侍者筆語赫號然什不能一二也既成帙因命之曰
客坐贅語贅之為言屬也又會也屬而會之俾勿遺
佚余之于此義若有合焉或曰秦漢間語人之所賤
簡者曰贅壻老子語物之或惡者曰餘食贅行莊周

氏語疾之當決去者曰附贅縣疣子之為此語也又多乎哉余隱几嗒然無以應也姑籍而存之以供覆

萬曆丁巳夏五遊園居士書

客座贅語卷一目錄

經義兼古注疏

東宮命典試

轉運兌運長運

漕運總兵流官

辨訛

詮俗

方言

諺語

父母稱謂

南唐宮闈

南唐都城

珍物

花木 二十二則

禽魚 十一則

鳥獸呼音

登覽



七妙

巾履

米價

風俗

壬午

五三絕

寶船廠

國初曆式

僻姓

市井

水災

正嘉以前醇厚

游兵

草除

解道

里士鄉士

物怪

客座贅語卷一 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一



經義兼古注疏

遜園居士輯
鳳皇山長批



洪武三年五月初一日初設科舉條格詔內開第一
場五經義各試本經一道限五百字以上易程朱氏
註書蔡氏傳詩朱氏傳俱兼用古注疏春秋左氏公
羊穀梁張洽傳禮記專用古注疏四書義一道限三
百字以上至十七年三月初一日命禮部頒行科舉

成式始定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制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許各減一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朱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按此兼用古注疏及諸家傳 聖制彰明後不知何緣遂斥古注疏不用春秋止用胡傳為主左氏公穀第以備考張洽傳經生家不復知其書與其人矣禮記專用陳灝集說古注疏盡斥不講近日舉子文師心勦說浮蔓無根誠舉試制一申明之使通經傳古者得以自見亦盛事也

東宮命典試

永樂十二年上在北京應天鄉試 皇太子命洗馬楊溥編修周述為考試官十五年命侍講梁潛陳全十八年命修撰張伯穎左贊善陳仲完皆監國事也時猶以宮贊列修撰之後至七年己丑會試取中陳遂等以上幸北京俱寄國子監讀書至辛卯始廷試而 皇太子乃以副榜第一人孔諤為左中

允賜出身尤為異典

轉運兌運長運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
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運于通州
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
民運糧儲俱于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自是
轉運變為兌運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
瓜淮兌運今南京各衛官與直浙等處官徑赴水次
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
又變為長運矣

漕運總兵流官

頃見臺諫與部疏議漕運總兵改用流官不必沿推
世爵按此官舊制流官世爵原相兼並推不待改也
嘉靖中吾鄉劉都督璽黃都督印皆以衛官任至總
兵管漕運黃與先大夫往還余猶及見之頗非遠遠
建議者不舉此以聞于上第云欲革世爵改用流
官遂奉旨祖宗舊制原用勳臣不知兼用流官正
祖宗朝舊制也

辨訛

里中字音有相沿而呼而與本音謬相習而用而與本義乖者或以通諸海內而竟不知所從始姑就南都舉一二言之如惹之音人者切野之音羊者切寫之音悉姐切且之音七也切姐之音子野切在二十一馬韻中音宜與鮓叶而南都惹作熱之上聲野作曳之上聲寫作屑之上聲且作切之上聲姐作接之上聲未有作馬韻呼者士之音鉏里切是與氏之音承紙切視之音承承切在四紙韻中上聲也而作去聲呼皆如肆跪之音去妻切兄弟之弟徒禮切上聲也而音作貴與第呼屬去聲皂隸之皂造作之造音與早同而讀作去聲如躁字大之音不作徒蓋切亦不作口个切而別音打之去聲入之音本與日同也而作肉音此與本音謬而呼相沿者也又如鈔畧取也而寫書曰鈔書官曰鈔案造紙曰鈔紙吊問終也而官府取文書曰吊卷或曰吊錢糧打作都冷切今作丁把切本取擊爲義也而今預事曰打疊探事探人曰打聽先計較曰打量臥曰打睡買物曰打米曰

打肉治食具曰打麩張蓋曰打傘屬文起草曰打稿
稟賜穀也與也供也給也受也而今以下白事于上
曰稟毆以杖擊也律有鬪毆之條而今人故以言相
謔毆曰毆帳之為言張也一曰憐謂之帳而呼簿冊
記物事用度者曰帳仰恃也資也下托上曰仰今公
文自上而行下曰仰稟一作慄疾也急疾也今官府
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曰稟疋正也音與雅同詩
大疋小疋用此字今借為段布之疋音匹者分別事
辭也稱此箇為者箇是也今以稱人之不老寔者曰
者假音賈至也又借也今官府借為休暇之假音如
嫁曰告假給假兌通也穴也直也卦名象口之能言
今以天平稱金銀曰兌以物交易曰兌民以糧付軍
曰兌劊刺着也唐人刺身文曰劊青又奏事非表非
狀謂之劊子今官籍沒人物曰抄劊開水門也字一
作牌今借為稽查之用朝中點入班官員曰開朝凡
以事查點人曰點開又民間辦治官物曰開辦棹刺
而入也板棹曰棹今借為安置之用如屯兵聚民曰
安棹某處某所折言斷也又拗折屈曲也又毀棄也

今作抵當之義官司徵糧支俸曰折色民間債負曰
准折以金貝代儀曰折儀曰折席姪今音質謂兄弟
之子也古以稱兄弟之女又謂吾姑者吾謂之姪似
惟以女子臨女子宜名之古自音徒結切也轄車軸
端鍵也論語五經之轄轄轄以冒轂轄以鍵輪今借
為轄轄之用拶子末切逼也韓詩崩騰相排拶今官
府刑手之具曰拶指音答而民間但呼爲拶子拐拄
杖也今為誘畧之用曰拐帶其畧人之人俗曰拐老
祠春祭名也品物少而多文詞故曰祠今凡廟之祀
神者皆曰祠自漢有生祠始基之矣刁斗以銅為之
軍中用晝炊擊以行夜刁刁風微動貌今謂人之狡
獪者曰刁頭律有刁姦之文饒飽也益也多也漢張
霸曰我饒為之今免人之罪罰曰饒減所徵財賄亦
曰饒嫖一作嫖輕也蓋嫖姚之義今蕩子之宿娼者
曰嫖梢木枝末也舟之舵尾曰梢舟子曰梢工婦曰
梢婆今驢馬馱物曰梢人以物附寄行李亦謂之梢
包容也裹也今任人物足其數曰包賠代人上納官
貨曰包攬雇覓舟車驢馬曰包至庖人爲主治辦酒

食曰包酒子弟宿旬闌中計年中不許接待他客亦曰包駝負荷也橐駝負囊橐而馱物今無錢而買人物徐酬其直者曰馱那何也又多也安也又語絕之韵也今謂移趾者曰那步設法備用物曰騰那轉假曰那借科條也本也坎也程也等也科舉科糧意近之以設官名科寢遠矣今茭樹木蔬茹者曰科頭不冠者曰科巴象形字蛇也巴水曲折三迴像之今人之盱衡望遠曰巴不足而營、曰巴日晒肉曰巴凡物之乾如腊者皆曰巴凡此皆習而用之與本義乖者也

諛俗

閭巷之俚語駟僮之流言一二可紀者戲解剥之以資嗚喙阿承顯富曰趨曰呵慣依人而得財若飲食曰吹徐吞而取其訾曰吸以言誑人而沁入之曰酒彼此相妬娼曰醋示若不置人于意中者曰淡持人之陰事使不敢肆焉曰拿或曰捏以言响照人曰煖風而使其從我曰覷以語漸漬之俾其從曰熏姑置其事而待之曰冷若置之若不置之似有係焉者又

或與而不必與不盡與也曰吊以事急費持人而出
其賄曰紮尾人之後偵其所之與所為曰躑羣口而
黜其人曰嘈以事迫而燬之或得其物曰炙又曰燒
以言响沫人全其意靡、烏輒也曰水以言兩挑之
使動或鬪鬪焉曰赫如赫燈故以言與事招人使我
應曰捺置一言若一物于人令粹不我釋也曰鈎自
我而料人與料事曰划設法範圍于人曰籀故陷人
于過或令其處負也曰耍曰弄乘間而入之曰鑽以
漸而刮剗其所有曰鏃大言嚇人曰烹又曰潑限人
之所至曰量造是非佐使人怒曰喉四走而追人或
捕人曰撲咀啞人之飲食曰嚼又曰噍其猛取人之
財物曰覷音專以事務委人曰栽泥人不已曰纏抽
取人之財物曰秋從吏人使為之或奮而往曰撮或
曰鼓或又曰獎言語籠罩人使不覺曰蒙詈人之傲
而難制曰牛曰驢嘲事之失度人之失意也曰狗長
軀而癡者曰鶩解兩家之忿或調濟成其事曰抄或
反言曰撻刺人之隱失曰鍼有所比合而不能解曰
黏又強附而必不可得去也曰釘突然從中而挽入

者曰剗內無實而外飾可觀曰晁善迎人之意而助
長之曰搨計去同事者而已得容焉曰撐陷人于不
可居之地曰坑徒舖啜以膏其口曰油言之鑿空而
杜撰也曰積其最無倫脊者曰謫曰胡以言謔人曰
喉又或刺而曰觜與人期必而背之使失望焉曰閃
有所避而倏遯曰溜不告其人而私取其有若盜焉
亦曰溜不遇而貧若不幸而禍也曰否空乏而不可
支曰焦作事之已甚曰孔矜而自高曰喬面勃然怒
而不解也曰嗔其不色懌也曰喪衣服什器時之所
競者曰興目料人之上下曰估共事而偏得利焉曰
采一無所得者曰毛彊割人之有曰斫逐人而驅之
曰輓人之笑而不慧者曰笨或曰騃或曰斨或曰傻
性輒而滯曰錫其挑宕不馴謹曰浪小兒之嘻戲曰
頑曰憨淫泆曰嫖音滂貌寢而不揚曰矜羸小可憎曰
倨長無度者曰倭僕事非耳目之常曰說一人而衆
人者叢而奉焉若蠶曰宗或曰扛家敗而姑安之事
壞而姑待之病亟而姑守之凡皆曰膿操已所有以
與人角勝負曰背音卑不當與而覷焉附人以入之曰

雌弥縫其事之闕失曰糊人之被震恐而不能自立也曰散或曰酥或曰墟或曰矮不知其人之隱曲也以言探出之曰透謾人與為人所謾也曰迷知事與物可求之所而捷得之曰銖又曰挖初非有所要質也猝而與之遇曰撞馮怒而以語詬詈之也曰攬其盡所欲言也曰捲兩心相憐曰疼反是交相背曰彼無事而遨翔焉曰踏音勑或曰幌黃去聲老而拘滯不與時偶也曰簡其回曲不可方物曰鬼又身之或見或隱也曰影在數中倖而逃者曰卯、冒也覓人而孤梳求之曰瓜證人之辭也堅不可移曰齧與人有柔中之期曰偷相挑曰刮相調曰擘私合曰有乍相近曰湯久而益暍也曰熱摧折之使興敗而反曰掃物寬緩不帖、者曰儻音囊去聲若事之敗而不可收拾也曰崩又或曰裂

方言

南都方言、人物之長曰媯條美曰標致蠲曰乾淨其不蠲曰齷齪惡綽曰邈邈曰暗瞽曰麤糟言事之軒昂曰麤傘上歇平有圭角曰夫查老成曰穩重其輕

薄曰姑嫜不雅馴曰蕞苴臘上声曰朗伉平声曰磊砢

曰孟浪曰黼蒲併反鏡曰莽撞曰粗糲曰偃疆曰麤糙

其俊快可喜曰爽俐曰伶俐曰乖角曰踢跳曰徇徇

溜秀曰活絡其不聰敏者曰鶻突曰糊塗與上一也曰

懵懂曰勺鐸音韶道似當為少度以無思量也以曰

温暾似當為混沌曰没汨曰惘渾曰秃儂修容止曰

打扮形惡者曰賸臞人之亡賴曰億賴言之多而躁

曰渣哇曰激聒曰瑣碎曰嘈嘈一作音匣曰嚷吐曰啐

叨曰的達曰絮聒其小語而可厭曰呱嚷曰唧嚷曰

唧嘈擗而呻者曰哼唧作事之不果決曰摸捺曰臆

膩曰乜斜曰落索曰塌儻其捧物不敬曰隼莫烈日

蹀躞其敗事曰即當人之谿刻者曰訖落音各曰疙

瘩曰峣嶻曰槐搭曰刁蹬曰雕鐫曰窶教其果而窒

者曰裂决用財之吝曰拈指曰寡辣曰馮虺能不彰

著曰隱宿其反是曰招搖曰倡揚或徇也人之貧乏曰

褊短勉強營為曰棚拽曰巴結曰扯拽曲處以應之

曰騰那展轉造端曰拐揣恰相當者曰促恰不合事

宜曰差池與世乖舛曰訖蹬曰躄蹬曰落魄下音其

少精彩曰魁魘類或曰姜蕤威敗壞之甚曰壘堆性

堅執曰直紂好搬弄曰翻騰曰估倒自矜尚曰支楞

曰峻嶒不分辨是非曰含糊面羞澀曰腩腴一作行

不端徐曰踉蹌聲俱去交關人物曰瓜葛或曰首尾男

女之私相通者亦曰首尾以事難人曰揉抄人之發

跡曰升騰談笑不誠恪曰款歌希或曰哈哄闌入人

中事中日夾挿擾人曰賄躁籌處事曰度量上音刀北韻也

檢物用曰拾掇以言從史曰攢掇扱抑人曰拄擦曰

敦摔曠大不拘束曰浪蕩音朗物之細小者曰些娘

如女之事之有隙可指曰窟寵其有歸着曰撻煞曰

合煞曰與結無破敗者曰囫圇曰團團不分別曰儻侗

物事就理曰條直不了結曰拖拉欲了不了曰丟搭

身之孤獨曰伶仃可憎曰臭厭其不爽潔煩汙曰漬

淖刺鬧眼之視不定曰的歷都盧手之捉物曰捫搽

摸擦身之失跌曰撲騰入水聲曰汨洞或曰骨都心

之不快曰懊懷揅笑之態曰嚔尿上音迷下音分氣勃鬱曰

簾篠也渠除不能俯凡物之聲急疾曰忽刺又大曰砰

磬上音畊下音行曰颺颺律忽曰颺颺六或

諺語

南都閭巷中常諺往、有瓮俚而可味者漫記數則
如曰閒時不燒香忙時抱佛脚曰熱灶一把冷灶一
把曰辦酒容易請客難請客容易款客難曰饒人不
是癡過後得便宜曰人算不如天算曰捉賊不如放
賊曰好男不喫分時飯好女不穿嫁時衣曰有麝自
然香何必當風立曰日食三餐夜眠一覺無量壽佛
曰不看僧面看佛面曰柴米夫妻酒肉朋友盒兒親
戚曰強龍不壓地頭蛇曰燈臺照人不照己曰酒在
口頭事在心頭曰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曰若要好大
做小曰吃得虧做一堆曰惱一惱老一老笑一笑少
一少曰牡丹雖好綠葉扶持曰鍋頭飯好吃過頭話
難說曰家雞打的團、轉野雞打的貼天飛曰爛泥
揉樁越揉越深此言雖俚然于人情世事有至里存
焉述言所以當察也

父母稱謂

留都呼父曰爹迭平声俗或曰爺吳人呼父曰爸音
訛而為拜呼打去声爹字又作爺唐小說皇后阿爺或又為爸
之平声

播音北史稱父曰兄兄或又曰哥、閩人曰即罷留都
呼母曰嫫嫫字或作麼音又作麼音俗又呼曰媽或
曰孃吳人呼母曰媿音寐音訛齊人曰阿婆音迷音字又作
婆又曰孀音字又作媿六朝人稱母曰姊姊或曰家
家宋人曰姐姐字或作媿又羗人呼母曰媿音與姐
同字又或作她閩人曰郎奶

南唐宮闕

南唐故宮在今內橋北上元縣中兵馬司盧妃巷是
其地相傳內橋為宮之正門所直南宋行宮亦在此
地改內橋為天津橋而橋北大街東西相距數百步
有東虹西虹二橋東虹是上元縣左北達娃、橋有
石嵌古河遺跡西虹在盧妃巷大西穿入家屋而北
達園地亦有石嵌河蹟土人言此南唐護龍河者是
也自盧妃巷北直走里許又有一橋亦名虹橋而東
虹西虹兩橋北達之水環絡交帶俱館穀于此想當
日宮內小橋四周相通形跡顯明第近多堙塞不復
流貫耳

南唐都城

南唐都城南止于長干橋北止于北門橋蓋其形局
前倚雨花臺後枕鷄籠山東望鍾山而西帶冶城石
頭四顧山巒無不攢簇中間最為方幅而內橋以南
大衢直達鎮淮橋與南門諸司度府拱夾左右垣局
翼然當時建國規摹其經畫亦不苟矣因思陳同甫
言臺城東環平岡以為安西城石頭以為重帶玄武
湖以為險擁秦淮青溪以為阻而地當南唐宮之東
北在今上元縣東北府軍倉花牌樓等地陳魯南金
陵圖考證六朝大司馬門在中正街按六朝都城東
阻于白下橋即今之大中橋也中正街距大中橋甚
近臺城偏倚一隅恐難立止記又言六朝都城北據
雞籠覆舟寺山亦恐誤晉元帝明帝成帝哀帝四陵
並在雞籠山下若城帶諸山恐無倚城起陵之理余
臆斷六朝都城亦當如南唐北止於北門橋之南岸
玄圃華林樂游諸苑或是城外離宮未必盡括城內
也

珍物

果之美者桃坊門東長可二寸許膚赤如血或青黃

與朱醋馭犖可愛瓢白踰珂雪味甘於蜜寔脆而鬆
墮地輒碎惟呂家山方幅十餘畝為然他地即不爾
移本它地種亦不爾湖池藕巨如壯夫之臂而甘脆
亡查滓即江南所出形味盡居其下大板紅菱入口
如冰雪不待咀啜而化靈谷寺所產櫻桃獨大色爛
若紅靛韜味甘美小核其形如狗鼻桃園客曰此乃
真櫻桃也又鴨脚子亦巨于它產寔糯而甘以火煨
之色青碧如瑤璃香味冠絕秋深郁人點茶以此為
勝魚之美者鮭魚四月出時郭公鳥鳴捕魚者以此
候之魚遊江底最惜其鱗財挂網即隨水而上甫出
水死矣鱗如銀纖明可愛女工以為花靨其次為河
狔形醜而性易怒顧獨愛五色絲縷魚者繫絲縷以
鉤沉數十丈之下狔見絲縷羣趨之鉤財着皮輒勃
然怒腹脰脰反白上浮水面矣捕者手拾而擲船中
燕尾者獨眼者膈而不熟與其子未經鹽淹者若血
滌除未淨屋上塵墮者食之皆能殺人解之用蘆筍
或橄欖甘蔗或曰鴨卵生啗之良刀鯨魚出水而死
類鮭魚頭有長鬣二漁者言鯨最愛鬣捕用絲網最

柔稍胃其鬣魚輒伏不動隨網奔矣其次則玄武湖之鯽魚其脊黑而厚鱗之在腹下者尤堅大者可二三觔碩以禁地人間不恒有也蔬茹之美者舊稱板橋蘿蔔善橋葱然人頗不貴之惟水芹之出春初鹽菜之出夏半茭白之出中秋白菜之出冬初為尤美白菜鹽菹之可度歲周顥所謂秋末晚菘者即此物也若昔人稱秣陵袁家梨與千里萼今絕無此種南畿志又紀聚寶山之石子今亦絕少其足堪東坡怪石供者競尋于六合靈岩山矣

花木 二十二則

牡丹芍藥與菊此土多有之碩多產自它郡邑聞嘉靖以前牡丹與菊之種僅五六品近來品類始多牡丹從江陰或亳州或陝中致之芍藥自揚州載而至若菊自廬苑馬東籬品彙錄成搜求異種不憚遐遠故所紀隄百餘種而菊之事為最侈矣宋人游九言字允默著麗春花譜極言此花顏色之奇豔按此即今之鬣粟與虞美人二花耳鬣粟花大而色少虞美人花小而色繁且妖麗變化中秋播種

於地次年出其花色多非曩所有者造物之巧于此
一花尤其特幻者也

鄭太守宣化官邵武太守卒於郡其家人携一榼子
樹至植于獅子山之居活而繁茂後太守子上舍元
煇移居南門復并此樹移而植于庭中今此樹高出
於簷牙數尺矣葉青翠可愛冬日不凋搗之作榼子
香可供瓶史但未見結寔耳

三十年前有人自閩中攜佛桑花至者余外舅王公
詫以為奇作詩咏之頃年乃多有此其花色絕艷美
紅者瓣如襪紅縐紗又有淡紅者有赭黃者有鵝黃
者開之日首尾夏秋間可三月第不能過冬齊王孫
國華曾為余言冬日護持甚謹而竟萎蕩不得活

蘭花自建蘭而外有樹蘭樹可高三四尺許枝葉類
冬青而柔碧過之花如粟綴于弱幹上始作青蕊已
放則色黃香撲鼻如建蘭又有魚子蘭似樹蘭而幹
柔可架其花亦類之又有朱蘭色紅道州蘭葉大以
初冬開吊蘭無土而縣之賀正蘭以正月開尤奇異
而建蘭有二種閩產則葉闊而稍短江右產者葉長

而狹花之色香不逮蘭而俗皆名曰建蘭至土產蘭
一幹止一花長止可三四寸香色俱類建蘭又蕙草
花繁具白紫二種香不逮蘭二者宜吳所產尤勝
椰子自廣東至者多碩未有見其生葉者乙卯夏姚
臬副允初自瓊管歸詔余椰子二枚其一發芽如藕
積露半寸余示客咸說所未見沈五陵謂余以甌土
擁之芽遂長二尺許葉大類椶櫚初吐時向冬猶挺
然春後遂萎

芭蕉本盛者冬日草苔不使霜雪催折二三年間可
花矣花自中心抽一莖長者至二三尺許而鉤曲下
垂其瓣自下倒捲以漸而開日止一瓣一初微青碧
一二日稍黃已則純白矣瓣中夾小蕊白如水晶含
汁甜如蜜可采而食之名甘露然蕉之開花者次年
即萎死蓋其氣洩露大盡故尔

雞籠山五顯廟中有金蓮宰相花在殿臺下花數十
年一間余兩見之矣其莖上下相等粗如巨竹葉短
如笋殼包于外花吐莖端色大類芭蕉花青黃白以
漸而變瓣中亦有甘露第此花開在莖端初不抽葉

與芭蕉異耳始不知從何地來余見其開時一為甲
成一為癸未人間無二本也

大內西華門裏內監傳舊丞相府中有五穀樹寔生
五穀每生一種則其年此種必大熟云自海外移至
報恩寺亦有一株今不知在何處

紅豆樹牛首山東北有鄭太監墳、有紅豆樹一株
榦葉俱碧綠結實如紅豆故以為名

樹之大而久者留都所有無踰于銀杏鴨脚子者是
也祈澤寺二株云是六朝人植牛首山一株云是唐

懶融時植棲霞寺二株云亦是六朝人植皆大可數
人合抱而棲霞一株結乳如石筍下垂相傳樹千年
始生為尤奇自此數株外他本未有大而久者矣乃
知此木最壽宜名為萬年枝俗傳銀杏開花以夜人
自未有見者數年前大報恩寺鐘樓傍一枝開花滿
樹如柳絮人皆見之

大紅繡毬花中國無此本沈生予今晉江時海舶自
暹羅國攜至以遺生予生予載還育之數年遂萎生
予言海舶所攜多外國奇卉而此花為尤

靜海寺海棠云永樂中太監鄭和寺自西洋攜至建
寺植于此至今猶繁茂乃西府海棠耳
龍爪槐蟠曲如虬龍挈攬之形樹不甚高僅可丈許
花開類槐花微紅作桂花香
俗多言大樹有神其影照人宅輒興旺顧所照者不
在近而在遠如丹丘先生宅後一銀杏影在上新河
某家其家推步尋而至此知其然也又椿樹之大者
多奇異先恭人曾于北門橋舊宅中夏夜見隣人陳
氏園大椿樹樹杪五色光如瓔珞綏垂下不可勝數
久之方滅其家訖無他事

山茶此中二種一單瓣中有黃心一寶珠單瓣中碎
小紅瓣簇起如珠故名近又有一種白者花亦如寶
珠色微帶鵝黃香酷烈勝于紅者遠甚

杜鵑花殷紅而繁麗謂血淚染成良有以也吳中移
至此花開時盛夏矣過秋冬則萎育之多不復活

園圃中以樹木多而且長大為勝其最貴者曰天目

松曰栝子松曰娑羅樹曰玉蘭曰西府海棠曰垂絲
海棠曰楸桐曰銀杏曰龍爪槐曰頻婆曰木瓜曰香

緣曰梨花花曰繡毬花曰羅漢松曰觀音松曰綠萼梅
曰玉蝶梅曰碧桃曰海桐曰鳳尾蕉今南都諸名園
故多名花珍木然備此者或罕矣
南都人家園亭花木之品多者如桃則有緋桃淺緋
桃白桃又揚州桃花如碧桃而葉多又有盒兒桃以
其結寔核匾如盒也又有十月桃油桃麝香桃皆可
種李惟白花一色而紫李與黃李異梅自玉蝶綠萼
外有深紅淺紅梅白梅又蠟梅以花大而香為第一
磬口者是其次則紫檀心而瓣團厚者又一種小花
瓣尖色澹香殊劣名為狗蠅品最下矣碧桃有深紅
者粉紅者白者而粉紅之嬌豔尤為瓊絕海棠六種
第一為西府第二為垂絲第三為鐵梗第四為毛葉
第五為木瓜第六為秋海棠西府則天姿國色絕世
無雙垂絲則縹緲輕颺風流自賞鐵梗有深紅淺紅
蜜合純白四色挺拔韶秀毛葉果稱富艷木瓜獨吐
奇芬至秋海棠翠蓋紅粧吟風泣露堦傍簷下尤倍
生憐總之海棠無凡梅格也他如牡丹芍藥菊花名
品最多不可勝載

已酉而後竹皆開花結米旋即枯姜先班竹後牙竹
後篔竹至今則凡竹皆然大園如西華門之郭府園
魏公之萬竹園皆一望成空矣載凱之竹譜言竹六
十年而枯曰筴又三年而復榮曰復今三年往矣竹
地之荒蕪如故也聞自江上下郡邑亡不然意竹之
氣運當尔即可謂竹疫矣

几案所供盆景舊惟虎刺一二品而已近來花園子
自吳中運至品目益多虎刺外有天目松瓔珞松海
棠碧桃黃楊石竹瀟湘竹水冬青水仙小芭蕉枸杞

銀杏梅華之屬務取其根幹老而枝葉有畫意者更
以古甃盆佳石安置之其價高者一盆可數千錢
凡庭畔階砌禱卉之屬擇其尤雅靚者虞美人罌粟
石竹剪紅羅秋牡丹玉芙蓉燒蝶花鴛鴦菊秋海棠
矮脚雞冠金鳳花雁來紅雁來黃十樣錦鳳尾草翠
雲草金線柳金絲荷葉王簪花虎須草為佳至籬落
藩援之上則黃薔薇粉團花紫心白末香醉醺玉堂
春十姊妹黃末香月月紅素馨牽牛蒲桃枸杞西番
蓮之類芬菲婀娜搖風漏月最為綿麗矣

禽魚

十一則

穿花鳳萬曆初觀音門鱗魚廠前朱家見樹上一鳥
身大如燕尾長尺首有纓身文五色粲然奪目飛繞
樹中不停集不惧人凡四五日始去人不識為何鳥
或曰此穿花鳳也

紅鸚鵡沈生予自晉安于暹羅海舶攜歸形如常畜
綠鸚鵡而差大金目觜距皆淡紅色羽毛殷赤如腥
血警畏動人按宋謝莊希逸為赤鸚鵡賦袁淑見而
嘆曰江東無我卿當独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
知此鳥昔人貴之

錦雞萬曆三年王藩幕元耀家畜于籠中買之值五
兩余從家中憲在襄陽彼中此物甚多而賤節時人
以相餉若今江南之野雉矣

了哥數年前人自粵東籠至求售于余、恐其性不
宜水土且不慣調養未畜也毛色玄如鸚鵡微瘦而
長觜距皆作澹紅色兩目上有黃皮一道如眉性殊
慧鳴似自呼其名

青鸞大如鶴形體亦似之但色灰青耳頂紅而觜爪

皆綠下關稅課司前曾一見之

孔雀舊罕有至者近董方伯里蒙張都僉蘭池自粵
中攜歸畜之頗馴而張家在虹橋北孔雀構巢其屋
上亦曾生卵

翠雞番人自粵東入貢船中有此雞形大畧如常雞
而毛羽如翡翠欲滴此中爭往看之

黃鸚哥亦前番人船中物色政如鵝黃而嬌膩過之
頂上毛一叢有時奮發則毛開敷如花作澹粉紅色
尤豔異

白鷓大于野雞其形正相似嘴距紅色毛羽內黑外
白、中間以石青紋如筆畫者于翁工部湛原宅見
之性警健甚

大晨鷄萬曆壬子小人國入貢舟泊石城其人長可
二尺許紺髮綠睛作反手字有衣綠衣多摺縫方巾
與中國類者所貢錦鷄凡四青鸞一白鸚鵡四兩大
晨雞其一重五十觔狀類中國之雄而身肥冠聳高
四尺許

花魚舊止金魚一色耳近年有朱色如腥血者有白

如銀者有翠而碧者有斑駁如璣瑁者有透徹如水
晶者有雙尾者有三尾者有四尾者有尾上帶金銀
管者有解舞躍游泳而戲者有鬪者故是盆盎間奇
物

籠養

自段柯古有肉攫部載養鷹味漱之法今白下富豪
之家俠少之士往往籠畜禽蟲以供耳目代博奕敗
獵則有黃鷹有鴉鶻有鷄子有鳩或作鵠二皆音松
似鷹而小工捕雀者也鬪勝負則有雄雞鶴鷄促織

黃豆言語則有鸚哥鸚鵡或曰八哥皆能效人言八
哥又能作諸禽語第一效烏鴉聲死矣亦異事畫眉
鳥鳴最峭巧可聽又小鳥黃鵪色者曰必利亦能效
諸鳥啁啾有致又有阿鷄白翎白北而至不恒有玩
弄則黃鸝鴛鴦與鴿鴿之最貴者曰袍袖曰點子其
形體雄異毛羽整刷翱翔矯捷嬉舞空中宜稱曰決
雲兒不止為半天嬌矣

鳥獸呼音

留都呼馬羸驢曰咄、呼犬曰啊、呼豕曰嘯、呼

羊曰咩、呼猫曰咪、呼鴉曰咿、呼雞曰呖、
呼鴿曰啾啾

登覽

白下山川之美亡過於鍾山與後湖今為皇陵冊
庫游趾不得一錯其間但有延頸送目而已其它在
城中則有六曰清涼寺曰雞鳴寺曰永慶寺之謝公
墩曰冶城曰金陵寺之馬鞍山曰盧龍觀之獅子山
在城外近郊則有十四曰大報恩寺之浮屠曰天界
寺曰高座寺之雨花臺曰方正季祠之本末亭曰牛
首之天闕曰獻花岩曰祖堂曰棲霞寺之攝山曰弘
濟寺曰燕子磯曰嘉善寺之一線天曰崇化寺之梅
華水曰幕府寺之幕府山曰太子凹之夾蘿峰此二
十處或控引江湖或映帶城郭二陵佳氣常見鬱、
葱、六代清華何減朝、暮、宜晴宜雨可雪可風
舒曠攬以無垠恣幽探而罔極嘗謂士生其間情鍾
懷土道感逝川政可臘屐而登巾車而往又何煩頓
千里之駕期五岳之游者哉

七妙

陶秀實學士清異錄載金陵七妙羹可照面飯可打
擦臺餛飩湯可注研濕麩可穿結帶麩可映字醋可
作勸盞寒具嚼着驚動十里人今猶有此數物起麩
麩以城南高座諸寺僧所供為勝餛飩湯與寒具市
上鬻者頗多寒具即餠子醋絕有佳者但作勸盞恐
薑黈不禁一引耳秀寔又言金陵士大夫頗工口腹
至今猶然而舖啜家又統稱吳越間世言天下諸福
惟吳越口福亦其地產然也

市井

南都大市為人貨所集者亦不過數處而最夥為行
口自三山街西至斗門橋而已其名曰菓子巷它若
大中橋北門橋三牌樓寺處亦稱大寺集然不過魚
肉蔬菜之類如銅鐵器則在鐵作坊皮市則在筍橋
南鼓鋪則在三山街口舊內西門之南履鞋則在轎
夫營簾箔則在武定橋之東傘則在應天府街之西
弓箭則在弓箭坊木器南則鈔庫街北則木匠營蓋
國初建立街巷百工貨物買賣各有區肆今沿舊名
而居者僅此數處其它名在而實亡如織錦坊顏料

坊氍匠坊等皆空名無復有居肆與貿易者矣城外
惟上新河龍江關二處為商帆買舶所鱗輳上河尤
號繁衍近年以稅重客多止于鳩茲上河遂頗彫劫
人有不聊生者其人家產女舊多美麗士大夫土人
之求妾者趨焉近亦寥寥時之盛衰亦可歎也

巾履

南都服飾在慶曆前猶為樸謹官戴忠靜冠士戴方
巾而已近年以來殊形詭製日異月新于是士大夫
所戴其名甚夥有漢巾晉巾唐巾諸葛巾純陽巾東
坡巾陽明巾九華巾玉臺巾逍遙巾紗帽中華陽巾
四開巾勇巾巾之上或綴以玉結子玉花併側綴以
二大玉環而純陽九華逍遙華陽等巾前後益兩版
風至則飛揚齊縫皆緣以皮金其質或以帽羅綿羅
漆紗之外又有馬尾紗龍鱗紗其色間有用天青
天藍者至以馬尾織為巾又有瓦楞單絲雙絲之異
於是首服之侈汰至今日極矣足之所履昔惟雲履
素履無他異式今則又有方頭短臉毬鞋羅漢鞞僧
鞋其跟益務為淺薄至拖曳而後成步其色則紅紫

黃綠亡所不有即婦女之飾不加麗為嗟乎使志五行者而有微于服妖也折上之中露卯之履動闕休咎今之中履將何如哉

水災

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大水江東門至三山門行舟萬曆十四年丙戌五月初三日大雨至十七日城中水高數尺儒李前石欄皆沒江東門至三山門亦行舟三十六年戊申五月江濤大溢城中水泛濫儒李櫺星門亦淹沒余所居最高門前水亦幾至尺許視前

庚申丙戌更甚父老言聞見自所未有也余有金陵大水歌絕句十首在集中又傳嘉靖十八年七月大風捲水灌真州漂失葢塲數十處人民死者亡算其日揚子江水涸數十丈金山至露其趾尤為奇事考前史吳大元、年八月大風江海泛溢平地水數丈東晉時濤水入石頭者再四壞大航至義熙十一年大水毀太廟梁天監六年大水濤入御道七尺則六代時水患之烈又有甚者矣

米價

嘉靖二年癸未南都旱疫死亡相枕籍倉米價翔貴至一兩三四錢時三年無麥插秧後復旱處暑乃得雨禾驟起收穫三倍人始甦焉萬曆十六年戊子夏荒疫亦如嘉靖之癸未死者亡算南門司閤者以豆記棺日以升計哭聲夜徹天粳米價二兩倉米至一兩五六錢父老言二百年来南都穀貴自未有至此者憶南史侯景圍臺城因食于石頭倉既盡兵民無穀米升值七八萬錢金陵米價之貴至此極矣因附記之

正嘉以前醇厚

有一長者言曰正嘉以前南都風尚最為醇厚荐紳以文章政事行誼氣節為常求田問舍之事少而營穀利畜伎樂者百不一二見之逢掖以咕嗶帖括授徒下帷為常投贄干名之事少而挾侶優耽博奕交關士大夫陳說是非者百不一二見之軍民以營生務本畏官長守樸陋為常后飾帝服之事少而買官鬻爵服舍亡等幾與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見之婦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漿工織紵為常珠翠綺羅

之事少而擬飾倡妓交結姘媪出入施、無異男子者百不一二見之。

風俗

南都一城之內民生其間風尚頓異自大中橋而東歷正陽朝陽二門迤北至大平門復折而南至玄津百川二橋大內百司庶府之所蟠亘也其人文客豐而主嗇達官健吏日夜馳騫于其間廣夸其氣故其小人多醜陋而傲僻自大中橋而西繇淮清橋達于三山街斗門橋以西至三山門又北自倉巷至冶城

轉而東至內橋中正街而止京兆赤縣之所彈壓也百貨聚焉其物力客多而主少市魁駟儈千百嘈哢其中故其小人多攫攘而浮競自東水關西達武定橋轉南門而西至飲缸上浮二橋復東折而江寧縣至三坊巷貢院世胄宦族之所都居也其人文之在王者多其物力之在外者侈游士豪客競千金裘馬之風而六院之油檀裙履浸淫染于閭閻膏膺耀首傲而傲之至武定橋之東西嘻甚矣故其小人多嬉靡而淫惰由筮橋而北自冶城轉北門橋鼓樓以東

包成賢街而南至西華門而立是武弁中涓之所羣萃太學生徒之所州處也其人文主客頗相埒而物力。嗇可以娛樂耳目羶慕之者必從而圖南非是則株守其處故其小人多拘狃而劬瘠北出鼓樓達三牌樓絡金川儀鳳定淮三門而南至石城其地多曠土其人文主與客並少物力之在外者嗇民什三而軍什七服食之供糲與疏者倍獲于梁肉紈綺言貌樸僂城南人常奉以相啁哳故其小人多悴劬而蹇陋

上元在鄉地在城之北與東南北濱江東接句容溧水其田地多近江與山境瘠居其半其民俗多苦瘁健訟而負氣江寧在鄉地在城之南與西南濱江西南鄰太平田地多膏腴近郊之民醇謹易使其在山南橫山銅井而外稍不如而殷寔者在、有之

浙兵

歲壬辰有倭警遠在朝鮮時參贊大司馬衷公議召募浙江義烏兵數千人屯于南京龍江關地方備倭也倭事息此兵遂不可撤其人多趨悍間有事故死

亡或歸故土者雇倩本地惡少年冒充之而享其糈
地方毫無所益而歲費錢穀幾十萬總議撤已飛語
鼓譟不可聽聞矣尤可恨者羣聚剽市人之物或公
為刦盜奸亂無所不至有被其害鳴于官官畏衆怒
不敢問甚且反答被害者又或三四人共取一婦嫗
而淫之同人道于牛馬地方人談之皺眉切齒余嘗
私計江防既有舊營此營真可無設御之之法或以
漸分布江上要害地方如新江營浦口等處四散其
黨庶在此猶資其防守扞禦之力不至若今之屯聚
而肆螫如不能然則惟有逃亡不補久而需其盡耳
大校不過一二十年其人可盡昔張蒙溪司馬因倭
患立振武營後卒兆庚申之變深心為桑土計者于
此可毋慮哉

壬午

國朝壬午之事 建文皇帝遜位自鄭海監薛武進
皆以為實然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云々亦載
於紀傳然余攷之西山不封不樹之說毫無髣髴使
當時果有之于時禁網業已漸弛于洪熙之後何所

諱而人遂不一志其處也且以帝之孫為真邪寵而魚服矣鳳而鴻冥矣何天不可摩而飛何地不可錘而葬孝康之祀忽諸又何所戀于京師一抔土也弇州謂正統復出之說妄直據史斷之其言良為有見余又疑靖難師至日搜宮捕奸爬梳亡遺當時誰敢指后屍誑以為帝者紀又載葬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寢今在何地既不為置陵守冢又何云以天子葬乎此兩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頃有議者曰使帝當日端拱臨朝引周公弼成王以待

成祖不知成祖何以處之嗚呼此書生輕信之談也靖難起兵者何事而為若言夫騎虎之勢可中下邪且成祖即肯退而北面而僧道衍東平河間之倫亦必以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之說進矣若成祖因而聽之與後漢後周之事何異故余嘗謂建文于靖難師起手詔軍中毋使萬世而下朕有殺叔父名及靖難師至潛身遠避又毋使萬世而下成祖有放逐名真可謂三以天下讓矣是以成祖即大位之後人言紛紜不復詔天下大索者或亦有以

動其心也如前所言彼不見允熲等之貶死建庶人等之禁錮乎是其意果何為也而為此迂遠之論哉

葦除

父老嘗言建文四年之中值太祖朝紀法修明之後朝廷又一切以惇大行之治化幾苛于三代一時士大夫崇尚禮義百姓樂利而重犯法家給人足外戶不闔有得遺鈔于地置屋簷而去者及燕師至日哭轂震天而諸臣或死或遜幾空朝署蓋自古不幸失國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

五三絕

金陵昔稱三絕者瓦官寺宋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晉顧長康畫維摩詰像一軀晉義熙中師子國獻玉佛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稱為三絕清涼寺董羽畫龍李後主八分書董霄遠草書稱為三絕靈谷寺晉張僧繇畫大士像李太白贊顏魯公清臣書稱為三絕又考瓦官寺陸龜蒙古錦記言寺有陳後主羊車一輪唐則天皇后錦裙一副又南唐時修講堂鷓鴣吻竹筩中得王右軍告誓文如是

則凡官又當有三絕也若別論奇艷吳趙夫人之机
絕針絕絲絕一人而兼之尤為最勝金陵有五三絕
矣

解道

南京留守中衛指揮舉武進士第一人解元家有其
先祖解道像年二十許烏紗矯冠服高皇帝所賜
袞龍袍二軍士持刀劍侍立又有高皇帝御書解
道二字字用硃書大不及一寸紙高四寸許長六七
寸許元父曉常言道之祖與高皇帝微時有舊即
大位後召其人問有五子悉令從軍三子歿于陣後
二子亦死高皇帝心憐之命抱其孫至為賜今名
手書予之既書問左右字佳否中涓或對曰道字差
小高皇帝怒曰道何得言小邪命斬之授道為今
官長而職隸青州衛高皇帝一日召問解老而孫
安在具言官山東高皇帝立命兵部調京衛時年
甫弱冠耳一日道入朝與張真人遇真人于班中與
道拱手時禁百官入朝者不許行拱揖禮糾儀者劾
真人不敬高皇帝召詰所以真人對曰臣不敢言

言則道死矣固問之真人曰道乃天上黑煞神故臣
為加禮耳高皇帝乃命道上殿解大紅團領袞龍
袍賜之道頓首謝歸至其家未入室而死此出王丹
丘先生所記且云其字家人以珠紅盒子貯之與像
皆萬曆戊子仲夏十七日親于解元家見者言當不
妄真人云、恐涉傳會但衣之畫以龍文必有以也

寶船廠

今城之西北有寶船廠永樂三年三月命太監鄭
和寺行賞賜古里滿刺諸國通計官校旗軍勇士士
民買辦書手共二萬七千八百七十餘員名寶船共
六十三號大船長四十四丈四尺濶一十八丈中船
長三十七丈濶一十五丈所經國曰占城曰瓜哇曰
舊港曰暹羅曰滿刺伽曰阿枝曰古俚曰黎伐曰南
渤里曰錫蘭曰裸形曰溜山曰忽魯謨斯曰啞魯曰
蘇門答刺曰那孤兒曰小葛蘭曰祖法兒曰吸葛刺
曰天方曰阿丹和寺歸建二寺一曰靜海一曰寧海
按此一役視漢之張騫常惠寺鑿空西域尤為險遠
後此員外陳城出使西域亦足以方駕博望然未有

如和等之泛滄溟數萬里而遍歷二十餘國者也當時不知所至夷俗與土產諸物何似舊傳冊在兵部職方成化中、肯咨訪下西洋故事劉忠宣公大夏為郎中取而然之意所載必多恢詭譎怪遠絕耳目之表者所徵方物亦不止于蒟醬邛杖蒲桃塗林大鳥卵之奇而星槎勝覽紀纂寂寥莫可考驗使後世有愛奇如司馬子長者無復可紀惜哉其以取寶為名而不審于周官王會之義哉或曰寶船之役時有謂建文帝入海上諸國者假此踪跡之若然則

聖意愈淵遠矣

里士鄉士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 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八十以上天下民九十以上賜爵鄉士與縣官平禮並免襍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似即今之壽官而人多不知其名即漢之三老公兼爵級也

國初曆式

國初曆民間有藏者其式與今不同有襲爵受封祭祀祈福求鑿治病乘船渡水登高履險收斂貨財等件通者曰宜不通者曰忌有甲子而無年號按此恐是洪武未建元以前太祖為吳王時所刊行者以後既建元遵用授時曆則未有不紀年號者矣

物怪

萬曆十九年三山民家產一黃牝牛七足腹下四足脊上三足皆輾前後竅各二姚叙卿太守田在其地親見之

萬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有人手持一物過余門豬形也頂上生一目鼻長二寸許云是磨房牝豬所生

僻性

弇州奇事述紀姓之奇僻者在留京則有縻上元人訓導煥卽江寧人御史清相上元人知府迪漆江寧人參議汝翼乞南京人沁水令贊八江寧人禮部主事通南畿志又有達江寧人進士旺遲上元人奉人讓師江寧人奉人政簡上元人舉人澄強上元人舉

人英子推官毅目上元人知縣春又邵上元人知縣
傑密大醫院人奉人連井江寧人奉人康宇龍虎衛
人長史賓藍江寧人推官英柴驍騎衛人知縣虞伊
上元人知州伯熊向京衛人奉人鎬京李志又有乙
應天人禮部郎中瑄陽上元人主事清卞江寧人奉
人安雍豹韜衛人知州熙浦上元人知府鏞芮應天
人府同知鑑柔應天人李正義景上元人中允暘卽
南京人歲貢經伊上元人御史敏生甘府軍衛人通
判節又評事觀符京縣人訓導嵩蒲京縣人歲貢璧

繆京衛人教諭仲選叢錦衣衛人進士文蔚闕驍騎
衛人教諭近臣而今考軍官選冊有指揮互九經解
生麟千戶都相辛蔭指揮哈勳千戶朶汝翼左尚忠
指揮牟天祐百戶姬文舉干汝霖敦應奉指揮修身
百戶尚應和承音敵汝坤南有賢指揮闕承澤百戶
回承廕冀可久指揮完應奉百戶琴應龍印汝璩千
戶練承廕百戶束應龍伏元吉指揮滿廷芝百戶昌
名譽千戶蔚文科伯彪越光遠百戶汝延齡千戶封
德懋言必中百戶麥時秀明應高磨繼輔千戶浩義

之千戶花正先倂貞之百戶藥仕龍水鑑千戶席武
莫仕強百戶艾承祖指揮速應科千戶索名世百戶
佟應秋千戶燕拱北鈕夢吉指揮杜弘世千戶曲文
禮百戶屈應武千戶平胡表百戶楚應魁雙應科西
京甄國祥單應科千戶戈演文指揮谷惟高千戶鄴
永年指揮葡應兆千戶倫暹宮志道百戶潛國廢於
國忠千戶冷仲仁戰必克百戶別承廕指揮涂禹會
百戶刁夢吉門椿母炊千戶花從善指揮鎖以忠衆
心悅鐵柱千戶居承祖藕應登火既濟吉逢時仝應
爵而閭里中又有為种為危為昏為須為巫為爰為
呼為奴為銀為雲為端為欒為宣為匡為剛為杭為
欽為談為古為卽為未為苑為左為党為紫為壽為
苟為後為咎為冉為鳳為侍疑是侍其乃宋進士侍其瑞之後為頓
為段為寇為沐為鞠為笄為刺為撒為柏為翟為黑
它為余所未睹聞者尚未之紀也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

兩都

佛會道場

鐵冠道人

施食臺

海水雪景

王榭居址

陶鎮葛鄉

稚川貞白相類

王顧二公像贊

舊扁字

櫻桃園

營兵

勾軍可罷

召募十便

南京水陸諸路

前輩鄉紳武弁

巡邏

南宋建都

金陵古志

形勢 九則

快船

運船 二則

議糶

水利

力征

坊廂鄉

戶口

賦役

雜賦

條編始末

荒白

坊廂始末

舖行

民利

尼菴

妖人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二

遯園居士輯

秦淮逸民批

兩都

戶部郎龍溪謝彬志其部事論曰商遷五都不別置
員周營維邑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于西
京僅命留守保釐京兆即今府尹是已未聞兩都並
建六卿如今日也說者以為京師者大眾之謂物無
兩大權以一尊故謂南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

舉戶部無歛散之實兵部無調遣之行視古若為冗
員嗚呼是豈知國家之深計長慮哉夫宮闕陵寢所
在六軍城守之事府庫圖籍之所儲侍東南財賦之
所輻輳雖設六卿以分理之猶懼不給也可以為冗
員而輕議之善乎丘文莊公有言天下財賦出于東
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為其樞並
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為
四方之極者也嗚呼得之矣考永樂十九年始稱南
京洪熙元年去之正統六年復稱南京一時印信皆
新鑄給然龜鼎雖奠于北神居終表于南且水殿之
舟楫猶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維萬世之安意固
遠也豈前代舊邦可得而並論哉即丘公亦特舉其
一端而言之耳

佛會道場

宋景濂孝士記蔣山廣荐佛會有云洪武五年正月
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前殿羣臣朝衣左右
侍尚寶卿啟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
復再拜躬眎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

午門置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駕至蔣山癸亥日時
加申諸浮屠行祠畢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
雄氏北向立羣臣法服以後舉行佛事樂凡七奏初
善世曲再昭信曲三延慈曲四法喜曲五禪悅曲六
遍應曲七善成曲間以悅佛之舞一二十人手各有
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華冰桃名卉衣
食之物事畢上還大次解嚴先是詔徵江南有道名
僧來復等十人詣京師奉行茲會永樂中上徵尚
師哈立麻于西番尋命同灌頂大國師哈思巴囉等

于靈谷寺建大齋爲高皇帝后資福又命于山西
五臺寺資度仁孝皇后哈立麻頗善法事工呪術其
兩會俱有佛光慶雲金蓮華獅子瑞像之異而上
所自著靈谷寺塔影記二日之內凡現七影其色或
黃或青流丹炫紫紺綠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
水精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瑋璫文彩晃
耀若淵澄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
青出穴若鳳羽之陸離若龍章之焱灼若蜺旌孔雀
之飄搖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

瑤草之爛斑若陽燧之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也雨霽而虹光吐也岩空而電影掣也閃爍蕩漾神動光溢雖及丹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至于鈴索撞搖寶輪層疊雷瓦之鱗比闌檻之縱橫玲瓏踈透一一可教人之行走舞蹈所服衣色各隨見于光中若鳥雀衝過樹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花雨虛悠揚交舞大者如盃小者如錢夫以二祖之神武戡亂而獨于善世法門第一禪林大報恩寺表章構造務極工力其必有獨契聖心不可思議者矣

鐵冠道人

紀聞言太祖嘗遊雞鳴寺見刹宇高敞大內欲毀而更置之鐵冠道人令衆僧迎訴上問何以知之曰鐵冠道人語上異之遂止因召道人問曰今日我有何事對曰太子某時進餅時中秋日也上命鎖于房以驗及時太子果進餅上方食思道人遂以口所食餅賜之比啟鐫道人已失所在矣留蒸餅歌于案以獻歌辭于靖難土木之事一、明驗按

道人姓張名中臨川人也史載上初起兵之日道人見上備陳天表之異應在一千日內而不言此且雞鳴寺乃上即位二十年命崇山侯就晉永康遺址重創改名雞鳴寺其三門曰祕密關觀由所出塵徑皆上命名遷靈谷寺寶公法函瘞于山峯建塔五級每歲遣官諭祭然則此寺之創固聖心所經營者何以又欲毀而更之不可知也

施食臺

雞鳴寺有施食臺石表高揭前臨大道可以下瞰太

學俗傳太學成高皇帝于宮中喜其宏麗孝慈欲一觀之以翟車不便幸奉乃建此臺以備臨眺按此地自六代為戰場而太學之左右又為萬人坑前代刑人者投其尸于此故地多鬼祟既建寺僧徒出入晦冥風雨黑氣瀰漫往往有為所魘者勅迎西番僧惺吉堅藏寺七人建此臺結壇施食以度之幽靈遂爾解散嘉靖中寺僧道果著臺記甚詳夫祖訓聖祖內政甚嚴寧有中宮得幸佛刹之理齊東野人之言不足信也

海水雪景

海水雪景畫壁在靈谷寺胡文穆公廣以永樂三年
至陽山觀孝陵碑石歸至寺同解季士大紳金侍
講幼孜閱此記稱當時善畫者所圖不知出何人筆
今殿與畫廊俱圯余于萬曆甲申曾閱之其廊之壁
上荒葛斷藤中猶有遺跡第寺僧謂是小仙吳偉筆
不知何所據也至呂涇野柝記言西廊觀吳道子畫
折蘆渡江及烏巢佛印畫壁則又為無據矣文穆公
又言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又宋璩篆
書金剛經今亦不復聞不知存否畫壁應是初建寺
所有不應至正嘉間吳偉始為之畫云、者相沿誤
傳耳

王謝居址

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按朱
雀橋即朱雀桁也地在今聚寶門內鎮淮橋稍東烏
衣巷當剪子巷至武定橋一帶是蓋桃葉渡在武定
橋之東而大令有渡江迎接之歌知其家于此也今
周子隱讀書臺下舊為先定寺乃梁武帝故居六朝

士大夫故多家此其地又名南岡武帝評書語曰南
岡士夫喪徒尚風執不免寒乞正指是耳偶聞友人
論古事以烏衣巷在今報恩寺右西天寺前傍重譚橋
者是不知西天門寺所臨之河乃楊吳所鑿之城壕六
代時未有此也晉人多阻淮水南北而居故郭璞為
始吳公占宅有淮水竭王氏滅之讖陳末淮涸而王
氏之衣冠文物始盡據此諸書王謝故巷故不應遠
淮而嚮長干也

陶鎮葛鄉

貞白先生史記為秣陵人今秣陵鎮西有陶吳鎮云
先生所生之地又有吳姓與陶氏世居于此故以名
其鄉葛仙公亦生于此今鎮之東北鄉名葛仙塘名
葛塘是其證也葛仙公與陶先生俱棲真句曲而方
山又別有葛公煉丹池自晉宋而後仙蹟彰顯惟二
公為最乃俱產自秣陵金陵地肺仙靈窟宅豈獨茅
山而已

稚川貞白相類

稚川與貞白志趣既同博洽復伍攷其生平多所符

合晉書稚川傳云洪少好李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
筆夜輒寫書誦習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
導養之法既傳玄業兼綜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
非有抱朴子百六十篇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
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鈔五
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
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別傳又言洪貧無童僕籬
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
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
人少能讀之傳又言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
章富于班馬精辨玄蹟析理入微又云稚川束髮從
師老而忘倦細竒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
九丹之秘術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
乎南史貞白傳云生四三歲恒以荻為筆灰上學書
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雖在朱門閉影不
交外事惟以披閱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又上梁
武帝書云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
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教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

天壤惟充恣五欲實為可恥每以為得作才鬼亦當
勝于頑仙又梁史載弘景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
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
州郡記圖像集要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
法式又記有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有華陽真
誥冥通記登真隱訣古今刀劍錄見行于世梁邵陵
王蕭綸碑銘云先生寶惜光景愛好墳籍若乃淮南
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
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
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詣爰乃羿射荀基
蘇卜管箏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
巧思刘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
陳江總文集序云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
門六藝先生備斯衆美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
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又司馬
子微碑陰記云心若明鏡洞鑿無遺器猶洪鍾虛受
必應是以天經真傳備集于昭臺與義微言咸訣于
靈府纂類篇簡悉成部帙廣金書之鳳篆益琅函之

龍草闡函前秘擊蒙後學若諸真之下教為百代之
名師焉與稚川博涉大都相似而史載稚川化時年
八十有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輕如
空衣世以為尸解得仙而昭明太子為貞白墓銘碑
言貞白以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蟬蛻于茅山朱陽
館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始終與稚川
殆無一不同者獨稚川晚求句漏貞白早辭神武稍
為有間耳尚書故宴載司馬子微形狀類陶弘景
唐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

王顧二公像贊

弇州先生集吳中徃哲像贊于太保襄敏王公曰王
徙金陵而始吾吳積慶百年始鍾夫夫厥才有餘而
識亦如寬然長者不疾不徐孝養既終端公服除臚
仕華階懸席若虛玄圭告成遂參廟謨控制萬里為
國儲胥師中三錫園玉紆朱高塚邠連返魂故郇既
以全歸復永令譽于司寇顧公曰弘正之間天昌厥
辭李何倡之邊王翼之躡跋中原江左其誰昌穀後
勁公乃先馳綿麗才情紆徐矩規六季風流鮑庾庶

幾二公之家皆吳產 國初以富戶閭右徙實京師
者也

舊扁字

清涼廣慧寺德慶堂榜南堂後主撮襟書

攝山妙因寺額南唐徐鉉書

金陵幕山樓臺榜閔蔚宗書米芾云想六朝宮殿榜

皆如是

王荆公定林昭文齋米芾書

鍾山第一山亭額米芾行書

棲霞寺扁宋人書或云仁宗賜額

雨花臺總秀堂扁宋王堃書

府李泮宮二字朱文公行書

鳳皇臺攬輝亭榜朱希真隸書

景定清化諸橋榜皆馬先祖書

博雅堂扁宋張即之書在今何參岳湛之所

多福寺額元翰林李士趙孟頫書

寧壽堂扁前二字趙松雪書堂字金元玉補在姚元

白家

余村玉皇觀壁間松菴二隸字大德間狀元王龍澤書

國初宮殿諸榜詹希源正書

府部列寺觀及諸牌坊皆詹希源書

太學門堂榜詹希源正書

大報恩寺榜朱孔暘正書

碧峯禪寺榜乃紫芝黃謙正書

燕子磯水雲亭大觀亭扁中允景暘篆書

天界寺萬松菴扁仲山王問行書

許奉常家會元坊二字徐霖書

許奉常家詒穀堂扁金琮書

孫茂林家壺隱堂扁邢一鳳篆書

報恩寺三藏殿娑羅館扁濟寧于若瀛書

永慶寺招隱堂扁李登鍾昇篆書

櫻桃園

嘉靖乙卯夏倭三十六人抵南郭外之櫻桃園部遣官兵數百人帥以指揮蔣欽朱湘禦之時天暑士皆解衣甲避暍廬中若大樹下官袒歎呼盧飲不虞倭

之猝至也倭徐以數人衣丐者服若荷擔者來官兵問倭至乎應曰遠未至益弛而不為備已數十人突持刃大呼而前其便旋如風士袒跽而受殲先是二官掘大坎深丈濶數尺者于營後防卒之奔至是奔者皆墮坎中纍纍積幾滿倭不及刃取所貯火藥傾其上熟之須臾皆糜爛死倭徐々引去二兵官以陣亡聞承平久人不知兵孰受而出殺嘶股戰勢固然也矧將又不知兵何惑其以卒予敵何元朗四友齋叢說備紀其事雖然兵豈有不戰而自精者哉

營兵

舊制京營兵十萬有奇今大教塲營見存兵止六千有奇小教塲營兵止九千一百有奇神机營兵止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營兵止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營兵止五千八百有奇皆舊所立營也倭變朝鮮添設陸兵營兵一千八百水兵營一千七百又因妖人劉天緒變兵部添設標營額屬叅贊營兵一千三百有奇此近年所立營也大都舊營徒手寄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癯居什之九新營近亦強弱居半槩不

足恃若江北浦口營兵二千名池河營兵三千名皆
名存實亡以國家根本重地營衛如此是可不為
深慮哉

勾軍可罷

南都各衛軍在伍者余嘗于送表日見之尪羸飢
疲色可憐與老稚不勝衣甲者居其大半平居以壯
儀衛備國容猶不足脫有事而責其效一臂力何可
得哉其原繇尺籍皆係祖軍死則必其子孫或族人
充之非盲瞽廢疾未有不編于伍者又戶絕必清勾

勾軍多不樂輕去其鄉中道輒逃匿比至又往、不
耐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勾軍無虛歲而什伍日虧且
勾軍之害最大勾軍之文至邑一戶而株累數十戶
不止此勾者至衛所官識又以需索困苦之故不病
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窳少冶先生嘗議法窮必變
弊久當更諸軍在國初以什伍隸籍京衛者毋論
即當年為法僉充今歷二百四十餘年法已不啻盡
矣何必株累其故土之族屬與無辜之親戚為也執
親戚僉補之議遂使錢荷趙枷李戴張帽轉板郡邑

苦累不堪是豈可不為長計哉余私謂今日生齒最繁軍民之家齊力強壯者儘衆除祖軍有人充當外一遇缺伍出榜招募不問軍餘民丁但有能投石超距拳弩蹶張者即以所缺軍糧廩之分別名色祖軍為老軍召募為新軍相間而成伍五年一小閱十年一大閱有老病者汰之作奸犯科者汰之重為召補有不願充而告退者聽而又密隊伍教練之法嚴衛所剝削之禁久之當什伍不患于減炊而壁壘必為之变色矣

召募十便

年力強壯者入選老弱疲癯毋得濫竿其中便一遇有缺伍朝募而夕補不若清勾之曠日持久便二地與人相習無懷故土逃亡之患便三人必能一技與善一事者方得挂名什伍無一用而苟食者便四汰減之法自上為政老病不任役者棄之不若祖軍替頂有賄官識而隱瞞年歲者便五部科遶東一朝而得數什伯人貪弁不得緣以措勒索便六有事而強壯者人可荷戈不煩更為挑選便七家有、力者

數人、皆得為縣官出力不願者勿強也便八壯而不能治生產者得受糈于官無飢寒之患便九猛健豪鷲之材籠而馭之毋使流而為奸充盜賊便十

南京水陸諸路

金陵縮穀兩畿輻輳四海繇京師而至者其路三陸從滁陽浦口截江而抵上河一也水從邗溝瓜洲溯江而抵龍潭二也從鑿江瓜埠溯江而抵龍江關三也繇中原而至者其路三從壽陽需須截江而抵采石一也從靈璧盱眙而抵烏江二也從皓之黃口截

江而抵李陽河三也繇上江而至者其路三陸從采石江寧鎮而抵板橋一也從姑孰小丹陽而抵金陵鎮二也水從荻港三山順流而抵大勝港或徑抵上新河三也繇下江而至者其路五陸從雲陽走句曲而抵淳化鎮一也京口起陸過龍潭而抵朝陽關二也舟至棲霞浦走花林而抵姚方門三也水從京口溯江而抵龍江關四也又陸從湖州廣德深水而抵秣陵鎮五也

前輩鄉紳武弁

嘉靖乙酉許石城先生舉于鄉往謁鄉紳御史何公
鉞公待茶不命坐立飲而退不以為倨也辛卯殷秋
溟先生牽于鄉謁衛之掌印指揮朱某朱待之禮幾
如何公不以為侮也王少冶先生為錦衣衛人居林
下衛有鎮撫王某向先生貸銀數十金先生如教應
之不以為貪也今日財通勾讀甫列黌校前輩長者
固已偃倭下之至武弁之管衛所篆者在衿裾視之
直以供唾涕而備踐踏矣嗚呼古今之不相同一
至此哉

巡邏

南都舊無巡邏馬步軍相傳正德以前閭里間竊盜
頗少至強盜尤稀聞嘉靖末年而剽劫從橫見任士
大夫有被其害者乃始奏置巡邏官軍自此各街巷
要處皆有隊伍一有警跡傳哨四路飛馬赴之盜多
畏避自後去久漸弛官軍媮惰浸不如前迩年復議
撤馬軍營操地方防禦益單盜賊益肆矣余謂營操
不過霸上棘門之兒戲耳有何實用正宜使其哨守
地方隄防盜賊猶不至虛恭此馬也頃稍議買馬撥

補其半而巡捕官又創為海巡之議撤各隊馬隨班于所駐之衙門或有徑行賣放者馬軍竟不能復一遇大盜區、三四步軍望風奔竄安能扞禦可為深慮

南宋建都

南宋建都首建康次臨安然嘗據當時事勢衡之欲恢復中原進取淮潁固宜坐建康以便經畧故李綱請高宗去越而幸建康以此至欲建立宗廟社稷稍圖安居則在高宗時建康不如臨安之為鞏固矣蓋

建康既無淮泗與虜僅隔一江而居烽烟之警無日無之六宮百官何以安處臨安則北有宣歙為之屏蔽東南有閩廣為之苑囿西有平江金陵為之扞衛東有大海為之嶮阻而地號膏腴財賦所藪以建康校之不及多矣此南宋所以不終都建康也說者必謂其偏安之非恐為目論或謂孫吳東晉何以都此而安余曰吳晉都建康其守在壽陽與徐楚與宋勢異

齊山謙之丹陽記陶季直京都記元廣之金陵地記
唐許嵩建康實錄六朝宮苑記宋沈立金陵記史正
志乾道建康志吳琚慶元建康志溪園先生周應合
景定志元戚光集慶續志奉元路孝古書院山長張
鉉金陵新志又宋張敦頤六朝事蹟吳彥夔六朝事
類別集王謬六朝進取事類張參江左記葉石林上
元古跡洪遵金陵圖朱舜庸建康事十卷又不知作
者姓名江乘記丹陽尹錄苑城記金陵六朝記秣陵
記建康宮闕簿金陵故事又宋江寧府圖經

形勢

江默曰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為之表則京口秣陵
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為之表則建康姑
孰得以襟帶表裏之形合則東南之守不孤此形勢
攻守之大規局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人聲欲渡江文帝大具水軍為
防禦之備所遣戍守將領軍將軍劉遵考等數十人
所守地曰橫江曰白下曰新洲曰貴州曰蒜州曰北
固曰西津曰練壁曰譙山曰薄落曰采石皇太子出

成于石頭徐湛之守石頭倉城 齊建元、年魏主
宏聞太祖受禪發衆入寇明年衆軍北討初寇至緣
淮驅畧江北居民猶懲獬狸時事驚走不可禁止乃
于梁山置二軍南置三軍慈姥山置一軍烈洲置二
軍三山置二軍白沙置一軍蔡洲置五軍長蘆置三
軍徐浦置一軍以備之魏不能攻 魏文帝嘗至廣
陵魏獬狸軍嘗至瓜步石季龍嘗至歷陽石勒寇豫
州至江而還皆限于江而不得騁者也五巢以奇兵
八百泛舟即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韓擒
虎以五百人宵渡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曹彬師
下江南以樊若水言采石磯引巨纜浮梁濟師如履
平地此則人不能守險與敵共之而孫忌稱長江當
十萬之師無所用矣 曹操初得荊州說者謂東南
之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則長江之險
已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
赤壁之役果有成功 晉人伐吳王濬樓船自益州
而下直抵建康初羊祜之言曰南人所長惟在水戰
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他日成功畧如祜言 符

堅自項城來歷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
趨石頭王敦自姑孰渡竹格蘇峻自橫江取小丹陽
侯景自采石向慈湖韓禽虎自采石屯新林賀若弼
自廣陵斷曲阿曹彬自采石取新林兀术自烏江度
馬家渡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
什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游之勢
以窺江左者未論也 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
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碭沙夾曰采石曰大
信口曰蕪湖曰繁昌又曰采石渡江濶而險馬家渡

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又曰和州烏
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衝建康府之馬家渡滁
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衝建康府之靖安鎮
又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梁盤城亦自
徑至宣化渡不滿三百里兀术曾于此路來至六合
下寨又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 元
人萬戶府鎮守地界自東而西起溧陽州曰急水港
曰老鶴嘴曰觀山曰樞河口曰韓橋曰新開河曰大
城港曰三山磯曰碭沙夾觀以上所記而古今金陵

控制之畧思過半矣

快船

快船之害各衛軍至萬曆初年極矣修船則有賠賍之苦編審則有需索之苦出差在各干涉衙門則有使用之苦中途則有領幫內官索打幫錢之苦卒遇風水不測則有追陪罪罰之苦役之輕重總于衛官則又有非時勒索誅求之苦以故衛人語及快船無不疾首蹙額蓋有千金之家財出一差而家徒四壁者矣萬曆十四年駕部倪君博採公議將快船改同

馬船事例額減為五百隻官募江濟二衛人駕之而總計每船每年出差物力應費之數均攤派算每船計一年約用銀三十兩而于舊日各衛領船之丁裒多益寡每船定派一百丁每丁出銀三錢以供一船一年之費而認丁之法止計物力不計人口富者或一人而認二三十丁貧者或二人而共一丁大約如田土條編之法而制加詳計每年輸銀兵部一萬五千餘兩疏奏得旨允行於是百年之積困一朝頓蘇衛之應快船役者家、如脫湯火願子孫世、禱

祠倪君不敢忘矣第此法行後衛弁於正編之外不敢擅役一人不能別需一錢往一憤恨倡言思有以亂其成法及計莫不得行又設為運軍逋竄掣丁幫運之論以動當事者不知即使果有竄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何補于運且衛之四役自操備外屯田修倉快船糧運各有司存原不相涉何得牽此合彼藉以伸其魚肉之計哉矧所編之丁一掣則所認之銀隨減掣一富者而所認數十丁之銀于誰處補是掣丁之利未及于運而其害快船已先受之也且以二役

校之快丁乃出銀雇人為朝廷供役者也運軍則朝廷自出銀雇其應役者也故快丁以出水為苦而運軍以改折不出水為苦一權度而明如指掌矣

運船二則

自兌運變而為長運計每米一石兌軍除正數外既有加耗之米矣又有過江盤費之米矣而運船則官造也且蓬桅猫纜等項官給之搬坭起淺諸費官給之况每軍有行糧之賞每船又有許帶土宜若干石之利國家為輓漕計所以優卹運軍者厚矣何至

憂不給哉而亡奈夫軍之自為奸也蓋有刁頑亡賴
之人一到水次則妻子衣食之需酒肉之費一一取
給于未甚而逋負之物嫖賭之具皆懸指所兌之米
以充之兌米未收隨數分散又甚則利糧里之金虛
收實教者有之又甚則私受其金聽糧里自以水土
挽和計百石不滿六七十石者有之未離水次糧數
固已虧矣比至中途如前諸費又盡以米或捐或賣
以充之彼自計所虧之糧可補則徼幸牽扯那湊以
抵灣不可補則盡貿餘米鑿船沉之托言漂流與脫
身而竄者亦有之矣比入倉掛欠則賠補鞫訊曾未
有舍官而問軍旗者常見運官繫獄擬罪扣俸賣產
累歲不歸累世不結而旗軍方且再領新運揚、無
事後運官方以新運為急明知其然莫敢呵問嗚呼
可恨哉在京掛欠之法既嚴于官而寬于軍且在途
鈐轄之法或又密于官而疏于軍以官訐軍什不得
一以軍訐官什得八九以是運官日困而運軍日才
至應領運之官有涕泗禱祀求免于行而不可得者
嗚呼可憐哉誰實使運官之飲血吞酸苦于無告至

此極也而其中之蒙不省務者不求其本乃徒欲掣
修倉屯田快丁之殷實者以幫之不知三役之丁豈
盡殷實即使掣其殷實所補幾何杯水車薪詎弭烈
燭割人肥己誰則能甘然則運事終不可為邪余謂
今日誠能如萬曆初年十月免糧二月過洪以避水
水之泛漲則漂流之害可免誠洞燭刁軍之弊水次
中途加意隄防則侵牟私鬻之害可免誠分別掛欠
在官在軍之臯使各有所歸則偏累運官之害可免
而又擇領運之官務求其才之足以統衆與守之足
以自持者而不拘近日更番一定之例則貧軍不苦
於誅求刁軍有所畏而不敢肆即肆而猶不至于決
裂而不可收拾此又根本之要圖匪是吾未見漕事
之可利而無害也

運官之甫受委也有辦行李執事轎傘之費至水次
有交際之費領幫大總有贄見下程之費每該漕運
衙門吏書有常例之費此皆取資于運軍扣除行糧
銀兩以充者也而一切常規決不可少武弁多貧何
所措辦故官銀未領則借貸以應需既領則加利以

償貸無船不然無官不然如是即使官不用一錢所
去已不訾矣用安得不絀此一端也遇有州縣官偏
護本處百姓米色水濕者土揆者強運官收之不收
則思有刁措生事之謗收之則每石一經簸晒折去
不啻什之三四矣起納時安得不欠此又一端也若
夫不肖之官以官銀入手為己物固有身未出門即
用行糧大半者有與旗軍共作弊受糧里銀收米濫
惡者有共盜賣正米者官既如此安問旗軍此又一
端也免糧既遲五六月河淮水發僱運者或求欲速
間令漫幫爭先角逐因而失事者有之此又一端也
若夫風水之變異卒然遇之江河間有人與船同委
於洪濤巨浪者此又天時適然非人力矣

議糴

金陵百年來穀價雖翔貴至二兩或一兩五六錢然
不隲數時米價輒漸平從未有若西北之斗米數百
錢而飢饉連歲至噬木皮草根砂石以為糲者則以
倉庾之積貯猶富而舟楫之搬運猶易也惟倉庾不
發而湖廣江西亦荒米客不時至則穀價驟踊而人

情吝：矣頃歲田畝收薄人以為憂當事者有出庫
金糴米平價零賣之舉人甚稱便余謂所糴有限所
賣亦有盡且召買之人富家以恐賠累不敢承當而
願出身領銀買米者多空乏之人銀一入其手不免
有花銷與遷延拖欠及揀和之弊若將倉糧酌量放
一二月則城中頓有十餘萬米流布地上米價自平
而待哺者必衆以此為當事言之值歲二月例當放
銀大司農易之以米而穀價遂大減前此亦嘗以此
法行之故二十年来雖水旱荐臻小民猶恃以無餓
莩不可不知所自矣

水利

王敬所中丞海運之議謂京師有海為大利海運通
能如元之用朱瑄等則咷喉之梗與河之利害可毋
患且以京師據天下之首俯而踔乎中原窺左足而
資糧于海所謂從肘腋間取物者也又曰唐都長安
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
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汴梁有水通利而無險
可依有水故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故宣和靖康當

其害可為篤論然要而論之唐不如宋、不如今之
京師而京師又不若南都何也京師惟有潞河與海
可以輓漕耳且河勢逆而海勢險南都則長江上下
皆可以方舟而至且北有鑿江瓜洲東有京口而五
堰之利或繇東堤以通蘇常或繇西堤以通宣歙所
謂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自古都會之得水利者宜
亡如金陵惟思所以固守其險則可與京師並鞏固
於萬年而唐宋真不及萬、矣

力征

留都力征之法有大不均者軍家自營操屯操外糧
船馬船駕運編丁修倉巡邏蓋亡人不受役也非僅
僅以田地課稅而已民家則惟有田地者計糧編丁
非是即鉅萬之家曾無一丁之役此於支離之攘臂
不受功矣雖有坊廂之役然惟在版籍者應之而流
寓之在籍外者固不勝數也且田糧之丁有限或家
有仕宦即編審時數十年曾不得加一丁故粟米之
征平而力役之征則民與軍異民之無田者與有田
異有田之流寓者與土著異嘗謂晉渡江後中原士

民類多僑寄後詔寔縣戶毋許立白籍恐亦宜稍做而行之且許有坟墓房屋久居郡邑者得比寔籍如先年司馬侍御題奏比照宛大二縣事例查出流移人戶年久者編入兩縣坊甲附籍當差其暫來開典等戶比照湖廣荊州排門夫例富客每季出役銀或二兩一兩五錢不苛庶不至使版籍之民與有田土者長被偏累之苦也

坊廂鄉

國初徙浙直人戶填入京師凡置之都城之內曰坊附城郭之外者曰廂而原額圖籍編戶於郊外者曰鄉坊廂分有圖鄉轄有里上元之坊曰十八坊十三坊十二坊織錦坊九坊伎藝坊貧民坊六坊木匠坊東南隅西南隅廂曰太平門廂三山門廂金川門廂江東門廂石城關廂其鄉曰泉水鄉道德鄉盡節鄉興賢鄉金陵鄉慈仁鄉鍾山鄉北城鄉清風鄉長寧鄉惟信鄉開寧鄉宣義鄉鳳城鄉清化鄉神泉鄉丹陽鄉崇禮鄉江寧之坊曰人匠一坊人匠二坊人匠三坊人匠四方人匠五坊正西舊一坊正西舊二坊

貧民一坊貧民二坊正南舊二坊正東新坊鐵猫局

坊鳳皇臺下正南舊一坊正西新坊正西拔藝坊廂日城

南伎藝一廂城南伎藝二廂儀鳳門一廂儀鳳門二

廂城南人匠廂瓦屑堤廂江東舊廂城南脚夫廂城東

下江東新廂清涼門廂安德門廂三山舊一廂三山

舊二廂三山伎藝廂三山富戶廂石城關廂劉公廟

廂神策門廂毛公渡廂其鄉曰鳳東鄉鳳西鄉安德

鄉菜園務鄉新亭鄉建業鄉先宅鄉惠化鄉處真鄉

歸善鄉銅山鄉朱門鄉山南鄉山北鄉泰南鄉泰北

鄉隨車鄉萬善鄉馴翬鄉永豐鄉葛仙鄉

戶口

上元洪武初戶三萬八千九百有奇口二十五萬三

千二百有奇正德八年戶二萬九千一百六十有奇

口一十三萬五千八百有奇萬曆二十年坊廂戶六

千一百二十九丁船居戶五百九十八丁里甲戶二

萬九百九十丁總計口二萬七千七百有奇江寧洪

武二十四年冊戶二萬七千有奇口二十二萬有奇

成弘以來冊戶五千一百一十二口一萬一千二百

有奇正德十年冊戶四千二百一十口九千五百一
十畸零客戶九百二口一千七百三萬曆二十年戶
三千二百三十九回、達人戶九口九千二百三十
里甲戶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口一萬四千四百五
十四總計二縣人戶丁口視國初十不逮一所以
者何志謂自洪武中已撥沙洲鄉民北隸江浦永樂
北建大半隨行是後徭賦滋繁逃亡漸夥且自嘉靖
中年田賦日增田價日減細戶不支悉鬻于城中而
寄庄戶滋多寄庄田縱甚多不過戶多一丁後或加
一二丁人且以為重役其細戶田既去則人逃即不
逃而丁口不復隸於圖冊其日削勢固然也總之今
日賦稅之法察于田土而疏于戶口故土無不科之
稅而冊多不占之丁是以租稅不虧而庸調不足生
齒日繁游手日衆欲一、清之固有未易言者矣

賦役

上江兩縣賦役計田徵米曰稅糧以田地山塲派徵
每畝本色平米若干折色里甲均徭銀若干荒白銀
若干坐派免軍改免正米耗米與夫各衙門正供各

倉庫本折色等用以運之餘存留供本府本縣官吏
鹽糧俸給等用編丁徵銀曰丁銀每丁徵銀若干以
九之四入里甲以九之五入均徭驛傳而里甲之用
為國祀國慶供應諸司內府工部生派又本府各衙
門祭祀科貢郵政及本府本縣各項公用其剩餘者
曰備用以待不時之需均徭一曰銀差一曰力差自
條編法行不分銀力名目矣以其銀為本縣各衙門
皂隸馬夫膳夫門子公館轎夫庫子斗級巡攔弓兵
舖司倉脚夫洒掃夫壇夫燈籠夫進貢損夫內府葺
修車水冰夫更夫內府表背匠國子監刷印匠太僕
寺醫獸獄卒工食之費而驛傳則解本府為遞運所
船夫水夫所夫加添^夫等之工食各驛上中下馬匹
驢頭支應等項之用近年又有季俸等項名目加派
計所納之數比歐陽撫院所定其增者亦已多矣而
坊廂應付則各上司祠祭香燭祭物各上司本縣到
任下程酒席紙劄飲食刑具供送出路中火及各衙
門應取雜支與考試供給致賀奉人進士貢士等項
之費此其大略也詳具坊廂始末中

雜賦

一曰蘆課銀歲徵若干解南京工部一曰酒醋課程
鈔有折鈔銀若干本色銅錢若干解南京戶部一曰
官地塘房租係坊廂居住者納銀分解戶部本府一
曰流移夫銀該五城地方外郡來京附居人戶出辦
該光祿寺發三處飯堂賑濟貧民運米腳價本寺廚
役逐月支領

條編始末

初洪武十八年 恩詔應天五府州為吳王之地民
產免租官產減租之半官產者逃絕人戶暨抄沒等
項入籍于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為一
斗五升而雜徭不與焉其更佃寔同鬻田第契券則
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什七八雜徭維
併于民產而國初雜徭亦稀厥後大吏創勸借之
說民田畝科二升名曰勸米後以供應稍繁加徵二
升名曰勸耗延及正德則陞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輪
年照宇內通行事例未始不安于法制之內而正嘉
以來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利于官產而官則少在

優免人戶利于民田以省雜徭而買者賣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于是民田減價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併於細戶者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詭寄花分之弊而惟時不急之征無名之費一切取責于現年現年竭產不足夫一歲之役而所索於花戶者每糧一石至銀四五兩蓋宇內盡然而南都為甚惟時一條編法已行于數省矣隆慶中中丞海公計以官田承佃于民者日久各自認為己業寔與民田無異而糧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於是

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糧差悉取一則革現年之法為條編考成料價一應供辦俱槩縣十甲人戶通融均派而向來叢弊為之一清優免之家不失本等恩例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於是田價日增民始有樂業之漸矣至於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撫時以丁銀不足夫用復倡勸借之說以糧補丁于是稅糧之外每石加徵若干以夫供辦名里甲銀若秋糧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雜氓易混而奸易托嘉靖十

六年巡撫石江歐陽公悉奉里甲諸項併入秋糧名曰均攤事則簡便矣以其總帶徵會計不得不寬支銷不盡謂之派剩初制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征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諉曰作正支銷淪胥乾沒萬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奏請扣編正數無復剩派又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辦刻諸縣賦役冊以通曉所部又載諸府志蓋每歲省派五千餘金自後雖微有出入而槩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回視疇昔不啻霄壤矣

荒白

賦稅中有荒白米蓋以拋荒田地無可辦納之糧又或田地濱江坍塌而會計原額之數必不可少故計荒地所宜納者攤派於寔徵田地之中減半以徵如每米一石加荒白米若干是也古者任土作賦履畝而稅春秋訊之今既已荒矣徵之何名且田地既各有正賦又帶徵拋荒名寔俱舛至坍江田地尤非人力所致地已去而稅猶存科及于遍邑之田土豈仁人所忍為哉然此猶曰本地方代本地方辦荒田之

糧誼難護也查兩縣賦冊中又有一項代廬州府嘉
靖二十六年荒年糧上元該一千二十二石江寧該
八百八十二石至四十五年前項又代安慶改運淮
安今又有改運安慶府倉上元米四十八石八斗四
升江寧米五十四石八升此尤莫揆厥由者一時權
宜無可奈何之計不意遂為永額也至今相沿科派
曾無有人清查而言於當事者搃計徵米二項數該
二千六石九斗二升計田當得三萬餘畝夫兩縣既
有荒白之徵矣又代鄰郡納飛寄之徵可乎不可乎

廬州安慶界在江北各食其土之毛風馬牛不相及
也上江兩縣地稱都輦而代其辦納稅糧此何理哉
余故詳著其故俟郡邑有留心民事者奉而蠲除之
亦卹畿民厚邦本之一端也荒白米陳以代有議具
邑乘中其說尤詳備可考

坊廂始末

高皇帝定鼎金陵驅舊民置雲南乃於洪武十三等
年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入京師壯
丁發各監局充匠餘為編戶置都城之內外名曰坊

廂有人丁而無田賦止供勾攝而無徵派成祖北
遷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減戶口過半而差役寔
稀獨里甲聽役於縣役且立鄉頭色目供應寔繁正
統二年府尹鄭公瑩奏革鄉頭併上江坊廂坊有十
甲甲有十戶視其饒乏審編櫃銀每季約三百兩析
坊廂之應辦者任之以均里甲之不足季輸一甲率
三十月而一週然其時人戶充寔應辦簡省庫貯櫃
銀該吏支銷坊民聽役民不見勞而事不廢立法未
始不善也自後法漸以蔽正額常什三而外繇常什

七於是人戶流亡更謀脫籍櫃銀滋少官憚其難吏
辭其責改令坊民自收自用而陰責其賠賾每一上
季則僉收頭派差者一人曰總坊僉殷寔之家囊金
聽用不問多寡者教人曰當頭名活差其次減定銀
數貼賾當頭者名死差其下戶則僉撥接票催夫迎
送寺用名力差又撥供應器物寺用者名借辦並聽
總坊指麾而總坊以是恐喝營私者又什八九且自
弘治以來又添撥九庫八關五城夫役又代工部買
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鮮重取什

物銀兩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修理衙門嘉靖十八年以來又驟添應付衙門八處至於燕席節物花燈諸供餽抑又不貲而大小使客時行火牌徵脚力口糧迎送鼓吹靡不應付加之百司吏胥恐嚇需索而大柴燕席為尤甚至傾敗相繼自經自溺者日聞而民不堪命矣維時父老間陳民瘼而狐鼠實繁旋行旋沮庠生趙善繼者不忍家難離披邦國困弊疇咨同類從者如水適撫院方公按院黃公稍因父老條陳下府勘覆而沃州呂公新任京兆諸生稍為陳說公諭以公議出於學校俾以文言代之於是盡疏其辭刊梓分遞而諸司各為之動次第見施行矣會給事麓池郭公抗章奏革於是額外之繇不經之費如前所陳者什去八九民若更生然諸色目尚在病源未塞也隆慶改元撫院陽山宋公加意剔蠹委通府望沙陶公集議以為坊長聽役在縣人目以為竒貨于是更名坊夫悉還正統初法其買辦借辦祇行預役而當頭以下諸色目悉行剗革上下稱便然猶歲徵銀千四十八兩外每季流夫庫夫六十二

名歲徵銀二百八十五兩有奇陶遷吏胥以雇役不
便乃令坊夫聽役于縣抑令私賠舊契復作惟時趙
生物故張生崇嗣輩言之京兆東泉郭公議照里甲
扒平改櫃銀為丁銀定為三等九則納之庫不僉頭
不輸甲止令排年十人催征以聽該吏雇役支銷夫
還于坊嗣是復有翻覆賴撫臺岫峽張公復之萬曆
三年少泉汪公為京兆吊查二縣支銷冊不過供應
各司下程刑具辦酒餽禮之費而二縣一切私費且
取辦焉此官樂于申請科派而他不懈也因查順天

府事皆奏請取自宸斷兩京事體相同乃酌其應
需因草之宜定征坊夫丁銀歲五百四十兩具奏
下部覆奉欽依此外錙銖不得私行科派陰令坊夫
賠貼凡修理紙劄刑具動支自行贓罰其里甲已編
者不得重派坊夫每歲終巡視科道造冊奏繳時東
瀛林公為縣令協心節省為能不悞公事而猶徵有
羨林遷去春季未滿而該吏與雇役已支過五分之
四復倡告民還役坊民為諱奔告所司除將本縣他
項銀酌補支應外該吏擬罪法始復初後又減徵百

金爭草九庫流夫裁定夫役二十三人第照徭銀徵
解令自雇役而事遂定無復向來踐更柳索之苦矣
鋪行

鋪行之役不論軍民但賣物則當行大者如科奉之
供應與接王選妃之大禮而各衙門所須之物如光
祿之供辦國學之祭祀戶部之草料無不供役焉初
令各行自以物輸於官而官給其直未遽為厲也第
一入衙門則胥徒便視為奇貨指抑需索無所不有
又或價不時給或給不償本既有虧折之苦又有奔

迸之勞於是人始以市物于官為厲而其党遞相板
告當行者紛々矣兩縣思以應上司之急乃籍其人
於官以備呼喚于是有審行之舉每行列名以次輪
流承應而其害終不可弭蓋曾有一上司買菓餽教
勛各鋪皆被皂隸騙銀十二兩而猶未得交一上官
取松江大綾數十疋每疋止給銀一兩二錢而禁不
許訴者于是疾痛愁嘆之聲徹於市井間自忠介海
公始嚴為議革其後諸名公繼行優恤若前者司成
郭公之利勝丁祭草鋪戶不用近日京兆黃公之理

科場止給價皂隸平買不役一人自是宿弊一剗貿易始得安枕臥而不至於罷市焉

民利

留都地在輦轂有昔人寵袖驕民之風浮惰者多劬勤者少懷土者多出疆者少迩來則有衣絲躡縞者多布服菲屨者少以是薪粢而下百物皆仰給於貿易而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當舖在正德前皆本京人開今與紬緞舖鹽店皆為外郡外省富民所據矣以是生計日蹙生殖日枯而

又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繞儋石已貿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每見貿易之家發跡未幾傾覆隨之指房屋以償逋挈妻挈而遠遊者比、是也余嘗作送王大京兆入覲文引國奢示民以儉之論嗟乎可易言哉

尼菴

嘉靖間霍文敏公為南大宗伯檄毀城內外諸淫祠一時尼菴之拆毀者亡算頽當時祇行汰除而不計尼之亡所歸者是以久而漸復營建至今日而私剏

者閭閻間且比、矣尼之富者衣服綺羅且盛飾香
纓麝帶之屬淫穢之聲尤醒人耳而祠祭之法獨亡
以及之余謂宜令地方報其居址名數部置冊籍申
飾厲禁毋使滋蔓至于講經說法男女混殺晝夜叢
皆尤當禁截而近年以來僧道無端創為迎接觀音
等會傾街動市奔走如狂亦非京邑所宜有也表立
清規楷正流俗是在有識者深計之而已

妖人

萬曆丙午冬至百官當上陵行禮先教日有人詣

大司馬孫公齋居上變告妖人李王劉天緒等謀不
執將乘百官上陵日起事孫公乃密發兵卒四捕
之得劉天緒等若干人審寔奏聞而疏語欲專壹事
權稍與時忤會又有榜揭妖言逆狀尤著公屬職方
郎中劉宇發營兵捕之而所株連有干碍緊要人役
者公峻持之於是人情始變而參駁之疏紛、矣
昔下天緒等僅得稍正法而公卒解綬去劉左其官
妖人党與寔繁皆私授封號以獻金錢衣服得之甚
且有以妻女荐寢者事發私逃拋妻子屋產不敢顧

者頗衆先是江北妖党扶挈而來纍纍載路及是始
奔竄肆散當時使非其党自首告事殆不可知今吾
鄉猶有憾不窮究之論而當事者乃以三四捕役之
不戢蒙喜事之疑可嘆也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

陵祭

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

文廟主祭

太宰

南部入內閣

南部三孤

他部銜掌南吏部

生員任宗伯

山祭

鄉試考官之始

非三品得謚

應天主試用編檢

尚書一品三品

吏部尚書改南部

南部兼北銜



南尚書兼列卿

北銜理南務

大學士理南部

守備二則

協同守備

參贊機務非南兵銜

大臣高壽

大臣遺腹生子

勳戚久任二則

蜂螿

化俗未易

新知錄

補謚

鄉賢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傳大士

隋棲霞寺請天台智者疏

碧峯和尚

名僧

孝陵碑記

大師牕

龜桃

屏息

介甫絕句

陳智者住金陵勅

徐陵與智者書

毛尚書與智者書

陳后主沈后施物

金甲人

先祖夢中三人

秦檜女墓

猿妖

翟氏

語怪錄

陳公善謔錄

怪石

目靜齒動

評花

客座贅語卷三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三

遯園居士輯

賞心亭客批



陵祭

正旦祭 孝陵行香果酒清明日祭忌辰

一閏五月初十日無

閏用五月初十日 行香中元日祭 萬壽聖節日行香十

月初一日行香冬至日祭凡三大祭用祝版已上祭

祀俱百官陪祭遣守備武臣行禮今例遣司香勳臣

行禮 懿文陵正旦祭果酒孟春清明孟夏忌辰

四月

二十日孟秋中元孟冬冬至歲暮凡九大祭用祝文已
上百官不陪祭惟奉祀行禮祝文稱 皇帝御名謹
遣某官致祭於 皇伯祖考懿文太子云 懿文陵
人稱東陵 孝陵大舉一歲止三舉餘惟行香而東
陵大祭者九清卿劉公常言隆殺相懸不知何故或
是洪武中舊禮沿而行之耳

山祭

牛首山東有觀音山為 貞靜順妃張氏墳妃荆憲
王之母也吉山東有南山為悼熙麗妃李氏墳俱
仁宗妃每年遣祭六次順妃坟荆王遣祭如之祝文
稱 皇帝御名謹遣內官某因里中無知者著之二
坟山林皆幽勝而悼熙享堂前有大桂樹翠碧如垂
天之雲尤為怪偉

大臣欽遣南京祭告儀

弘治十八年禮部題准今後凡遣大臣於南京祭告
天地太廟社稷山川等壇前期致齋三日不用
擺列金鼓隊伍惟用太常寺厨役鋪排扛抬品物或
入大內由承天寺中門而入或出郊外由正陽中

門而出欽遣大臣不可後隨亦不可用儀仗祭品止
用脯醢酒果百官亦不陪祀並無飲福受胙之儀

文廟主祭

上丁祀先師孔子禮部奏准南京國子監祭酒主
祭如有事故則南京禮部堂上官主祭昔年祭酒員
缺南京禮部侍郎張綸省祭至使署部事郎中主祭
輕重失倫誠為非禮後議祭酒及禮部堂上官或有
事故於南京各部大臣內請一員主祭右太常寺志
所載近例俱署印官行禮

鄉試考官之始

洪武三年應天鄉試知貢舉官則特進右丞相汪廣
洋左丞相胡惟庸也考試官則御史中丞劉基治書
侍御史秦裕伯也同考則侍讀李士詹同弘文館李
士睢稼起居注樂韶鳳尚寶丞吳潛國史編修宋濂
也四年又鄉試主試則兵部尚書吳琳國子監司業
宋濂時考試之法猶未定且未專屬翰林官故其制
如此

太學

洪武中 上以公侯子弟在太孛者多驕慢不習訓
詔曹國公李文忠提督國子監是以國公而理太孛
事也二十九年因孛正吳啟言 上命魏國公徐輝
祖率禮部翰林院官詣監考試諸生等第吏部以次
錄用是以國公而試太孛士也洪武中起致仕刑部
尚書李敬為國子祭酒致仕試吏部尚書劉崧為司
業是以尚書而起太孛官也國初太孛之重如此
非三品得謚

國家謚法非三品以上兩京大臣不得與留都大臣
之有謚者惟倪文僖謙文毅岳周襄敏金劉清惠麟
梁端肅材王襄敏以旂六公皆尚書也張學士益五
品而得謚文僖以扈從土木死難之故若太醫院判
蔣用文六品官也以技藝小臣侍 上起居乃得謚
恭靖則又為異典矣

南部入內閣

弇州記南部入內閣者三人一為新都楊公廷和以
戶部尚書一為梁公儲一為茶陵張公治皆以吏部
尚書當時以為盛事然梁公楊公先在內閣知誥勅

出為南部尚書此時勅取入閣至京方改兼文淵閣
大孝士耳又張公已正位尚書未有若萬曆丁未葉
公向高以南吏部侍郎徑授禮部尚書東閣大孝士
者也且公年方四十九又入朝未久即為首揆尤為
盛事

應天主試用編檢

主應天試者自正嘉以來必用官僚及講讀近則講
讀亦少惟萬曆壬午副考以修撰沈公懋孝耳考前
此永樂癸未則編修王達戊子則檢討王洪甲午則
編修周述正統丁卯則檢討錢溥成化己酉則編修
彭華皆主應天試編檢得主鄉試兩京先朝之制固
然爾時若官坊史官主會試亦恒有之自成化後則
制乃大異矣

南部三孤

南京大臣以^三孤兼者独少保參贊机務南京戶部尚
書王福一人而已若太子太保則有四入焉兵部喬
宇秦金吏部王用賓戶部周經大都尚書九年考滿
則加一品而滿九年者希以故隆萬來南部尤少一

品者

尚書一品三品

弇州紀建文中特崇加六部尚書皆正一品於是吏部尚書張統戶部尚書王鈇禮部尚書陳迪鄭賜兵部尚書徐泰茹瑋鐵鉉刑部尚書侯泰暴昭工部尚書嚴震直皆階特進榮祿大夫然洪武三年始設吏部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屬中書省十三年罷中書省陞尚書正二品侍郎正三品是一尚書也在國朝正二品而或為正三或為正一亦已三變矣

他部銜掌南吏部

弇州六卿表紀師公逵永樂二十二年以南戶部尚書兼掌吏部宣德二年卒猶止稱戶部考吏部志公以永樂十九年復任南吏部侍郎戶部志公二十二年為戶書吏部傳言公宣宗即位晉戶書兼掌吏部與志所紀不同而吏部歷官表洪熙元年許思溫以左侍陞尚書師公兼掌在何時知必有一誤矣

吏部尚書改南部

弇州異典述稱吏部自建文而後益重矣其改南吏

部者崔莊敏公恭改南禮部者耿文恪公裕改南兵部者劉公機按崔劉二公皆以丁憂復除止可云起不可云改惟耿公則以北而南且禮部斯可謂之改蓋時有執左道登顯仕者庇其鄉人而耿公居吏部不能遂故出公於南耳未久轉南兵部弘治中召還禮部尋仍為吏部尚書

生員任宗伯

俞公綱上元人以生員善書由中書舍人天順中官南禮部左侍郎成化三年致政

南部兼北銜

正德初王公軾以南大司徒兼北院副都總師征蜀嘉靖中王公守仁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左都討岑猛張公經以南大司馬兼北院右都平倭至王公用賓以南太宰仍兼翰林院學士蓋優禮儒臣之典也又弇州卿貳表載隆慶中林公濂以南少宰兼翰林學士

南尚書兼列卿

成化中程襄毅公信為南京兵部尚書先是以兵書

提督軍務平川貴蠻功加兼大理寺卿至是猶兼之
北銜理南務

南翰林掌篆者皆用北銜其它如嘉靖中李默王材
瞿景淳陸樹聲俱以太常寺卿掌南京國子監事此
以北銜理南務也弇州所述又有屠羲英以常卿掌
南監考屠寔以南常卿又云萬士和以禮左侍管南
禮右侍按萬公自以禮左起南禮右非管事又云翁
大立以兵侍管南禮刑二部翁公亦是起官云管亦
誤

大學士理南部

宣德四年華蓋殿大學士張瑛以原官掌南京禮部
其官稱禮部尚書時北京為行在故不稱南京也大
季士不理閣事而出理部事且又在南京國朝獨瑛
一人耳時蹇夏三楊輩自筦机務瑛本以東宮官僚
驟進入閣典制誥非上所倚重故理部事如此也

守備

守備永樂二年駙馬都尉沐昕與襄城李隆一同鎮
守又宣德五年駙馬都尉西寧侯宋琥任守備南京

守備之久者成國公朱儀天順八年任弘治九年卒
在任三十三年魏國公徐鵬奔正德十六年任嘉靖
十七年復任前後共三十二年

協同守備

都督僉事趙倫景泰元年任都督同知馬良成化二
年任自後皆公侯伯為之而都督官不得與矣

參贊機務非南京兵部銜

別集言參贊机務非南兵部銜為戶部尚書黃福張
鳳吏部尚書崔恭都察院右都御史張純王恕其南

兵部而非尚書者右侍郎徐琦：未幾即陞尚書仍

參贊按張鳳藍山人李文達賢為碑銘言公以景泰

癸酉由戶書轉兵書參贊又二年召為戶書天順元

年調南戶部言鳳以戶部參贊未的也張純史傳純

以右副御^都史奉勅監督南京軍務又一年景泰辛未

陞右都御史明年奉勅陞兵部尚書參贊守備機務

云以右都御史參贊亦小不合王公恕以右都參贊

亦未久即陞兵部尚書

大臣高壽

南都大臣眉壽者止刘清惠公麟一人年八十有六
大老遺腹生子

童公軒年七十四而卒無子遺腹生一子公預命名
曰紫芝見倪文僊公謙墓志銘

勳戚久任

趙輝在永樂十一年癸巳以千戶守金川門 成祖
奇其貌以長公主配之凡事 六朝掌都督府奉
孝陵祀至成化十二年丙申卒凡六十四年尚主時
年已二十餘計年當九十矣府第在南京官城後載

門北諸公主第皆圯廢獨趙府巋然尚存

徐魏公備謚莊靖自襲爵至卒再提督守備五十四
年其孫鵬舉襲公爵至卒三提督守備五十六年

蜂蟻

嘉靖甲寅秋總督糧儲公署中有蜂房懸于檐下不
數日大如斗羣蜂聚焉同日中堂忽聚蟻數升有頃
四散時衡水楊公宜為總督甚怪之然竟無恙厥後
庚申春總督黃公懋官以軍餉不時軍士囁呼圍之
遲明忿擊督署毀折一空遂執黃公拉死之懸大中

橋坊上自下以箭射之軍四行剗掠當事者曲貸撫
之乃定蜂屯蟻聚妖孽先見之萌也然歷七年而始
應又不中翫于楊公而中于黃公豈人事亦有以致
之然歟黃公持法太苛裁革冗食又吝于出納遂罹
斯禍楊太孳希淳有文紀其事

化俗未易

湛甘泉先生為南大司馬令民毋得餐大魚酒肆中
沽市無論奉火當鑪致衆叢飲者禁除歲廢民毋得
焚楮祀天糜財犯禮姜鳳阿先生為南大宗伯申明

宿娼之禁凡宿娼者夜與銀七分訪拿幫嫖之人責
而枷示二公之事皆以立禮之坊制淫之流也然姜
之事行僅游治之子以為不便湛之事行而稱不便
者怨聲遂載道未幾法竟不行所以者何都輦之地
羣情久甘酣醬萬口易至濡美故當事者往、持治
大國若烹小鮮之說勢固然也故治貴因民

新知錄

廣文劉時卿名仕義官桐城著新知錄二十四卷上
下古今掎摭臧否具有依據偶記其二則一曰藥心

濯舊曰二人同舟有所適一人性急晝夜計程稍阻
輒憤懣形為枯瘁一人性緩任之增食甘寢顏色日
澤既而抵其處二人同時登岸此可以為躁心者省
矣一日察政文子曰察見淵魚不祥班超曰水清無
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司馬溫公潛虛曰察躬秋毫物
駭而逃長民者宜三復焉

補謚

謚以尊名節以一惠古今之大典也故臣不得私其
君子不得私其父夫以官秩之臚顯子孫之彊盛遂
可以奪天下萬世之公而殺太常博士之議則幾無
謚矣吾鄉自王襄敏後與此典者殆不乏人而竟成
闕事余深悵焉因間臆之如陳靜誠遇高不仕之義
於板龍附鳳之時其蹈高且嘉謨入告齋巢由之為
固矣何尚寶遵矢不諱之音於批鱗將鬢之日其義
勇至視死如飴齋逢干之為易矣童尚書軒李攬天
人之奧其立身範俗也端而毅頤尚書璘文並徐劉
之駕其撫民弼教也惠而明陳中丞鎬督李振鄒魯
之遺風而撫綏尤多渥澤殷宗伯邁歷仕挺松筠之

素節而恬澹足鎮囂浮此誠朝宁之珪璋人倫之弁
冕亟宜易名以示旌異者也責在後死曷能護旃
金陵瑄事謂張文僖公與曹文忠公同死土木之難
不知何以死同而謚異按曹公初謚曰文襄後乃改
今謚頃亦因議謚與當事言文僖謚當切引曹為例
也

鄉賢

鄉賢之舉典重一時祀垂千載必當之者無愧色祝
之者無愧辭而後謂之非濫吾鄉此典正嘉以前最
為嚴核後稍寬矣以余所知往喆如姚太守隆之潔
慎王給事徽之清直李憲副重之丰稜盧苑馬璧之
貞恬沈侍御越之耿介阮憲僉堂之廉靜在當時並
許瑋璿在今日尤堪楷式而俎豆尚虛蘋藻未荐豈
子孫之無力抑採訪之未周聞王公臨坳遺誠厥子
太僕曰吾恥入鄉賢慎毋溷我噫尔時猶有此言後
當何若念之慨然

梁鍾山定林寺藏經

劉勰家貧不娶依沙門居博通經論區別部分而為

之叙定林寺藏經其所詮次也所撰文心雕龍中書
令沈約絕重其文凡都下寺塔名僧碑碣皆出其手
傳大士

大士傳弘東陽郡烏傷人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
分身濟度為任或金色表胸異香流掌或見身長六
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兩目重瞳色貌端
峙梁武聞之延於鐘山定林寺天花甘露恒流于地
常以經目繁多不能遍閱乃建大層龕一柱八面
寔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

隋棲霞寺請天台智者大師疏

棲霞寺衆保恭寺和南竈以瞻慕明德灰瑄屢遷展
覲以來炎涼甫隔伏養至法用稟教門定水澹而無
涯詢峯高而不極至如止觀方等之義龍樹馬鳴之
文莫不殫其理窟究其冲妙恭雖不敏少游講席窺
翫南北經論三十餘年來其奧旨不悟觀諸法
海寄在餘生所冀傾蠡猶欣飽腹然道安之遇澄上
人便稱北面惠永之逢遠上首即割東林是知得奉
勝人須安勝地者也恭雖踈薄竊欣往彥所居棲霞

寺乃宋代明徵君宅僧紹之所建立也鑄山現像疏
巖敞殿似若飛來無慚踊出若其林泉爽麗房宇縈
紆桂嶺春芳雲牕晝歇自昔高行是用遊寫故寺衆
齊誠請延威德惟願傍觀曩喆爰降彼居依經受用
必垂納處所有園田基業具在別條謹共開府士柳
頤言證成斯誓廢金剛之域與鷲領而長存法寶斯
傳等雞山而不滅謹疏開皇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
等疏此文麗則高古自非唐以後人筆金陵苾芻
中乃有如此人如此文世無傳者特為載之頤言官
兼秘書監直內史省開府儀同三司嘗奉勅撰智者
大師碑此文或頤言代草未可知也

碧峯和尚

碧峯寶金和尚俗姓石氏乾州永壽縣人也母張氏
有桑門持鉢乞食以觀音像授之且囑曰汝謹事之
當生智慧之勇未几果生和尚年六歲依雲寂溫法
師為弟子既薙落受具戒徧詣講肆窮性相之季已
而拊髀嘆曰三藏之文皆標月之指尔即更衣入禪
林時如海真公樹正法幢于西蜀晉雲山中亟往見

之公示以道要和尚大起疑情三年間寢食為廢偶攜筐隨公擷蔬忽凝坐不動歷三時方寤公曰爾入定耶和尚曰然曰汝何所見和尚曰有所寤尔曰汝第言之和尚牽筐示公、非之和尚真筐於地拱手而立公又非之和尚厲聲一喝公奮前堪其胸使連言和尚築公胸仆之公猶未之許和尚愈精進不懈遂出參諸方憇峨眉山日採松柏啖之脇不沾席者又三年自是入定或累日不起嘗跌坐大樹下溪水橫逸人意和尚已溺死越七日水退競往視之和尚

燕坐如平時唯衣濕耳一日聽伐木聲通身汗下如雨歎曰妙喜大悟十有八小悟無算豈欺我哉未生前之事今日乃知之急往證于公反覆辨詰甚力至於拽傾禪榻而出公曰是則是矣翌日重勘之至期公於地畫一圓相和尚以袖拂去之公復畫一圓相和尚於中增一畫又拂去之公再畫如前和尚又增一畫成十字又拂去之公視之不語復畫如前和尚於十字加四隅成卍文又拂去之公乃總畫三十圓相和尚一、具答公曰汝今方知佛法宏勝若此也

吾師無用和上有云生下當出三虎一彪一彪者豈
非尔邪先是和尚在定中見一山甚秀麗重樓傑閣
金碧絢爛諸佛五十三菩薩行道其中有招禪師謂
曰此五臺山秘魔岩也爾前身修道于此靈骨猶在
何乃忘之既悟遂遊五臺山道逢蓬首女子身披五
綵弊衣赤足徐行一黑契隨其後和尚問曰子何之
曰入山中爾曰將何為曰一切不為良久乃沒叩之
同行者皆勿見或謂文殊化身云和尚乃就山建靈
鷲菴四方聞之不遠千里負糧來獻至正戊子冬順

帝遣使者召至燕都詔主海印禪寺力辭之洪武戊
申大明皇帝即位於建鄴又明年庚戌詔和尚至
南京夏五月見上於奉天殿遂留居大天界寺時
召入問佛法及鬼神情狀奏對稱旨後上設普
濟佛會於鍾山和尚於園悟閣施摩陀伽斛法食竣
事寵賚優渥夏五月悉粥衣盂之資作佛事七日乃
示微疾上知之親御翰墨賜詩十二韻至六月四
日沐浴更衣與四衆言別正襟危坐目將瞑弟子請
留一言和尚曰三藏法寶尚為故紙吾言欲何為夷

然而逝後三日奉龕茶毗於聚寶山火滅獲五色舍利齒舌數珠皆不壞

名僧

余性好山寺每一遊歷意輒欣然尤於荒涼岑寂之區倍為延佇自謂宿世有空門緣所交緇流頗衆若楚黃蘗深有之禪邛蜀高原明昱越天臺傳燈之講義越雙井惟傳之詩句固錚々佼佼法中之龍象也吾鄉雪浪之洪息慧解通脫不為法縛廢跡遺心別有真契洪濟之守心精持本義皈依淨土慈悲接物

誠感十方余皆得參承而接席焉至今思其風義每深嘆企嘗謂使余結宇中林棲心俗外得如三四公者與偕淨侶晨鐘夕梵晏坐經行便可敝屣浮名樂而忘老矣

孝陵碑石

永樂三年秋於陽山采石為孝陵碑石長十四丈濶三之二厚一丈二丈黝澤如漆學士胡公廣有游陽山本業寺記而詹事鄒公濟有記乃於二年冬於幕府山陽訪碑石高廣中度尋於龍潭山麓鑿石求

跌既而神龜呈露昂首曳尾介文玄蒼乃於龜下遂
得跌材適與碑稱與胡公記異不知前碑材後竟用
否石龜今藏 孝陵殿中有木平臺上安二御座乃
朱紅圈椅前一朱紅案、左一紅匣貯龜于中長可
尺餘首昂身形畧似而已右以一空匣配之邇記言
宜藏于太廟今人遂謂太廟中有神龜誤矣

太師牕

秦會之丞相第中牕上下及中一二眼作方眼餘作
疏櫺謂之太師牕此即今之柳葉榻子也俗又名為
不了格

龜桃

今以麪作桃乳形名之曰龜桃俗沿呼不詳所謂考
太常祭物志有麪龜有麪桃乃知龜自龜桃自桃俗
一槩呼之失其意矣

屏息

太常供奉祭品如羹醢之數其捧獻人口鼻用物作
長袋繫於頸後俗名抵鬚非也志名曰屏息 太廟
以黃羅它祀以紅紵絹為之

介甫絕句

王介甫投老金陵依鍾山卜居後復舍宅為寺所題
絕句閔金陵山水者往、多遠情幽景因摘而書之
如曰南蕩東陂水漸多陌頭車馬斷經過鍾山未放
朝雲散奈此黃梅細雨何曰誰將石黛染春潮復樵
黃金作柳條西崦東溝從此好筇輿追我莫辭遙曰
雪乾雲淨見遙岑南陌芳菲復可尋換得千顰為一
笑春風吹柳萬黃金曰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
未參差含風鴨綠粼、碧弄日鵝黃裊、垂曰竹裡
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闌眠盡日無人到自
有春風為掃門曰春風過柳綠如縑晴日蒸紅出小
桃池煖水香魚出處一環清浪湧亭臯曰木末北山
雲丹、草根南澗水冷、縑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
雲稻正青曰石梁茅屋有彎碕流水澗、度雨陂晴
日暖風生變氣綠陰幽草勝花時曰寄公無國寄鍾
山垣屋青松掩藹間長以般若音為佛事野風蕭颯水
潺湲曰菴雲作頂峭無鄰衣月為衿靜稱身木落岡
巒因自猷水歸洲渚得橫陳曰稻畦藏水綠秧齊松

鬢初乾尚有泥縱寒尋罔歸
獨卧東菴殘夢午時難
日荷葉初開荀漸抽東陂南
蕩正堪游無端壠上脩
脩麥橫起寒風占作秋曰北
山翰綠漲橫陂直塹回
塘澹々時細教落花因坐久
緩尋芳草得歸遲曰與
客東來欲試茶倦投松石坐
歌斜暗香一陣連風起
知有薔薇澗底花曰野水從
橫激屋除午牕殘夢鳥
相呼春風日日吹香草山北
山南路欲無曰小雨輕
風落棟花細紅如雪點平沙
槿籬竹屋江村路時見
宣城賣酒家曰茆簷長掃靜
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
送青來曰桑條索莫棟
花繁風斂餘香暗度垣黃鳥
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屬
半山園曰青々千里亂香袍
宿雨催紅出小桃迴首
北山無限思日酣川淨野雲
高曰午枕花前簟欲流
日催紅影上簾鉤窺人鳥喚
悠颺夢隔水山供宛轉
愁曰隱々西南月一鉤春風
落日澹如秋房繫半掩
無人語鼓角聲中始欲愁曰
斜徑偶通南埭路數家
遙對北山岑草頭蛺蝶黃花
晚菱角蜻蜒翠蔓深曰
江北秋陰一半開晚雲含雨
却低回青山繚繞疑無

路忽見千帆隱映來曰定林青木老冬天橫貫東南
一道泉六月杖藜尋石路午陰多處弄潺湲曰茅屋
滄洲一酒旗午烟孤起隔林吹江清日暖蘆花轉祇
似春風柳絮時曰蕭、出屋千竿玉靄、當牕一炷
雲心力長年人事外種花移石尚殷勤曰冥、江雨
濕黃昏天入滄洲漫不分北澗欲通南澗水南山正
遠北山雲曰兩山松櫟暗朱藤一水中間勝武陵午
梵隔雲知有寺夕陽歸去不逢僧

陳智者住金陵勅

天台志有陳宣帝留智者住瓦官勅云京師三藏雖
弘皆一途偏顯兼之者寡朕聞瓦官濟濟深用慰懷
宜停訓物豈皇獨善一二曹義達口具得朕意也四
月一日臣景歷少主請于先宅寺講仁王經勅今欲
於寺捨身僧得大施敬屈講仁王經日自欲聽聞今
遣後閣舍人李善慶往遲知一二又治先宅寺勅先
宅是梁武龍潛之地不整處多今敕繕量隨由就功
一二羅宣取來意

徐陵與智者書

國清百錄云陳左僕射徐陵與大師書最多門人競
將去追尋止得三紙其一日陵和尚昨預沈儀同法
席餐奉甘露無畏之吼衆咸歸伏然正法炬朗諸未
悟自慶餘年得逢妙說尋事諮展此不申心謹和南
其二曰陵和南注仰之心難可數具拔公至蒙三月
二十日旨用慰積歲傾心麥冷體中何如願一日康
勝山中春夏無餘惱耳遲復存旨弟子二三年來溘
然老至眼耳聾闔心氣昏塞故非復在人兼去歲第
六兒夭喪痛苦成疾由未除愈適今月中又有哀故

頻歲如此窮慮轉深自念餘生無復能幾無由禮接
係仰何言敬重璪公今还白書不次弟子徐陵和南
其三曰陵和南放生星聞公家極相隨喜事是拔公
口具謹不多諮惟遲拔公迺出教百里水全其命根
如此功德算教無盡隨喜無量此不悉諮又其一曰
弟子徐陵和南弟子思出樊籠無由羽化既善根微
弱願力莊嚴一願臨終正念成就二願不更地獄三
塗三願即还人中不高不下處托生四願童真出家
如法奉戒五願不墮流俗之僧憑此誓心以策西暮

今書丹款仰乞證明陵和南

毛尚書與智者書

其一曰累年仰系不易可言承今夏在石像行道欣羨無極又聞欲于天台營道場當在夏竟耳季徒遠近歸依者理應轉多安心林野法喜自娛禪講不輟耳四十二字門令附雖留多時讀竟不解無因諮訪為恨轉積南岳亦時有信照禪師在岳嶺徒眾不異大師在時善公於山講釋論彼亦邑遲望還網維大法不者歸鍾嶺攝山亦是棲心之處何必適遠方詣

道場希勿忘京師邊地之人豈知迴向傾心無時不積未因接顏色東望欵滿敬德信人今返書不具弟子毛喜和南弟子諸弟及兒悉蒙平安第三任鄱陽郡第二為豫章王司馬第四大延鄉第五入閣度支郎大兒由在東宮為中書舍人仰蒙垂顧大善知識大同季輒復遠諮其二曰秋色尚熱道躰何如禪禮無乃損德弟子老病相仍湯藥無效兼不得自閑轉有困耳仰承移住佛隴永恐不復接顏色悲慨具深仰惟本以曠濟為業獨守空岩恐違菩薩普被之旨

近與徐丹陽諸善知識共訓量寺是一山鍾嶺天台
亦何分別必希善加三思不滯于彼我京師彌可一
二因拔師口具其間願敬道德弟子毛喜和南其三
曰適奉南嶽信山衆平安弟子有答具述甲乙後信
來當有音外也今奉寄牋香二片熏陸香二勛檳榔
三百子不能得多示表心弗責也弟子毛喜和南其
四曰今仰餐敷說訓性綽然道俗嗟味般若照明豈
是拙辭所能稱述弟子毛喜和南按喜榮陽人仕陳
官五兵尚書為光祿大夫領軍驍騎將軍瓦官法會

獲預聽衆懇求禪要躬報弟子禮受六妙門及四十
二字法門旦夜研尋不因事廢徐毛二公皆在金陵
與智者往還是此中一故事且南朝文筆世如晨星
偶搜他志得之鈔附于此陵書在沈儀同席聽法沈
名君理吳吳人尚陳武帝女會稽長公主疏請師住
瓦官開法華經題宣帝勅停朝一日令羣臣往聽陵
後身為法華第六祖嗣章安之法所願真不虛矣

陳後主沈后施物

瓦官智者禪師在建業靈曜寺後主遣主書羅闌宣

口勅送金像一軀光尺五寸釋論一部闕寶樓於案一面

山羊鬚麈尾一柄并匣虎面香爐一面并合東田口

二又宣口勅不許讓口且留山中使役勿勞輸送又

送扶月供夏服一通細蕉五端絹布各十疋綿十斤

黃屑二斗扶月米五石錢三千文果菜付隨由扶月

送後住光宅寺沈后致書云妙覺和尚今遣內師許

大梵往稽首乞傳香火願賜菩薩名度藉薰菩提眷

屬謹和尚送扶月供薰陸沉檀各十斤黃屑一斗細

紙五百張燭十挺赤松澗米五石錢一千文右件月

月供光宅寺大師答啟云今名海慧菩薩又後主扶

月供薰陸香一合檀香三十斤中藤紙一墮乳酥一

斗錢二千文右件月：供光宅寺驩州貢黃屑沈香

類香也

墮煬帝為晉王嚬戒師衣物有聖種納袈裟一緣

黃紋舍勒一腰綿三十屯鬱泥南布袈裟一緣黃

絲布襪一具絹四十疋鬱泥南絲布褊袒一領黃

紬臥褥一領布三十禪鬱泥絲布坐褥一具烏紗

蚊幃一張紙一百張鬱泥絲布方裙一腰紫紵靴

一量錢五十貫鬱泥雲龍綾被一緣龍須席一領
蠟燭十挺鬱泥羅頭帽一領須弥檀一領銅硯一
面高麗青坐布一具烏皮履一量墨二挺黃絲布
被襦一領南榴枕一枚和香一盒鐵錫杖一柄象
牙管一管麈尾一柄烏油鉄鉢一口并袋斑竹筆
二管銅七筋一具犀角如意一柄并匣白檀曲几
一枚銅重盃三口石青爐奩一具山水繩床一張
銅搔勞一口銅香火七筋一具白檀支頰一枚銅
澡罐一口南榴夾膝桃一枚竹蠅拂一柄鉄剪刀

一口蒲移文木案一具并褥屏莊瓜刀一口鉄剃
刀一口黃絲布隱囊一枚紫檀巾箱一具鉄鑷子
一具白瓦唾壺一口并籠巾梯心筆格一枚銅燭
擎一具鑰石莊枰心經格一具犀裝書刀一口白
團扇一柄爪篆龍篆縣針垂露飛白倒薤魚篆科
斗小篆大篆字殼皮屏風一具淨人善心年十一
右牒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又施物至玉
泉寺五彩四十九尺幡二張五色斑羅經巾二枚
絹五十疋錦香鑪檀十張熏陸香二觔剃刀十口

鷄納袈裟一領油鉢十口雄黃七觔須彌檀五
領又施天台山納袈裟十領龍須席二領須彌檀
二領猫牛酥三瓶熏陸香一盒及為太子仁壽元
年十二月十七日施天台山白石香爐一具大銅
鐘一口鷄納袈裟一領鷄納褊衫二領四十九尺
幡七口黃綾裙一腰檀二百領絲布祇支二領幡
一百口和香二盒胡桃一籠衣物三百段麥麩一
盒食鹽一盒酥六瓶二年又施天台山飛龍綾法
衣一百六十領幡一百五十張光明鹽一石酥五

瓶又別賜灌頂法師金綾成弥勒像并夾侍菩薩
聖僧周匝五十三佛織成金檀七張織成金袋二
口熏陸香一百觔酥合和香一觔陳隋二主皈依
智者恣行五慾自斷善根所賜嚬施本無足紀第
以其中名相多六朝方物方言文人攷居間有所
遺因附載之為淹通者資一二異聞竒字耳又智
者答上晉王萬春樹皮袈裟一緣乃梁武帝時外
國所獻者晉王謝啟云菩薩戒稱所着袈裟皆染
使壞色况復自然嘉樹妙彩天成相應之言無勞

外假萬春表長生之稱二翼合善譬之辭永服周
旋恒充布薩常事半月豈惟六日着如來衣深荷
慈獎謹和南衣名甚新奇啟文亦妙

金甲人

何工部遵正德中疏諫南巡廷杖死世廟初贈
公尚寶卿官其子一人南畿志言公贈光祿少卿誤
也公葬南郊且百年矣其孫諸生應鼎常夢一金甲
人謂之曰亟改柩而祖吾為而祖所壓且百年奈何
形家亦言地非吉壤應鼎乃改葬既開墳則棺木已
腐而形故不壞面如生目開而精甚黃衣紅袍色猶
未變也掘其下果有磚甃為古塚不知何人之墓且
當何公墓時豈不知是前人塚而柩之皆異事也

先祖夢中三人

萬曆己卯秋先祖贈中憲公夢一人語之曰今科報
中式者三一者之北門橋一者之剪子巷一者之上
新河覺而臆其人是科無驗庚辰冬先祖謝賓客矣
踰三年為壬午應天中式者三人第六名沈天啟住
剪子巷第十二名黃夢麟住上新河第十四名張文

暉住北門橋夢之奇中如此且踰一科始驗夢之人已逝而兆始符造化之巧真不可測也

秦檜女墓

王君履泰言秣陵鎮人曾掘地得塚朱其棺以銅為甕度之美中多金銀器報于巡檢司官勘志石秦檜第三女也官亟令人掩之金陵瑣事載嘉靖末江寧鎮人有掘得檜墓者所獲不貲官因惡檜而緩其獄按元金陵志檜墓在牛首山在江寧鎮南木牛亭者其祖瑩耳未知孰是

猿妖

張韞甫言嘉隆間一部郎之妻偶出南門梅廟燒香為物所祟每至輒迷眩百計遣之不去後部中一辦事吏諳道錄符水即命劾治之吏設壇行法別以小鐺攝怪久之壇內嘖嘖有聲吏復以法呪米每用一粒投壇中其怪即畏苦號叫似不可堪忍者問其何所來怪答曰本老猿也自湖廣將之江以北道過金陵偶憩于高座寺樹杪而此夫人經行其下適有淫心遂憑而弄之耳吏以符封壇口火焚之怪遂絕按

宋高僧傳載會稽釋全清工密藏禁呪法効治鬼神
所治市僧王家之婦草為芻靈立壇呪之良久婦言
乞命乃取一錮驅芻靈入其中吻、有般緘器口以
六乙泥朱書符印而瘞之即此術也

翟氏

友人翟德字名文炳以庠生援入監第四子聰敏能
文而病瘵其家多妖崇日夜拋擲瓦礫不休德孚請
効鬼者治之設壇于所居樓之庭中而置壇以俟久
之一婦人啼哭嗚咽自樓而下趨入壇上壇中悲悽
不可聞云是德孚亡婦不忍舍吾子來相顧耳今何
意煎迫至此亡已請勿葬我葬則永無生路矣德孚
不聽竟于園地掘坎瘞之所擲瓦礫遂絕而子竟不
起此上二事與瑣事所載方崦杏花村事正同

語怪錄

魯南陳先生著語怪錄中四則一曰秦雲字士龍金
陵人也號南唐居士有詩名為定西侯記室不得志
卒於彭城金元玉家嘗召箕書案上云吾南唐居士
也請賦一章即降箕云十年塵足走京華桃李春風

幾度花地下尚懷天子殿世間依舊故人家鉄城野
哭存青眼玉壘蠻戈蕩白沙怨恨征西元帥使不如
江海泛仙槎一日方伯吳公彥華為參政時出按部
宿公署中夜入廁自置燭地上見一人為執燭起黃
裳綠衣女子也公不敢仰視久之遣執燭前導過牖
下門子皆熟睡撼之不醒遣入室取衣冠危坐曰置
燭案上揮之出乃去一日劉司空麟初為刑部郎出
理刑於澶淵夜方寐有物如木棉團壓于被遂不能
醒強振起去若飄風少寐又復壓被上如是者三乃

呼門役皆入室不能醒公自起逐之若烟從牖隙中
去一日周公約菴巡撫延綏時榆林一婦方產渴思
飲水飲輒至滿桶自是不食亦不復與人間事矣終
日求掩埋其夫苦其亂從之穿穴使入上留一竅越
數日起視猶生城中人以為神強出之將以布裹其
軀漆而為供奉公聞而怪之臯其衆召婦至臺訊之
婦曰吾不粒食久矣非人間所宜存者但掩埋可何
治為竟遣之不知所終余又記王公少治官刑部差
竣歸京未攜家往寓中臥室以蓆布地夜忽覓有物

壓其胸而身遂如在磨盤中旋轉如風眩運甚然心
了、強力簸頓之其物墮床下走蓆上窅、有殺急
呼僮起逐之僮倉卒開門遂逸去此與刘公所遇正
同皆狐妖也

陳公善謔錄

司馬王公敞身短紗帽作高頂鞞着高底輿用高扛
人呼為三高先生

顧太僕居憂鬚髮盡白至服闋北上乃皆烏之人曰
鬚髮亦起復矣

陳鐸為指揮善詞曲又善謔常居京師戲作月令惟
記其二月下云是月也壁蝨出溝中臭氣上騰妓鞞
化為鞋最善形容化為鞋更可笑也

夏李正病有傳方焚漆頭巾作灰酒服之其子取服
頃之煩燥而卒李正少與南太宰張公潔同舍因為
志其墓其銘曰少李于李官既官于李官今也卒于
李官嗚呼夏公黃摛之主事為改數字少李于頭巾
既官于頭巾今也卒于頭巾嗚呼夏君太宰聞之嘆
曰真油嘴也

南部考察刑部黜一郎中時陳留劉公忠為太宰人
問劉何以得其情而黜之攜之曰王頎左右而言他
時王考功偉顧驗封璘為劉所信任故云

蔡承之見碑龜趺問周子庚曰此亦龍種有別名非
龜也偶忘之周答曰名老蔡承之笑曰問誤也大龜
曰蔡

怪石

東坡先生黃州江岸細石第有溫瑩如玉或深淺紅
黃之色或細紋如人手指螺文又有一枚如虎豹者

有口鼻眼處而已余鄉王藩幕家有一大石子中具
兜塵觀音像面目跏趺儼然如生衣袂亦復分曉又
程別駕家南門外有石子累數百有白質五彩文或
黑質素文中或現北斗七星或具山水草木狀或具
鸚鵡眼或如桃絲竹根圓點數十斑駁如畫或赤如
丹砂或碧如翡翠種、奇特不但如東坡志林所書
矣石多出六合山中今盡為人掘取如前所託一枚
直可錢數千

余向偶病齒痛有人教以常漱且叩曰目病宜靜齒
病宜動因讀志林記張文潛語曰目有病當存之齒
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黃魯直語曰治目當如
治民治齒當如治軍治目當如曹參之治齊治齒當
如商鞅之治秦知此說其來久矣

評花

余嘗評牡丹花虞美人花菊花似紙花扶桑花似繡
紗花芍藥花似絹花玉蘭花梔子花秋海棠花百合
花玉簪花西番蓮花似通草花桂花蠟梅花似蠟花
蘭花似角花梅花似鱗魚鱗花而東坡先生志林與
王文甫評花言茶蘼花似通草花桃花似蠟花杏花
似絹花罌粟花似紙花則旣以先之矣

客座贅語卷四目錄

筆墨研冠天下

瘞鶴銘

慶奴黃羅扇

異芝

娑羅樹

梁朝樂游苑疏杯儀

湖卍口教

二月生子

莠民 二則

二無字碑

石頭城

三段石碑

鑄錢

斗十六度

綠蝴蝶

鬪魚

女飾

陳南北獄

金陵古金鑄錢

太學生徒

五祀

畊臺蚕觀

乘馬衣冠

桃符畫雞蒜頭五毒等儀

郊香

祈雨

北斗

唐潤州貢

出母嫁母服

生母服

孝慈錄 二則

大樂

官曆五字

楊元順嘲

王符潜夫論

鑄鼎劍于蔣山

品石螺子石

李後主研山

鍾隱

陶繅菜

豨蒼草

桂

河水成花

海陵王墓文

篆太學石經

愛愛

秋娘

小史見廬山夫人

金字心經大寶珠

徐十郎

張尚書

大捨記

金陵寺塔記

古志搜訪

客座贅語卷四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四

遊園居士輯

保寧菴主批

筆墨研冠天下

澠水燕談記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研三物為天下之冠又言墨不真廷珪廷珪父起易水人與廷珪度江至歙州以其地多美松因留居以墨名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珪或為邛珪第廷寬子承宴孫父用皆有聞江南善墨者又有朱

君德柴詢柴承務李文遠張遇陳贇著名當時其制
有劍脊圓餅拙墨進貢墨供堂墨其面多作蛟龍其
幕有宣府字或云宣或著姓氏或別州府宋仁廟嘗
於宴賜近臣墨其文曰新安香墨其後翰林承賜者
皆廷珪雙脊龍樣尤為佳品又墨莊漫錄載宣政間
佳墨如閔珪閔瑱梅鼎張滋田守元曾知唯不知何
許人又唐州桐柏山張浩製作精妙遂壓京都又河
東解子誠又韓偉升所制久藏膠力皆不乏精采與
新制敵可與李氏父子甲乙者又李格非破墨癖說
言用薛安潘谷墨三十餘年皆如吾意不覓少有不
足避暑錄話言潘衡墨佳以墨得名尤用功可與九
華朱僅工下也又言墨工高慶和大觀中令取煤製
墨不計其直又言潘谷親造者墨它如張谷陳瞻與
潘使其徒造者皆不黑

瘞鶴銘

周吉甫摹瘞鶴銘僅得十七字其後王瓚詩字遂無
載矣按墨莊漫錄云瓚刻詩一篇於銘之右方字畫
差小於銘而筆勢八法乃極相類或此銘是瓚書亦

未可知顧氏銘攷獨不及此蓋李石續博物志謂書板帖於此銘皆定為陶隱居書耳璣詩在宋已漫泐其全篇云冬日與羣公泛舟此山江水初不凍今年寒復遲裛芳且未歇近臘仍袂衣載酒適我情興來趣漸微方舟大川上環酌對落暉兩片青石稜波際無因依三山安可到欲到風引歸滄溟壯觀多心目豁暫時况得窮日夕乘槎何所之謫丹陽功曹掾王璣銘字焦弱侯先生據茅山志定以為顧况書

慶奴黃羅扇

江南李後主嘗於黃羅扇上書以賜宮人慶奴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烟態拂人頭扇宋時猶傳諸貴人家見春羞三字新而警

異芝

梁簡文延香園大同十年竹林吐一芝長八寸頭蓋似雞頭實黑色其柄似藕內通幹空皮質皆純白下微紅雞頭實處似竹節脫之又得脫也自節處別生一重如結網羅四面周可五六寸圍繞周匝以罩柄

上相遠不相着也其結網衆目輕巧可愛其柄又得脫也驗仙書與威喜芝相類耳

娑羅樹

今南中有娑羅樹幹直而多葉、必七數一名曰七葉樹初夏作花、挺出于枝上長數寸莖紫青色一莖數十花花色白結實如栗西陽雜俎巴陵有寺僧房林下忽生一木隨代隨長外國僧見之曰此娑羅也元嘉初出一花如蓮此與今木不類天寶中安西道狀言臣所管四鎮有拔汗那密有娑羅樹特為奇

絕不茈凡草不止惡禽聳幹無慚于松栝成陰不媿於桃李近差官採得前件樹枝二百莖如得托根長樂擢穎達章布葉垂陰鄰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梁朝樂游苑流杯儀

魏使李同執陸操聘梁入樂遊苑西門內青油幕下梁主備三伏乘輿從南門入操寺東面再拜梁主北入林光殿未幾引臺使人梁主坐皂帳南面諸賓及羣官俱坐定遣書舍人殷靈宣旨慰勞具有辭答其

中庭設鐘懸及百戲殿上流杯池中行酒具進梁主
者題曰御杯自餘各題官姓之杯至前者即飲又圖
象舊事隨流而轉始至訖於坐罷首尾不絕也嘗讀
六朝人曲水序詩觀此當日流杯故事宛然如見今
之為此宴者少矣

湖卍口數

侯青錄載天下生齒之數止據宋會要戶數言耳今
以後湖志載古今人口數參諸史卍禹九州口千三
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周成王時口千三百

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漢自高祖訖於孝平口五
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東漢光武中元
二年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桓帝永壽三年
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晉平吳之
後口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隋大業二
年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唐天寶十四
載口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九宋治平三年
口二千五十萬六千九百八十熙寧十年口三千八
十萬七千二百一十一紹聖元年口四千二百五十六

萬六千一百四十三元符三年口四千四百九十一
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大觀四年口四千六百七十三
萬四千七百八十四

國朝洪武中戶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
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三弘治十五年戶九
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六千一百四十一
萬六千三百七十五嘉靖二十一年戶九百九十七
萬二千二百二口六千二百五十三萬一百九十五
萬曆六年戶一千六十三萬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

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我朝數較前代獨多
然今之隱漏者寔夥總之冊籍雖具漫難憑據會典
稱休養既久生齒漸繁戶籍分合及流移附屬并脫
漏不報者多其數乃減于舊此探木之論也

二月生子

隋書蕭皇后傳后梁明帝竊之女也江南風俗二月
生子者不舉后以二月生由是季父岌收而養之未
幾岌夫妻俱死轉養舅氏張勳家後隋文帝為晉王
訪姻蕭氏竊乃迎后歸受聘為晉王妃焉當時俗忌

如此後漢張奐傳涼州俗子生于二月五月與父同生日俱不奔此俗久矣至是相訟于江南也
莠民 二則

十步之內必有惡草百家之中必有莠民其人或心志兇醜或膂力剛強既不肯勤生力穡以養身家又不能槁項黃馘而老牖下於是恣其跳踉之性逞其狙詐之謀糾黨凌人犯科扞罔橫行市井狎視官司如向來有以所結之衆為綽號曰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者又或以所執之器為綽號曰棒椎曰劈柴曰槁子者賭博酣醬告訐打搶閭左言之

六月寒心城中有之日暮塵起即有尹賞之窘奚度之拍恬焉而不知畏者衆矣

又有一等既饒氣力又具機謀實報睚眦名施信義或帶財役貧以奔走乎白貸或陽施陰設以籠絡手奸貪遇婚葬則工為營辦以釣奇有詞訟則代為打點以罔利甚則官府之健胥猾吏為之奧援閭巷之刺客奸人助之羽翼土豪市僧甘作使令花鵝梨柑願供娛樂報仇借客而終不露身設局騙財而若非動手有求必遂無事不干徒黨至數十百人姓名聞

數千百里如曩之崔二龔三概可睹矣此尤良民之
螟蟥而善政之蠹賊也可亡禁與

二無字碑

梅岡晉太傅謝安石墓碑有石而無其辭人呼為無
字碑前記言以安功德難為稱述故立白碑程史言
牧牛亭秦氏之丘隴在焉有移忠旌忠二寺相去五
里檜墓前隧碑宸奎在焉有其額而無其辭卧一石
草間曰當時將以求文而莫之肯為今已矣按此則
金陵有二無字碑

石頭城

程史言六朝建國江左臺城為天關復築石頭城於
右宿師以守蓋如古人連營之制然古今議攻守者
多疑以為分兵力而無用東陽陳同甫嘗上書乞移
都建康謂古臺城當在今鍾山而大司馬門在馬軍
新營之側今城乃江南李氏所築耳使六朝因今城
以守則不費侯景教日力何以歷年如彼其久乎因
言曹武惠登長干兀朮上雨花臺城中秋毫不能避
其說良是第指古臺城所在未有明據亦出臆度自

清涼寺而上皆古石城積墉猶可識其址皆依山而高然則六朝非不知備也

三段石碑

府學中三段石碑按實錄吳天冊元年吳郡臨平湖開又於湖邊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長四寸廣二寸刻上作皇帝字於是改元天璽立石刻於岩山紀吳功德其文乃東觀令華覈作黃睿東觀餘論曰皇象書人間殊少惟建康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戚光續志云象書獨

步漢末况體兼篆籀誠宜居周鼓秦容之次魏鍾繇諸碑勿論也其石四方面背濶書各八行兩傍狹書○行其文書滿三方而虛其一辭雖不可讀其可識者百八十餘字首曰上天帝言次曰天發神識曰○識廣多曰將軍碑將軍閔內侯曰詔遣中書郎曰章成李楷賀○吳寵建業丞許○等十二人曰永歸大吳上天宣命曰文字炳眼曰在諸石上其後又別書曰蘭臺東觀令曰巧工九江曰吳郡曰東海夏侯此蓋列與事之臣於正文之後東觀令時為華覈碑辭

雖未易讀大抵猶秦碑刻制爾泰山碑似方非方四面廣狹皆不方正與此石類

鑄錢

南都自開國至嘉靖中開局鑄錢獨洪武宣德洪治嘉靖四種耳正嘉中民間用古錢其後慳濫之極至剪鉄葉錫片偽為之後乃稍厭棄而更用開元通寶錢至今上十年前始用萬曆通寶錢而與嘉靖隆慶制錢相兼行使自後工部遂議就局鑄造矣庚子辛丑間又別造大廠與寶源局並行鼓鑄增多至

百二十餘鑪於是戶部與操院亦議並鑄久之京府亦別起鑪鑄錢於常平倉矣所鑄之錢既多而行錢止於都城之內久則錢益多而其直反賤諸軍役匠作應受錢者咸不樂三七搭支又銅商以抽稅多故昂其直而部所給之銅價不可增則銅不時至於足乃減所增鑄鑪斥停鑄者各歸其家而私鑄之犯者衆矣向也未行廣鑄局中供役者不過世業舊工自廣鑄而召募多人於是撥砂看火醒眼錯邊之法人、具曉之身既不隸於官而無所牟利則往、私

鑄以市而其錢頗與官鑄者埒且又減其直以讎於市之貿錢者而私錢乃盈地至官以法禁之小民以死抵突不可止也故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假人又曰利出于一孔者國無敵噫誠然哉

斗十六度

建業丹陽分楚屬揚州於天文入斗十六度蓋十二次度数班固取三統歷十二次配十二野其文最詳又有費直說周易蔡邕月令章句所言頗有先後如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固言為星紀而費直言

起斗十度蔡邕言起斗六度又范蠡鬼谷先生張良

京房張衡譙周諸葛亮陳卓並云斗牽牛須女為吳

越揚州與固所言微有不同而必以丹陽入斗十六

度亦或有無定者矣按斗六星其狀似北斗二十五

度天廟也亦曰天機五星貫中日月正道為丞相太

宰之位宜褒進賢良稟授爵祿又主兵南二星魁天

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為壽命

之期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星盛明君臣一心天

下和平爵祿行

綠蝴蝶

丙申秋初家僮捉得一蝴蝶大如掌翅作淺綠色嬌膩豔發晴如點漆兩眉純紫腹下白微帶淡紅前翅頭兩畫後翅末三圈俱燕支色又兩帶如燕尾拖於後疑為橘蠹所化段公路北戶錄紀盧肇員外說一粉蝶如兩手大上有散綠點丁香眼前翅頭兩畫燕支色後翅為燕尾分與予所見者大半相似

鬪魚

潘康生亘史載宋文獻公云余客建業見有畜波斯

魚者俗訛為師婆魚其大如指鬻具五彩兩腮有小點如黛性矯悍善鬪人以二缶畜之折藕葉覆水面飼以蚓若蠅及蚊伺魚吐泡葉畔知其勇可用乃貯水大缶合之各揚鬻鬻相鼓視怒氣所乘髀拳曲如弓鱗甲變黑久之忽作秋隼擊水聲泠然鳴濺珠上人衣連數合復分當合如矢激弦絕不可遏已而相糾纏盤旋弗解其或負則勝者奮威逐之負者懼自擲缶外視其身純白云今閩中有此魚以夏而鬪秋

則否

女飾

今留都婦女之飾在首者翟冠七品命婦服之古謂之副又曰步搖其常服戴于髮者或以金銀絲或馬尾或以紗帽之有冠有丫髻有雲髻俗或曰假髻制始於漢晉之大手髻鄭玄之所謂假紒唐人之所謂義髻也以鉄絲織為圈外編以髮高視髻之半罩於髻而以簪維之名曰教在漢曰翦鬣齒類於周禮之所謂編也摘遺髮之美者縷束之雜髮中助維為髻名曰頭髮詩之所謂髦也長槌而首圓式方雜爵華為飾金銀玉璫瑁瑪瑙琥珀皆可為之曰簪其端垂珠若華者曰結子皆古之所謂笄也掩髮或作雲形或作團化形插于兩鬢古之所謂兩博髻也花鈿戴于髮鼓之下古之所謂鑲蔽髻也耳飾在婦人大曰環小曰耳塞在女曰墜古之所謂耳璫也塞即古之所謂瑱也以小花貼于兩眉間曰眉間俏古謂之花子一曰其制自古之玄的龍黥為之昉也飾於臂曰手鐲、釧也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形如小鍾而今相沿用於此即古之所謂釧又曰臂釵曰臂環曰

條脫曰條達曰姚脫者是也金玉追煉約於指間曰戒指又以金絲繞而箍之曰纏子即繁欽詩之所謂約指一雙銀也以金珠玉雜治為百物形上有山雲題若花題下長索貫諸器物系而垂之或在胸曰墜領或繫於裾之要曰七事又以玉作珮繫之行步聲璆然曰禁步皆古之所謂雜珮也古取其用今取其飾也金玉珠石為華爵長而列于鬢傍曰釵古一謂之笄齊梁間始有花釵金釵之名而寔始於漢前此未之有也其差小於釵者曰掠子或謂即古搔頭義取掠髮疑有類于古之所謂導也親迎婦將登車以彩帔或錦幅翼其首至夫家行合巹禮始揭去之曰盖頭古名曰幪北齊納后禮有所謂加幪去幪者此也

陳南北獄

陳武帝令尚書刪定卽范果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惟重清議禁錮之制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其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

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

金陵古今鑄錢

吳大帝赤烏元年鑄一當千錢一當五百錢

宋文帝元嘉七年鑄四銖錢

宋孝武帝建初二年鑄孝建錢一邊文為四銖

宋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

時私鑄錢多無輪廓不剪鑿者謂之茱子尤薄

輕者謂之芥葉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得眼錢劣于此者謂之絕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

梁武帝鑄五銖錢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

普通中議盡罷銅錢更鑄五銖鉄錢

梁末又有兩柱錢

陳文帝天嘉五年鑄五銖錢

宣帝大建十一年鑄六銖錢

隋文帝于開皇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立五鑪鑄

錢

唐高宗乾封二年詔天下鑄開元通寶錢

唐玄宗天寶元年詔揚州置十鑪鑄開元通寶錢

南唐玄宗保大元年鑄唐國通寶錢大唐通寶錢保

大元寶錢

皇明洪武初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凡五等一兩五錢三錢二錢一錢重各如之令戶部及各行省鑄洪武通寶錢

宣德九年令南京工部鑄宣德通寶錢

弘治十八年鑄弘治通寶錢

嘉靖八年二十一等年鑄嘉靖通寶錢

國朝皆紀在南京鑄者

太學生徒

南大司成江夏郭公奏欲羅異材復具列於教條如詩賦天文律算兵法各為一科其論甚偉因攷唐西

京立國子監一曰國子學生徒三百人分有五經一

經六十人以文武官三品以上及國公子孫從二品

以上之曾孫為之二曰太學生徒五百人每一經百

人以四品五品及郡縣公子孫及從三品之曾孫為

之三曰四門學生徒千三百人分經與太學同其五

百人以六品七品及侯伯子男之子為之其八百人

以庶人之俊造者為之四曰律學生徒五十人取年

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以八品九品子孫及庶人之

習法令者為之五曰書學生徒三十人以習文字者

為之六曰算學生徒三十人以習計教者為之其州縣學生徒門蔭與律書算學同諸生皆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皆郡縣自補郭公之意蓋本于此我朝國初太季之制猶有漢宋遺風自景泰以後納粟之例開而古法蕩然盡矣以考德講藝釋奠視學之地一變而為西園鴻都賣官鬻爵之區誰秉國成為斯作備可歎亦可恨也

五祀

留都人家以臘月二十四日夜祀灶餽麩果酒自士

大夫至庶人家皆然此古五祀之一也商制五祀一曰戶二曰灶三曰中雷四曰門五曰行天子與諸侯大夫同門戶主出入灶主飲食中雷主堂室居處行主道路也周制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灶諸侯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嫡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人立一祀或立雷竈或立戶漢立五祀白虎通云戶以春祭灶以夏祭門以秋祭井以冬祭中雷以六月祭其後人家祀

山神門戶山即厲也然則今以士大夫止祀灶一不
及其他與祭以冬盡皆與禮異

畊臺蚕觀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尉度宮
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立先農壇於
中阡西陌南設御畊壇於中阡東陌北梁武帝普通
二年又移籍田於建康北岸築兆域如南北郊別有
望耕臺在壇東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始於臺城西白
石里為蚕所設兆域置大殿又立蚕觀今地皆不復

可考

乘馬衣冠

唐景龍二年皇太子將親釋奠於國學有司草儀注
令從臣皆乘馬衣冠左庶子劉知幾進議非之內云
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御史所彈又顏
延年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時稱其放誕此則
專車憑軾可擐朝衣單馬御鞍宜從褻服求之近古
灼然之明驗也褻衣博帶大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
自是車中之服且長裾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

鏘奕、倘馬有驚逸人從顛隊遂使遺履不收絳駟
相續因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乘馬衣冠宜從廢改
皇太子付外施行且著為式今留都百官送表朝服
乘馬陰雨時甚慄、有詔及舊典者檢此卷之
桃符畫雞蒜頭五毒等儀

歲除歲旦秣陵人家門上挿松柏枝芝蔴楷冬青樹
葉大門換新桃符貴家房門左右貼畫雄雞此亦有
所自起按魏晉制每歲朝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及
百寺之門以辟惡氣自夏后氏以葦茭商人以螺首

周人以桃為梗漢兼用三代之儀以葦茭桃梗五月
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以儺止惡氣後漢又以
朱索連葦茭彌牟朴蠶鍾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
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魏晉乃雜用於歲旦今人家
五月五日庭懸道士硃符人戴珮五色絨綫符牌門
戶以縷絲獨蒜及以綵帛通草製五毒蟲虎蛇蝎蟹
珠蜈蚣蟠綴于大艾葉上懸于門又以桃核刻作人
物珮之盖用漢五月五日之遺法也

梁武帝制南郊明堂用沉香取天之質陽所宜也北郊用上和香以地於人親宜加雜馥又祈雨之祀朱異議止從坎瘞停用柴燎曰以火祈水于事非宜

祈雨

都中祈雨小兒扛香亭沿街市顙呼龍王見路人持傘者擊而碎之或曰此何始也予曰魏孝成定雩祭儀自斷屠諸舊典外有百官斷傘扇一條開元禮因著斷傘之文此其繇也又道人登壇祈禱用婦人或曰毋乃為瀆與予曰以陰求陰董廣川有是言矣羅泌路史論雩祭宜用女巫巫意蓋本此漢武帝祈雨儀用女子女巫丈夫遂至不許入市道士之用婦人亦自有義未可盡非之也

北斗

偶友人言北斗第四星不明主天下官無權此與古占異北斗七星一至四為魁五至七為杓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日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闔陽七曰搖光樞為天璇為地璣為人權為時玉衡為音闔陽為律搖光為星石氏之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

之象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三曰公星主禍害
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
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
主兵又曰一主天二主地三主火四主水五主土六
主水七主金又曰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
主趙六主燕七主齊張衡云若天子不恭宗廟不敬
鬼神則第一星不明或变色若廣營宮室妄鑿山陵
則第二星不明或变色若不愛百姓驟興征役則第
三星不明或变色若發號施令不順四時不明天道
則第四星不明或变色若廢正樂務淫殺則第五星
不明或变色若不勸農桑不務稼穡峻法濫刑退賢
傷政則第六星不明或变色若不撫四方不安夷夏
則第七星不明或变色又弼星附乎闔陽所以助斗
成功也七政星明則國昌不明國殃斗旁欲多星則
安斗中少星則人恐弼星明而斗不明臣疆主弱斗
明弼不明主疆臣弱也天下官奉上行令安得有權
主疆臣弱其占自明友人之言未足據也

唐貢賦金陵曰潤州調火麻貢方碁水波綾今吳綾以松江為上杭次之而考唐貢綾多州亦多品如僊滑二州方紋綾豫州鷓鴣綾雙絲綾兗州鏡花綾青州仙紋綾定州兩窠綾幽州范陽綾定州綾荊州方縠紋綾隨州綾澧州龜子綾閬州重蓮綾越州吳綾梓州遂州桴蒲綾或以地或以花樣多在西北而其細貢則汝陝穎徐定洛博魏恒璧巴蓬通忠渠簡等十六州紗則相州羅則益蜀二州單絲羅恒州春羅孔雀等羅其紵布之類則勝銀等州女稽布齊州絲葛泗水賢布海州楚布隰石二州胡女布邢州絲布荊州交梭縠子鄧利果等州絲布郢復開等州白紵歸州紵麻布洋州白交梭涪州連頭布渝峽隨等州葛襄州白縠白綸中巴州蘭干布房州紵涼州氍布揚細紵廬州交梭熟絲布申光二州締綌楚州孔雀布和州紵練滁沔二州麻賢布蘄舒二州白紵布黃州紵賢布安州青紵布壽州葛布常州紫綸中蘇州紅綸布杭越二州白編睦越二州交梭建州花練洪撫江潭永五州葛朗州紵練常湖歙宣虔吉袁

岳道寺州白紵布宣州綺南州班布彭州交梭漢州
紵布弥牟布綿州雙紉戎普瀘寺州葛印建雋寺州
絲布連州細布振州班布端州蕉布福州安南及潮
州蕉韶州竹布絹則唐在所未有之不具載今海內土
產比唐相懸第葛之所出不甚遠以地所生就而織
紵故耳綾帛之細者紋帛也或謂之綺羅帛之美者
意取畧鳥之意紗縹屬輕曰紗練音疎縹屬
紵縹屬白而細疏者紵俗作苧今謂段曰紵或為言
之也綺細綾也綸青絲縵它無解有白綸巾似布之
輕細者交梭亦布
類以其功名之
出母嫁母服

里中有喪出母者或疑其亡服引子思之言曰為伋
也妻則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則不為白也母孔氏
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然孔鯉之妻鯉卒而嫁于
衛檀弓曰子思之母死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
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
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即父後也石苞問淳于睿
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為嫁
與出不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
君為詳正睿引子思之義為答且言聖人之後服嫁

母明矣宋景祐二年禮官宋祈言前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郭頴幼孤母邊更嫁有子頴無伯叔兄弟獨承郭氏之祭今邊不幸而頴解官行喪按五服制度勅齊衰杖期降服之條曰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其左方注謂不為父後者若為父後者則無服詔議之御史劉夔曰按天聖六年勅開元五服制度開寶正禮并載齊衰降服條例雖與初言不異然假寧令諸喪斬衰三年并解官齊衰杖期及為人後者為其父母若庶子為後為其母亦解官申心喪母出及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注云皆為生已者律疏云心喪者為妾子及出妻之子合降其服二十五月內為心喪載詳格令子為嫁母雖為父後者不服亦當申心喪又稱居心喪者釋服從吉及忘哀作樂冒哀求仕者並同父母正服金龍圖學士王傳文御史中丞杜衍嘗為出嫁母解官行喪者使生為母子沒同路人則必虧損名教上玷孝治且杖期降服之制本出開元禮文逮乎天寶降勅俾終三年然則當時已悟失禮晉袁準謂禮為人後猶服嫁母據外祖

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劉智釋云雖為父後猶為嫁母齊衰譙周曰非父所絕為之服周可也積之行服是不為過詔兩制御史臺禮院再議曰按儀禮父卒繼母嫁為之服期謂非生已者故父卒改嫁降不為已母唐上元元年勅父在為母尚許服三年今母嫁是父終得申本服唐紹議曰為父後者為嫁母杖周不為父後者請不降服至天寶六載勅五服之紀所宜企及三年之數已報免懷其嫁母亡宜終三年又唐八坐議吉凶加減禮云凡父卒親母

嫁齊衰杖期為父後者不服不以私親廢祭祀惟素服居壘室心喪三年免役解官母亦心服報之母子無絕道也按通禮五服制度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及為祖後祖在為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侍講李士馮元言儀禮、記正義古之正禮開寶通禮五服年月勅國朝見行典制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惟通禮義纂引唐天寶六年制出母嫁母並終服三年又引劉智釋義難為父後猶為出母嫁母齊衰卒哭乃除蓋天寶之制言諸子為出母嫁母故云並終

服三年劉智言為父後者為出母嫁母故云猶為齊衰卒哭乃除各有所謂固無疑也况天聖五服年月勅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為母降杖朞則天寶之制已不可行及但言母出及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中心喪即不言解官若專用禮經則是全無服式若俯同諸子杖朞又於條制相戾請凡子為父後無人可奉祭祀者依通禮義纂劉智釋義服齊衰卒哭乃除踰月乃祭仍申心喪則與儀禮一記正義通典通禮五服年月勅為父後為出母嫁母無服之言不遠如諸子非為父後者為出母嫁母依五服年月勅降服齊衰杖期亦解官申心喪則與通禮五服制度言雖周除仍心喪三年及刑統言出妻之子合降其服皆二十五月內為心喪其義一也郭頴應得子為父後之條緣其解役行服已過期年難于追改後當依此施行詔自今並聽解官以申心喪

生母服

子為生母大中祥符八年樞密使王欽若言編修冊府元龜官太常博士秘閣校理聶震丁所生母憂嫡

母尚在望免持服禮官言按周制度子在母之室則為其母不禫晉解遂問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尚存不知制服輕重答云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澹所生母喪自有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答曰為慈母且猶三年况親所生乎嫡母雖尊然厭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降支子也齊褚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後嫡母吳郡公主薨葬畢令攝職則震當解官行服心喪三年若特有奪情之命望不以追出為名自今有類此者亦請不稱起復

孝慈錄 三則

前代服制未有定式我 聖祖謂其君牽制文義優游不斷于是作孝慈錄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庶母皆齊衰杖朞大哉王言自是人子得申其罔極之情而從來短喪之謬論與拘儒之曲說可廢而不談矣服制圖子為繼母為慈母為養母皆斬衰三年為嫁母出母為父卒繼母改嫁而已從之者皆齊衰杖朞為繼父同居兩

無大功之親者服齊衰不杖舂為繼父先曾同居今
不同居者為繼父雖同居而兩有大功以上親者皆
齊衰三月于是以恩服以義服以名服三者曲到周
盡無毫髮遺憾于人心此所以明天倫正人紀順人
情為萬世不易之經也

出母嫁母雖均稱義絕而寔固不同有出當其臯者
有出不當其臯者有出而改適它人者有出而終不
他適者嫁母有父卒而自願改適者有為父母舅姑
所迫而不得自由者又有為五服無依飢寒困斃不
得已而適人者程子雖云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
然制律者不立服滿改嫁之條蓋聖人曲體人情固
難盡以共姜柏舟之事望之人也人子不幸而處
此其不敢忘父而惟母是徇固禮之正若忘其懷抱
乳哺之恩遽等于路人掉臂不顧視生身之人曾乳
母養母之不若且也同爨尚服緦麻朋友尚加麻鄰
喪里殯尚無相杵巷歌乃於出母嫁母之死而不為
解官持喪是又視母在朋友鄰里下矣此豈復有人
心者哉生則致愛死則致哀不敢違父命亦不敢傷

母情如是而已矣如齊之章子視坐其母墓馬棧之下臨以君命而不肯改余終不忍以其行為得中趙苞之守城嵇紹之絕裾終不若徐庶方寸亂矣之言可以亡媿于人子也如以此言為不明大義則或有為嫡母所子而遂不肯認其生母者有為異姓人後而不為本生行服者亦可以其知大義而稱為孝子乎哉

或又問余曰出母而真犯七出之條於父為有辜矣大義滅親其理自正乃子公然奉其出母知母而不知父所謂禽獸者也何居曰出母之有辜不待言矣然母出矣子晏然忘其母之被出而擁妻子甘菹養忍乎哉凱風之母之不安其室也七子以我無令人自怨自懟若無所容者何況于出有人于此其兄鬪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戚之也于兄且然何況母也曰假令出母死而父在父不聽子之服即解官申心喪且跡于重傷父之志也則奈何曰凡吾所為甚出母之子者謂夫莫之禁而不為者也然使孝子處此即父之命不可違母之辜無可違而委曲周

旋必有不忍念然遂等於途人者矣曰如子之言於
母得矣父則如何曰各盡其道並行而不相悖而已
矣子之事母也猶其事父也其事父猶父之事其祖
也不幸而母之得辜於其父猶不幸而父之得辜於
其祖也崩殯得辜於靈公廢而逐之也則可輒以父
之得辜於祖遂稱祖而拒其父則不可然則父固可
以夫而絕其妻子安可遂以子而絕其母乎哉妃匹
之際義絕則離是子之所不能得於父者也母子之
愛死而後已是父之所不能得于子者也極而言之

文姜預弑桓之惡春秋書肆大眚然後葬文姜元經
傳曰仲尼謂子道不可略母葬故特書肆大眚然後
葬文姜子道掩親之惡也孝子仁人不幸而處人倫
之變所以權於禮與情之中者其當必有道矣

大樂

余兩典南雍三奉下祭見所奏樂舞頗詳諸器實無
有不奏者俗言琴瑟之類皆徒設殊不知也第所奏
音律多弗克諧疇人子弟庸妄羽流實不曉鍾呂為
何物因憶宋姜夔大樂議言大樂之弊考擊失宜消

息未盡至于歌詩則一句而鍾四擊一字而等一吹
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意况樂工苟為占籍擊鍾磬
者不知穀吹匏竹者不知冗操琴瑟者不知弦同奏
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穀不屬校之今日如持左券
國朝樂學最為失傳端冕而聽恐卧宜矣

官歷五字

人問官歷中每日下注有伐字制字義字專字寶字
何說也余曰京房易傳有之孔子易云有四易一世
二世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

魂歸魂為鬼易八卦鬼為擊爻

擊即財為制爻天地

為義父

父天地即福德為寶爻

福德即同氣為專爻同

即兄弟也曆之取用其源在此

楊元慎嘲

梁沈慶之使魏楊元慎嘲之曰吳人之鬼住居建康
小作冠帽短製衣裳自呼阿儂語則阿傍菰稗為飯
茗飲作漿呷啜鱒羹啜蟹黃手把荳蔻口嚼檳榔
又曰網魚灑鱉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拈拾鷄頭蛙羹
蚌臙以為膳羞布袍芒履倒騎水牛沅湘江漢鼓棹

遨遊隨波溯浪唵喁沈浮白紵起舞揚波發謳當時
南北分疆互相詆諆南謂北為索虜北謂南為島夷
自隋世混一之後南之絲帛未粟服食天下中土且
隨風而靡古今之異宜如此

王符潛夫論

潛夫論浮侈篇云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
廬舍皆過王制僭上甚矣從奴僕妾皆服葛子升越
笄中女布細紋綺縠冰紈錦繡犀象珠玉琥珀璣瑁
石山隱題金銀錯鏤麀麇履舄文組綵襪驕奢僭王
轉相誇詫箕子所希今在僕妾近日留都風尚往往
如此奢僭之俗在閭左富戶甚于搢紳誦此論之言
可為太息

鑄鼎劍於蔣山

吳皓鑄一鼎於蔣山紀吳之曆數八分書晉懷帝永
嘉六年鑄一鼎沉於瓜步江中無文字鼎似龜形宋
文帝得鰕魚遂作一鼎其文曰鰕魚四足齊高祖諱
道成於齋中池內見龍鬪簫鼓音遂埋一鼎其文曰
龍鼎真書四足梁武帝大通元年於蔣山埋一鼎文

曰大通真書又鑄一鼎書老子五千言沉之九江中
並蕭子雲書陳宣帝於太極殿中鑄一鼎文曰忠烈
常侍丁初正書見梁虞荔鼎錄宋後廢帝是以元徽
二年於蔣山頂造一劔銘曰永昌篆書見陶弘景刀
劍錄

品石螺子石

宋山陰雲林杜綰石譜有品石建康府有石三塊頗
雄偉有岩洞嶮怪色稍蒼翠遍產竹木茂鬱可觀石
罅中有六朝唐宋諸公刻字謂之品石又有螺子石
江寧府江水中碎石謂之螺子凡有五色大抵全
如六合縣靈居岩及他處所產瑪瑙無異紋理縈繞
石面望之透明可喜

李後主研山

李後主常寶一研山徑長尺餘前聳三十六峯皆大
猶手指左右別引兩坡陀而中鑿為研及國破研流
在士人家為米元章所得後米歸丹陽與蘇氏易甘
露寺並江地、多古木蓋晉唐人故居米起菴名曰
海岳研歸蘓氏不幾月索入禁中後又在台州戴家

鍾隱

海岳畫史云鍾峯白蓮居士又稱鍾峯隱居又稱鍾峯隱者皆李重光畫自題號意是鍾山隱居耳每自畫必題曰鍾隱筆上着內殿圖書之印及押用內合同集賢院黑印有此印者是與於文房物也元章直以鍾隱為李後主如此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花竹翎毛門神品二人一曰鍾隱字晦叔天台人少清悟不嬰俗事好肥遯自處嘗卜居閒曠結茅屋以養恬和之氣好畫花竹禽鳥以自娛凡舉筆寫像必致精絕尤喜畫鷄子白頭翁鷓鴣烏班鳩皆有生態尤長草棘樹木其畫在江南者悉為南唐李煜所有煜親筆題署及以偽璽印之鍾隱之事明白如此元章何遂沒其人耶

陶緝菜

鄧椿畫繼載陶緝不知何郡人荆公有題所畫菜示德逢詩所作花菜精緻可玩周公謹烟雲過眼錄言鎮江張萬戶所藏陶緝菜諸色凡二十種上題金陵陶緝筆緝乃金陵人也

稀簽草

稀簽草治風濕如神里中人所習知也至其能補元氣彊筋骨長眉髮烏髭鬚聰明耳目則醫亦有未知者得酒良九月九日採者佳張忠定公詠進御表云金棱銀線素根紫萸誰知至賤之中乃伏殊常之品臣服百劑耳目聰明漸服滿千鬚髥再黑羅守一墜馬中風不語十服即痊僧知巖七十口眼喎斜十服亦愈其功效如此

桂

楊文公談苑記江南後主憲清暑閣前草生徐鍇令以桂屑布磚縫宿草盡死謂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蓋桂枝味辛螫故也

河冰成花

萬曆丁未冬秦淮河儒李貢院之前冰成花卉其枝葉瓣朵無一不具時以為初見之異然前記已多有之西陽雜俎言開成末河陽黃魚池冰作花如纈夢溪筆談言慶曆中京師集禧觀渠中冰紋皆成花果林木又元豐末秀州人家屋瓦上冰亦成花每瓦一

枝正如畫家所為折枝^有大花似牡丹芍藥者細花如
海棠萱草者皆有枝葉氣象生動雖巧筆不能為之
以紙搨之無異石刻又宋次道春明退朝錄天聖中
青州盛冬濃霜屋瓦皆成百花之狀

海陵王墓銘文

沈存中在金陵有饗人以一方石鎮肉視之若有鐫
刻試取石洗濯乃宋海陵王墓銘謝朓撰并書其字
如鍾繇極可愛銘曰中樞誕聖膺曆受命於穆二祖
天臨海鏡顯允世宗溫文著性三善有馥四國無競

嗣德方衰時惟介弟景祚云及多難攸啟載驟載獵
高闢伐卽庶辟欣々威儀濟々亦既負宸言觀帝則
正位恭已臨朝淵嘿虔思寶締負荷非克敬順天人
高遜明德西先已謝東旭又良龍轟夕儼保挽晨鏘
風搖草色日照松光春秋非我晚夜何長

篆太學石經

胡恢金陵人博物彊記善篆隸臧否人物坐法失官
十餘年潦倒貧困赴選集于京師是時韓魏公當國
恢獻詩自達有聯云建業閔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

人寒魏公深憐之令篆太宰石經因得復官任華州
推官而卒篆石經是一大典故而前記多不書

愛愛

宋愛、錢塘倡家女姿軀纖素艷發不類人間人泛
舟西湖採荷香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攜潛避
於京師後逞為父捕歸愛、即閉戶蔬素三年念逞
之勤感疾而死蘇之美為作愛、集紀其事

秋娘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為浙西觀察使李錡妾嘗為

錡辭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時有花堪
折君須折莫待花殘空折枝錡反被籍入宮後隨皇
子漳王王有罪廢秋娘放歸故里杜牧之樊川集云
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為之賦詩五言長篇五十六韻
語多奇麗

小吏見廬山夫人

建康小吏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
見女欣然命婢瓊枝令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曰登廬
山兮鬱嵯峨晞陽風兮排紫霞欣良運兮暢雲柯升

雲龍兮樂太和琴歌既畢婉便回去見祖台志怪

金字心經大寶珠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氏後入禁中聞後主薨自內庭出經捨相國寺西塔以資荐且書於後云故李氏國主宮人喬氏云、字整潔而詞甚悽惋其後江南僧持歸故里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大火相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王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

小說代江南大將獲李後主寵姬夜見燈輒閉目云烟氣易以燻炬亦閉目云烟氣愈甚曰然則宮中未嘗點燭邪曰宮中本閣每至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日中右俱見王銍默記

徐十郎茶肆

徐常侍鉉無子其弟錯有後居金陵攝山前開茶肆號徐十郎有鉉錯誥勅甚多有自江南入朝初授官誥云歸明人偽銀青光祿大夫守太子率更令云云如內史乃江南宰相也銀青存其階官也人第知金

陵近日始有茶坊不知宋時已有之矣

張尚書

靖難兵渡江後吏部尚書張公統自經於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而未備者今第言侍中黃公觀夫人二女與臧獲俱投通濟橋死而無有言張公者大都靖難死事之家不獨妻妾子女即奴僕以義死其主者不可勝數昔人有言自歸附勸進外人皆苟息豫讓矣嗚呼國初作人之化如此哉

大捨記

梁武帝三捨身於同泰謝吳撰有皇帝菩薩大捨記又嚴嵩亦有梁皇大捨記

金陵寺塔記

祠部郎葛公所著金陵梵刹志四十餘卷一時大小寺院亡不詳載大都據見在者詳其建置之始末元宋以前微不能舉文獻無徵固宜尔也因考唐僧清澈著金陵寺塔記三十六卷又唐僧靈備著攝山棲霞寺記一卷二書皆亡第名載于史志耳此書若存

六帝之都四百八十寺之盛必更有可考據者山川不改遺跡莫稽余嘗過太岡寺睹其凋落為詩吊之落句可憐佛土已成壞况復人間羅綺場寺在昭代猶爾又何論千百年而上者哉

古志搜訪

嘗謂地方文獻士大夫宜留意搜訪至前代圖籍尤當甄錄即斷編缺簡亦當以殘珪碎璧視之金陵古稱都輦乃自國朝以上紀載何寥寥也僅有金陵新志一書南雍舊板尚存然訛闕過半亦復無他本

可備校補者景定建康志聞禮部舊有藏本近亦不知存亡余念此但見往記有閔金陵者輒記載其名為搜訪之地二卷中曾紀古志近又攷得數種具疏如左周處風土記三卷梁元帝丹陽尹傳十卷應詹江南故事三卷徐鉉等吳錄二十卷不知名南唐書十五卷不知名江南志二十卷十五卷者疑是陸務觀書王顯南

唐烈祖開基志十卷徐鉉湯悅江南錄十卷陳彭年江南別錄四卷龍衮江南野史二十卷不知名江南餘載二卷錢惟演金陵遺事三卷不知名金陵叛盟

記十卷王豹金陵樞要一卷曾洵句曲山記七卷張
情茅山記一卷不知名茅山新記一卷張隱龍三茅
山記一卷恐即朱存金陵覽古詩二卷袁陟金陵訪
古詩一卷吳操蔣子文傳一卷不知名南朝宮苑記
一卷其鄭文寶南唐近事江表志近已有板行者二
書所載大槩多同

客座贅語卷四終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

禮樂羣英像

查八十琵琶

前記異聞一百則

長干塔

長干

金陵古城

金陵南唐畫手

古碑刻

歌章色



苦竹君

三藏塔

長干寺金像

少冶先生評李王詩

凹凸畫

趙母授經

園中長短句



金陵諸園記

古園

三宜恤

鼠拖卷

許王二公雅量

少谷公注杜詩

南京太廟祀典

上陵

注錄司官

葛雲蒸

國子生中式額數

登第有定命

李祺

建業風俗記

蠟

燕子磯江中寵

冊庫鎖匙

銅儀寵

客座贅語卷五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五

禮樂羣英像

涿園居士輯
竹渡腐儒批



宋嘉定五年黃度作晉元帝新廟於石頭東兩廡設
禮樂羣英三十六人像葉適為之記按三十六人為
王公導字茂弘謝公安字安石劉公琨字越石祖公
逖字士雅顧公榮字彥先賀公循字彥先紀公瞻字
思遠鄧公攸字伯道周公訪字士達應公詹字思遠

戴公淵字若思周公顛字伯仁司馬公承字敬才卞
公壺字望之郝公鑿字道徽陶公侃字士行溫公嶠
字太真庾公亮字元規劉公超字世瑜鍾公雅字彥
胄桓公彝字茂倫陸公曄字士光孔公瑜字敬康孔
公坦字君平何公充字次道蔡公謨字道明顏公含
字弘都孫公綽字興公王公羲之字逸少王公述字
懷祖王公彪之字叔虎王公坦之字文度桓公冲字
幼子謝公石字石奴謝公玄字幼度陶公潛字元亮

歌章色

教坊頊仁曾於正德中隨駕至北京工於音律於中
原音韻瓊林雅韻終年不去手於開口閉口與四聲
陰陽字皆不誤常云南曲中如雨歇梅花呂蒙正內
紅粧艷質王祥內夏日炎、殺狗內千紅百翠此等
謂之慢詞教坊不隸琵琶葦色乃歌章色所肄習者
南京教坊歌章色久無人此曲都不傳矣何柘湖嘗
令仁以伯喈一二曲教弦索仁云伯喈曲某都唱得
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
管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入

律况弦索九宮之曲或用滾弦花和大和鈔絃皆有
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間有
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教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
如何得是且笛管稍長短其教便可就板弦索若多
一彈或少一彈則存板矣其可率意為之哉

查八十琵琶

王亮卿徽州人能詩入試留都聞查八十在上河往
訪之相期於伎館欲聽其琵琶查曰妓人琵琶吾一
掃即四弦俱絕須攜我常用者以往亮卿設酒於舊

院楊家楊家世以琵琶鳴酒半查取琵琶彈之有一
妓女占板甫一二段其家有瞽嫗最知音連使人來
言此官人琵琶與尋常不同汝占板俱不是半曲使
女子扶掖而出問查來歷查曰我正陽鍾秀之弟子
也嫗舊與秀之相與一查相持而泣留連不忍別

苦竹君

友人張玄度名振英雋才也為諸生有毅神鮮標令
飄然人外家四壁而書室內左圖右史焚香掃地秩
如也研床筆格楚：皆有致窻下雜植花卉杞菊倚

而嘯咏自謂不減古人興廢輒復豪率高歌一引數
十觴不倦詩多豁刻好林和靖孫太初之為人每摹
而效之字法李北海雲麾將軍碑得其道佚後以酒
成疾而卒間於隙地種竹數十竿因號苦竹君蓋以
張鷹自况也嘗與余唱和見余修禊閣稿標其佳句
賞咏之至今猶感其意余嘗歲君韶年而詩好作苦
語乃未四十而沒豈其兆邪遺墨猶存而清音靡嗣
悲夫

前記異聞 一百則以皆金陵之事故存之

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於貧民家富者則不雨
吳孫皓天紀中建康有鬼目菜生黃狗家又有賣菜
生吳平家按圖以為瑞封狗侍芝即平為平慮即皆
銀印青綬

晉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豹盤及為羗煮豹煮

王曇首家世居馬糞里世號馬糞諸王

晉時有徐景於宣陽門外得一錦襪至家開視有虫
如蟬五色後兩足各綴一五銖錢

王僧辨嘗為荆南得橘一帶三十子以獻梁元帝

宋大明五年廣郡獻白孔雀以為中瑞
宋世納后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皆用白雁白羊各
一頭酒米各十二斛納徵諸物外有虎皮二枚泰始
中又議加豹熊羆皮各二枚
宋齊間扶南等國獻赤白鸚鵡者凡四五又有青虫
不知何物

泰始二年六年獻四眼龜六眼龜八眼龜

宋孝武大明三年廣州獻三角水牛七年永平郡獻
三角羊

宋元嘉中有嘉禾一莖九穗

宋元嘉中華林園中荷花二花一蒂者凡六七見

王献之嘗寫晉元帝廟祝文版墨入木八分

王濬伐吳戰艦長二百四十步上起走馬樓舟船之
盛自古莫比

晉元帝大興初有女人陰在腹上當齊下性淫而不
產義熙中豫章人有兩陽道重累而生

卞壺死蘇峻之難後盜發其墓見壺髮髮蒼白面色
如生兩手皆拳甲穿於手背

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教人民間謠曰
四人挈衣裾三人捉坐席

張僧繇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睛人問之荅曰
點則飛去人以為虛誕因請點之頃刻震霆二龍乘
雲騰上其二不點者猶在

宋元嘉中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髮直向上
謂之飛天紒

梁武帝酷好佛法性多含怨勅天下貢獻綾羅錦綺
不令織鳥獸之形恐裁剪之時有傷生物之意也

宋明帝借張永南苑三百年勅云期畢便申

齊永明九年秣陵安明寺有古樹伐以為薪木自然
有法大德三字

齊王真二子融琛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變生又以
四月二日同刑于市都

宋明帝嗜鮓鱖以蜜漬之一頓食數盃鮓鱖乃烏賊
魚腸也又噉肥猪肉至二百觔

帝元嘉中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
彌年又明帝初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沈約家藏書十二萬卷然心僻惡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

沈約謝始安王賜茯苓一枚重十二斤八兩有啟
梁武帝於鍾山造一佛像長一丈七尺每量輒餘二尺遂量之至二丈七尺而望之高大如初

姚泓將妻子降於劉裕裕斬之於建康市百里之內
草皆焦而死唐小說載泓遯去得仙與衡山僧語
顏含兄畿服藥過多遂死已而復生終歲偃臥有須
以夢托之含棄官侍兄疾十三年

郗超有曠世之度每有寒素後進力引拔之超死日
為作誄者四千餘人

周興嗣為梁散騎常侍聰明多才思武帝出千言無
章句令嗣次之因成千字文歸而兩目俱喪及死開
視之心如掬燥泥此出獨異志與列賓客嘉話不同

宋前廢帝母太后病危篤呼之不肯往曰病人間多
鬼可畏那可往

東昏為潘妃造殿未施梁桷便於地畫之但未宏麗
不知精密工匠自夜迨曉猶不副速剔取諸寺佛殿

藻井僂人騎獸以充足之山石皆塗以采色當暑種
樹朝種夕死、而復種卒無一生

梁元帝徐妃無寵帝眇一目帝問至妃許妃預作半
面粧待之

東昏因潘妃所生女百日而亡身服斬衰蔬膳積旬
左右置長奄豎王寶孫諸人共營肴羞云為天子解
菜

東昏於閔武堂置市賣酒潘妃為市令東昏小有過
失妃輒答決之因勅虎賁威儀不得進大荆子寔中

荻

齊鬱林王侍祖武帝疾比危篤私與妃何氏書中夾作
一大喜字又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

宋明帝多忌諱以駟字似禍字勅改為馬邊馱

宋前廢帝為山陰公主立面首左右三十人

宋鬱林王即位每見錢曰我昔思汝一箇不得今日
得用汝未

鬱林與諸不逞羣小諸寶器以相擊剖破碎之以為
笑樂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易名為犬子

東昏永元、年七月淮水變赤如血

永元三年七月龍鬪於建康淮水激五里

齊明帝崩太中大夫羊圍入臨無髮號慟俯仰憤遂

脫地帝輟哭大笑

東昏置射雉塲二百十六處

東昏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白虎幢七丈五尺齒

上擔之折齒不倦

東昏每出不欲人見之驅斥百姓唯置空宅縣幔為

高障置人防守謂之屏除魏興太守王敬賓新死未

斂家人被驅不得留視及家人還鼠食兩眼都盡

東昏侯潘妃琥珀釧直一百七十萬

梁臨川王寵姬江無畏寶屨直千萬

東昏於諸樓閣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按前此有漢

廣川王海陽坐畫屋為男女羸交接置酒請諸父姊

妹飲令仰視畫及它罪廢

中大通元年太清元年帝兩幸同泰寺捨身為奴羣

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菩薩僧眾默許陳高祖永

定二年五月辛酉幸大莊嚴寺捨身羣臣表請還宮
梁武末年都下用錢每陌皆除其九元帝江陵每陌
又除六文時以為陽九百六之占
大建十四年陳後主即位江水色赤如血
隋文帝問監者陳叔寶所嗜對曰嗜驢肉問飲酒多
少對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
宋吳郡婦人韓蘭英有文詞孝武時獻中興賦被賞
入宮明帝用為宮中戕僚齊武帝以為博士教六宮
書季呼為韓公

沈約宋書樂志凡歌字皆作哥字

晉納后六禮之文皆稱皇帝咨后家稱奠土臣某頓
首稽首再拜以荅又宋時刺史二千石拜詔書除拜
闋板文云某官奠土臣某甲

梁武帝丁貴人生有赤痣在左臂又躄多疣子及帝
鎮樊城納之並失所在

元帝徐妃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
白角枕為詩相贈荅

陳宣武章后美容儀手瓜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期

功之服則一瓜先折宣帝柳后身長七尺二寸手垂
過膝後主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
宋文帝即位後皇后生元凶劼自前代惟殷帝乙幾
祚正妃生紂至劼二人而已

宋前廢帝號明帝為豬王建安王休仁為殺王山陽
王休佑為賊王東海王禕為驢王

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宋明帝甚諱之江謚常誤犯
帝變色曰白汝家門

宋明帝奢費過度每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次
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

宋孝武至殷貴妃墓謂劉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
加厚賞德願應殷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
悅以為豫州刺史

侯景篡位令飾朱雀門有白頭烏萬許集於門樓
徐聿之為元凶所害子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
願有子自牀投地者亡筭又以擣衣杵舂腰并服墮
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

晉納后六禮版長尺二寸以應十二月博四寸以象

四時厚八分以應八節皆真書后家答蠶脚書之
魏太武攻盱眙臧質為將軍北救太武就質求酒質
封漉便與之

王融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為一集

王偃尚宋武帝女吳興公主常保偃縛諸庭樹時天
夜雪噤凍久之偃无恢排閣詬主乃免

何澗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歌曲即楊叛
兒一作楊婆兒

齊高帝好水引餅何偃嘗供上焉

東昏潘玉兒有國色齊亡軍主田安啟梁武帝求為
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
已義不受辱既見縊絮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

陳後主宮娃七寶束帶至宋猶在潤州蘇氏家

沈約腰有紫痣徐陵目有青精

江泌衣蔽蟲多綿裏置壁上恐蟲飢死乃復置衣中
數日間終身無復蟲

張嘉貞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

澤此出尚書故寔又賓
客嘉話作刘夢得

江寧縣寺有晉長明燈歲久火色變青而不熱隋文帝平陳已訝其古至唐猶在

南唐烈祖稅嚴嘗旱伶人申漸高侍側祖曰聞四郊乃多雨漸高遽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

元宗母宋太后一日失去不知所在數日後訪得之在方山寶華宮

後主佞佛禮拜額生疣贅行坐手常結印為僧寺手削廁籌於面上試之

韓熙載家多妓樂後主密令顧闳中就其會客時寫之為韓熙載夜宴圖、中有賓客調其姬人者烟雲過眼錄又有周文矩圖此事

南唐一詩僧賦中秋月云此夜一輪滿至來秋方得下旬云清光何處無喜躍半夜起撞寺鐘城人盡驚後主擒而訊之具道其事得釋

南唐元宗溧水桑樹中生一木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左跪衣襪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漢成帝永始元年河南街郵樗樹生枝如人哀帝建平三年汝南有樹生枝如人靈帝熹平中亦兩見

烈祖受禪舊唐有某御厨者來金陵于是宴設有中
朝承平遺風長食有鶯鷺餅天喜餅馳蹄餽春分餽
蜜雲餅鐺糟炙瓏璫餃紅頭簽五色餛飩子母饅餒
馮權給使元宗於太子宮元宗常曰我富貴之日為
尔置銀靴焉保大中賜權銀三十斤以代銀靴權遂
命工鍛靴穿焉
南唐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自荷鋤理小圃
成畦^以真珠百千餘顆若種蔬狀布土壤間記顆俯拾
周而復始以此為樂

盧郢姊為徐鉉婦鉉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
曰當試為君杼思適庭下有石千夫不得斧郢戲取
弄之有頃索酒頓飲數升復弄如初忽頓筆吏口占
使書不易一字鉉服其工
後主大周后創為高髻織裳及首翹髻朶之妝人皆
效之
孫忌一名晟口吃初與人接不能道寒暄坐定辭辯
鋒起

後主大周后元宗嘗因其上壽賜以燒槽琵琶后将

卒以此并玉臂釧留別後主後主以後生平所愛金屑檀槽琵琶附葬

後主為小周后於花間作亭窮極雕鏤而狹迫僅容二人與后同處其中

後主時尼僧犯淫者有司請追还俗後主曰尼僧犯淫使其冠笄乃是遂其所欲姑令禮佛自懺

沈存中曾于建康見發六朝墓得玉臂釵兩頭宛轉可以屈伸令圓僅於元繇為九龍繞之功侷鬼神王荆公乘驢入鍾山時與路傍村媪語一日媪以麻

綫數綫詒荆公曰煩相公歸與相婆

秦檜當國有執政出守建康為諂媚每發書必寫百幅捧而用之

三藏塔

余嘗至大報恩寺登三藏殿後堦有小塔云是唐玄奘葬處私臆謂三藏自在長安慈恩以何因緣復過江表乃攷晉隆安中延致鳩摩羅什施寺賜額法王尊為三藏國師寺名白塔後并八報恩疑此是三藏舊塔院誤認為唐之玄奘耳頃檢金陵新志云白塔

在寺東即葬唐三藏大徧覽玄奘大法師頂骨之所
金陵僧可政宋瑞拱元年得於長安終南山紫閣寺
俗名白塔于是始灼然知為唐之三藏惜所謂塔記
無從可攷梵刹志亦兩存其說而未詳且既云白塔
唐時建又云宋天禧寺僧可政云、恐誤

長干塔

長干寺舊有阿育王塔梁大同三年高祖改造出舊
塔下舍利及瓜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
短放之則屈為蟲形始吳時有尼居此地為小精舍

孫琳尋毀除之塔亦同氏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
建立焉中宗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
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之
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
縣有胡人刘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煖不敢便殓
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至十八地獄隨報重
輕受諸苦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
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
則不復地獄因此出家遊行禮塔至丹陽未知塔處

乃登越城望見長千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見阿育王塔所放光明由是定知有舍利乃集衆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中一碑有鉄函函中有銀函銀函中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瓜髮各一枚長數尺即迁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建一層塔十六年沙門僧尚加為三層即梁高祖所開者也至南唐時廢寺為營廬久之舍利數表見感應祥符中僧可政狀其跡併感應舍利投進有詔復為寺即其表見之地建塔賜號聖感舍利塔天禧元年改名天禧寺元至順初賜金

修塔、完之日天花如雨祥光如練滿空者數日

國朝永樂中即其地重建大報恩寺塔高九層純用琉璃為之其工麗甲古今佛刹矣第不知塔中舍利仍是阿育王塔中所函否舊曾以問寺僧無能詳者
長干寺金像

實錄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稿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令人于光處掬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跡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乃令御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

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響經一載捕魚人張係世
於海口忽見銅花趺浮出水上取送縣、以送臺乃
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
之採珠投水於底得佛光艷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
合會焉歷三十年光趺始具隋文帝徙入長安

長干

金陵新志長干是秣陵縣東里巷名江東謂山壠之
間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岡其間平地廢民雜居有
大長干小長干東長干並是地名小長干在瓦官寺
南巷西頭出大江梁初起長干寺按是時瓦官寺在
淮水南城外不與長干隔而今日賽工橋西即是江
水流處其後洲渚漸生江去長干遂遠而楊吳築城
圍淮水於內瓦官遂在城中城之外別開今壕而長
干隔遠不相屬矣

少冶先生評李王詩

外舅少冶公嘗手批李于鱗集唯七言律耳言其詩
律細而調高然似吳中新起富翁局躰止是華俊精
緻若杜工部便如累世老財主家中百物具足即陳

朽間錯愈見其為富有也又曰弇州好用古之奇字
奇句湊合一處詩文皆然終不似古之大家洵莽
莽無意為奇而卒亦未嘗不奇者平日論文章之達
者獨首推王文成公曰能道其胸中所欲言婉折暢
快是國朝第一人

金陵古城

曩時吾師蛟門先生問余五城云何倉卒對以東晉
所築今有五城渡是後讀前志知唐韓滉又築石頭
五城自京口至土山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是有二

五城矣因悉攷金陵前代城郭一古越城一名范蠡
城蠡所築在長干里俗呼為越臺一楚金陵邑城楚
威王置在石頭清涼寺西南開二門東一門吳石頭
城大帝因舊城修理一名石首城吳丹陽郡城晉加
築在長樂橋東一里今桐櫨灣處吳至六朝古都城
吳大帝所築周迴二十里一十九步在淮水北五里
晉過江不改其舊宋齊梁陳因之臺城一名苑城本
吳後苑城晉成帝咸和中新宮成名建康宮卽世所
謂臺城也在青溪西東府城晉安帝義熙十年冬城

東府在青溪東南臨淮水西州城即古揚州城晉永嘉中置西則冶城東則運瀆俱在今下街口西寺處冶城即在今之朝天宮也琅邪城在江乘南岸金陵鄉金城吳築後主寶鼎元年置亦在上元金陵鄉秣陵城在小長干巷內建鄴城淮水北吳冶城東蔣州城隋置於石城檀城在清風鄉謝玄別墅宋屬檀道濟故名白下城在江乘之白石壘靖安鎮唐罷金陵縣築此城因名貞觀七年廢東宮城宋元嘉中修永安宮為東宮城在臺城東門外金陵府城隋大業六年置湖熟城古縣名宋元嘉中徙越城流入於此在今湖熟鎮白馬城在江寧縣三十里梁同夏縣城在上元縣長樂鄉臨沂城晉僑置在今上元之白常村懷德縣城晉置後改曰費縣在古宮城西北耆閻寺西今古樓之西是其地

凹凸畫

歐羅巴國人利瑪竇者言畫有凹凸之法今世無解此者建康實錄言一耒寺門遍畫凹凸花伐稱張僧繇手迹其花乃天竺遺法朱及青綠所成遠望眼

暈如凹凸就視平世咸異之名凹凸寺乃知古來西域自有此畫法而僧繇已先得之故知讀書不可不博也

金陵南唐畫手

金陵艾宣工畫花竹翎毛孤標雅致別是風規敗草荒榛尤長野趣東坡跋其畫云宣畫花竹翎毛為近歲之冠既老筆尤奇今尚在然眼昏不能復運筆矣昇州厲昭慶工佛像尤長于觀音句容郝澄以丹青自樂周文矩能畫鬼神冕服車器人物昇元中命圖

南莊最為精絕江寧沙門巨然畫烟嵐晚景當時稱絕達康蔡潤善畫舟船及江湖水勢曹仲元工畫佛道鬼神竺夢松工畫人物女子宮殿樓閣顧德謙工畫人物劉道士工畫佛道鬼神此圖畫見聞志所紀在京陵新志據遺卷中南唐又有王齊翰工畫羅漢而志不之載

趙母授經

宋趙定母金陵人多通詩書常聚生徒數十人張帷講說儒碩登門質疑必引與之坐開發奧義咸出意

表景德二年子定登第授海陵從事訓曰無飾虛以
沽名無事佞以奉上處內在盡禮居外在活民見石
徂徠賢惠錄按此母亦曹大家宋宣文之流亞也而
乃堙滅不甚著稱豈非詞未不彰不獲與李易安朱
淑真輩揚芬藝苑惜哉

古碑刻

金陵六代文獻之淵藪自唐歷五季宋元名人魁士
代不乏賢金石之章固當不可勝記乃今余所目見
僅吳天璽碑重刻嶧山碑攝山江總持碑唐高正臣

書碑祈澤寺宋紹興碑耳改革之際為人焚毀橋基
柱礎何但魏經礪角磨刀寧唯漢寢以不刊之選貫
與寒烟野草其銷滅於三山二水之間固有識者之
深悲而無名公所竊笑也臧晉叔恒言六朝碑版街
心巨石皆是雖係謔言實有斯理暇日尋檢舊志擇
其文字之尤宜存者志之為慕古者動遐想焉

南岳碑七十七字

湛尚書門人重勒在臨淮侯園中

秦始皇帝東遊頌德碑

秦泰山碑

秦嶧山碑 二碑在府李

吳後主紀功三段石碑 一曰天發神讖碑 一曰天璽

碑 華覈作皇象書瑣事又定為蕪建今在府李尊經閣下

攝山棲霞寺碑 梁元帝作

鍾山飛流寺碑 銘 梁元帝作

晉元帝廟碑 宋葉適撰

開善寺碑 銘 梁王筠作

卞公忠烈廟碑 宋胡銓撰

長干寺衆食碑 陳徐陵撰

惟摩居士像碑

晉顧長康畫重刻在元戒壇寺蕪魏公有像記有金陵新志

瓦官寺維摩詰畫像碑 唐元黃之文

王羲之蘭亭記

留守晁謙之以家本刻于細書閣三段石後壁間

齊海陵王墓志 宋謝朓并書撰

棲霞寺新路記 徐陵作

梁開善寺法師碑 蕭挹書

梁忠武王碑 徐勉造 貝義淵書 在上元縣黃城村

梁康王碑 劉孝綽文 貝義淵書 上元清風柳甘家巷

陳景陽宮井闌刻銘

一隋開皇中分書 或云煬帝所作 一唐開元中江寧丞王震分

書一太和
中篆書

攝山棲霞寺碑文并銘
江總撰 京北帝需書 今重刻存

大莊嚴寺碑
梁江總撰

顏氏大宗碑
二碑 顏真卿書 在上元金陵鄉乾道中 移入府學 其碑座尚存 故地猶名顏碑 衡

顏魯公放生池碑

唐明徵君碑
高宗御製 侍相王書 高正臣書 王知敬 篆額 今存

莊嚴寺僧旻法師碑
梁元帝作

草堂寺約法師碑
梁王筠作

佛窟寺碑
孫忌撰 在牛首

蔣莊武帝廟碑
徐鉉文

方山上定林寺碑
元虞集文

李太白讚寶公畫像
吳道子畫 李太白贊 顏真卿書 趙子昂又書 十二時歌

福興寺碑
尚書許其文 張從申書

南唐五龍堂玄元像記
徐鉉文 在石城

李順公碑
高越書 在西門外石子岡下

南唐追封慶王碑
在城南 婁湖橋 韓熙載作 徐鉉篆 額

德慶堂題榜
李後書 宋僧曇月刻石 在清涼寺

寶華宮碑 南唐行書 入品 方山

宋仁宗飛白書 乾道八年留守洪遵刻之 華藏寺

高宗孝經 晁謙之刻石 郡李

祈澤寺宋紹興祈雨碑

高座寺雨花臺記 宋馬光祖文并書

南唐宋齊丘鳳皇臺詩 石在臺上

明道先生祠記 三跋 宋朱熹游九言真德秀文馬光祖

忠襄楊公詞堂記 宋魏了翁作

八功德水記 宋梅摯作

本業寺記 南唐僧契撫作 東山任德筠書

定林寺記 朱舜庸文秦鑄書

道光泉記 王安國作

王介甫平甫此君亭竹詩 在今府季中石已斷碎

張文潛書太白鳳皇臺詩 上馬光祖書跋倪皇刻石臺

蘇子瞻書漁家傲詞 送王勝之在白鷺亭

江寧府涼館記 宋呂升卿建元時敏記 米芾書

金陵雜咏 黃履詩 溧水尉周沔書 刻江寧府治

子隱堂記 梅摯作

東冶亭記 梅摯作

高齋記 胡宿作

二水亭記 史正志作

新亭記 史正志作

開善寺修誌公堂石柱記 唐李頎行作

義井記 李迪作

太平興國寺碑 元虞集作

崇禧萬壽寺碑 元趙世延作

龍翔集慶寺碑 虞集文

園中長短句

李後主在園中猶作長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詞云櫻
桃落盡春歸去蝶翻金粉雙飛子規啼月小樓西曲
闌珠箔惆悵卷金泥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烟柳低
迷嘗見殘稿點染晦昧心方危窘意不在書耳此出
西清詩話當時江南被圍自開寶七年十一月至八
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城破宋祖令呂龜祥詣金陵籍
煜圖書赴闕下得六萬餘卷其為後主與黃保儀聚
焚者又不知幾許也後主之好文如此故非庸主其

調是臨江仙調悽婉有致

金陵諸園記

弇州遊金陵諸園序謂李方叔記洛陽名園十有九若金陵中山王諸邸所見大小凡十若最大而雄爽者有六錦衣之東園清遠者有四錦衣之西園次大而竒瑰者則四錦衣之麗宅東園華整者魏公之麗宅西園次小而靚者魏公之南園與三錦衣之北園度必遠勝洛中蓋洛中有水有竹有花有檜栢而無石方叔記中不稱有壘石為峯嶺者可推已所記諸

園凡十有六一曰東園記稱近聚寶門稍遠園在武定橋東城下西與教坊司鄰今廢圯二曰西園在城南新橋西驍騎倉南記稱鳳臺園誤其隔弄者乃鳳臺園也今再易主屬桐城吳中丞三曰鳳臺園記止稱鳳皇臺此中舊有一巨石為陳廷尉載去今廢為上瓦官寺四曰魏公南園本徐八公子所創後轉入魏公在府第對門五曰魏公西園在賜第之右多石而偉麗為諸園之冠六曰四錦衣東園在東大功坊下七曰萬竹園在城西隅地大皆種竹今為王計部

張太守許鴻臚分有之八曰三錦衣北園在府第東
弄之東九曰金盤李園在卞忠貞廟西今廢地十曰
九公子家園在府第對門十一曰莫愁湖園在三山
門外莫愁湖南今圯以上皆中山王諸邸所有也十
二曰同春園齊王孫所創在南門內沙窩小巷今為
它人所據十三曰武定侯竹園在竹橋西漢府之後
十四曰市隱園在武定橋油坊巷即姚元白所創者
今南半為元白孫憲副允初拓而大之北半為故侍
御何仲雅改名足園矣十五曰武氏園在南門內小

巷內記稱武憲副之第非乃憲副之叔名易者今教
更主十六曰王貢士祀園在聚寶門外小市西之弄
中其門北俯城壕貢士官縣令當弇州官南都時諸
園如顧司寇之息園武憲副之宅傍園齊王孫似碧
之烏龍潭園皆可游可紀而未之及也

古園

古園苑之在志者華林園本吳宮苑晉及陳皆名華
林在臺城樂遊苑在覆舟山南宋元嘉中以其地為
北苑後改今名顧延之有三月禊飲詩序上林苑在

雞籠山東歸善寺後宋初築於玄武湖北孝武立名
西苑梁改名上林博望苑在城東七里齊文惠太子
所立沈約郊居賦云睇東嶽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
昔儲皇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謝玄暉詩魚戲新荷
動鳥散餘花落即此婁湖苑齊武帝築青溪後宮作
婁湖苑青林苑在籬門亭北靈丘苑齊武帝立在新
林界方山苑在方山側齊武帝立江潭苑在新林路
西梁大同初立西園晉安帝元興三年桓玄築於冶
城方林苑一名桃花園一名芳林園齊高帝舊宅在
古湘宮寺前芳樂苑齊東昏即臺城閱武堂為芳樂
苑在今覆舟山前小教場地建吳苑梁立於秣陵里
在秦淮南岸玄圃齊文惠太子立在臺城北南苑宋
有之在瓦官寺東北桂林苑南朝宮苑記在落星山
之陽東籬門園梁何點所寓內有卞忠貞冢即今冶
城西地一云即烏榜村南唐北苑徐鉉有北苑侍宴
賦序云望蔣嶠之欽峯祝為聖壽泛潮溝之清淺流
作息波在城北金波園南唐未詳其處烏衣園在烏
衣巷之東王謝故居一堂扁曰來燕馬光祖新之堂

後植桂亭曰萬玉香中梅花彌望堂曰百花頭上其
餘亭館皆佳東園在東冶亭側沈約郊園在鍾山下
約憩郊園和約法師堂詩云郭外三十畝欲以賀朝
饘繁蔬既綺布密果亦星懸謝朓有和沈祭酒行園
詩沈慶之園在淩湖柳元景菜園在秦淮南陸靜修
菜萸園在鍾山半山園在報寧寺王半山詩今年鍾
山南隨分作園圃又云孫陵曲街去吾園數百尺繡
春園宋高定子記舊社壇東行宮養種園在宋江寧
府東城外馬先祖，修按古園苑多屬官家遊幸之所
士大夫所居自二沈柳王而外未甚有灼然可紀者
也然亦豈能如洛陽之諸園與夫金谷午橋平泉爭
盛哉國初以稽古定制約飭文武官員家不得多
占隙地妨民居住又不得于宅內穿池養魚傷泄地
氣故其時大家鮮有為園圃者即弇州所紀諸園大
氏皆正嘉以來所創也

三宜恤

南都徭役繁重所以困吾百姓者多矣近年當事者
加意剷除始稍有甦息之望向有議裁寄庄戶之兼

并禁質鋪之罔利與搜富戶之非法者其說固亦有見第余嘗聞姚太守叙卿之言曰均賦者不宜苛摘寄庄戶寄庄戶乃無田者之父母也令寄庄戶冒役太重勢必不肯多置田彼小民之無力錐者安所倚命乎寄庄戶以田一畝予佃戶種必以牛與車予之又以房居之計一歲所入畝之中上者可收穀二石以其半輸之田主而佃戶已得一畝之入矣是寄庄戶不惟無害于民且有利于民即田連阡陌其仰給者不啻衆也何以尤其兼并也方司徒采山之言曰質鋪未可議逐也小民旦夕有緩急上既不能賚之其鄰里鄉党能助一臂力者幾何人哉當窘迫之中隨其家之所有抱而趨質焉可以立辦可以亡來人則質鋪者窮民之筦庫也可無議逐矣王太守元簡之言曰往日海中丞在吳中貧民有告富家者必嚴法處之一時刁訐四起富戶之破亡者甚衆此大非是邑有富民小戶依以衣食者必夥時值水旱勸借賑貸須此輩以濟緩急雖一村有一富者近村田房不免多為所有然必是貧者方賣、於他人與賣於

富家一也且富家自非豪惡閔不畏法者豈必盡謀
占而計取之假令推剥富民富者必貧闔百千萬室
而皆赤貧豈能長保三先生之言皆深思遠慮與浮
見者不同因表而出之以諗於當事者

鼠拖卷

嘉靖庚子科第八十三名舉人顏芳其硃卷已為房
考抹擲案下矣倏而又在案上再擲去已又復襍於
所取卷中房考心訝之因再擲于地假寐榻上俟之
則羣鼠共抱自地而置諸案也因取以中式出棘後

詢芳曰爾家必有陰德不然何以鼠為拖卷若此芳
對曰不省有何陰德第三世以來戒不畜猫耳余嘗
舉此似客客因笑曰物莫小於蟻宋公序一為橋而
領取狀元宰相又莫賤于鼠顏嗣桂三世不畜猫而
芥拾舉人勿以善小而不為豈不信哉又進而求之
狀元宰相人世之極榮也若何僅為南柯郡中報功
之典保穿墉之牙而受報於場屋天之於鼠子何若
是重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也其亦可恍然而悟也
夫

許王二公雅量

前輩酒德之美使人欲傾家釀者無過石城先生先生飲可二斗許年至八十與客飲日笑語獻酬交錯玉山乍頽金波猶寫真盛德士也其次莫如方伯王與竹公、名橋舉萬曆甲戌進士飲差踰石城先生對客以大尊置坐側計壺命侍者溫而進之盡其所有而罷而飲噉猶不輟竟日陶然嘗至一中貴所以十大碗一百小杯進公徐飲畢醅醕策馬而歸公七十時余有詩祝之曰遺風自許從先進古道真堪式後生胸次幾曾忘坦蕩口端終不挂訛評皆寔錄也

少冶公注杜詩

少冶先生嘗批點杜律虞注今止記其二條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注云鼎足之功不可謂不大自然孔明視之直一羽毛耳霍先知此安能赤宗又蜀主窺足幸三峽注云窺字不妥征字事躰亦太大後見澹園筆乘解前二語正與此同

南京太廟祀典

工部尚書丁敬宇公為余言佑修奉先殿入殿中
瞻望殿所祀者六室一為德祖二為懿祖三為
熙祖四為仁祖五為太祖高皇帝孝慈高皇
后六為仁孝皇后顯祀仁孝蓋以成祖在御日
未定都北京故祀于南太廟後長陵肇建太廟
立於京師南京大內崇奉如故而升祔之禮不行故
所祀唯后一位也

上陵

上陵之禮南京文武官凡八次其在京師止清明與
霜降耳京師之禮是嘉靖時所定舊亦與南京同當
時更制不知何以不並行南京不可解也萬壽聖
節百官於禮部拜賀後吉服詣孝陵行香京師
各陵乃無此奉庚戌余隨諸公後行禮光祿吳公達
可太常劉公曰梧每講末于此以為世廟以八月
初十日生而是日適為高皇后忌辰故拜賀後遂
詣陵行禮隆慶中踵而行之以至今日果如所言
賀壽與祀陵禮並行似亦不可不一為釐正也

前通山令路公九同舉隆慶丁卯鄉試萬曆中夏夜
露坐大中橋宅之中庭忽躡倦趣臥入室有二皂衣
人尾其後呼之同往久而至一官府殿宇瑰麗甚有
冕黻貴人坐于上公庭謁之貴人曰呼若至無他此
中缺一注錄司官須汝銓補耳公駭汗伏地泣而請
曰奉人年幸未老家赤貧而子幼若拜此命則一家
之生路斷矣希別簡賢良活此媿螻言訖淚雨下貴
人曰此官我殊不庠命左右試引至其所令觀之人
遂引公至一官府其制差小於前所見而瑰麗相埒
穿堂後至密室中置朱棺扃鐫甚固左右指而告公
曰此即而所饗用也復引至貴人所貴人問曰地佳
否若竟願居此否公復泣辭如前貴人愀然久之曰
若既堅不欲不汝彊也令左右縱使歸既歸而珮然
如夢覺公後數年始謁選為通山令家頗饒年至七
十餘而卒、時亦無它異

葛雲蒸

葛雲蒸名如龍為應天諸生婁試不利謝去之隱於
鳳皇台畔初治居曰竹護齋有竹數百竿又建閣竹

中甚窳窳後徙於上瓦官寺之北山麓甫構架掘地
得一巨石數人昇起之而泉泓然出其下為詩極力
法唐人時有佳語沈大令生予亟稱其鶯穀嬾出村
之句余嘗為之叙字法歐陽率更年七十餘而卒七
子

國子生中式額數

應天國子生中式有謂以三十五名為額者有謂以
三十名為額而其五名乃雜流者歷考前科試錄殊
不然兩畿一百三十五名之額定於景泰之四年鄉

試後是年應天所取至二百五人而以國子生中式
者僅十八人而已天順三年應天中者一百三十五
名以監生中式者九人而已至嘉靖之戊子僅十人
辛卯僅四人而甲午驟增至三十二人丁酉至三十
五人顧第未深考豈時有因事為之建白者耶自後
或遞增遞減無恒數至己酉僅十五人壬子僅二十
一人乙卯僅二十人戊午至二十六人辛酉至二十
七人甲子至二十五人而諸所稱雜流者已盡禁不
與登賢書矣時諸曹六館士亦安其常或羸或絀未

有譁者至丁卯以議去四字號明示裁抑國學之意
于是中式者僅八人考試官謁廟之時諸士羣聚
而譁之矣疏聞諸生頗入嚴譴而額數乃定為三十
五名自是庚午以恩貢加額足五十名癸酉足三十
名其後多至三十少至二十六而大略以二十八名
為常則丁卯後沿而相因不敢為之議減也乃知天
下事因其舊則人情相忘于無言即少虧于額而不
敢議惟明示以裁抑而更舊制則一激而閔亟採其
弊反為常額以徇之迄今奉加額三名之息詔而
人、猶上書以爭不肯靜矣嗚呼議天下事真不易
哉

登第有定命

妻大父王西冶公為諸生最有毅大京兆某公奇之
延以教其子正德丁卯鄉試闈榜將終不見公名某
公大言于主考曰我應天彗中如王鑿者國士無雙
何以不入彀若無此子名榜不可出也乃令徧搜諸
卷字號得應天者三十人一、拆之皆非公某公快
快甚至二十九卷主考與監試曰天明矣不容更待

某公不得已以二十九卷人名填榜既發其第三十卷猶在案上試拆之乃西冶公也因共嘆以為定命不可彊乃爾後公貢入京部試以其才必登第趣赴南監比至八月初矣科試已畢司成石公試公彝倫堂記大加稱賞躬送公入場遂以是年登第明年成進士嗟夫某公之愛才而荐引如此其在今日議論多而嫌疑重即無一人登榜者亦噤不敢開一言矣古今之異如此哉

李祺

李祺為駙馬都尉韓國公善長之長子也尚臨安公主其九世孫君錫家尚存其誥命與像君錫但據史言祺于永樂初死于江浦而已或言以不歸順賜死然無明證亦初不言其以父罪被囚也惟朱鷺建文書法假坳錄載之曰祺以父罪囚于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兵入投水死之且注曰獨見史翼未及入譜不知鷺從何得之按史言韓公暴卒不記其詳君錫言廷臣劾奏上命公歸第次日早命百官往吊其門公遽投繯而死後臨安公主即徙宅於聚寶

門外碧峯寺之南夫以其母成穆貴妃孫氏生前之寵高皇帝豈不少念之而忍聽其女出於郊垆意從宅必出于上意無疑而祺之被囚當必不謬君錫又言其城外府制與趙梅二都尉府同此則高皇以愛女之故終不使祺之與父駢死也嗚呼可謂義盡而仁至也已公主薨於永樂十九年二子當廢指揮鎮撫未赴官弇州宗戚表言韓公賜死公主尋薨祺以憂卒似未詳確

建業風俗記

王丹丘先生著有建業風俗記一卷其事自冠婚喪祭以迄飲食衣服其人自鄉士大夫秀才以至于市井之猥賤亡不有紀大較慕正嘉以前之厯厚而傷後之漸以濛薄也姑奉其數則如云嘉靖初年文人墨士雖不逮先輩亦少涉獵聚會之間言辭彬可聽今或衣巾輩徒誦詩文而言談之際無異村巷又云嘉靖中年以前猶循禮法見尊長多執年幼禮近來蕩然或與先輩抗衡甚至有遇尊長乘騎不下者又云嘉靖初年市井極僻陋處多有豐厚俊偉老者

不惟忠厚朴實且禮貌言動可觀三四十年来雖通
衢亦少見矣又云嘉靖初脚夫市口或十市路口教
十羣聚濶邊深網青布衫袴青布長手中鞞鞋人皆
肥壯人家有大事一呼而至至于行禮娶親俱有青
布褶其人皆有行止今雖極繁富市口不過三五鰥
瘦之人衣衫藍縷無舊時景象又云正德中士大夫
有號者十有四五雖有號然多呼字嘉靖年来束髮
時即有號末年奴僕輿隸俳優無不有之又云嘉靖
十年以前富厚之家多謹禮法居室不敢淫飲食不
敢過後遂肆然無忌服飾器用宮室車馬僭擬不可
言又云正德已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面或有好
事者畫以羅木皆朴素渾堅不淫嘉靖末年士大夫
家不必言至於百姓有三間客廳費千金者金碧輝
煌高聳過倍往々重簷歟脊如官衙然園圃僭擬公
侯下至勾欄之中亦多畫屋矣它多感刺之言不能
具載噫嘻先生所見猶四十年前事也今則又日異
而月不同矣石城許先生嘗有述懷詩若使賈生當
此日不知流涕又如何嗟乎難言哉

蠟

南都三四十年前絕無蠟人多白首未見之頃年處
處生此虫余家自己已歸自京師每歲夏秋間必見
之形差小於京師被螫者痛楚無異蓋疑為廂笥中
攜其種至因遂孳育如此南鄰趙光祿家亦有之按
酉陽雜俎江南舊無蠟開元中一主簿以竹管盛渡
江、南因此有蠟俗呼主簿虫又曰蝸牛食蠟以跡
規之蠟不復去蠶之螫而為蝸牛所食物之相制固
不在形骸間也又蠟前謂之螫後謂之蠶

燕子磯江中龍

嚴文靖公訥為翰編時使 楚藩歸舟行過燕子磯
維而登焉雷大作遂入舟解維已而江波大涌噴沫
蔽空一龍曳尾白江而下舟如箕蕩人皆股弁公神
色不變與客縱目之曰真奇觀也龍徐、而逝公生
平俊、小心今段乃尔恬穆人皆異之

冊庫鎖匙

南都冊庫在後湖中每月之一六日戶科給事中與
戶部主事督理者過湖查勘其門之鎖鑰以一監生

往請於內守備太監所既開即繳還其鑰匙以一舊黃絨索繫之傳為高皇后手所製也曾一監生偶捧過寓其妻不知謂繩舊為易一新者比繳而太監大駭惧詰知其故亟命索舊者繫之監生幸得亡辜銅儀龍

欽天山有觀象臺上度銅渾儀四隅柱各一龍蟠繞拱之而龍各以一銅銀鐙繫之相傳前幾年風雨中一龍曾飛去人伺而見之遂加鎖自是不復飛矣
客座贅語卷五終

客座贅語卷六目錄

梅將軍

金白嶼

策冒同語

舉進士復襲指揮

鼠拖生薑

嚴賓

劉京兆

警世詞餘

海浮層曲

富文堂聯句

四景聯句

雉山填詞

孫夏工詩

于忠肅公神道碑

夏大理斷獄

康狀元祖墓

五堰

供用船隻舊例

糧船幫次

李敬中

徐雲居

謝小娥

好夸之戒

倪公遷學士

宰相街

立院

君子舍人二衛

平話

南都人物

鴉朝

杜叔循

尤六十

舟檣

南內藏書

番僧

利瑪竇

南京殿廟

載酒亭

繹山記

好石

詭語

弇州評詩

蟾

雅游篇

金陵人物志

赤松山農

梁公雅量

薛九

蔣康之

都城門

外郭門

十四樓

諸橋

府治縣治

洞天十友

平生萬首

多宿山寺

祝唐二賦

東橋先生論詩

衡山贈髯仙句

天神圖

松塢高士圖

客座贅語卷六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六

遊園居士輯

飲虹漫叟批

梅將軍

晉梅將軍廟在聚寶門外雨華臺東祀晉豫章內史梅公蹟也蹟嘗屯營於此地舊名東石子岡後因公名梅嶺岡或名梅蹟營蹟在豫章以書經古文孔安國傳奏上于元帝古文出孔子壁中皆古字也安國孔子十一世孫悉得其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為四十

六卷承詔作傳定為五十八篇後又亡其一篇獻之
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宮晉王肅注書似竊見孔傳者
晉皇甫謐得其書載于史紀鄭冲得以授蘇愉、授
梁柳、授臧曹、授蹟、奏上其書亡舜典一篇范
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
頭得而獻之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中募遺典始得其
篇自是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皆廢矣按蹟
之有功於書如此今世人第知為梅將軍不知有傳
古文尚書事

金白嶼

金白嶼山人鸞嘗渡江同舟一人無度錢且有飢色
金憐而為代給且飲食之後數年往真州過驛門一
人呼金乃前同舟者也以事問徒銀鐙繫驛中金問
所以其人泣而曰得銀十二銖即脫械矣金如數與
之後二年金於湖廣江中遇盜登其舟已眩筮矣忽
一人從後遽呼曰此非金先生也邪金應曰是也其
人亟從舟躍而過執金手痛哭告其侶曰此吾大恩
人何以劫之亟哀已囊得銀十三兩腊肉數十觔贈

金、臨別語其人曰汝良家子也不宜久為綠林玷
今曷且休矣其人復垂涕而別嗟乎世有生平受人
恩臨事而反面且下石焉者比、然也使此盜聞之
其不以為非人也與哉

策冒同語

東橋先生常云同鄉吳公大有官參政以弘治五年
舉鄉試第三名九年舉會試其兩場中五策第一第
三第五道策冒俱云三問而三不知君子以為深知
三問而三不答君子以為深答不知何故主司皆列
高竒丹丘王先生曰弘治中風氣淳龐若此者人不
以為非使在嘉靖中必以是為關節矣

舉進士復襲指揮

梅損齋名純字一之駙馬殷之曾孫也舉成化辛丑
進士官定遠知縣方於事上罷歸復襲其祖職為孝
陵衛指揮官至中都副留守私印有賜進士中都留
守之章所著有續百川李海性理彞訓損齋備忘錄

鼠拖生薑

黃紫芝先生名謙字樞之舉成化壬辰科進士授工

部主事初會試時過書肆有菊坡叢話四冊持閱之
傍一人從公借閱視其人貌寢甚調之曰老鼠拖生
薑訊其無用也其人微笑私從公從者問其姓名去
心深嚼之公初不知也後與公同第官刑部會公以
鄉人上錢糧夤緣事發叅送過法司其人當訊鞫遂
坐公受賂削其籍過司日其人大毅曰老鼠拖生薑
公始悟結怨之繇也時梁公厚齋憐公夙知公精岐
黃之業因以玉机微義授之俾熟玩無何 皇太后
病諸醫束手梁公荐公於 朝一藥而愈遂授太醫
院、判告歸道大行延治者常闐門公工詩善書法
以性好詼諧遂離此福陳太史善譔錄常記之往、
令人絕倒

嚴賓

嚴賓字子寅號鶴丘正嘉中為府學博士弟子以羣
閑點齋臺史禡草之字法米帖粗能詩及畫蘭竹所
畜古法書名畫頗多有藤牀藤椅皆藤所成不加寸
木又有束根香几天然為之不煩鑿削最稱奇品精
於煮茶、具皆佳妙文人墨客多與之游往來東橋

衡山諸公之門身長面大口濶語多排調人以嚴歎
名嘗為文彭文嘉等以四六文謔之大怒欲訴於學
使者友人勸歸而所謔之文竟不與易至今為笑柄
也

劉京兆

府尹劉公自強中州人也操持嚴峻人不敢干以私
嘉靖甲子試士南太宰尹公嘗遣隸持書為童生道
地公距之隸立堂下咕囁不肯去公怒下階拳之落
其齒是年公所取童生首乃頂名替考者公覺發置
於理它冒籍若詐偽者聞風斂跡遯去送院者僅八
十八人督學耿恭簡公定向不得已汰其八人曰例
不可廢也

警世詞餘

徐子仁嘗作警世曲調對玉環帶清江引曰極品隨
朝誰似倪宮保萬貫纏腰誰似姚三老富貴不堅牢
達人須自曉蘭蕙蓬蒿到頭終是草鸞鳳鴟鴞到頭
終是鳥北邙道兒人怎逃及早尋歡樂縱飲十萬場
大唱三千套無常到來還是少其一暮鼓晨鐘聒得

咱耳聾春燕秋鴻看得咱眼朦猶記做頑童俄然成
老翁休逞姿容難逃青鏡中休逞英雄都歸黃土中
算來不如閒打哄枉把機關弄跳出麵糊盆打破酸
齏甕誰是惺、誰懵懂 其二 春去春來朱顏容易改
花落花開白頭空自哀世事等浮埃光陰如過客休
慕雲臺功名安在哉休訪蓬萊神仙安在哉清閒兩
字錢難買何苦深拘礙只恁過百年便是超三界此
外別無閒計策 其三 禮拜彌陀也難憑信他惧怕閻
羅也難迴避他世事枉奔波回頭方是可口若懸河
不如牢閉着手慣揮戈不如牢袖着越不聰明越快
活省了些閑災禍家私那用多官職何須大我笑別
人人笑我 其四

海浮贈曲

馮海浮贈許石城先生曲 一枝花 跡難羈天壤間心
只在羲皇上客常來談藝圃塵不到草玄堂二十年
衣錦還鄉居 帝里山河壯荷 皇圖氣運昌且休
提仰泰山北斗齊名單只看震春雷南宮放榜 梁州
想當時冠羣英賢科第一到如今抱孤貞國士無雙

老山濤到底留清望空只有松筠節操更不樹桃李
門墻玩一會瑋琇遊世界笑一會傀儡排場起甲第休
看做許史金張論詞華並不數盧駱王楊有時節千
仞岡高整雲衣有時節七里灘輕移雪舫有時節百
花潭滿引霞觴再休提你長我長閒刁搔不把在心
頭放 聖明君賢良相四海昇平振紀綱醉也何妨
尾望長江萬頃掀銀浪對鍾山一帶排青嶂滿金陵
勝蹟供游賞任烏兔且忙喜羊神且康看春草庭前
歲應長比同高華佚蕩誦之使人有天際真人想故

與先生之生平稱也

鬢仙秋碧聯句

黃琳美之元宵宴集富文堂大呼角伎集樂人賞之
徐子仁陳大毅二公稱上客美之日今日佳會舊詞
非所用也請二公聯句即命工度諸弦索何如於是
子仁與大毅揮翰聯句甫畢一調即令工肄習既成
合而奏之至今傳為勝事子仁七十時于快園麗藻
堂開宴妓女百人稱觴上壽纏頭皆美之詔者大毅
為武弁嘗以運事至都門客召宴命教坊子弟度曲

侑之大教隨處雌黃其人詎不服蓋初未知大教之
精於音律也大教乃手攬其琵琶從座上快彈唱一
曲諸子弟不覺駭伏跪地叩頭曰吾侪未嘗聞且見
也稱之曰樂王自後教坊子弟無人不願請見者歸
來問餽不絕于歲時嗟呼二公以小伎為當時所慕
如此豈所謂折揚黃荅則听然而笑者耶頃友人陳
蓋卿所聞亦工度曲頗與二公相上下而窮愁不稱
其意氣所著多冒他人姓氏甘為床頭捉刀人以死
可嘆也嗟呼彼武夫伶人猶知好其知音者今安在

乎哉

四景聯句

陳秋碧與徐髯僊咏四景聯句調曰金索挂梧桐其
一東風轉歲華院、燒燈罷陌上清明細雨紛、下
天涯蕩子心盡思家只見人歸不見他合歡未久輕
拋捨追悔從前一念差無聊處懣、獨坐小窻紗見
了些片、桃花陣、楊花飛過鞦韆架其二楊花乱
滾綿蕉葉初學扇翠蓋紅衣出水蓮新現金鑪一縷
微裊沉烟睡起紗懨雲髻偏巫山好夢誰驚破花外

流鶯柳外蟬無聊處千思萬想對誰言添了些舊恨
眉邊新淚腮邊界破殘粧面其三閒塔細雨收翠幕
新涼透疎柳殘荷又早中秋後新來減盡了舊風流
無奈新愁壓舊愁碧雲望斷天涯路人在天涯欲盡
頭無聊處慊慊鬼病幾時休聽了些雁過南樓人倚
西樓正是我愁時候其四銀臺絳蠟籠繡幙金鈎控
暖閣紅爐少個人兒共月明纔轉過小房櫳不放清
光照病容無端畫角殺三弄吹落梅花一夜風無聊
處天寒水冷信難通孤眠人正怕窮冬又到殘冬做

不就鴛鴦夢此詞綿麗宛折曲盡個中情景如二公
者故詞場之伯仲也

雉山填詞

邢太史雉山先生填詞多不傳曾見其咏牡丹一調
云一枝花雕闌百寶妝良夜千金價芳菲三月景富
貴五侯家春色偏佳賽巧筆丹青畫勝蓬萊頃刻花
護輕寒擺列着孔雀銀屏對芳叢掩映着鴛鴦繡榻
梁州紅爛熳瓊枝低簇碧玲瓏玉葉交加更有那妖
嬈萬種天生下恰便似藍橋仙侶金屋嬌娃湘裙拖

翠蜀錦翻霞試新妝脂粉輕搽吐餘芬蘭麝爭誇喜
孜孜相逢着羣玉山頭顫巍巍款步着瑤臺月下嬌
滴、半籠着翡翠窻紗仙葩煥發端的是天香國色
非虛假你看那玉樓人金勒馬一日笙歌十萬家江
左繁華尾從今後刪抹了芭蕉夜雨燈前話迴避了
桃李春風牆外花早不覓春歸又初夏我這里高、
的燒着絳蠟滿、的斟着玉筍一般兒倚翠偎紅受
用煞此詞音節諧暢詞意艷美真作家也

孫夏工詩

孫炎句容人也身六尺面鉄色一足偏跛於書無所
不通與金陵夏煜皆有詩名時與煜飲酒賦詩角勝
得一雋語輒捭案大譁殺撼四鄰每下筆累紙可盡
由此驚動江東炎後官總制處州苗將之叛死之煜
字允中嘗與楊憲等言於太祖曰李善長無宰相
材煜後為僉事犯法太祖取到湖廣投於江二公
負詩名挾意氣而皆以不良死可悼也

于忠肅公神道碑

倪文毅公草于公神道碑末云惟公諱與先考同未

敢以私故闕而不書蓋公之所闕者大也臨文悚然
按公弟阜于公之孫壻也故碑云岳在里姻之末倪
亦仁和人與于公同鄉按此可為作文避諱者增一
事例

夏大理斷獄

慈谿夏公名時正弘治中為南大理卿刑部獄囚有
欲亂其子婦而未成者坐死不服公擬流罪以聞報
可時議有謂事干倫理十惡不可以未成貸死復引
經據律奏辯數千言大要謂春秋無將、則必誅今

律刦囚者斬不須得囚此則不分成未成也若謂事
干倫理無甚于謀殺祖父母父母今律猶已行已殺
為差內亂固十惡之一其已成者婦行已為所汙倫
理已為所瀆故不得已而刑之其未成者婦行尚未
虧倫理猶未壞故罪止于流不忍加之死此 聖祖
好生之德制律之微意永樂宣德間其未成者猶多
謫戍今安得一切論死于章下刑部尚書陸公瑜覆
奏謂當擬以死罪開其未成取自上裁自是未成者
多謫戍邊公所建明也公前官南太常少卿修太常

寺志十卷

康狀元祖墓

國初康公汝楫 文皇帝時為刑部侍郎侍郎三子
長曰爵侍郎既死 昭皇帝以舊輔導功贈工部尚
書爵累官南京太常寺少卿卒葬江寧縣新亭南乃
許西太史之曾祖也公子健官通政知事健子鏞官
平陽府知事寔從公生長南中云墳今鄰永泰寺後
許西贈沈侍御越西巡北還詩曰新亭有先壠瞻省
媿予生每過江東客蜀勝渭北情

五堰

伍餘福三吳水利論、五堰云古者宣歙金陵九陽
江之水皆入蕪湖以五堰為之障也其地在今溧陽
縣界自唐昭宗景福二年有楊行密者作此以為拖
舸饋糧之計而蘓軾奏議稱五堰所以節前項諸水
其後版賣簾木以入東西二浙者又以五堰為阻遂
廢去而東西二堤列焉於是前項諸水多入荆溪間
有入蕪湖者亦西北之源而非東南之勢也其故道
尚在去溧陽八十里宋進士單錡亦嘗言之九陽江

正溧陽之所謂潁陽江者其源出自曹姥山流為瀨
渚昔子胥避楚乞食于女後投金以報有李太白碑
在焉

供用船隻舊例

嘉靖間進貢船隻一則司禮監曰神帛筆料二則守
備尚膳監曰鮮梅枇杷楊梅鮮笋鱖魚三則守備不
用冰者曰橄欖鮮茶木犀榴柿橘四則尚膳監不用
冰者曰天鵝醃菜笋蜜櫻蘇糕鵝鴿五則司苑局曰
葶薺芋薑藕果六則內府供用庫曰香稻苗薑七則

御馬監曰苜蓿後加以龍衣板方等項而例外者亦
多夫物數以三十而船以百艘此固舊規也今則濫
駕者不減千計矣此在當時已然今日又當何如哉
糧船幫次

嘉靖間天下十總每年過淮船一萬二千一百四十
三隻其一則南京總曰旗手衛羽林左衛金吾前衛
府軍左衛瀋陽衛應天衛以及吳武衛共十三衛其
二則中都留守總曰鳳陽衛懷遠衛留守中衛長淮
衛以及潁上所共十二衛其三則南京總曰留守左

衛虎賁右衛錦衣衛鷹揚衛以及虎賁左衛共十九
衛其四則浙江摠曰杭州前衛紹興衛寧波衛處州
衛台州衛以及海寧所共十三衛其五則江北直隸
總曰淮安衛大河衛徐州衛以及歸德衛共八衛其
六則江南直隸摠曰鎮江蘇州太倉鎮海等十一衛
其七則江北直隸摠曰揚州通州泰州鹽城高郵等
十衛其八則江西摠曰南昌袁州贛州安福等十二
衛其九則湖廣摠曰武昌岳州黃州蘄州荊州等十
二衛其十則遠洋摠曰水軍龍江廣洋等十三衛迄
今則有十三摠事跡亦多所更置矣

李敬中

李莊字敬中父以功臣子尚。太祖第七女大名大
長公主為駙馬都尉拜欒城侯北征沒於王事敬中
年七歲襲父爵。成祖朝公主納其誥券敬中年已
長尚未知書或有勸之學者乃從劉元博遊襟度洒
落刻意辭翰有所作人爭傳之年七十九髮不白齒
不搖步履如四五十許人一日無疾而逝

徐居雲

徐居雲名京字禹量中山王七世孫也嘉靖中與頤
公璘、弟琛陳公沂王公廷相蔡公子羽王公寵黃
公省曾蔡公子楠王公廷幹施公峻皇甫公汭、弟
淳為詞翰友賦詩唱和所著有居雲集吳行浙行二
稿又著隱若干卷皇甫司勳參定蔡中丞謝司直所
莫定者為之序既卒又為之墓銘詞甚悽折

謝小娥

謝小娥豫章估客女也嫁歷陽段居貞父畜巨產隱
商賈間與居貞同舟負遷江湖間小娥年十四寓舟

中亡何湖盜掠舟貨殺父及夫兩家兄弟童僕數十
人悉葬魚腹小娥亦傷胸折足漂波中它船傍人拯
之經夕活因流轉乞食至上元依妙果寺尼淨悟初
父之死也小娥夢父謂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復
夢其夫謂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小娥不解問之
人、亦不解元和八年春隴西李公佐罷江西從事
扁舟東下泊建業登瓦官寺閣僧齊物者與公佐善
語曰有鬻婦名小娥者頻至寺中示我隱語十二字
其不能辨書示公佐公佐憑檻凝思倏然了悟趣小

娥至小娥嗚咽良久告之故公佐曰若然者吾審詳矣殺汝父申蘭殺汝夫申春何也車中猴車字去上下畫申字也申屬猴故曰車中猴草下有門門中有東乃蘭字也又禾中走是穿田過亦申字也一日夫者春字也足可明矣小娥慟哭書申蘭申春四字縮衣中誓將訪賊復讐因問公佐姓氏官族垂涕去改男子服傭江湖間歲餘轉至潯陽見戶上書召傭者小娥乃應召詣門問其主乃申蘭也蘭引歸娥心憤潯陽順之給侍蘭左右甚勤蘭大信愛之凡金帛出入亡不委小娥者居二歲餘莫知其女人也而小娥嘗入其室睹父之遺誓盡在輒時私投血泣而申春與蘭族昆季也住大江北獨樹浦與蘭往還密每出門剽留小娥居守衣食小娥甚厚一夕蘭與春會羣盜酣飲尋盜去春醉臥內室蘭露寢於庭小娥乃潛鏢春於內袖佩刀先斷蘭首號鄰人並至春擒於內獲贓貨直千萬賊黨數十人小娥默識其姓名悉擒之潯陽太守張善表之小娥得免死時元和十二年夏也小娥復讎畢歸本里里中豪族爭求聘小娥

誓不二夫祝髮披褐訪道牛頭山師王大士尼將律
師十三年四月受具戒於泗州開元寺竟以小娥為
法號其年夏公佐歸長安道泗溪過善義寺謁大德
尼小娥侍尼左右目公佐曰官非洪州李判官二十
三郎者乎公佐曰然曰使我獲報讎雪冤公也悲泣
頓首公佐初不之識小娥因泣訴殺二申狀公佐嘆
息為之傳其事金陵尼中乃有如此人

好誇之戒

金陵張允懷以寫梅遊于蘓杭其為人好修飾雖行
裝必器物皆具一夕泛江而下月明風靜艤舟金山
之許出金銀器飲酒將醉吹洞簫自娛為盜所窺夜
深被殲盡取其酒器以去視之則皆銅而塗金銀者
也此可為好誇之戒王錡寓圃雜言志其事如此

倪公遷學士

景泰中選內侍之秀異者四五人進學于文華殿之
側室倪文僖公謙與呂文懿公原實教之上時自臨
視命二人講倪講國風呂講堯典講罷問二人何官
倪時以左中允兼侍讀呂以右中允兼侍講又問幾

品皆曰正六品上田二官品同安得相兼命取官制視之乃命二人以侍講學士兼中允上既臨幸二人因改坐於旁他日上至訝之二人對君父所坐臣子不敢當上曰如是乎其後至館中惟立談或東西行不復坐云後天順三年倪公以光學主順天試有門生不中式為所訐陷謫戍後復起官禮部尚書

宰相街

建昌偽平章王溥全城來降自備軍食不支官糧

太祖於聚寶門外造屋令溥居住置立牌樓號其街曰宰相街後溥為事毀之

立院

太祖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膊足穿帶毛猪皮靴不許街道中走止於道邊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褶之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禮房吏王迪管領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樂府禁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止客商賈出入院內夜半忽遺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

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入院內男子婦人處以重罪復移於武定橋寺處 太祖又為各處將官妓飲生事盡起赴京入院彼時良賤之分如此今瀾倒盡矣

君子舍人二衛

太祖於 國初立君子舍人二衛為心腹選文官子侄居君子衛武官子侄居舍人衛以宣使李謙安子中領之晝則侍從夜則直宿更番按即此勲衛之所由始也後不復用文官子侄矣

平話

太祖令樂人張良才說平話良才因做場擅寫省委教坊司招子貼市門柱上有近侍人言 太祖曰賤人小輩不宜寵用令小先鋒張煥縛投於水又嘗使人察聽將官家有女僧引華高胡大海妻敬奉西僧行金天教法 太祖怒將二家婦人及僧投於水以上二事皆劉辰國初事蹟所記

南都人物

葉文莊水東日記云南都數年前人物勲舊之賢如

襄城伯李公通材重望如少保黃公學行老成如都御史吳公得大臣躰如侍郎徐公端厚有文如侍郎金公通政陳公尚書黃公詞藻艷發如少卿楊公志勤修纂如李士周公皆有足稱他如祭酒陳公之教條規矩終始不渝尚書魏公之清修雅尚可以廉貪敦薄要皆無愧士論噫如諸公者今何可多得文莊之言如此可以想見成弘間南都宦籍之盛

鴉朝

獻皇帝之國也舟泊龍江關烏鴉以萬數集江柳向舟鳴噪李空同以為世宗中興之兆又曰弘治初侍朝鐘鼓鳴則烏鴉以萬數集於龍樓正德間不復見矣自先大夫登朝與余忝竊班行中見每日黎明時羣鴉盤旋飛繞五鳳樓久之方散去有人曰此之謂鴉朝也堪輿家又有所謂鳥朝牛朝魚朝之說

杜叔循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家金陵父一元之友兵部主事常允恭死於九江家破其母張年六十餘哭九江城下無所歸安慶守譚敬先允恭友也母附舟詣譚謝

不納母大困因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復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問一元亡恙否道上人以死對惟子環存其家直鷺洲坊中門內有雙橋可辨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邪何為而至于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糜食母抱衾寢母問其平生所親厚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慰之

曰天方雨、止為母訪之即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時兵後歲飢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它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環市布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母事之母性卞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誠其家人順其所為母以困故輕之母有疾環躬為煮藥進七筋不敢大毅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即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往見伯章無所問第曰吾亦知之第道遠不能

至耳環歸半年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
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
之有既而伯章見母先恐不能行給以它事辭去不
復顧環奉母弥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
卒將死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
子孫成如杜君言終而瞑環具棺槨歛殯之買地城
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環後為晉王府錄事
至工部主事宋太史濂為之傳萬曆中焦太史請祠
於學宮之御賢祠

尤六十

國初南都有尤六十者父以六十歲日生之因名六
十力負萬斤途人或不識誤與競六十不怒更好謂
若且來吾與若語遂持其襟袖捽至廊簷下以一手
援柱起引其人之裾壓柱下人始知而懇之乃舉柱
出衣其力有時發不可忍急走山中遇大樹拔之連
仆數株力稍、殺矣長日不出則取徑寸大麻繩十
許丈以指搗之寸、斷以是為嬉娛以勇名遠近而
卒不出無所為然如此力用而性不好競、衆人

中頗首徐步若無僂石力者有勇而善藏之亦一奇人也

舟檣

野記言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祭之遂為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祀給一兵世守之萬曆乙亥秋余從先大夫登舟北上猶見此竿高僅可丈五六尺一木柵圍之植地上後不復見矣

南內藏書

前代藏書之富無逾本朝永樂辛丑北京大內新成勅翰林院凡南內文淵閣所貯古今一切書籍自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餘悉封識收貯如故時修撰陳循如數取進得一百櫃督舟一艘載以入京至正統己巳南內大災文淵閣所藏之書悉為灰燼矣

番僧

青溪暇筆言近日一番僧自西域來貌若四十餘通中國語自言六十歲矣不御飲食日啗枣果數枚而

已所坐一龕僅容其身如欲入定則命人鏤其龕門如紙密糊封之或經月餘警款之聲亦絕人以為化去矣潛聽之但聞搗念珠歷歷有叩其術者則勸人少思少睡少食耳一切布施皆不受曰吾無用也在雨花臺南回、寺中

利瑪竇

利瑪竇西洋歐邏巴國人也面皙亂鬚深目而睛黃如猫通中國語來南京居正陽門西營中自言其國以崇奉天主為道天主者制匠天地萬物者也所畫

天主乃一小兒一婦人抱之曰天母畫以銅板為幀而塗五采於上其貌如生身與臂手儼然隱起幀上臉之凹凸處正視與生人不殊人問畫何以致此答曰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故看之人面軀正平無凹凸相吾國畫兼陰與陽寫之故面有高下而手臂皆輪圓耳凡人之面正迎陽則皆明而白若側立則向明一邊者白其不向明一邊者眼耳鼻口凹處皆有暗相吾國之寫像者解此法用之故能使畫像如生人亡異也攜其國所印書冊甚多皆以白紙一面反

復印之字皆旁行紙如今雲南綿紙厚而堅靱板墨
精甚間有圖畫人物屋宇細若絲髮其書裝釘如中
國宋摺式外以漆革周護之而其際相函用金銀或
銅為屈成鉤絡之書上下塗以泥金開之則葉々如
新合之儼然一金塗版耳所製器有自鳴鐘以鉄為
之絲繩交絡懸於簾輪轉上下戛々不停應時擊鐘
有聲器亦工甚它具多此類利瑪竇後入京進所製
鐘及摩尼寶石於朝上命官給館舍而祿之其
人所著有天主實義及十論多新警而獨于天文算
法為尤精鄭夾際藝文畧載有婆羅門算法者疑是
此術士大夫頗有傳而習之者後其徒羅儒望者來
南都其人慧黠不如利瑪竇而所挾器畫之類亦相
埒常留客飯出蜜食數種所供飯類沙穀米潔白踰
珂雪中國之粳糯所不如也

南京殿廟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
災而後九廟成

載酒亭

戴酒亭顧東橋先生息園中亭子名也三字篆書乃
趙松雪門人桐江俞和號紫芝樵者筆解李士大紳
嘗推俞有能書名此篆端勁古樸無俗態東橋先生
既以扁其亭矣且索圖於姑胥謝時臣成卷畫亭中
人長者面几坐聳身若談前坐者磬恭若請益狀几
列觴缶路下艤虛舟筆意祖吳興公見吳鼎記載酒
亭卷

繹山記

景伯時太史遊繹山在正德甲戌之秋其記文不數

百言而宛然如覩曰未至鄒二十里山甚高望之石
磊々然不見土木玲瓏嵌空紫翠湧鬱惟茲山之石
不相連屬方圓平欹各々異象其高大者數十丈小
者亦數丈如屋覆如偃蓋如走丸如斧劈如抵壁如
累碁如馬首如巾敷几筵如砌如累如戲如擲其大
可訝者絕頂一丸高數十丈欹置平石下臨不測有
可轉而不轉之勢或曰神戲為之理或然也此一段
文可謂文中有畫矣

好石

南大理卿陳玉叔先生性癖好石不啻米襄陽之下
拜也嘗過北門橋訪上舍嘉定李生見其几上英石
鬱然森秀先生教目屬之李生曰公得毋愛此石乎
當昇以送公、欣然曰果見詔何待送即命皂隸以
手中絙之繫於轎扛乘而歸又愛徐公子鳳臺園大
石善價購之欲歸而置於沔陽之玉沙園數百人纒
而登舟嚙啖動閭巷比舟至大江馬當山下風濤洶
涌竟簸入江百計取之迄不能出未幾先生以省臣
論歸將行余送於舟次先生意頗鞅、余解之曰據
所云、古人以為佳話即不然亦風流罪過耳且升
沉常事何足芥蒂耶先生大笑抗手而別

謔語

陸仲記謔語文云優季南京教坊弟子也慧而滑稽
予每從席上令季為謔語多不能悉記錄其四事一
曰昔有病偃者自以為醜也日購醫於市曰誰能直
我者予千金或給之曰我寔能直汝偃喜問其方曰
蠶尔背断尔筋束版而夾之三日直之左右曰害於
生曰吾與其直尔不保其生也二曰丐兒與其妻冬

夜保而臥區而不能燠也起突富人之甌宇得敝簾
篠覆而甘寢焉頃之風作警而寤出一指探篠篠外
遽縮而入甌謂其妻曰吾與尔饗福惡知外寒猶尔
邪三日有富翁山行而攫於虎其子操刃而逐之翁
在虎口見其子呼謂之曰刺則刺母刺傷其皮既而
虎死翁得生其子問之翁曰得虎而售利存乎皮
壞斯減價汝蔑所獲矣吾為是思而亟汝語也四曰
南人有學琴十年而極其趣者自以天下無愈已挾
琴而上都邑次舍於教坊之旁教坊之人所肄皆箏
篪琵琶箏箏屬也見南人至喜羣聚而求聽焉南人
乃出琴而鼓之曲未成皆哄然而散惟一人留而泣
南人喜起作禮而問之對曰昔者吾父病介攣而死
今見先生之布指似之也故泣南人乃抵琴于地而
嘆曰嗟哉知音之寡也蓋自是不復鼓琴

弇州評詩

弇州明詩評於孫左司炎曰左司俠氣鷲發辨辭虹
矯疆圉之寄援分以沒今作歌詩十不一二存者然
頗跌宕雄逸青鳳吉光之裘片語千金藏龍如意之

珠一照累乘奚啻多哉湯參將胤勣曰胤勣雄才蓋

世與劉生御醫傳雁行氣所壓政猶小巫見大巫耳

王太僕常云太僕宛曲穠鮮頗類溫李風人之致可

挹而言若乃妙舞霓裳逸主猶憎其肉靚教妖婢見

人更羞舉止斯為所短頗號難藥劉向空麟曰司空

朗爽登朝榮躋八座急流勇退用諧素心烟霞之癖

更多泉石之身難老其詩如癡女兒能織鴛鴦謂未

藝絕更繡鳳皇並無此鳥可發一笑顧尚書璘曰尚

書器並瑚璉材懸綺繡束髮班行遂屈羣公之左珥

管江表首馳三傑之目如春園畫花靡邁錯雜又如

過雨殘荷雖復衰落尚有微情此弇州初評也其後

評又曰湯公謙如淮陽少年斗健作噉人狀王欽珮

如小女兒帶花學作軟麗頽華玉如春原畫花苞靡

不少劉元瑞如閩人強作齊語多不辨陳羽伯如東

市倡慕青樓價微傳粉澤強工顰笑語涉太苛噫千

載而下其當自有定論

蟾

內兄王孝廉肖徵嘗言嘉靖乙卯春往朝天宮行至

九曲街見一丐者臥地上飯糲中盛一大蝦蟆三足者當時惘惘行數十步始憶三足蝦蟆乃蟾也大驚說亟回覓之則丐者不可得矣是年孝廉登鄉書

雅游篇

余幼峯先生以平生所游覽金陵諸名勝二十處各著詩紀之曰鍾山曰牛首山曰梅花水曰燕子磯曰靈谷寺曰鳳皇臺曰桃葉渡曰雨花臺曰方山曰落星岡曰獻花岩曰莫愁湖曰清涼寺曰虎洞曰長干里曰東山曰冶城曰棲霞寺曰青溪曰蓮磨洞因約焦澹園朱蘭嶼二太史與余起元同賦都為一集曰雅游篇刊而行之屬余師葉閣學為之序一時以為勝事

金陵人物志

盛仲交貢士家有陳中丞人物志抄本余從其子敏耕伯年文學得之仲交手題其首簡云陳中丞為此書歷有歲時脫稿沒後歸羅太守余妻姑夫司馬憲副屢借之不得最後於陳中丞子求得草本錄之余又借司馬家本錄二冊寄玉泉師於豫章昨玉泉師

以母夫人制家居余又復借錄本抄之以藏於家於以見里中故物恐倉卒中難得爾何時有力正其譌誤并金陵世紀刊之以傳布四方邪嘉靖壬子仲冬十六日題於鷓息館中時寒雨彌旬落葉堆堦上自以研承簷溜書之雲浦居士盛時泰仲交甫據此去今萬曆乙卯六十四年矣伯年示余此書在乙未丙申間亦二十餘年伯年下世又復屢易歲華矣此志恐世鮮傳本偶檢筭得之於伯年有人琴之感因掇而筆之

赤松山農

金元玉嘗游浙之赤松山愛其佳徘徊不能去因以赤松山農自號居常遐視清嘯人莫能窺至其處已接物高簡粹白王公貴人雅相傾慕非先施未嘗一登其門太宰青谿倪公參贊南京時嘗擬荐於朝未果以弘治辛酉卒山農之標韻如此蓋亦高士王子新作詩嘲之有內橋寫銘旌之語何也

梁公雅量

梁端肅公雖立身清峻而弘人之度未嘗不優為浙

江方伯執法不撓時巡按御史某公某某處人也公以伉直不為加禮某公疑公易已積不能平乃據公十惡奏之銓曹廉其非寔量移公雲南而已公居之恬然不以為介曰御史言是邪譴死無恨無然自有公論在矣居恒嘗曰犯而不校某敢當之即某公事知其言不虛也余外舅王公又言公為都御史里居嘗用鄉夫肩小輿行道中一御史前騶呵之峻不避御史遣問之公答曰鄉官又問何官答曰梁某也御史悚然亟尾公輿造其庭請罪公曰何罪之有第驄馬行人：斂手避小輿而敢突之必有以可勿問耳揖之而出

薛九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李後主宮中善歌稽康稽康江南曲名後主所製也江南平零落江北逢人歌此曲嘗一歌坐人皆泣錢易為稽康曲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蟠王氣變秋霧淮穀與水浮秋霜宜城酒烟濕霧腹與君試舞當時曲玉樹遺詞莫重聽黃塵染鬢無前綠

蔣康之

涵虛子太和正音譜載知音善歌之士蔣康之金陵人其音屬宮如玉磬之擊明堂溫潤可愛癸未春度南康夜泊彭蠡之南其夜將半江風吞波山月啣岫四無人語水聲淙淙康之扣舷而歌江水澄々江月明之詞湖上之民莫不擁衾而聽推窓出戶見聽者雜迨於岸少焉滿江如有長嘆之聲自此聲譽愈遠矣

都城門

六朝舊城近北去秦淮五里至楊吳時改築跨秦淮南北周迴二十里近南聚寶山皇明定都大建城闕城之域惟南門大西水西三門因舊更名聚寶石城三山自舊東門處截濠為城開拓八里增建南門二曰通濟曰正陽自正陽而北建東門一曰朝陽自鍾山之麓圍繞而西抵覆舟山建北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鷄鳴山綠湖水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神策金川西北括師子山於內雉堞東西相向建門二曰鍾阜儀鳳自儀鳳迤邐而南建定淮

清涼二門以接舊西門而周九十六里

外郭門

西北據山帶江東南阻山控野關十有六門東南北
六曰姚坊仙鶴麒麟滄波高橋上方西南六曰夾岡
雙橋鳳臺馴象大安德小安德西一曰江東北三曰
佛寧上元觀音周一百八十里此京城圖志所載也
今俗公裏十三外十八西又有柵欄門二一在儀鳳
門西一在江東門北共十八門

十四樓

國初市之樓有十六蓋所以處官妓也而南畿志止

十四曰南市斗門橋北市乾道橋鳴鶴西關中醉仙

西關中輕烟南街滄粉樓對翠柳西關中梅妍與翠

對謳歌鼓腹石城門外來賓聚寶門重譯聚寶門集

賢瓦屑樂民樓集賢按李泰字叔通鹿邑人洪武時進

士博學知天文曾掌欽天監有集句咏十六樓中有

清江石城二樓晏振之永樂中金陵春夕詩又曰花

月春江十四樓則知相沿已久今獨南市樓存而北

市在乾道橋東北似今之猪市疑劉辰國初事蹟

所記富樂院即此地也

諸橋

城內橋之跨秦淮者曰武定鎮淮南門曰飲虹俗名新橋

曰上浮曰下浮跨國朝之御河者曰青龍在東長安門外

曰白虎在西長安門外曰會同會同館前曰烏蠻曰栢川此水自朝陽門

外鍾山南流穿跨古城壕者曰大中即古曰復成曰

玄津曰北門跨運瀆者曰斗門曰乾道曰筮橋曰武

衛筮橋曰景定名筮橋東今跨古宮城河者南曰內橋

曰東虹上元縣東曰西虹北曰珍珠曰蓮花跨青溪者曰

淮清曰昇平曰竹橋跨今城壕者曰正陽曰通濟曰

聚寶曰三山曰石城跨城外諸水者曰賽工在馴象門外

曰江東在江東門外曰上方在上方門裏曰中和在通濟門外曰下

方三俱跨曰來賓在小市東曰善世在小市南二俱曰

重譯在西天寺東

府治縣治

府治洪武初自集慶路徙治古錦繡坊大軍庫地即

今治也

上元縣唐始置於永壽宮東徙鳳臺山西宋徙白下

橋 國朝在府治東北昇平橋西

江寧縣古去城七十里即今江寧鎮南唐遷北門清
化坊元徙城外之越臺側 國初徙集慶路治即今
治也縣無大門前臨街有二亭子俗謂其地勢為牛
形萬曆中庸施楊令來謂二門前通衢不便于街側
建一屏牆甫畢役病頭痛不可忍人以俗記語之亟
撤而瘳

洞天十友

金潤十二能賦詩以鄉貢授兵部司務擢南安知府
政暇彈琴寫畫賦詩以子侍郎紳貴乞休家居手製
床几十事號洞天十友風神如仙壽九十賦詩一章
而逝

平生萬首

沈公鍾字仲律上元人也舉天順庚辰進士官副憲
致仕日賦詩平生萬首文字之外世事無所聞公後
以子寶迎春江夏年八十餘而卒有休齋稿若干卷

多宿山寺

丁公鏞舉成化己丑進士官興化守致仕性嗜文學

耽詩尤愛佳山水多宿山寺蓋清逸之士也公有石
屋集今亦不甚傳

祝唐二賦

祝支山作觀雲賦手書以贈東橋先生先生甚重之
每遇文字在坐即出而展翫甚相夸詡支山又嘗為
黃琳美之作烟花洞天賦傾動一時而何柘湖皆不
以為佳要之烟花洞天自是風流佳話不必繩以禮
法也東橋先生又稱唐六如廣志賦口常誦之柘湖
言唐賦托意既高遣辭甚古而唐集不之載唐才情

絕勝失意後所作多悽咽感嘆之旨往、使人歔歔
欲絕真一代之異才也詩賦勝于支山而畫高出沈
石田文衡山之上與祝之字並雄可以上掩前古

東橋先生論詩

東橋先生喜談詩嘗曰李空同言作詩必須學杜詩
至杜子美如至圓不能加規至方不能加矩矣此空
同之過言也夫規矩方圓之至故匠者皆用之杜亦
在規矩中耳若必要學杜只是學某匠何得就以子
美為規矩邪何大復所謂舍筏登岸亦是欺人又嘗

語人曰何大復之詩雖則稍俊終是空同多一臂力
衡山贈髯仙句

何柘湖云徐髯仙豪爽逸宕人也數遊狹邪其所填
南北詞皆八律衡山題一畫寄之後曰樂府新傳桃
葉句彩毫遍寫薛濤箋老我別來忘不得令人常想
秣陵烟蓋其人誠足重也公家多藏書海內志書尤夥
晚遇武宗皇帝幸其家在快園池中捕魚挾以北
行至與上同臥起賜飛魚服然襍在佞幸中公非
所志竟謝歸又二十餘年八十餘而卒

天神圖

徐髯仙家有杜堇古狂所畫天神一幅人長一尺許
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
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畧無所謂秀媚之態蓋奇作也
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
曰此杜樞居輞川圖也

松塢高士圖

王子新作松塢高士圖以贈東橋先生大設色規摹
趙集賢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趺坐其下神檢

出塵表何柘湖言其無畫家谿徑疎秀可愛蓋其風
韻骨力出於天成也余藏有一扇面乃子新所畫墨
梅一枝花瓣用淡墨為之精雅明秀姿態橫生後小
楷書一絕句西園春風暖復回妖桃濃杏一時開山
禽對我閑閑語野叟看花故故來字法智永而道勁
過之今其畫不可多得矣

客座贅語卷六終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

海忠介公

子新字公楚

天上見龍

姚叙卿先生

夢徵

崔老教學

永慶寺

自草墓志

東橋先生友誼

曾大父釋盜

馬文璧竹枝詞

畫品補遺

水異

鐵塔寺

書品補遺

吳公擇婿



仲衡厚德二則

家居進士為考試官

先賢著述

金陵人金陵諸志

南京諸志

吳小仙

楊公文鑒

生殯

黃許二老人

丹丘隱德

白塔

王襄敏公不易居

劉清惠公軼事

少冶先生里居

水田詩句

南都舊日宴集

金陵諸臺

辛水東流

神敬貴人

路傍甲士

南都諸醫

守吉奇治

艾千戶

報恩寺塔

異僧

掘地得古鏃斗

巡城

輿馬

俗侈

女肆

玄武靈籤

蜘蛛

產怪

白兔白猿白鼠

紅鵝

烏龍潭

盧苑馬

讀書五色筆

盛仲交

小九華

梁八老

欽天監為順天府丞

沈侍御

王哥

王元吉

王顯

李疑

客座贅語卷七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七

遜園居士輯



橫塘漁父批

海忠介公

海忠介公為南右都御史風猷肅然與李敏肅公管

察事秉公持正即權貴閔白畧不少狗留都清議因

之愈重一日因送表向三山門內一孝廉家借坐孝

廉家屋極壯麗憚公清嚴聞其來盡撤廳事所陳什

物索舊敝椅數張待之人謂有楊綰令人減騶徹樂

之風公每出行所至人必擁輿左右聚觀之婦人童孺咸嚙呼鼓舞即司馬溫公之入汴不是過也其初來蒞任止攜二竹筴簞舟泊上河人猶不知嘗病延醫入視室中所御衾幃皆白布蕭然不啻如寒生後薨於位以如是人品乃一給事中從史一督學御史以柱後惠文彈之嗟乎坐烏臺中呵佛罵祖者豈獨一張商英哉

東橋先生友誼

王逢元子新父南原公常與東橋先生友視子新猶子也南原公逝子新一日答庄戶邂逅致死子新惧夜攜其妻叩先生之門告曰吾遘人命事將遠遁以吾妻累叔父先生曰毋遽爾我為若解之秉燭作書數函函遣人投於當事者比天明已得從輕發落矣公愛子新之才廳事書室中屏幃必子新之詩與字或問公何偏愛子新乃尔先生曰不然子新詩才寔高其書真度越流輩耳盖欲為之延譽也又人有丐先生文者先生輒命以其潤筆物送子新而子新多狹邪游得即費諸倡家赤貧如故先生雖知之終弗

倦也余內舅少治王公為先生門下士親為余言如此

子新字

東橋先生寄子新過秦樓詞云虎卧天門龍騰鳳閣
書法王家原妙畫爛衣襟磨乾池水透得舊來閑竅
更狂僧醉聖探竒掇雋從橫顛倒愛青年方盛高名
鄰起萬人稱好嘆拙手勉強挑戈依稀撥鐙那識
就中天巧欲取金丹并攜洛賦子細從君論討只恐
揮毫遲留迅疾肘腕不禁衰老判千金買紙如山倩
渠長掃又跋其所書蘭亭卷云吾國王子新英年適
起遂擅海內書名或者議其真書稍肥余謂莊重沉
着脫去佻巧獨得鍾王遺法賞愛為極其為之標譽
如此

曾大父釋盜

曾大父方竹府君嘗冬月夜起庭中便旋仰面見楸
上棲一人呵問之其人惧而墜地匍匐不敢起府君
頰視之鄰家子也慰撫之曰尔雖貧奈何為此爾第
歸質明來當有以濟尔翊日密與其人錢粟去終不

為人言後病易簣時呼先大父與伯祖戒之曰人不
勤苦自立一旦飢寒迫身斯為所不可為者有矣如
吾所遇鄰家子是也因具言其事徵其姓名卒不答
曰尔輩第臆為戒可耳何用知若人此與王闢之澠
水燕談曹州于令儀事正同

天上見龍

沈蹟貞先生名九思卒嘉靖癸卯鄉試上公車日其
父蚤起送之行至北門橋唱經樓口見空中有龍夭
矯而行頭角鱗鬣分明畢見惧而潛于道傍屋簷下
須其過乃出時以為瑞已而蹟貞卒於京邸龍乃咎
徵曾見占候書李衛公望江南云凡出行遇水族蛇
虺之屬多不吉此非其類耶

馬文璧竹枝詞

楊廉夫西湖竹枝詞一卷所載名士甚多中載馬琬
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
皆其天姿之所出也其竹枝詞曰湖頭女兒二十多
春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
歌頗見婉麗此亦金陵詞人之一也惜他作不多得

耳

姚叙卿先生

姚叙卿先生年二十餘舉嘉靖丙辰進士官太守再出以事忤江陵意罷歸優游里中垂三十年以詩文書法自娛所著有錦石山房稿其文不事豁刻而清真恬淡類其為人詩亦與文埒字結構師歐陽詢勁媚道雋家富而工賞鑒所儲古畫鼎彝之類甚夥屋室花石雅致獨絕一代之偉人也嘉靖乙卯先大夫與先生同補博士弟子余以通家子侍先生最蒙賞譽嘗為詩贈余以貢赴試闕下今猶藏之笥中

畫品補遺

金陵瑣事載國朝金陵畫品備矣然尚有數人焉宋臣字子忠號二水善畫山水人物遠宗馬遠李唐近效戴進吳偉極妙臨摹元宋名筆皆能亂真載圖繪寶鑑又有朱希文者善畫梅花與林旭同時見陳中丞鎬金陵人物志陳別駕綱號遲宜子善畫蒲桃其配金夫人善水墨畫所作蕃馬峭勁如生萬曆中王元耀者以賢郎官四川藩幕善畫從文氏父子入門

後季郭熙巨然倪迂等皆有其家法鑿畫亦有獨見
舊院妓馬守真號湘蘭工畫蘭清逸有致名聞海外
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畫扇藏之

夢徵

先大夫萬曆甲戌赴試正月初一日抵徐州旅舍夢
一人手持數錢禱于神曰六個錢作狀元竟而意之
必已中二甲前其六人前乃狀元也已中會試第四
十名而孫公繼皋第三十三名為鼎元相去恰六人
其巧合如此

小異

萬曆戊申夏大雨駢作江水氾濫從來所未有也張
韞甫為余言鼓樓旁有園丁以箚蓬苫殼罽一日偶
揭視之見殼上有一龍蟠曲之跡鱗甲爪鬣纖悉畢
具又江上有漁人遙望水面一葦席浮至近視之上
有小兒坐木車中生可教月耳蒂席下羣蛇蜿蜒蟠
結負之漁人遂收此兒育為己子

崔老教學

嘉隆中老學究崔自均者焦太史先生之親也善起

觀梅教多奇中焦鏡川大尹當歲考時問以名次崔
占之曰某日出案則第二人如出某日則第一矣已
而果第一詢之則某日前原是第二是日後方置諸
首也先大夫庚午秋闈後往扣之甫入門值崔送客
出已入向先大夫曰得毋為科第事來乎不必占吾
已得公教矣必中無疑第名次在榜後耳先大夫中
一百三十名不知崔所挾何術也

鐵塔寺

鐵塔寺劉宋名延祚寺宋之正覺寺也王荊公嘗於
寺西作書院有軒名籀龍法堂西小室為宋高宗元
懿太子勇攢宮金陵志稱建炎三年三月苗劉兵變
四月高宗復位幸江寧府駐神霄宮改江寧為建康
府六月立勇為太子偶宮人持金爐誤墜於地太子
得驚疾遂不起高宗立斬宮人權厝於寺按此所紀
甚詳明太子固以疾薨也劉後村詩細認苔間字方
知鑄塔時不因兵廢壞似有物扶持古殿人開少深
窻日上遲僧言明受事相對各攢眉蓋野史載張魏
公因苗劉偽立太子事并其乳母生瘞之高宗晚年

無子深以為憾有寧死不用張浚之語夫史明載高宗反正一月後方冊明受為太子矣立而又何為殺之且兵變在臨安非建康也乘輿反正冊立東朝太子稚幼無知魏公何忍為此羅景綸鶴林玉露載之甚具信乎其為齊東野人之語矣

永慶寺

永慶寺有磚塔五級相傳為梁永慶公主所造考前志俱不載元人金陵新志第載永慶禪院耳而于紀烏龍潭下注云在永慶寺前其專名之為寺不知自

何時梵刹志云國初徐都督增壽重建請賜額此寺所由名也人言寺基舊廣甚西至今京都旗手大倉東至北門橋又云倉中有石碑今不知所在寺南有謝公墩正在冶城北為李太白所咏處

書品補遺

瑣事載金陵前輩書法亦有遺者國初劉中翰理子素孫良三世能書皆官中書舍人羅參議麟明敏善書劉千戶蒼能為趙松雪書沈休齋鍾書道勁盈尺竟壁無傾斜朱叅議貞幼工楷法晚變為行益妙

陳自菴欽字工人多珍愛之黃珍書李徐九峯能亂
真陳別駕鋼號遲宜子書法褚河南所摹蘭亭奕
有致又嘗書小詩於牡丹花玉簪花瓣子太史沂手
背而為冊至今猶存王太守可大行書法趙松雪大
數寸者尤佳余有所書陶詩一幅風神道勁上逼古
人今世不多見也朱太守晉行書師鐵門限圓媚流
麗翩、動人李明府登行書學聖教序結構不失小
篆李嶧山碑于鍾鼎文尤妙說者以為豐南禹之後
一人

自草墓志

自草墓志示不求于人自廬苑馬壁黃吏部甲楊太
學希淳外如王僉憲麟年八十三王太守可大年七
十九皆自草志而太守之銘文尤為奇偉許奉常穀
亦自草行述至劉清惠公又預求王公廷相作墓銘
此公慣作此出塵外事也

吳公擇婿

周約菴尚書父衛軍也家於交石吳尚書之側開小
酒肆尚書十許歲時赴塾師常過交石尚書門吳公

目而器之因許妻以女一日召其飲坐上果有藕杏
吳公出對白云緣荷方得藕周公應穀云有杏不須
梅坐客盡驚吳公常語其夫人曰此子名位後當勝
我已而果然

仲衡厚德

丁仲衡璿有長厚名舉永樂甲申進士官至都御史
為主事時御史張政過其門適邏者來報聞公失羸
今獲盜者需公認公曰吾家未嘗失也辭不往政問
故公曰時禁盜羸者死寧亡吾羸不忍其死也張嘆

曰公仁人也因薦起為御史

仲衡為御史巡陝右時有行人被酒入察院侮罵臬
司皆不平謂公宜刻奏之公曰是醉耳不足校也明
日行人果詣公謝臬人悠然服其量

家居進士為考試官

陶希文舉正統丙辰進士以親老耳疾遂辭歸不仕
然嘗應天順己卯成化辛卯浙江河南聘典鄉試於
時士大夫不拘見任家居者皆得為考試官皇甫錄
皇明紀畧云楊少卿以服闋主浙江鄉試陽明先生

為刑部主事以病痊入京為山東聘主鄉試當時事
例固與今異矣後言官有論劾楊與王者遂廢
先賢著述

金陵前輩多有著述今類堙滅不恒遘見矣暇常摘
其尤著者記之其嘉靖以來後裔尚有存稿不悉贅
也湯叅將胤勳有東谷集蔣樵林主孝有務本齋詩
樵林摘稿蔣慎齋主忠有慎齋稿金陵紀勝續貂小
稿詩法鈞玄陶進士元素有萬竹山房稿史雋華山
雜著張文僖益有文僖公集倪文僖謙有玉堂稿上

谷稿歸田稿南宮稿遼海編金太守潤有靜虛稿南
山十秀集心學探微子司寇紳有雪心稿青瑣獻納
稿江西巡視稿王公濬有嘉遯子集吳進士珵有石
居遺稿童尚書軒有清風亭稿枕肱集海嶽涓埃論
蜀稿籌邊錄夢徵錄沈僉事琮有休齋稿朱參議貞
有息軒稿徐公遠有居學齋集王參議徽有辣齋稿
史疑引笑集丁太守鏞有石崖集金竹溪鏗有竹溪
集蔣侍御誼有經緯文衡續宋論紀行錄石屋閒鈔
吹呖餘音慙翁新錄姚太守黼有休齋集任憲僉彥

常有克齋稿沈憲副鍾有休翁詩集思古齋文集倪
文毅岳有清溪漫稿董學博宣有青田雜錄吳尚書
文度有交石稿賀友菊確有友菊詩集李僉事旻有
容菴稿金都憲澤有容菴集李知府昊有坦拙稿謫
居集徐參議珪有石林稿王吏部鑿有西冶遺稿陳
都憲鎬有矩菴漫稿陳學憲欽有自菴集海山聯句
集王太僕韋有南原家藏集全太守賢有春秋紀愚
春秋或問黃長史琮有宗說求志稿行義稿楚征目
錄青田稿謫游稿郟城稿嶺南日課續課東歸稿乞
養堂稿顧尚書璘有國寶新編近言顧氏七記浮湘
稿山中集息園集瓚几集登衡小記劉尚書麟有清
惠公集顧副憲琛有寒松齋集陳太史沂有翰林志
誨似錄遊名山錄晤言詩談拘虛集維楨錄畜德錄
存疾錄詢芻錄語怪錄善謔錄梁尚書材有端肅公
奏議許山人陞有嘉會齋稿徐山人霖有端居咏遠
游紀北行稿皖游錄古杭清游稿麗藻堂文集快園
詩文類選中原音韻注什續書史會要謝山人承舉
有米毫錄東村稿西游稿在客稿日得錄廣陵雜錄

湘中漫錄沈封君琪有雪屋詩王襄敏以旂有漕河
撮稿督府稿奏議周襄敏金有上谷榆陽二稿徐王
孫諒有居雲稿陳揮使鐸有雪香亭稿秋碧軒稿張
揮使惟有青藜閣稿余侍御光有古峯集史廷直忠
金元玉琮有江南二隱稿李副使熙有尚友集明農
稿張孝廉翊有元名臣言行錄宋臨奠錄頤居士源
有玉露堂稿陳參岳鳳有大事記舟談感遇篇清華
堂稿摘存欣慕編宛地梓羅太守鳳有延休堂漫錄
高郡丞遠有飲虹稿張憲副鐸有秋渠詩司馬憲副
泰有蔭白堂稿百卷謝方伯少南有河垣稿謫台稿
粵臺稿胡太史汝嘉有沁南稿王太守可大有三山
彙稿三山續稿國憲家猷陳明府芹有鳳泉堂稿忠
孝說義子野集沈侍御越有麓村詩草韓峯隨筆新
亭漫稿澶淵雜著聞見雜錄春秋傳集解春秋分國
便覽宋史詳節諸史撮抄三党編藩鎮傳詞譜續集
附餘金孝廉大車有子有集第大輿有子坤集殷宗
伯邁有逍遙訣山憲漫錄懲忿室慾二編閒雲館野
語金山人鸞有徙倚軒集蕭爽齋詞集許奉常穀有

奉常稿歸田稿盧苑馬璧有治漳備忘錄閔中集兩
山墨談客窻閒話東籬品彙李儀部逢暘楊太學希
淳有李楊二子遺稿廖工部文光有萬曆統天賦玄
夷集李明府登有冶城真窩稿姚太守汝循有錦石
山齋稿黃吏部甲有蟄南編年集李臨淮言恭有貝
葉齋稿青蓮閣稿余學士孟麟有學士集杜山人大
成有晞真集盛太學時泰有遊吳雜記遊燕雜記大
城山全集玄牘記劉學博士義有新知錄卜州守鏜
有三華館集鄭太守宣化有成趣園集宋僉憲存德
有鴻雪稿管檢校景有西浦稿向州守翼有二淮稿
李經歷曉有賓柳亭稿丁學博璽有希山吟王隱君
可立有詩集小程史引睡集羅主簿燾有淵泉集何
參知汝健有竹素園稿子參知湛之有疎園集侍御
淳之有足園集方山人登有半蒼軒稿盛文學敏畊
有軒居集殷郡丞康有雲樓稿陳京兆時伸有百篇
詩倪明府民悅有江上稿葛文學如龍有竹護齋集
陳文學弘世有延之詩集

陳太史沂有南畿志應天府志徐髯仙子仁有南京
志劉雨有江寧縣志李明府登有上元縣志江寧縣
志焦太史竑有京學志陳太史沂有金陵世紀金陵
圖考焦太史竑有金陵舊事周文季暉有金陵瑣事
續金陵瑣事二續金陵瑣事王隱君可立有建業風
俗記陳中丞鎬有金陵人物志陳參議鳳有欣慕編
王太守可大有金陵名山記陳太史沂有獻花岩志
金山人鑿有棲霞寺志盛太季時泰有金陵泉品方
山香茅宇志大城山志祈澤寺志牛首山八志僧海
湛有雨花臺志

南京諸志

其不係本地人所著者則南部吏部志戶部志禮部
志兵部志刑部志工部志通政司志太常寺志南雍
志舊京詞林志光祿寺志船政志船政新書江防考
後湖志金陵玄觀志金陵梵刹志

吳小仙

吳偉字次翁江夏人山水人物入神品性慤直有氣
岸一言不合輒投研而去成化中成國公延至幕下

以小仙呼之因以為號 憲宗皇帝召至闕下授錦
衣鎮撫待詔仁智殿偉有時大醉被召蓬首垢面曳
破皂履踉蹌行中官扶掖以見上大笑命作松風
圖偉跪翻墨汁信手塗抹而風雲慘、生屏障間
上嘆曰真仙人筆也偉出入掖庭奴視權貴人求畫
又多不與於是權貴人數短之居無何放歸南都偉
好劇飲或經旬不飯在南都諸豪客日招偉酣飲顧
又好妓飲無妓則因驩而豪客競集妓餌之 孝宗
登極復召見便殿命畫稱旨授百戶賜畫狀元印章

逾數年偉稱疾歸居秦淮之東涯 武宗即位召之
使者至未就道中酒死子山從遺命葬于金陵

楊公文鑒

衡水裁菴楊公督南畿學政評文知其人之通塞壽
夭無不奇中所刻崇雅錄中士子多為時聞人癸卯
試瞿文懿公文拔第一以為必中解元及開榜日人
以試錄報公迎而諭之曰若勿言解元是瞿某否答
曰不也公愕然曰然則尤瑛邪答曰然後以次占之
多不爽次年報會試者至南京公時飲於許奉常家

亦先使人謂報者曰會元非瞿某則勿報曰瞿某也
公大喜連奔大白亡算嘗試應天見李种卷拔置前
列而語之曰若文多掣歛似胸中有悲苦事种對曰
赴試時適喪耦考童生首取趙衢以其廬無夫里之
布文獨諳典則故後再試閱其卷對之顰蹙曰汝筆
何甚蹇滯恐終身不可望科目矣趙後僅廩於庠卒
奪糶壹鬱以死至今學士輩猶多口公執事稱而慕
之後督李房寰至始奔公名宦祀于學宮

生歿

史癡翁常預出生歿已襍賓客中步送出南門一時
傳為奇事萬曆中齊府一宗人倣而為之治喪七日
賓客往吊命其婢妾號哭慟者賞之以金不則詈而
撻之曰我在尔尚不哭矧異日身後邪歿日極儀物
之盛已自乘筍輿隨其後而觀之雖事出不經要之
達生玩世異乎世之老病而諱言死亡者矣

黃許二老人

無錫黃鴻臚仁卿家於金陵年九十猶徒飲噉對客
拜起如壯年御女無虛夕至九十六而終人問其致

壽之道勿答第聞其烹煉秋石名曰龍虎霞雪丹日服五分而已公為碩尚書汝學之姻親傳其術者也幼醫許北林年八十餘矣上樓躡屐如飛侍妾教人余嘗問聞翁有素女之術然乎荅曰無之第教日不一泄則目昏耳鳴百節脹痛必一御女始小挺耳意所稟腎氣殊異于人故老而健房室若此或曰渠自有它術秘不肯言

丹丘隱德

王隱君可立人稱丹丘先生西冶吏部之幼子也少

有高韻為諸生謝去條然塵外家有小園在下街口蒔花木自娛客至焚香煮茗清言相賞度無客或自以左右手藏圍雙陸決勝負為笑樂視人之貴富漠如也視己之貧窶泊如也同母兄官太守富厚一無所干求布衣蒲屨快然自足兄死其猶子以杉板一副奉之公曰吾自有具矣卻不受縉雲鄭太常汝璧署京兆事聞其賢請為鄉飲賓不得已一往後不再赴人謂有賀友菊之風年九十而終七十後猶手書所纂小程史諸書數十卷定細如蠅足蠅頭性好謔

語冷而趣遙為士流所賞而御子弟嚴嗚、終日至
今稱其家法焉

白塔

筮橋街北去有小白塔峙於中衢俗傳國初瘞張
士誠于下或云士誠之將帥也按此地元為龍翔
寺基塔即其寺中物近庠士陳中正者重葺之累甃
為屋障塔前閱所度佛像中有鑄字為龍翔寺者乃
知俗傳之謬矣

王襄敏公不易居

王襄敏公以旂家在聚寶門外小市西去馴象門里
許屋宇朴隘居之自若也為都憲時每過家必引避
小市口路曰此家吾鄰居父老子弟為貿易者吾不
忍以車前三騶妨其務也鄰有老人與封翁善公幼
以伯父呼之既貴猶不改後有謂其郊居不便勸市
羊市橋北徐宅者公一日即報罷同年趙大尹守閩
其故公曰此府第也門廳廣大必常得青衣者教人
守之吾一老書生安能辦此矧兒輩邪卒老舊居中
其門廳僅如中人家

劉清惠公軼事

劉清惠公麟解尚書歸里常衣白布袍首烏紗巾徒步過其友定陶大尹趙公守家已而其參政者突至不知其為劉公也頗易之公遂巡一揖而退主人送客入參政問揖者為誰荅曰南坦公也參政大慙沮時參政之輿從赫奕甚且相見不為禮故也大尹之子為余言又尚書少從大尹父官千戶名經者授奉子業故與大尹善來則烹牛肚麵勸炊飯待之公所好如此

少冶先生里居

少冶先生自罷珠厓郡歸閉戶讀書門無襍賓士大夫有過訪者纔一報謁而已年七十餘猶畜少艾間賦詩寫字與二三親友共賞度每花發盆盎中必招客飲、中好說古詩奇句或古僻事奇人為令嘲謔相錯風流文雅人謂有東橋先生之風如是者十許年如一日衣必華整四邊以紅紫黃綠帶綠飾之香氣拂人高自位置意不輕可一世以是得簡貴毅然公及見弘正間前輩風檢其深居簡出自重而不輕

與人猶是舊時矩度在今日恐凝滯不可行矣

水田詩句

楊水田先生名成舉進士官至四川叅政工詩惜傳世者少嘗憶其佳句云燈影細搖牕外月鷄穀忽報屋頭霜楚、有致歸田後一夕病中賦得白石清江一酒樓黃花無語對人愁之句自知不起遂敕析家政而物年僅五十有八公與劉南坦公皆受業于予戶趙經先生之門趙先生武弁而攻毛詩精舉子業出其門者多名士有僚友欲聽其講孟子先生必正

衣冠據席而談先生子守亦舉於鄉官縣令

南都舊日宴集

外舅少冶公嘗言南都正統中延客止當日早令一童子至各家邀云請吃飯至已時則客已畢集矣如六人八人止用大八仙卓一張殺止四大盤四隅四小菜不設菓酒用二大盃輪飲桌中置一大碗注水滌杯更斟送次客曰汕碗午後散席其後十餘年乃先日邀知次早再速卓及殺如前但用四杯有八杯者再後十餘年始先日用一帖、濶一寸三四分長

可五寸不書某生但具姓名拜耳上書某日午刻一飯卓設如前再後十餘年始用雙帖亦不過三摺長五六寸濶二寸方書眷生或侍生某拜始設開席兩人一席設果設七八器亦已刻入席中末即去至正德嘉靖間乃有設樂及勞厨人之事矣

金陵諸臺

六朝以來諸臺今惟昭明太子讀書臺在鍾山之上雲光雨花臺在聚寶門外越王臺在馴象門內小市口宋元嘉鳳皇臺在驍騎倉南上瓦官寺或有云在城外新亭今石子堰者謬周孝侯讀書臺在武定橋東蟒蛇倉後郭文舉讀書臺在冶城今太一殿其遺址此皆灼然可據者若晉之衛玠臺在新亭南齊之九日臺在鍾山梁之望耕臺在秦淮北岸皆不可考矣

辛水東流

少橋張封公居北門橋之豆巷嘗語余三十年前有一堪輿謂之曰吾宅後之河自西而東所謂一彎辛水向東流也此地宜出狀元時人以封公子享之美

秀而文意驗在此久之焦澹園先生移居其對門至
萬曆己丑大魁天下其言乃驗而孚之亦舉乙未進
士官至長蘆鹽運使

神敬貴人

顧東橋尚書未第時年十七八家有事蚤起禱於城
隍之神甫至廟門有一軍人驚問曰是顧相公邪曰
然曰公異日必作尚書矣公怪問之軍人曰吾因赴
小教場操演起大蚤假寐于此聞廟內有人傳呼掃
除庭內曰顧尚書來吾候之惟公至故云然公謝其

人入廟禱祠常以此自負後卒官大司寇乃知世之
顯貴名德人即鬼神亦為禮異也

路傍甲士

萬曆乙酉八月十七日 萬壽聖節時督粵房御史
寰勅諸生赴禮部拜牌予時在洪武街舊居偕張韞
甫崔輿往北歸方五鼓月明如晝余在輿中假寐韞
甫輿前行過供應机房路轉入珍珠橋地多葦池蔬
圃韞甫見路側無數甲士跪伏於道若有所俟者韞
甫悸噤不敢出轂翌日為余言之不知此何祥也

南都諸醫

南都在正嘉間醫多名家乃其技各顯一門無相奪者如楊守吉之為傷寒醫李氏姚氏之為產醫周氏之為婦人醫曾氏之為襍症醫白驪李氏刁氏范氏之為瘍醫孟氏之為小兒醫樊氏之為接骨醫鍾氏之為口齒醫袁氏之為眼醫自名其家其人多篤實純謹有士君子之行常服青布曳襪繫小皂絛頂圓帽着白皮靴出入多步行間用驢騾或用轎止黑油藤板者如閭左婦人所乘耳有召者必詢為某病非所治則謝不往不似今之大小內外雜症兼習也

守吉奇治

余母氏外家謝五老夫婦病感冒月餘矣飲食不可下緣屬口輒嘔噦眾醫皆以死法棄去一日楊偶過其門邀入診之曰無傷也病久已去久不飲食腹枵矣小進食就繞上爭噉胸次撓繞作惡耳試頓食之當勿藥而愈家人羣駭其說然度無可奈何姑從之遂以冷茶投粥中頓與人二大盃初尚作嘔已漸喜食已沉睡竟而霍然起矣又一人病羸瘦委頓甚

百方不效求楊診之楊曰若病非藥所能愈第於五更向煮牛肉肆中候其初熟揭鍋蓋時若以口鼻向鍋傍吸取其氣久之取其牛肉汁一碗飲之數日可愈矣從之果然楊他治多類此

艾千戶

監前西倉巷有艾老者衛千夫長也年至當告替一子年十六七而脣上有贅瘡初如豆已漸長大如拳觸之痛不可忍父子相抱終日啼一日艾老往南門歸至內橋途遇一道人賣藥者試以子病語之道人

曰吾能治此若家何許旦當詣汝告之翌日道人果至診其子曰是不難第愈時當謝我二金耳艾老許諾遂出囊中藥以一青綫繫于瘡之根次日又至又次日再至語艾者曰病即愈矣明日當具金謝我翌日候之不至瘡如故父子又相抱而啼疑其紹已病終已不可為也午飯時其子方握匕瘡甚然墜几上竟無所苦候道人竟不至其子以是年赴京襲職歸

報恩寺塔

大報恩寺塔高二十四丈六尺一寸九分地面覆蓮
盆口廣二十丈六寸純用琉璃為之而頂以風磨銅
精麗甲於今古中藏舍利時出繞塔而行常於震電
晦冥夜見之白毫燭天自諸門涌出曼曼如彈指
嘉靖庚申寺被火并其護塔廊毀之塔故無恙至萬
曆庚子中其貫頂大木朽蝕者半金頂亦欹斜矣雪
浪洪恩慨然謀正之身自募化凡得金數千架木易
其貫頂之木又斥其餘資修塔廊煥然頓還舊觀矣
余嘗為文記之無何為其徒蠲譖被逐而死于吳之
平望叢林中至今為之惋歎陳太史魯南琉璃塔記
曰廣四十尋重屋九級高百丈外旋八面內繩四方
似過其寔而文甚竒麗可重也

異僧

雪浪修塔時所構鷹架與塔頂埒一方僧居雪浪座
下善升高時天新雨僧着釘鞋登塔之第九層從門
出反身以手援簷踞躍而上至承露盤中衆人自下
望之為股栗而此僧往來旋轉捷若飛猱易如平地
咸說以為神余弟羽王親見之余謂此僧者非脇有

肉翅必膽大如斗或能壁飛要之彼法門中大有能
狡儉人西陽雜俎言唐瓦官寺因無遮齋象中有一
少年請弄閣乃投盃而上單練鬣履膜皮猿挂鳥跋
授若神鬼復建瓴水於結脊下先潛至簷空一足歆
身承其溜焉此人與此僧頗相似

掘地得古鏹斗

萬曆辛亥夏五月杏花村種地人於杏樹下掘得一
銅器大如巨碗三足有柄長可尺許友人沈不疑以
為古挿血槃非也此正是古之鏹斗耳字書以鏹為

溫器其制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蓋古之鼎烹大
鼎則卒難至熟故溫已冷之物一二人食則用鏹也
此地不知何緣埋此且在杏樹根下數尺餘得之又
非古墓兆亦奇事

巡城

舊時臺史之巡視五城者日行閣巷間地方有閑者
總甲即執其人詣馬前咨之隨為分割決遣而去正
德間吳交石公為都御史各道御史於其私宅謁見
往就所坐鄰家染坊中了城事又有胡州判者住

北門橋一御史與之善偶來拜坐其家有總甲執訟者就廳事中人決十板而去家伯祖為余言之當時事躰之簡易如此其後總甲不復途中咨稟惟開單詣御史所居宅呈治後又創造察院益為嚴重視曩者事宜益不侔矣

輿馬

四友齋叢說中記前輩服官乘驢者在正嘉前乃常事不為異也頃孫冢宰丕揚嘗對人言其嘉靖丙辰登第日與同部進士騎驢拜客步行入部先伯祖亦

言隆慶初見南監廳堂官多步入衙門至有便衣步行入市買物者今則新甲科輿後舛長安中苜蓿冷官非鞍籠肩輿腰扇固不出矣又景前溪中允為南司業時家畜一牝羸乘之以升監旁觀者笑之亦不顧今即幕屬小官絕無策騎者有之必且為道榜所揶揄憶戊戌己亥間余在京師猶騎馬後壬寅入都則人皆小輿無一騎馬者矣事隨時變此亦其一也

俗侈

南都在嘉隆間諸苦役重累破家傾產者不可勝紀而閭里尚多殷實人戶自條編之法行而雜徭之害杜自坊廂之法罷而應付之累止自大馬重紙之法除而寄養賠贖之禍蘓自編丁之法立而馬快船小甲之苦息然而民間物力反日益彫瘵不自聊者何也嘗求其故役累重時人家畏禍衣飾房屋婚嫁宴會務從儉約恐一或暴露必招板累今則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是以用度日益華靡物力日益耗蠹且曩時人家尚多營殖之計如每歲赴京販酒米販紗緞販雜貨者必得厚息而歸今則往多折閱殆是造化默有裁抑盈虛之理故難偏論也

女肆

余猶及聞教坊司中在萬曆十年前房屋盛麗連街接弄幾無競地長橋烟水清泚灣環碧楊紅藥參差映帶最為歌舞勝處時南院尚有十餘家西院亦有三四家倚門待客其後不十年南西二院遂鞠為茂草舊院房屋半行拆毀近聞自葛祠部將回光寺改

置後益非其故矣歌樓舞館化為廢井荒池俯仰不
過二十餘年間耳淫房衰止此是惟風者所深幸然
亦可為民間財力虛羸之一驗也

玄帝靈籤

北門橋有玄帝廟相傳聖像乃南唐北城門樓
上所供者後移像于今廟、有籤靈驗不可勝紀人
竭誠祈之往、洞人心腹之隱與禍福之應如面語
者余生平凡有祈靡不奇中乙酉余一四歲女偶病
祈之報云小口陰人多病厄定歸骸骨到荒丘已而

果切庚子余病三月祈之報以宜勿藥候時四月祈
之報云病宜增骨瘦且如柴已而果然五月祈之報
云而今漸有佳消息是月病果小減六月祈之報云
枯木重榮此月肌肉果復生駸、向平善矣余嘗謂
帝之報我其應如響迄今不敢忘冥祐也它友人祈
者尤多奇應

蜘蛛

張韞甫言其鄰人噉飯時有蜘蛛墮碗中亟摘去之
啖其飯遂患腹痛至不可忍醫百方療之不效不知

其為蜘蛛毒也久之痛漸下至腎囊遂破從瘡中出
蜘蛛數枚豈墮碗時遂遺種邪此與宋人洗足海中
蛤精入踵事相類非徐才伯之神那能辨者

產怪

萬曆癸丑四月前恭將其家一僕婦產巨卵五色
者一餘漸小至數十枚不知何故意必為蛇所交而
成又一家僕妻產物如鱉嬰姍能行又穩婆劉氏為
家人言曾遇婦人坐辱產蝦蟇數十者今丁巳春下
閏一婦產一夜又二頭赤髮共身有數口嚙人跳踉

欲上屋穩婆手掣之扼而死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人
之產物與牛馬之生人要之必有所因可臆而斷世
人以耳目所不習遂見為怪耳程生馬、生人物類
變壇寧有極哉

白兔白猿白鼠

癸丑五月初七日雨後鎮江人徐某牛市窩中有一
白兔江夏星士汪應龍持來閱之毛白如雪眼赤紅
頗馴擾能出入人衣袖中亦奇物也徵所自得云自
天台山中山有一洞、有白物者五一猿一鸚鵡一

穿山甲一蜈蚣而蜈蚣尤奇身長尺餘脊之兩緣如
真珠者櫛比晶瑩異常兔為黃工部貞甫買去此中
士人多為詩咏之

石磔金都閩流寓南都家有白猿一隻長可二尺許
眼與面及胸皆赤色毛如雪而鬣性頗馴不似它狙
狢之躁動也時、閉目危坐似習禪定者金以銀六
十兩易得之

余家淮水飲虹橋北河房為家僮所居中有白鼠若
初生者僕葦時見之白物不必長年亦不必瑞世自

有此種不足為異

紅鸞

王貢士忠徵官全椒奈博夏日同知縣樊玉衡禱雨
樊屬王誼壇釘桃椿倏見空中有如大紅鸞者飛甚
迅盤旋王頂上頃大震雨遂霽乃知世所畫霆神脇
有兩紅翅亦自有據也癸丑六月六日王之子履泰
與余言于門樓中

烏龍潭

余友俞公仲茅曾同數友人泛舟于石城門內之烏

龍潭時日已暮矣舟在潭北忽見潭南水面有物浮
出黑而長可數尺昂首望北而行水輒全涌舟中人
驚呼之遂沒元金陵志言輿地志宋元嘉末有黑龍
見玄武湖側今潭近湖疑即當時所見之處按今潭
去湖絕遠志又言潭在永慶寺之前今去寺亦相懸
且在寺之後數里意元人修志者未嘗親履其地祇
以所傳聞書之故多乖舛若此耳或又言今所云潭
是舊湖地潭自在今京旗手大倉中有大池深澄有
龍在內不知然否

盧苑馬

盧苑馬公璧舉嘉靖戊戌進士歷都守至今官生平
抱苦節官歸行李蕭然室廬皆先世遺無所增置性
好菊宅傍有園公手藝菊其中廣求異本至數百品
躬揆抑灌溉之秋時花發召客宴賞累日自餘閉門
晏坐間讀醫書訂藥品意泊如也余目中所覩士大
夫清介此公為首以子姓不甚顯人遂鮮知之者頃
郡數奉鄉賢祀如此公竟不得與俎豆之列可為浩
歎

讀書五色筆

外父少治公嘗謂余言先輩蔣公名法上元人成化
丁未進士官參議其少為諸生所居在下街口門有
樓二間即公讀書處也後罷官歸猶讀書其上杜門
掃軌人罕覩其面有通鑑綱目一部每閱一過即以
一色筆圈誌之凡數閱五色皆備所批字畫精謹深
可寶玩此不惟見前賢操履清貞矯、人外即其終
身學古無他者好亦當時醇樸寡欲之一端也沈韓
峯侍御看綱目亦用五色筆前輩讀書用意大都爾
爾今人鹵莽言之使人慨嘆深

盛仲交

盛貢士時泰在慶曆間以才名噪一時楊用修王元
美二先生皆與之友稱譽之博南為其所居蒼潤軒
作記弇州贈詩有盛子來金陵醉眼天模糊能令陸
平原不敢賦三都之句每有撰述伸紙落筆滾、不
休頃刻萬言可就紙盡則已否則更揮而足之詞意
清曠磊落超軼絕塵真異才也善畫水墨竹石人謂
有洋州眉山之風生平不問家人生產為子敏耕娶

婦妻沈孺人囑其勿他適薄暮偶一友人過之言將
之城南某寺仲交欣然偕往比親迎四覓仲交不可
得已閱數日方歸人問適從何處來乾笑而已其任
達如此

小九華

胡長白家武孝右袁府巷偶鋤後園地忽鏗然有聲
異之以手擘土見一研山埋其下出之長可尺許高
數寸峯巒峭崿森秀紋如胡桃色黝然真几案之佳
物也長白以形類九華因名小九華如東坡先生仇
池石故事手自為記屬友人咏之按此地在南唐為
宮內傍有護龍河石甃尚在元則為龍翔寺矣石不
知何時入土中

梁八老

梁刺史名楹、之父曰梁八老俠烈士也刺史以嘉
靖丙午舉于鄉宴客召伶人為劇所食伶者糲也伶
于筵前發科黜之八老怒陰部署家人椎一豕烹之
炊粳米三斗為飯以二大甕酒佐之賓退扃戶呼伶
前日來若何等人即噉糲何不足若所乃敢當筵訕

我、今為若具食而葷立噉盡否則斃汝鼠子言訖
左右持白挺者林立侍伶跪伏泣涕嗶嚶請命久之
不辭而八老最鍾其長女伶之點者知之潛懇其僕
達于女、乃急呼八老入既入而家人私以梯縱伶
升屋踉蹌遁去自是八老每譙諸伶廩、亡敢或偃
蹇者

欽天監為順天府丞

嘉靖中周公相由天文生歷官欽天監、正加順天
府丞公洞曉歷算占候之術嘗與唐荆川先生反復
辨難家有所著書數大冊皆言曆法今亡矣公恒言
候占星宿不但知其分野度數而已其光色星、不
同要須隔紙窻穿隙觀之一見其光便知為某星百
不失一方可言占候耳此昔人論星所未及公孫元
舉萬曆乙未進士

沈侍御

前輩士大夫致政在林下者類杜門謝交游郡邑大
夫至終任多不識面曾聞沈侍御越罷官歸日坐樓
上寫書以三錢鷄毛筆抄至數十百冊親友亦不數

相見汪公宗伊為南部郎公按部日所荐官也執門
生禮侯公辭不見立赤日中數刻僅一接之汪公嘆
息而去其簡遠如此在今日則亦有不能遂其高者
矣後公當舉鄉賢汪公官大京北以公門人引嫌不
敢申院遂中報公論至今以為闕典

王竒

王竒為諸生通天下卜筮星數之學後以事被褫乃
以術游四方成化中來金陵三原王公在兵部方為
權貴所危屬竒筮之竒曰公歸矣越三載其起當銓

衡乎已而果然吏部官欲黜二御史問其命竒曰命
豈宜問于公哉進退人材固有不在命者不對而出
刑部逸重囚主者屬竒筮之遇恒之大過竒曰五為
囚圍賊入矣其焉逃之計其獲日與時皆不爽聞者
皆色然駭陳指揮妻死將殮其女病問命于竒曰
女固亡恙其母亦且未死後當生二子即欲斂其必
越午一時妻復生後果生子二人王郎中應奎問命
竒曰是火氣太盛若官之南所至必有火災後守台
州既上三月郡中災十室九燼王以疾去其他竒中

尚多竒天台人無錫邵文莊公為傳其事 竒術

王元吉

方正學先生志元吉墓載其事曰元吉年四十歲飢與兄行糶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刦之兄惧走匿元吉不為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邪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為然散去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教千自稱為元帥殺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守將閉門伏不出福壽憂不知所為元吉造門請見論事福壽起

問計答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粟公宜開城門陳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王者必自来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福壽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自来執殺之也先失勢所自敗去元吉絕不以語人久之上得江淮即金陵為帝元吉因喋不更談世事隱醫肆中自給卒以布衣終竒計前似李穆之于宇文泰後似王文正之待趙元昊不讀書而闇

合奇士也

溪漢子

溪漢子王顯江寧人少脫畧不拘讀書不肯帖、諸生間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間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嘆息仰天拊髀若有意從之游者天台林右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于為文張穀陽狂飲酒自放于歌詩二人皆自負高於一世顯游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笑二人者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為引歸送旅主人

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為樂驩殺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為人共瞰指笑之以為真狂或又疑其為神仙人云顯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怒馬行眾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汗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呵之勿辭也後忽盡悔所為買書數千卷伏讀之為文章奇偉抗健然恥以自名嘗曰嘆無儒者唯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耳不然多讀書何為

奇人

李疑

宋太史濂李疑傳曰李疑者居通濟門外閭巷子弟
執業造其家得粟以自給不足則以六物推人休咎
因貧甚然獨好周人急金華苑景淳吏部得疾無
他子弟人殆之不肯舍杖踵疑門告曰我不幸被疾
人莫舍我聞君義甚高願假榻疑許諾延坐汛室具
牀褥爐灶居之徵醫師視脉躬為煮糜煉藥旦莫執
手問所苦既而疾滋甚不能起淒夫衾席穢不可近

疑日為刮摩浣滌不少見顏面景淳流涕曰我累君
矣恐不復生無以報厚德囊有黃白金四十餘兩在
故旅卽願自取之疑曰患難相恤人理宜尔何以報
為景淳曰君脫不取我死恐為他人得何益疑遂求
其里人偕往攜以歸面發囊誌其數而封識之數日
景淳竟死疑出私財買棺殮于城南聚寶山舉所封
囊寄其里人家往書召其二子及二子至疑同發棺
取囊按籍而还之二子以米饋卻弗受反贖以貨遣
歸平陽耿子廉械逮至京師其妻孕將育衆拒門不

納妻卧草中以號疑問故歸謂婦曰人孰無緩急安能以室廬自隨哉且人命至重倘育而為風露所感則母子死吾寧舍之而受禍何忍死其母子俾婦邀以歸產一男子疑命婦事之如疑事景淳踰月始辞去不取其報人用是多疑名士大夫咸喜與疑交見疑者皆曰善士善士疑讀書為文亦可觀嘗以儒舉辭不就然其行最著 真義士似杜環

客座贅語卷七終

客座贅語卷八目錄

名公像

科舉事例

儒學

皇城

吳媪

蠟矾

鄭生

飲缸先生

司馬家婢

黃督學

仕路窄

賞鑒八則

藏書

督學察院

元御史臺

金陵垣局

王司寇

陳侍御

割肝

秋宇先生著述

黃蟄南父子

文臣賜第

修志

尹山人

陳廣平

孔復

四羽士

白野先生

侍御無茶具

耳環投水

金陵學校

祠先賢

青溪先賢祠

建康俗尚

十一則

南都詞林

訢慕編

許少張

吳八絕

鄉正

劉千戶

周汝衡

客座贅語卷八

遜園居士輯

大市酒人批

名公像

倪文僖公與子文毅公像俱方面大耳豐頤頰微髭鬚文毅尤為肥碩聞其曾孫翰儒言腰帶圍可容中人四軀也公無子里中傳文僖禱北岳其夫人姚夢岳神指捧香合童子曰以為尔子孕而生公故名岳言公隱官公會生子祝枝山野記亦言文毅頤躬廣

頤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四乳云而陳中丞人物
志言文僂雙目如電體有四乳祝或誤也

王襄敏公廣額豐頤而骨氣峻拔有威重印堂中直
紋五條右頤有一黑子音吐如鍾

都督劉公奎面峽削無渥顏聳肩如寒士

楊水田公成鉄面劍眉凜不可犯

陳太史公沂軀不甚長神采朗秀眸子可照

邵僉憲公清貌古神秀其毅清遠

徐子仁公霖廣面長耳美鬚髯體貌偉異老而豐潤

行步如飛稱曰髯仙

謝野全公承舉美鬚髯行九人稱曰髯九

許奉常公穀長頭面白皙而圓巨鼻微鬚雙眼如碧
色八十時狀如世畫老子

王吏部公鑿面白皙骨峻嶒清峭兩眉如劍直豎微
鬚鬚望之義氣凜然

殷宗伯公邁面圓黃白色微鬚清靜之意可見

姚太守公汝循身可中人面上員下稍銳白皙小有
鬚向人多笑容

余司成公孟麟目小而圓骨法清古耳高於眉下微
銳

沈侍御公越修幹廣顙氣韻高邁

盧苑馬公璧長身面如之黃色古而硬老矣多皺紋
王大守公可大修軀銳首面長尺白皙眉目疏朗微
髭鬚手掌如喫血長上短下毅如鍾

吳司寇公自新大軀方面白皙而紅微髭鬚豐頤目
光外現有威重

科舉事例

應天府鄉試 國初自府學生增廣生監生外如未
入流官吏武生醫生軍餘舍人匠之類皆得赴試皆
得取中如成化元年章玄應以番守左衛軍餘中第
八十七名四年謝崇德以內江人吏中第四十二名
十年王鏞以犧牲所軍餘中第二十三名十三年李
用文以武學生中第九名十六年喬衍以武學生中
第二十四名二十二年陳玉以沂州衛舍人中第十
七名楊俊以江陰衛軍中第八十五名弘治五年劉
麟以武學生中第七十五名齊貴以營繕所匠中第

九十一名十一年史良佐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八十
五名十四年陳沂以太醫院醫生中第四十八名邵
鏞以羽林右衛舍餘中第七十一名劉弼以錦衣衛
舍餘中第七十七名十七年柴虞以驍騎右衛總旗
中第八十九名相傳兩畿額一百三十五名其五名
原為雜流設也自嘉靖以後遂不聞有中者武生間
亦考送入場傳言不與騰錄果爾則亦非 聖朝立
賢無方之意矣又附學生入試自弘治八年始吾鄉
顧尚書璘以附學生中第十四名應天試錄之有附

學生亦自此始也

儒學

府學明德堂後舊是一高阜土隆隆墳起嘉靖初都
御史陳鳳梧夷其阜建尊經閣於上未建閣之前府
學鄉試中者數多景泰四年開科中式者二百人而
應天至二十九人可謂極盛自建閣後逐年漸減隆
慶以來稀若晨星矣萬曆乙酉丙戌間太常少卿濟
南周公繼署府篆公雅善玄女宅經謂儒學之文廟
坐乾向巽開巽門而學門居左屬震廟後明德堂堂

後尊經閣高大主事廟門與學門二木皆受乾金之
尅陽宅以門為口氣生則福尅則禍於是以抽交換
象補泄之法修之於學之坎位起高閣曰青雲樓高
於尊經以泄乾之金氣而以坎水生震巽二木以助
二門之氣又於廟門前樹巨坊與學門之坊並峙以
益震巽之勢於離造聚星亭使震巽二木生火以發
文明之秀又以泮池河水不畜于下手造文德木橋
以止水之流脩理甫畢公遷應天巡撫都御史學門
內舊有屏牆戊子冬公下檄拆去之曰去此明年大
尅必出此亡疑矣己丑焦公果應其占庚寅冬公遷
南戶侍面語予曰修學而一大尅余未敢言功也占
當出三元坊中樞字亭上星字篆文區之三口星上
之三圈皆寓三元之象君其識之乙未戊戌朱公與
余相繼登第人益以公之術為神頃年有議修學者
大京兆黃公博謀于衆余謂只宜循公之制不可輕
改其發科之多少蓋亦歲運利鈍所致不拘何宅皆
有之惟其宅本吉則宜靜聽以待吉之自會年、變
遷科、脩改斷無此理時議者皆以余言為然京學

志載公脩學事余特為詳其所以告學者

皇城

萬曆中少宰李公廷機曾議修大內承天門樓余座師少宗伯葉公向高署工部事以質于大司馬郝公杰郝公以會典成化十六年有南京皇城内宮殿不許重修之例答之遂止而不行然余查萬曆初承天門損壞部題准修理工部主事黃正色等有勞人役俱叙功則皇城自舊例城牆之外亦有修理之事矣竊意唐重東都宋重西京僅置留守與今日南京奉陵廟備百官者殊例官門任其頽敝恐亦非國家重根本意也

吳媪

王丹丘翁言吳交石尚書有姊老而寡居尚書之家媪能詩文一時卿大夫多與之酬咏或來詣尚書者值其他出輒請媪見與論議問近日有何篇什供茗而去當時士大夫風俗樸質如此曾不以為異也尚書友愛甚篤摯為南御史大夫所居在北門橋南嘗於橋上遇其无繃、步門即下輿扶攜而歸里中老

成人至今談之以為盛德事而國史實錄亦謂公居家待昆弟有恩人皆稱之

螺磯

蕪湖江有螺磯，有廟所祀者劉先生之孫夫人江上漁人言螺蓋老黿之類也癸丑某孝廉以訪友寓鳩茲偶游廟入寢殿熟觀其像賦詩有調謔語歸卧旅舍詰朝晝漏下數十刻不啟戶家人挾扉視之則死於榻矣陰精流輸露汗席上疑為物所魘而然古稱入祠廟者宜敬而遠之毋得瞻視謔浪觀此尤信

此與三水小牘所紀魯山縣女靈廟夏侯禎事頗相類彼為神所招以友人正言責神而罷而孝廉乃罹其禍可異也

鄭生

鄭典者前京兆鄭公楚之裔也為府學諸生齒且宿矣訓童子於大中橋尹氏夜臥館中有羣盜猝至扣主人門不啟粹鄭令呼以入鄭曰不可盜以刃迫之生大言曰吾受主人請教若子今乃為若輩呼其門以劫之此豈復有人理邪汝殺則殺吾口不可開也

盜不得已掠生衣被而縛之至天明主人開門乃解其縛生素驚直今段遂能剛正乃爾若此生者余意學使宜旌異之以厲積俗

飲虹先生

李師文熙參議昊之子也舉進士為南御史以上疏請誅劉瑾等逮下詔獄廷杖三十放歸瑾深銜之踰年又以舊牘中有熙名文致微過復傳旨於南京午門杖五十瑾誅後家居一十六年起官郡守至按察副使生平方嚴峭直人以為難近顧司寇為作墓志

亦微見其意云時輦稱曰飲虹先生况其負氣而善藏也李家在新橋西故稱飲虹飲虹舊橋名公與王辣齋徽碩橫淫琛皆號豁刻而王碩之清端李之能諫皆錚錚為世偉人未易才也

司馬家婢

羊市橋下司馬家西虹侍御之後也萬曆丙午丁未間家有怪拋擲瓦石無虛日後復處發火焚其門樓三間百計祈禳迄無驗客為余言其狀余應之曰曾憶風俗通中光姬事政與此類試語司馬君可密

察家中男女當有人作此狡僞者母信為鬼物也客
不謂然後一日司馬度母有一婢忽裙帶中落取火
紙夾於地家人追問之始具吐實向之怪孽皆此婢
之為也其家遂逐此婢婢去而家安矣語曰少所見
多所怪然哉

黃督學

督學黃公汝金別號翠岩才穎捷異常閱卷一目教
行俱下常以兩門役橫曳之手執筆遇佳者輒用筆
大抹門役亟以酒大白進為引滿賞之遇惡文即大
吃擲地上發案日凡所賞識與所黜斥口誦其文之
佳惡不遺一字人以為神試童生日交卷隨閱定去
取有出院未抵寓者而案已發矣其敏而彊記亦一
時之雋也

仕路窄

胡象岡督學曾以事答一吏、北人也口稱仕路窄
仕路窄求免胡怒盡法決遣之後胡以事被逮詔
獄、中供帳食物畢具胡心訝非獄所宜久之因問
執事校尉何以有此答曰此吾獄吏意也胡心感甚

而不知其人事解訪此吏詰之曰君待我厚不啻骨肉不曉我何德于君而以此施我吏笑曰公忘之邪吏即仕路穿者也胡大感涕曰我一時執法答君：不恨我、在獄中君不思釋憾於我反厚待我君誠高義足驅今古我為不知人矣遂與約為兄弟厚扶植之惜此吏忘其名

賞鑒八則

賞鑒家以古法書名畫真蹟為第一石刻次之三代之鼎彝尊壘又次之漢玉杯珖之類又次之宋之玉

器又次之窰之柴汝官哥定及明之宣窰成化窰又次之永樂窰嘉靖窰又次之留都舊有金靜虛潤王尚文徽黃美之琳羅子文鳳嚴子寅賓胡懋禮汝嘉頤清甫源姚元白澗司馬西虹泰朱正伯衣盛仲交時泰姚叙卿汝循何仲雅淳之或賞鑒或好事皆負雋彀黃輿胡多書畫羅藏法書名畫金石遺刻至數千種何之文王鼎之父鼎最為名器它教公亦多所藏近正伯子宗伯元介出而珍秘盈筭畫掩前輩伯時元章之餘風至是大為一煽矣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舊云在南京一質庫後入魏公家或云在王守溪相公一子處嘉靖中一貴人以重價購送嚴世蕃者乃時人崑山王彪從王公子處私臨本也世蕃喜甚裝潢人湯姓號北川者索賂不得指言其偽世蕃大怒卒以陷貴人云
顧東橋以尚書考滿入京分宜請其宴堂上掛吳小仙月明千里故人來圖公入堂甫揖罷昂首看之大殺曰此摹本也真蹟在吾鄉倪青溪家此畫甚佳當求其真者嚴為色變

黃美之家有王維着色山水之卷又王維伏生授書圖一卷又出數軸皆唐畫也吳中都玄敬看畢吐舌曰生平未見

王惟江天霽雪卷為胡太史懋禮家藏後其子沒馮開之先生以數十金購之今尚在其長子驥子家慕而欲購者懸予其直且數百金矣胡又有宋榻黃庭經肥本最為墨帖之冠今不知在何所金陵瑣事又記胡有蘭亭記

姚叙卿藏宋榻淳化閣帖紙墨光黦如漆而字肥後

為其姻家鍾櫛所得今不知歸何人手
叙卿有山谷書法華經七卷紙用澄心堂光滑如鏡
價至七百元叙卿沒後曾有人持以質于余、睹其
字多昏拖疎慢似非雙井筆也後竟為徽賈以重價
購去
王蕃幕元燿故富家子善畫家多畜古名畫至數百
軸李成看碑圖為最所刻石帖名栗葉齋帖皆三吳
及金陵人書

藏書

南都前輩多藏書之富者司馬侍御泰羅太守鳳胡
太守汝嘉尤號充棟其後人不能守遂多散軼司馬
家書目尤多秘牒有東坡先生論語解鈔本四卷其
家教有鬱攸之變此書亡矣胡氏牙籤錦軸最為珍
異而子孫式微彫落市肆尤為人所惋歎昔人言藏
書八厄水一也火二也鼠三也蠹四也收貯失所五
也塗抹無忌六也遭庸妄人改竄七也為不肖子鬻
賣八也周吉甫言里中謝家小兒喜聞裂書穀乳媪
日抱至書室恣裂之以招嘻笑此當為藏書九厄乃

予又聞里中故家子有分書不計部數以為不均每
遇大部兄弟平分各得數冊者有藏書不度篋笥狼
籍大米桶中或為人踐踏者此其厄視梁元帝南唐
黃保儀之焚毀又何如哉至若為庸夫作枕頭為村
店糊壁格為市肆覆醬甌為婢媪夾鞋樣比於前厄
差降一等其它如堆積不曉批閱收藏不解護持秘
本恠惜不肯流傳新刻差訛不加讐校書之衆厄又
有未易枚舉者矣

督學察院

督學察院在南門內舊為皇殿武宗南幸時居
之後改為學院公廨自耿恭簡公後中多妖異近臺
李公寓其中一日月下與夫人閒步堂上忽庭中有
小生員數十人各具巾袍拜舞於階前公與夫人大
驚詭遂移居於會同館自後此院扁鏽甚固深藜宿
莽白晝人亦無敢入矣頃年陳公懷雲耒乃重為創
建一掃而更之移居其中遂無他事

元御史臺

弇州先生丞相府志言太祖初下金陵為吳王以

元御史臺為中書省且云不知御史臺何地按太
祖為吳王時居今舊內而元之御史臺金陵之在古
御街東青溪之右正今舊內地夫既以南臺建舊內
則所云以為中書省者恐未的也作大內後所建丞
相府不知在何處今傳西華門內為丞相胡惟庸府
亦似未的蓋自罷丞相中書省為六部其衙門建
置又已大有更張然不可攷矣

金陵垣局

鄭端簡公謂金陵形勢山形散而不聚江流去而不
留顧司寇公亦言登幕府山望大江東去往而不反
為之太息考之地理家言以巒頭配天星金陵江水
直朝射入乃紫微垣局也古記云中垣已是帝王都
只是垣城氣多泄偶與友人論此謂江水衝射秦淮
西注無應砂闕瑣故云余曰此言非也鍾山自青龍
山至墳頭一斷復起側行而向西南而長江自西南
流向東北所謂山送水、逆山真天地自然交會之
應也左邊隨龍之水自方山旋繞向東歷北又折而
向西入江其入江之口左則自橫山發支由雲臺山

觀山獻花岩牛首大小石子堙至雨花臺穿城壕至鳳臺山北臨淮水而右則自鍾山龍廣山鷄籠山起謝公墩冶城南止於淮而其外又自馬鞍山起四望山石頭城直繞南過冶城而護于外此兩帶山在外則逆江而上以收江水為鍾山夾從內則逆鍾山內局之水直奔而南以收淮水垣局之固密如此何得言江水衝射無應砂關瑣邪所為微有不足者以逆水而結氣力與中穿而落者稍賚有間而緣江翊衛終是單薄不若京師之雄壯而厚大耳即二公之言均之未得其真也

王司寇

黃岩王公燠以大京北遷南刑部侍郎時有土豪王冠者名繡二驚人也家訾計累巨萬僮僕數千指善納交權貴人權貴人多與往還歲時餽餉燕會門之車馬弗絕也以是冠得恣橫犂牙里閤中人毋敢忤視者而冠與方士赤肚子者游其術取初生嬰兒烹噉之或剝其骨以為骨以是為延年劑家畜妾十餘人原將免輒以彘墮而如法餌之它所陰購而餌者

不知幾何人矣事發權貴人爭為交關求解免而公一切詎勿聽卒據法引律凌遲處死畿民大快之公自為京兆所行諸善政大者凡數十此舉尤為衆所稱至今歌誦之祠公於雨花臺北公後官至南右都御史以忤宰臣貴溪公歸後教大年有陳侍御訪拿鄧玉堂之事

陳侍御

嘉靖中一監生曰鄧玉堂不知何許人家復成橋旁饒訾財交結諸貴人相引為穀勢畜虎棍數十人遇

江上賈舶至者令其黨假充諸色人給事賈人所或為縫紉或為禱祠因得賈人鄉里姓氏與其祖父諸名字寫偽券牒之曰某年而祖父游金陵負我金若干賈人多錯愕不能辨其黨又大言恫喝或居間游說脅持之往如教償間有識其詐者輒鉤致於家寘水牢中其人悶絕輒償所負以求解有訟者請託抑其詞不行或訟者反被重刑而去南都莫可如何御史荊州見吾陳公大賓至稔知其惡狀欲除之恐其多奧援乃先往投判致其報謁比入即令人褫巾

服捧於庭具刑嚴鞠之俯首伏訊諸貴人以書為請者盈門御史悉令投匭中獄既具隨斃諸杖下所騙人田地房屋與強奪人妻女悉召原主給之至今長老言此猶以為快其後數十年有李御史訪拿監生孫某之事

割肝

陳中丞金陵人物志於孝子之割肝剖心者得七人焉宋四人曰伊小乙溧水人也剖腹取肝以療母疾劉興祖表孝坊民也剖腹取心以療父疾愈而復作

又剖腹取肝襍糜進之史思賢溧陽人也剖心以療母夏氏女剖腹取肝以療母元一人曰顧童子保寧街人也母病童子年始十六剖腹取肝襍粥以進母母即甦翌日童子病又一日死明二人曰徐佛保江陰衛人黃阿回水軍左衛人皆割肝以療母偶與客語此因掇而記之

秋宇先生著述

胡秋宇先生在翰林日以言忤政府出為藩參先生文雅風流不操常律所著小說書數種多奇艷間亦

有閨閣之靡人所不忍言如蘭芽寺傳者今皆秘不傳所著女俠韋十一娘傳記程德瑜云：託以詬當事者也傳後傳聞蜀中某官暴卒心疑十一娘婢青霞之為然某者好詭激飾名陰擠人而奪之位耳云云似有所指其紅線雜劇大勝梁辰魚先生隸書師鍾元常草書師張伯英崔子玉常取三人書之在閣帖者從宋榻本手摹刻之較今所傳閣帖神檢殊勝張草中耳字長尺餘與閣帖異今此本在中州

黃蟄南父子

吏部黃公甲字首卿蟄南其晚而自號也因以名其集文多法漢魏及六朝詩上下今古頗饒獨詣高自矜許自負不減二陵所著獨鑿錄評詩文多前人所未發性好忤物居鄉與往還者不二三人晚與廖工部文光善數共觴咏一日廖規其集中有陣毯等語宜刪遂大詬罵絕之生四子皆負雋才伯祖儒有諫鳳嚙覺集仲成儒蟄南最器之蚤死有統辰齋集叔方儒落魄廢其業亦有陌花軒小集曲巷詞餘調世朝俗殊令人解頤也季復儒為諸生見罷有振秀閣

稿少治王公嘗稱螫南詩如一領錦繡衣或間以麻
象語似太過諸子雕龍競爽而名跡不著士論甚為
惜之

文臣賜第

南都諸文臣得賜第者惟張文僖公憇菴一人而
已其孫僉憲恕草公行實曰公為侍讀宅舍火疏于
朝曰臣有老母守節孤孀臣有幼弟居常侍母臣無
老母寧有今日母無幼弟曷罄餘年子母相依兄弟
無故叨承近侍自幸遭逢但臣有故廬近遭回祿臣

母與弟莫知所棲誠願乞休用圖終養庶幾屋烏遂
反哺之情危鳥免失巢之嘆疏上英廟惻然勅下
該部因查得太僕寺少卿鄧某有房一所摠計若干
餘間坐落聚寶門裏鎮淮橋東見今空閑相應給與
蓋母暨弟一同居住奉聖旨准他工部知道

修志

陳魯南應京兆白公聘修志東橋先生與之書曰嚴
惟中袁州府志都玄敬黃山圖經李懋卿東莞志邵
國賢許州志各自起意例須取參訂璘收有長安舊

志一本惜不得到家檢奉子仁收天下志甚多想不
乏此作志不難正唯發凡起例為難耳又本府若上
元之明道書院溧陽之水堰皆厚生正德大事須檢
尋遺跡就請白公興復蓋百五六年方遇明公一
舉若又空言無施不獲寔惠賢者難遇幸勿失此机
會也又稅糧後當具供億一目查內府及諸司供億
近年與國初多寡之目庶仁者有憫惻之意此不
為徒作也

尹山人

尹山人者北地產也元世祖時為天慶觀道士懷一
牒綴之羊皮久而尚存成化間遊南都髮累歲忘櫛
而自不團結南都人呼尹蓬頭云尹得邸寓輒閉關
卧多者踰月少亦五六日而後起居常不飯人饋之
食亦不辭嘗造一民家會設餉客麪近四十餘碗客
有戲尹者曰公能盡噉之乎曰能取而噉之盡無留
餘也孫某者接山人市中而賣瓜擔停焉某戲問曰
公能盡此一擔瓜乎曰能即買而饋之噉瓜立盡無
留餘也戶曹李員外遣僕上疾疏一日辰刻尹於北

闕端門前見其僕、曰命已下主人幸得告矣是日
午餐尹報李曰今日端門前見使者已得告後僕還
核問果合某御史嘗命其隸召尹來隸曰昨昔尹登
大中橋觀月兩鼻垂涕尺許殆死矣何召御史笑曰
此為鼻柱非老病也隸甫行而尹已扣門入蓋就其
召已也魏國館尹於居第嘗偃几晝睡寤而語魏國
曰適遊姑蘇洞庭山而返魏國愕不信即出袖中兩
橘畀之一貴人毋敬事尹甚虔既而所受孫未冠病
瘵諸醫謝不可治邀尹力懇之尹曰此非藥物所能

為太夫人過我厚不得已費我十年功耳今置兩榻
相附守夜縛少年之足於尹足連屬數重尹鼓氣運
轉喉嚅、有穀氣達湧泉貫少年足大熱遍躰流汗
如雨注臭穢畢泄詰朝解其縛而少年蘇、有生色
別授刀圭藥徐服而愈王文成公試禮闈落第卒業
南雍走從尹遊共寢處百餘日尹喜曰尔大聰明第
本貴介公子筋骨脆難學我、所以入道者危苦堅
耐世人搃不堪也尔無長生分其竟以勲業顯哉文
成悵然惋之洛陽有野毛頭張姓者售偽誑世而以

聞見該洽論說雄俊引重荐紳間客抵南都士人慕
而爭趨軒車滿戶外尹識其偽也敝衣跣而往謁隨
衆稱老爺尊之張方危并高坐側侍者肩摩張傲岸
不為尹禮頽罵曰乞兒辱吾教尹乃據東面坐而謂
曰尔欲譚道邪我一任尔問張曰尔乞兒吾又奚問
尹因刺之曰尔無我罵尔注悟真篇恐天下訛刺尔
者無窮已張曰然則尔曉叅同契與悟真耶尹張目
朗音為抽廣成壺丘延歷度紀樞奧稍論序柱下五
千文暨內典華嚴楞伽姪易艮卦彖文三教渾合之

旨翩翩千百言衆驚異悚聽皆俗耳所未聞於是始
知山人之辯慧不群遠於玄學也尹歸倚牆立自掌
其頰者數十下恨猶有勝心且道非可言、則與道
遠因鍵扉寢伏久之終南黃山人過訪值尹睡正熟
謂弟子曰謹貽尔師青衣鞋我不能待別矣又教日
尹起問曰有友人黃來渠何言弟子獻所贈尹曰是
豫料我将遙適也無何送闔劉瑾潛圖不軌惡尹私
有詆斥羅而成之闕右尹至成所偶過鉄鶴觀騎一
鶴凌空飛去彭輅論曰稽康謂神仙繇異稟受之自

然非積年可企然稟異者鮮不孝也又謂養生善調攝上可千餘歲次得數百年夫歲以千計則仙矣彼仙者豈遂彫三光閱萬載無終極之期哉入我明僅傳張遵通冷子敬尹蓬頭三教公一何寥寂也張冷跡無可稽而南都人能歷之道尹遺事故論著焉

陳廣平

成化中五府都事卜馬翊者與一方士游方士以小幻術愚其子心艷之謂為真仙人也歸亟稱於父都事益信之崇奉有加至得出入卧内都事家多美

妾方士盡以呪法鉤而淫之婦人苦其淫毒訴於翊翊告官為理聞諸朝命檻車迤至京僂於市國史亦載之獄詞方士為陳廣平濟寧人也挾它妖術謀不執士大夫好與方士游多冀其傳此法不自知損德敗名者衆矣矧又有意外不可言者邪可為深戒

孔復

常檢校信為余言廖副憲家居時好道術方士孔復者以燒煉進廖館於家久之語副憲曰吾欲一行接

補法公曷資我與兼金至豬市倡家宿倡婦與之偶
初覓異甚久之轉畏其淫毒號呼避之復攫之不可
得假母年四十餘矣素以善淫稱代與接久亦趣避
而復固自若也後倡婦病月餘假母亦數日不能起
其陽能吹燈滅且噏火酒至二升餘布於四肢赤如
血已復出之此真所謂采戰逆流邪僻不經之術也
而人多惑之學其術求狎舉噫世豈有好色之神仙
哉

四羽士

余眼所見與耳所聞四羽士皆三十年來游南都與
縉紳往還灼灼有名者也閩蓬頭希言嘗在弇州先
生司馬署中先生躬為余言其亡甚異人者且言初
至猶矯捷後稍弱且泄瀉不久輓於毛百戶家矣先
先為其像贊有曰希言蓬頭蓬頭吾能臆其名
與貌而不能詰其修能睹其去而不能測其來由能
辨其為散仙而不能定其品與流我不子從子不我
留呵呵休休似涉微諷其後十餘年閩弟子李徹度
者來李曾止余亡弟周南所其人瀟洒出塵所教人

在固後天之氣以養先天而已人有行之者亦多效
太倉王相國晉江楊宗伯皆有傳近年遂不復出游
止於黟歙間嘗以清虛祕典寄余大較亦用儔結之
事第與逆流者不同耳李去未久又有稱醒神子者
須髮如雪幹偉而善飲噉卿大夫多從之游大司徒
萊陽王公獨信以為真且曰渠自言是王威寧越嘗
見威寧畫像與其人類意頗崇奉之而葉宗伯李少
宰郝大司馬三公一日同訪之神樂觀其人顛倒失
度三公謂是非有道氣象矣頃年又有所謂彭仙翁

者何參岳公露極言其非恒人面語余曰據其詞翰
非科甲者不能為其術大端在積氣而挾有黃白男
女諸竒幻術一時師之者多以靈異自詭不知其果
真有所得否也其人攜數妾而行上河鈕氏嘗迎而
館于家鈕氏婦問其妾仙翁亦交會否答以月必接
接而女即病如斯而已矣大都此四羽士第其品閔
為最李次之彭又次之醒神子人言為社日生當可
信其品最下不足信獨怪士之風靡而走其門者何
也嗟乎以世間心漫求之彼亦漫應之即旦暮遇猶

千里矣世間那有揚州鶴哉

白野先生

殷白野先生邁萬曆初以太僕卿里居負重名時江陵當國有意引先生為已助操江都御史王篆江陵心腹也過先生為其致款且曰公幸俞此言暫出少却當以大司馬推公矣公默然不應王要之甚苦竟不出一語久之王曰坐久矣我飢公幸有以啗我公亦默然王不懌而去既去其子慶咎公何以不答且家卒有午殮何不留啜而介如此公曰江陵橫終當有禍王非端人何可與作緣也後江陵推公禮部侍郎掌南國子監事會有小故公遂力辭而罷

侍御無茶具

邵侍御清為監使者忤劉瑾被杖繫追罰米若干石瑾誅起官至廣西臬僉請告歸家貧無屋依外氏敝廬以居督學使者林有孚慕公廉常造之坐談良久竟不能具茗椀林嘆息而去霍尚書韜嘗以所毀菴廟田若干畝餉公公固辭不受終身赤貧嗚呼真不愧厥名矣

耳環投水

李公重字元任號遠菴舉正德辛未進士官至江西
臬副居官清介去任日誓不將一物歸夫人有耳環
一雙任中置也公知之取而投諸水歸里歲餘偶見
其僕臥內有朱油床一具問是官下物大怒力命僕
載反原任乃已家徒四壁立溧陽史氏延先生教其
子歲李俸八十金史念先生貧私以其俸為置子錢
比歲暮進之先生僅受八十金餘揮之不入囊也苗
時返犢公可趾美矣呂涇野先生嘗云過白下見副
使李公重雖未知其中見其環堵蕭然不覺嘆服甚
恨至此數年不得一見此人其為名流所慕如此

金陵學校

漢揚州刺史何武所至先即李宮見諸生

光武時李忠為丹陽郡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
飲選用明經

吳景帝永安元年詔置學宮首立五經博士

晉建武初始立太學因王導戴邈之言

咸康二年立太學於秦淮水南

太元十年尚書令謝石復請興國學於太廟之南
宋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明年
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
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儒學在鍾山之麓草堂是也
玄學在雞籠山東史學文學並在耆閣寺側
二十七年罷國子學而其地猶名故學齊竟陵王良
開西邸延才俊遂命為士林館在雞籠山
梁大同六年於臺城立士林館延集學者
南唐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子監

宋天聖七年丞相張士遜出為太守奏建府學
景祐中陳執中徙學於府治之東南古浮橋之東北
紹興九年葉夢得因學兵燬更造
元集慶路學規模率倣前制
國初改國子學後建國學於覆舟鷄鳴兩山之陽乃
以此為應天府儒學

祠先賢

淳祐十年吳淵列祠先賢於府學與祀者二十六人
濂溪先生周文公 敦頤 明道先生程純公 顥

伊川先生程正公頤
晦庵先生朱文公熹

右四先生在大成殿東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丞相呂文穆公蒙正

一拂先生鄭介公俠
通判楊忠襄公邦乂

丞相周文忠公必大
南軒先生張宣公栻

勉齋先生黃文肅公勉
壹是先生吳正肅公棨
勝柔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德秀

右九位在大成殿西

太師魯國顏公真卿
丞相李文定公光

中書傳獻簡公珪
少保馬忠肅公光祖

樞密包孝肅公拯
尚書張忠定公詠

右六位在大成殿東

丞相趙忠簡公鼎
丞相張忠獻公浚

丞相呂忠穆公頤浩
丞相陳正獻公康伯

尚書黃公度
樞密忠肅劉公琪

樞密丘公密

右七位在大成殿西

青溪先賢祠

宋馬光祖建先賢祠堂一所在府學之東明道書院之西青溪之上自周漢而下與祀者四十一人各有譜攷金陵志祀者皆於此土有涉非泛然而已或生於斯或仕於斯或居且游於斯後閩士陳宗上制置姚希得書求增入蘓文忠子瞻且備列公游金陵賦咏之事謂位次當在程純公之下祠國初已毀萬曆丁未南少宰葉公因祠部郎葛君重建祠於普德寺後山而不聞其增祀文忠也其四十一人遺跡略志於後

吳太伯

初逃句曲山中

范蠡

築越城石長千里

嚴光

結廬深水縣

諸葛亮

往來說吳又勸孫權定都

張昭

宅在長干道北有張侯橋

周瑜

周郎橋在句容縣

是儀

字子羽宅在西明門

王祥

墓在江寧化城寺北

周處

子隱臺在鹿苑寺

王導

宅在烏衣巷

陶侃

事在石頭城

卞壺

廟在城南

謝安

宅在烏衣巷

謝玄

別墅在康樂坊廟在新橋西

王羲之

事見冶城樓

吳隱之

茅屋故基在城東

雷次宗

開館雞籠山

劉瓛

居檀橋

陶弘景 居茅山

蕭統 讀書臺在定林寺後

顏真卿 昇州刺史其家墓多在江寧

李白 往來金陵其載本集

孟郊 梁陽尉

李建勳 號鍾山翁

潘佐 見江南錄

曹彬 昇州行營統帥

張詠 知昇州再任

李及 昇州觀察推官

包拯 知江寧府

范純仁 江東運判

程顥 上元主簿

鄭俠 清涼寺有祠

楊時 嘗家梁陽

李光 宣撫使

張浚 留守都督

楊邦乂 知梁陽縣遷通判

虞允文 督府參謀

張栻 督府机宜文字

朱熹 江東轉運

吳柔勝 生于金陵

真德秀 江東運使

建康俗尚

隋志曰丹陽舊京所在人物繁盛小人率多商販君子資於官祿市廛列肆埒于二京人襍五方俗頗相類

顏氏家訓曰江東婦女畧無交游婚媾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惟以信命贈遺致殷勤焉

杜佑通典曰江寧古揚州地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穎處力役之際吟咏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沈立金陵記云其人士習王謝之遺風以文章取功名者甚衆

祥符圖經曰君子勤禮恭謹小人盡力耕植性好文學音辭清舉

顏介曰南方水上柔和其音清舉而切天下之能言唯金陵與洛下耳

楊萬里曰金陵六朝之故國也有孫仲謀宋武之遺烈故其俗毅且美有王茂弘謝安石之餘風故其士清以邁有鍾山石城之形勝長江秦淮之天險故地大而才傑

游九言曰每愛金陵士風質厚尚氣前年攝行倖事日受訴牒不過百餘較劇郡隸十一爾為吏為兵者頗知自愛少徒狻之風工商負販亦罕聞巧偽戚氏曰金陵山川渾深土壤平厚在宋建炎中絕城境為墟耒居者多汴洛力能遠遷鉅族仕家視東晉

至此又為一變歲時禮節飲食市井負術謳歌尚傳
京城故事人物敦重質直罕翫巧浮偽庶民尚氣能
勞力田遠賈舊稱陪都大鎮今清要之官內外通選
人品倫鑒居東南先士重廉恥不競榮進氣習大率
有近中原地當淮浙之衝談者謂有浙之華而不澆
淮之淳而雅于斯得之矣

顧華玉尚書近言云吾鄉大都也生人之性亢朗冲
夷重義而薄利風俗之美喜文藝而厭凡鄙得天地
之靈懿焉其敝也乃或樂虛淫習侈豫無麻衣蟋蟀
之風士緣以喪節也

焦弱侯太史云金陵六代舊都文獻之淵藪也高
皇帝奠鼎于斯其顯謨大烈紀于石渠天祿彬彬備
矣以故寰宇推為輿區士林重其清議及夫餘風細
故昔稱游麗辯論彈射臧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者
至今猶然

南都詞林

楊勉永樂二年度吉士主事官至刑部右侍郎張益
永樂十三年度吉士中書舍人官至侍讀學士參机

務劉江永樂十六年一甲二名編修乞便養改九江
府學教授官至長史倪謙正統四年一甲三名官至
南禮部尚書金紳景泰五年廢吉士給事中官至刑
部右侍郎倪岳天順八年廢吉士編修官至吏部尚
書倪阜成化二十三年廢吉士主事官至布政使王
韋弘治十八年廢吉士主事官至太僕寺少卿景暘
正德三年一甲二名官至中允陳沂正德九年廢吉
士編修官至行太僕寺卿邢一鳳嘉靖二十年一甲
三名官至參政張鐸嘉靖二十年廢吉士御史官至
僉事胡汝嘉嘉靖三十二年廢吉士編修官至副使
余孟麟萬曆二年一甲二名官至南國子監祭酒焦
竑萬曆十七年一甲一名官修撰朱之蕃萬曆二十
三年一甲一名官任南禮部右侍郎余小子起元萬
曆二十六年一甲三名今任少詹事兼侍讀學士以
上共十七人又句容劉濬永樂十年廢吉士官御史
曹義永樂十三年廢吉士官編修官至南吏部尚書六
合鄭猷永樂十三年廢吉士官檢討江浦張瑄景泰
二年廢吉士官尚書莊景成化二年廢吉士官檢討官

至南吏部郎中石淮成化二年廢吉士主事官至提
學僉事溧陽潘楷成化二十三年廢吉士御史官至
布政司溧水馬一龍嘉靖二十六年廢吉士檢討官
至南子監司業溧陽史繼宸萬曆五年廢吉士給事
中官至布政使句容孔貞時萬曆四十一年廢吉士
以上共十人總一府共二十七人居鼎甲者八人陳
中丞人物志載丁璿上元人舉進士改翰林廢吉士
今攷翰苑題名錄無璿名璿官至右副都御史舊京
詞林志又載永樂二年度吉士有王仲壽江寧人又
永樂戊戌習譯廢吉士有莊約上元人

訢慕編

陳參岳鳳作訢慕編為梁宮保材張御史大夫琮周
宮保金預司寇璘、子嶼羅太守鳳金太守賢子大
車附陳太僕沂景中允暘王太僕常子逢元附邵僉
憲清劉督府奎謝野全先生承舉任德徐九峯霖劉
雨黃琳、弟珍、子炎杲許攝泉陞李鶴塘景星周
巽齋文銓又續亡二人王少保以旂領憲副璪周乃
隱於醫者陳序曰如前十數公或以勛業著或以德

學稱或以節槩流毅或以風雅侈譽皆玄黃之精英
而卿國之黼藻也一藝之士如周子若而人今也吾
見亦罕矣庸可使其無傳乎嘉靖辛亥秋七月望書
於大都逆旅

許少張

姑蘇劉翰林瑛嘗在清涼寺讀書邀盛仲交同沈重
吳上環翠閣劉以徜徉張藏虺為韻若仲交仲交走
筆書壁押張字云任俠那誇許少張事頗隱僻按陶
隱居許長史舊館壇碑云長史汝南平輿人漢靈帝

中平二年六世祖光字少張避許相諛俠乃東過江
居丹陽句容都鄉之吉陽里後仕吳為光祿勳所言
許相正指曹瞞耳諛俠似諛倭之誤此與仲交所用
微異又宋有許安世著許少張集一卷

吳八絕

孫吳時吳有八絕吳範以治歷數知風氣聞劉淳以
明天官達占教顯趙達以治九宮一算之術應机立
成對問若神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效皇象幼工書
時有張子並陳梁甫能書甫恨逋並恨峻象斟酌其

間甚得其妙嚴武字子卿圍棋莫與為輩宋壽占夢
士不失一曹不興善畫孤城鄭姬能相人又晉陽秋
有葛衡達天官抱朴子言有葛仙公多道術景帝時
有巫覡能視鬼葛洪神仙傳言有介象多方術一代
初興竒人怪士風赴雲集以供役使故不可謂其怪
迂也我 國初周顛仙冷謙鐵冠道人張三丰之類
亦然

鄉正

顧司寇近言鄉正篇曰太宗伯童公軒擇地而蹈擇
言而言吐辭濡翰必執其方慎哉急乎參議王公徽
事君以忠行己以義亢而不徇困而弥貞矯、乎彊
毅君子矣太僕李公應禎氣直行廉義有不合一介
不以取與人翰墨之精譬諸銘戟利劍掉以淮陰之
雄其鋒莫當矣其介且有文者乎通判陳公鋼愷悌
宜民死無餘藏而故民懷思冉、有桐鄉之風蓋古
之遺愛也

劉千戶

劉千戶蒼字伯春入武學能讀孫吳諸家兵法務行

長厚僚佐有支軍糧誤浮本教當抵法君適不與乃自補署文案事白人異其故公曰某素謹且吾兒方稱奉法吏人信為誤若諸君何以自白又嘗得遺牒於途乃遠方人入糧戶部所給者公往候其處三日一人號頓至且曰某家坐此死獄者五六人矣復失奈何其人出金帛謝不受子麟官尚書

周汝衡

周文銓字汝衡蘇人也徙家金陵以醫行汝衡資絕人見世工率習近世脈訣方書諸雜說不究本原即

見病莫知從來一切揣度施治乃悉屏去衆習書獨取內經本草難經等書徹晝夜讀務窮精奧初為小兒醫時有楊茂者學古大方脈汝衡相與往來講究益歷闔域茂死病家爭迎汝衡凡汝衡至診病立方多與衆殊指知斯道深永或失手則殺人重於用藥遇有故輒不赴召及赴召或見病疑輒不投藥人不測所操或謂其難致汝衡終弗言常語東橋先生曰醫者聖人之學也非盛德莫能操其慮非明哲莫能通其說是故士有能知草木金石昆蟲之藥辨類審

性析經致能弗乖其宜弗亂其忌是謂知物知物者
巧士有能知人之疾病淫於四氣薄于五藏動于七
情見外知內按微知巨占始知終執生知死由是以
審施湯液醪醴鍼砭按摩之治是謂知證知證者工
士有能知臟腑之所表裏經絡之所離會榮衛之所
彌勝命脉之所消息選物設方制于未形體微發慮
決于衆惑是謂知生知生者聖士有能知天地之情
陰陽之本變化之因死生之故立教布法使人專氣
含精以握樞機汰穢葆真以固根柢疾疢不作神乃
自生是謂知化知化者神夫神聖者上智之能事未
易冀及工巧之道術學之所造也醫不臻此不足以
名業鳴乎此其指微矣世寥々誰能解者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

半山

三公知人 三則

半山詩句

守心戒行

傷逝 五則

古諸湖

苦節

小人



兩大司馬

達官騎驢

城內外諸水

盛伯年

象骨

師法

禮制 七則

息土

飛盜

俞道婆

山中白雲

吉甫佳句

服飾

王荆公墓

石城

郡圃老卒

王逢原鍾山詩

掘河得甲

曹仲元武清畫石

無盡頌古

腰玉四人

公孤

諸寺奇物八則

仁宗皇帝御筆

御筆藥方

佛面竹投壺

沈氏鴨

趙徐二公

塔影

俚曲

戲劇

酒三則

茶品

魚品

果木移植

紀蟲二則

客座贅語卷九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九

遯園居士輯
鷺洲外史批



半山

王荆公半山寺或以今之永慶寺傍有謝公墩當之
以公我屋公墩之句咏此夫半山以城中至鍾山政
得其半故名若永慶寺在宋江寧府城內西北與去
城至山居半之說不侔且公半山園詩曰今年鍾山
南隨分作園囿又次吳氏女子詩自注南朝九日臺

在孫陵曲街傍去吾園數百尺據此公居豈在冶城
後邪今大內東長安門外有河出於銅井井穿城西
入引外壕水穿宮墻入御溝井傍有半山里里有一
墩父老言此是謝公墩而半山里正以舊為寺址名
也友人沈文學秋陽偶過為余言積疑頓釋為之大
快蓋宋江寧府城止於今大中橋之西大中橋舊名
白下自橋至鍾山計銅井傍之半山里正當其半且
既有土人名字其為荆公居址無疑徒以今都城改
拓遂堙坳不顯士大夫以登眺所不及故亦不知其
名猶賴有父老之言在也

兩大司馬

正德辛未王襄敏公以旂應會試揭曉之日五鼓尚
未有信時無人走報故也同鄉王公敞官大司馬業
先知之當入朝過襄敏公寓因叩門謂襄敏從者曰
汝主人已第矣我是先報汝主人後日官當似我後
襄敏公竟官至大司馬代魯公銑出鎮三邊王公之
言遂為左券且兩公皆腰玉而王公以是年六月解
官歸

三公知人三則

金都憲公澤名能知人王敏襄為諸生時公即器重之贈以已所服金帶且語之曰子異日名位當似我也後王公貴果如公言

顧東橋先生撫楚時江陵張文忠公居正年甫十二三有雋才公大為賞器嘗因試對句解所服金帶贈之且曰子異日何但繫此帶聊以見予期子意耳且出少子峻與結世好曰異日貴幸勿相忘後文忠公官政府感先生知因公在日被讒特從部議予祭葬

宮峻為上林苑監事

李遠菴先生官浙時海鹽鄭端公公曉為諸生先生大竒之許為國士曰子必舉解元已鄉試果以第一人赴公車謁辭曰先生勉之曰此行仍當舉第一若第二人則勿予見也已端簡公舉第二人歸途巡不敢見先生端簡公後官南曹欲贈遺先生憚其方嚴不敢啟口嘗令夫人手製布履一雙袖以贈先生遂巡不敢出先生疑而詰公乃曰門生婦自製一布履奉老師耳先生乃笑而受之其貞介如此

達官騎驢

劉清惠公以僉都御史守制家居出入衰服騎驢各
衙門士大夫有不知而前騶誤訶之者公性頗下往
往厲聲色愧其人而去輩輩居鄉體貌簡易乃爾不
獨居鄉然也湛甘泉霍渭厓二公為南部尚書常同
訪鄧訓導德昌於府學中至則屏騶從角巾野服同
跨蹇出南門外盤桓佛寺中論學至暮而返其在今
日則萬萬無舍車而騎者若大老為此人必以失體謂
之矣

半山詩句

金陵 國朝建都後宋以前遺蹟多不可尋矣宋之
居此而賦咏最多且傳者毋如王荊公今檢其集中
詩題係金陵地名者計一百三十六首就其詩中有
可使百世而後髣髴見當日形勝者如招呂約之職
方有曰往時江總宅近在青溪曲井滅非故桐臺傾
尚餘竹池塘三四月菱蔓芙蓉蘂馥蒲柳亦競時冥冥
一川綠如示元度有曰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鑿
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如游亭有曰朝尋東郭耒西

路歷游亭又有曰西崦水泠泠
孤岡有游亭如遊土
山示蔡天啟有曰定林瞰土山
近乃在眉睫誰謂秦
淮廣正可藏一牒如遊八功德
水有曰寒雲靜如癡
寒日慘如戒解鞍寒山中
共坐寒水側如思北山有
曰日日思北山而今北山去
寄語白蓮菴迎我青松
路如謝公墩有曰走馬白下門
投鞭謝公墩井逕亦
已沒漫然禾黍村如次韻約之
有曰魚跳桑柳陰鳥
落蒲葦側已無谿姑祠何有江
今宅故人耽田里老
脫尚方舄開亭捐百金於此掃
塵跡我行西州旋稅
駕候顏色相隨望南山水際因
一息如酌王濬泉詩
有曰宋興古刹今長干靈躍臺
殿荒檀欒二泉相望
棄不滌西泉尚繫三石槃如東門
有曰東門白下亭
摧甃蔓寒葩淺沙棧素舸一水
宛秋虵翰林謫仙人
往歲酒姥家調笑此水上能歌
揚白花如遊章義寺
有曰九日章義寺倦遊因解鑣
拂榻寄午夢起尋北
山椒如飯祈澤寺有曰駕言東南
遊午飯投僧館山
白梅蓋長林黃柳芽短筇沙際
來略約桑間斷如
乙巳九日登冶城有曰欲望鍾山
岑因知冶城路躋

攀隱木杪稍記曾遊處如雨花臺有曰盤互長干有
絕陁并包佳麗入江亭如邁法雲有曰路過潮溝八
九盤招提雪脊隱雲端如光宅寺有序曰光宅梁武
帝宅也其北齊安隔淮齊武帝宅也宋興又在其北
又曰今知光宅寺牛首正當門如憶金陵有曰覆舟
山下龍光寺玄武湖畔五龍堂如示報寧長老有曰
白下亭東鳴一牛山林陂港淨高秋觀此諸什當日
名蹟髣髴見之蓋自 國朝以鍾山為陵寢後湖為
冊庫而拓東門城至鍾山如青溪潮溝燕雀湖遂皆
無復有跡可睹以故半山詩中所紀多歸幻化古稱
桑田滄海豈不信哉

城內外諸水

留都自秦淮通行舟楫外惟運瀆與青溪古城壕可
容舳舻往來耳然青溪自淮青橋入至四象橋而阻
運瀆自斗門橋入西至鐵牕橋東亦至四象橋而阻
以其河身原狹又民居侵佔者多易為堙塞也頃工
部開濬青溪運瀆其意甚趨然此河之開塞僅城中
民家利搬運耳若郊外諸湖堙塞既多秦淮源遠而

受水復衆湖秦淮之發源一自黃堰壩而東上抵句容之南門一自方山東南上抵漂水其諸水相灌注一支遶方山面東上抵彭城山一支自張山上湖金陵鎮過馬家橋抵橫山一支西抵後乾橋一支西抵陳墟橋一支自上方門外小河東歷高橋門抵滄波門郭內一支自濶子橋南上至天界寺此皆可以行舟楫者而又為田地侵蝕遂多狹窄且易於墊唯此諸河不通以致伏秋水漲處處梗咽蓋漂水漂陽句曲諸水惟一秦淮為之尾閘夏秋江潮盛大上壅下泛無支派分洩所以近年留都時苦水鄉間而尤甚正坐此耳若當事者肯慨然議為挑濬或令傍河有田地者計其畝數長短幫出工值委兩縣五城官分程督濬功成之後不但支流分派水無氾濫之憂而鄉民往來搬運舟航所至所省財力無限關係國賦民食者非輕此當今首宜講求者當事者以身在城中目所不經未及區畫不能不望於為國家計根本者也

守心戒行

守心住弘濟寺之法堂戒行精嚴人心翕然歸嚮之
原貫閩陝人有妻子中年捨俗出家身頽而清癯余
於甲申年見之時年七十許矣已抱病守木义慈悲
之意可矜也弘濟僧言守心所度佛像曾為鼠噬守
心見而嘆曰畜生哉它豈不足而噉而殘我像耶既
夕而鼠之伏死像前者數輩法堂後山壁峭削中開
一洞深數尺許因構小屋附之守心日夜趺坐其中
一日命移坐其出衆莫喻其故至夜三鼓石壁忽墮
其半小屋靡碎矣人以為守心習靜以能前知戒生
定定生慧理或然也後示寂就法堂右茶毘之時西
風方壯青煙一縷逆風而西或謂此守心往生安養
之驗也塔於寺之傍守心道名甚著流聞掖廷兩宮
皆有經幡之賜中使親捧致之云

盛伯年

盛文學敏耕字伯年自號壺林仲交先生子也少有
風貌博聞彊記所為詩古文辭奕奕負雋聲嘗讀書
永慶山房與余上下議論後同纂江寧邑志多出君
手筆以潦倒名場不得意居恒邑邑晚乃稍進酒博

以耗其雄心久之遂卒弱候先生故與君同研席推
服君不容口為草墓志極惋悼之致嗟乎自國家
以博士義取士高才生因此者多矣士之懷琬琰而
就煨塵者獨一伯年也與哉

傷逝

余少而懶慢厭造請即梓里交遊可屈指計然以文
心墨韻時通往來頗諧衿契乃不二十年零落殆盡
矣自薦紳以迨韋布自長老以及行輩存者十不一
二暇日追憶逝者不覺喟然傷焉因以詩學詞曲書

法畫蹟四則疏列其人稍叙生平姑以異日

詩學

余伯祥孟麟著學七集

王元簡可大著三山彙稿

姚叙卿汝循石山齋稿

沈孟威鳳翔給事中

李士龍登知縣真寓稿

顧元白顯仁大參

周長卿元知縣長卿集一卷

張孚之文暉大守

盛伯年敏畊文學

焦茂直尊生有詩一卷

焦茂孝周孝廉十卷

葛雲蒸如龍有竹護齋稿

陳延之弘世陳延之集

張玄度振英文學

謝文學黃鍾 文學

汪雲天鍾英 工知縣四六

翟德孚文炳 符解金剛經解 何公露湛之 著參議 踈園稿

何仲雅淳之 著御史足園稿 王爾祝堯封 著大守 學惠齋稿

馬元赤電 有山人遊梁記 李半野世澤 文學

李惟寅言恭 著臨淮侯 青蓮閣目葉齋二稿

柳陳父應芳 著山人流寓通州人

朱王孫慶聚 王德載元坤 雅娛閣集

詞曲

盛伯年敏畊 工小令 段虎臣文炳 著文學小令

張治卿四維 傳文學 有溪上閑情集 今

黃上舍方儒 著花軒詞小令 陌

陳蓋卿所聞 又文學 著南北詞記

書法

王元簡可大 行草 姚叙卿汝循 真行

余伯祥孟麟 真行 金玄予光初 真舉人知縣

李士龍登 鍾真行 小篆 羅惟一萬象 草文學懷素

姚封公之喬 真行學松雪 金後林殿行 小楷師聖教序

李惟禮寧儉 草太學臨淮公子

沈孟威鳳翔 草書

焦茂直尊生真行

張亨之文暉 真行

葛雲蒸如龍 楷書學

何公露湛之 行草法二

何仲雅淳之 行書得

張玄度振英 真行學

李半野世澤 飛白

林乳泉景暘 真行學

郭成也惟誠 太學真行

畫蹟

何仲雅淳之 山水蘭竹

朱王孫慶聚 山水

王潛之元耀 山水

胡可復宗信 山水

吳李常繼序 中書流寓林寧人

馬元赤電 山水大幅

方樵城登 山水墨

朱元士之士 山水花卉皆有生趣而花卉尤工

象骨

萬曆乙卯仲冬工部尚書丁公興工濬古宮城河至內橋有象頭骨一具不知何時埋沉於下非國初則南唐時物也南唐此橋為金水河不宜棄死象骨於內國初置象房於通濟門外有死者其骨又不應埋瘞於此橋殆不能定其所繇也

古諸湖

金陵前誌諸湖近皆堙塞今獨後湖與莫愁湖在耳
其遺址可攷者燕雀湖一名前湖今大內後一半是
其地張陳湖在石頭城迎擔湖在石城後五里蘇峻
湖本名白石陂在迎擔湖北穩船湖在金川門外今
水門內是而陳魯南南畿志言在佛寧門外恐非三
岡湖在淳化鎮關東南攝湖在攝山之側太子湖夏
駕湖在丹陽鄉半湯湖即今湯泉葛塘湖在今葛塘
寺白家湖在今鳳臺門外十里其白米湖烏意湖西
干湖劉陽湖白社湖三城湖婁湖梁墟湖高亭湖石
坳湖河湖筮湖銀湖白都湖類堙為田地其名間有
存者而不可攷矣

師法

數十年前士人多能持師道以訓弟子如李翰峯焦
鏡川董侶漁趙高峯黃龍岡諸先生皆方嚴端正不
為苟合課藝勉德彬彬有條經書性鑑歲必一週優
劣勸懲肅如朝典以故士游其門文行皆有可觀主
人尊敬之如神明少不合輒拂衣去其弟子亦敬而
愛之即既貴顯老大悛悛執禮惟謹毋敢慢也後或

富貴之家纔有延師之意求託者已麋集其門始進
既不以正矣既入館則一意阿徇主人之意甘處褻
瀆而不辭甚且市驩於弟子恐其間我於父兄一切
課督視為戲具矣又有一種黠者誘其弟子結納顯
貴買鬻聲名夤緣考試以盡其主人嗚呼師法之不
嚴至此極矣先入者為之主欲求弟子之卓然有立
可不慎哉

苦節

士大夫生平要以固窮為第一義故昔人有云咬得
菜根定百事可做又云湏是硬脊梁於事始有擔荷
呂與叔詩曰達人便有求所以百事非吾鄉前輩如
顧憲副瑛李憲副重邵侍御清皆趣操嚴冷生事蕭
條處人之所不堪而皎然自好霍尚書韜常以廢寺
田贈李邵二公皆峻邵之顧公至其兄尚書餉以米
亦謝不受也清風素節非古之吳隱之范史雲莫能
臻其方矣開國以來士大夫風流文雅名譽事業故
不乏人得此數君子者尤為丘園之貴吾於此有深
慕焉

禮制 七則

冠禮之不行久矣。耿恭簡公在南臺為其猶子行冠禮。議三加之服。一加用幅巾。深衣履鞋。二加用頭巾。藍衫。緜靴。三加用進士冠服。角帶靴笏。然冠禮文繁。所用賓贊執事人數甚衆。自非家有大廳。事與力能辦治者。未易舉行。故留都士大夫家亦多沿俗行禮。草草而已。

留都婚姻亦備六禮。差與古異。古禮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今留都初締姻。其禮往拜女家曰謝。允。次其儀曰小定。將娶先期。其納幣親迎之日。往請曰通信。納幣曰行大禮。將娶前數日。其儀曰催粧。至日行親迎。似以小定兼納采。問名通信。即親期。第先後不同耳。古俗親迎有弄女壻。弄新婦。障車壻。坐鞍。青廬。下却扇。壻等禮。今並無之。唯婦下輿以鞍馬。今步曰跨鞍。花燭前導曰迎花燭。彷彿舊事。

婚禮古以不親迎為譏。留都則壻之親迎者絕少。惟姑自往迎之。女家稍款以茶果。婦登輿。則女之母隨。

送至婿家舅姑設宴款女之母富貴家歌吹徹夜至天明始歸婿隨往謝婦之父母亦款以酒而婦之廟見與見舅姑多在三日按家禮婦於第三日廟見見舅姑第四日婿乃往謁婦之父母蓋謂婦未廟見與見舅姑而婿無先見女父母之禮也此禮宜復但俗沿已久四日往謝衆論駭然議於第二日晨起子率婦先廟見拜父母舅姑而後婿往婦家拜其父母庶幾得禮俗之中矣

金陵人家行聘禮行納幣禮其笄盒中用栢枝及綵線絡菓作長串或剪綵作鴛鴦又或以糖澆成之又用膠漆丁香粘合綵絨結束或用萬年青草吉祥草相詡為吉慶之兆攷通志婚禮後漢之俗聘禮三十物以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驪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婦腸燧鑽凡二十八物又有丹為五色之榮青為東方之始共三十物皆有俗儀不足書按此則今俗相沿之儀物固有所自來矣酉陽雜俎言納采九事曰合驪曰嘉禾

曰阿膠曰九子蒲曰朱葦曰雙石曰綿絮曰長命縷
曰乾漆九事皆有詞各有取義

近代喪禮中有二事循俗而與古反者公流既久遽
難變之其一曰服古人遇死喪凡應服某服者或內
親或外親人自製其所應服之服哭之交友之知死
者知生者亦不以玄冠色衣而傷且弔蓋哀感在心
故必變服以臨之耳乃今自同宗外凡應服者必喪
家送布始製而服之不送卽應服而玄其冠色其衣
者有矣甚且喪家力不能送共以詒厲加之而大家

復有破孝送帛之事破孝毋論何人但八弔者卽贈
以布或絹有生平不一識面聞名為布而弔者矣不
知變服志哀乃喪之旗心既不哀服於何有且送而
不服尤屬無謂至送帛則本不為服直以幣帛將孝
子之敬為酬酢而已向大鴻臚海州張公嘗言送帛
非禮余韙心之其一曰奠始死而有奠記所謂餘閣
者也成服後諸祭皆主人自為之其在姻友直有賻
送贈已耳賻以錢帛送以衣服贈以車馬皆以助斂
與殯之事賓客至有喪者之家哭之弔之奠此物而

已奠者置也置其物於前也今則賻送之禮間有行焉賻則江南絕未聞者乃代為喪家致祭屠割羊豕崇飾菓菰粬粿饅餽寓錢楮幣之類闐塞於庭客乃為酹酒致敬夫酹乃主人之事賓客乃代而行之知禮者謂宜於送孝上祭一切止之惟有服者人自製而服以示哀感變常之意其在賓客第行賻送以助之或貧者出力以佐其事祭悉輟而不舉庶使喪主人不苦於送布之紛紛而賓客亦不為此無益之糜費是亦從禮從儉之一端也

喪禮之不講甚矣前輩士大夫如張憲副祥有期之喪猶着齊衰見客其後或有期功服者鮮衣盛飾無異乎時世俗安之恬不為怪間有守禮者恐矯俗招尤不敢行也昔晉人放曠禮法之外為儒者所詬乃其時陳壽居喪病使婢丸藥坐廢不仕謝安石期功不廢絲竹人猶非之視今日當何如哉余謂士大夫在官有公制固所不論至里居遭喪卽期功亦宜示稍與常異如非公事謁有司不變服不赴筵會卽赴亦不聽聲樂不躬行賀慶禮不先謁賓客庶右禮猶

幾存什一於千百也

軍中鼓吹在隋唐以前卽大臣非恩賜不敢用舊時
吾鄉凡有婚喪自宗勳縉紳外人家雖富厚無有用
鼓吹與教坊大樂者所用惟市間鼓手與教坊之細
樂而已近日則不論貴賤一槩溷用浸淫之久體統
蕩然恐亦不可不加裁抑以止流競也

小人

隆慶中吾鄉金漢泉公官別駕歸携海上所漂小人
二以方籠豢之其一老婦一男子蓋母子也長尺許
聲啁晰如燕子父之子死其母哭之亦知索白布裹
其首若成服者後亦死金之女為余內兄王孝廉肖
徵妻妻家多見之此前史所謂淨人又小人國海鶴
可啄而食者也

息土

鮫竊帝之息壤以堙鴻水息壤者羅泌路史云息生
之土長而不窮故有息名漢時臨滁地涌六里又無
鹽危山土起唐江陵南門地隆起如伏牛馬去之一
夕輒復又椰子所言龍興寺地在永州地如負甕而

起皆為息壤王襄敏公家廳事與內寢中兩楹間有土墳起長可三四尺許橫可數寸許平之輒復如故至今所甃磚石崛起積人步其家亦任其自然不為修治也余嘗謂古人文字與雅意息壤乃土之能生殖者鮫不合竊決壞之為隄防以禦鴻水此戰國曲防之所由始也以專懷自用不聞於上故曰盜正如補天之說豈真如書所載奇詭至此哉今觀襄敏家地天壤之間何所不有不得輕疑昔人之論為妄矣

飛盜

萬曆戊子己丑間留都有飛盜其來也不繇門竄僅於屋上揭瓦去椽垂縹而下有盜人樓閣中物經數月主人猶不知者甚苦其盜而緝捕不可得後乃為其僕所首其人姓周居南門之大街衣冠車從若人家然亦與士大夫往還夜從其家登屋步瓦上若飛而無聲其子尤狡黠矯捷手持尺木點地即牆簷高一二丈已躍而上矣問得其情斃於獄其子竟先逸去終已不獲常見友人被盜處屋瓦揭動數尺而土灰無至地者亦是奇賊

俞道婆

宋金陵俞道婆得佛法參瑯琊起和尚婆賣油糍為業一日聞貧子唱蓮花落云不因柳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然契悟拋油糍於市其夫云你顛也婆打一掌云非公境界乃往瑯琊起印可之後凡見僧便云兒兒總擬議便掩却門時珣佛燈往勸之婆見便云兒兒珣云孃孃爺在甚婆轉身拜處露柱珣蹋倒云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蹶起云兒兒來我惜你則個珣竟不顧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云日而月面虛空閃電雖然截斷天下衲子舌頭分明只道得一半

山中白雲

友人周吉甫名暉有雋才為諸生制義多恢奇久而不售遂棄去隱居著書蕭然有林下風所著金陵瑣事南都文獻之遺多所徵信深為名流所許乙卯冬授余山中白雲一卷多見道之言如云清事不可著跡若衣冠必求奇古器用必求精食飲必求異巧此乃清中之濁也又云世事惟偶然者最佳偶有醇

醪適心知聚首偶有餘錢適書畫來售偶欲登涉適
伴侶相約真乃快意事又云向平謂富不如貧貴不
如賤此語尚有計較未能脫然於富貴貧賤之外又
云對明月照止水便懷澄慮世間無心之物能使人
亦無心也如此它如此類甚多誦之使人冷然自盛
仲交之後便當推此君為隱士之傑矣

吉甫佳句

吉甫春日移居詩其警句有云寂寞徒供笑烟霞不
受嗔又云綠尊堪累月青鏡不藏年又云聞道晚知

淺結交貧覺深又云煮茗烟凝榻彈琴月到門又云
半酣疑有得多病掩無能又云酒醒雙燕語病起亂
花飛又云嘯月野情淡眠雲春夢寒此等句置之錢
劉集中不復可辨吉甫又常曰文章詩句貴有山林
氣讀其詩殆無媿斯言矣

服飾

留都婦女服飾在三十年前猶十餘年一變適年以
來不及二三歲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寬狹修
短花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髮髮之飾履綦之工無

不變易當其時衆以為妍及變而嚮之所妍未有見
之不掩口者宋周煇清波雜志言煇自提孩見婦女
裝束數歲即一變又趙彥衛雲麓漫抄載清微子服
飾變古錄尤備乃知國家全盛之日風俗類然然變
易既多措辨彌廣人家物力大半銷耗因之有如宋
仁廟之禁銷金真珠白角長冠子亦輓回靡俗之一
助也服舍違式本朝律禁甚明大明令所著最為
嚴備今法又弛士大夫間有議及申明不以為迂
則羣起而姍之矣可為太息

王荆公墓

志稱荆公墓在蔣山東三里與其子零分昭穆而葬
紹聖初復用元豐舊人起呂吉甫知金陵時待制孫
君孚責知歸州經過呂燕待之禮甚厚一日因報謁
於清涼寺問曾上荆公墳否蓋當時士大夫道金陵
未有不上荆公墳者此可以知荆公墓地所在又因
以知宋時士夫行從亦駐止於僧寺與今正相似也

石城

南都城圍九十里高堅甲於海內自通濟門起至三

山門止一段尤為屹然聚寶門左右皆巨石砌至頂高數丈吾行天下未見有堅厚若此者也陸游老學菴筆記言建康城李景所作其高三丈因江山為險固其受敵惟東北兩面而壕塹重複皆可堅守至紹興間已二百餘年所損不及十之一按志言國初拓都城自通濟門東轉北而西至定淮門皆新築通濟門以西至清涼門皆仍舊址然則前所言堅固巨石者當猶是景之遺植也

郡圃老卒

宋張稚圭元老荆公客也為江東漕攝金陵府事嚴酷鮮怒喜與方士游門下嘗教客一日行郡圃老卒項繫念珠元老曰汝誦經乎卒曰數息爾元老異之呼至室內問其所得論養生吐納內丹皆造精微又曰運使平生殊錯用心酷虐用刑非所以為子孫福延方士皆非有道之士此曹特覬公惠耳元老曰能傳我乎卒曰正欲授公然須今夜半潛至某室當以傳公初亦難之不得已許焉既歸與內人劉議之劉曰不可公以嚴毅人素苦之夜中獨出事有不測素

何太夫人微聞之潛鎖其寢室竟不得出黎明視事
衙校報守圃卒是夜四更趺坐而化元老大悵惋數
月感疾遂卒此墨莊漫錄所載近郡邑志紀方外異
今都不之及此卒內韞至丹外挫廉而藏名真古之
有道者歟

王逢原鍾山詩

王逢原一日與王平甫數人登蔣山相與賦詩而逢
原詩先成舉數聯平甫未屈至仰躋蒼厓巔俯視白
日徂夜半身在高若騎箕尾居乃歎曰此天上語非

我輩所及遂閣筆東坡賦鍾山詩荆公亦依韻和之
而謂其峯多巧障日江遠若浮天之句為非人所及
至指案上研與東坡聯句纔見坡翁巧匠琢山骨一
語遽爾輟吟此不獨見古人服善之勇亦是善用其
長處勅敵在前務攻其堅用兵者所忌也

掘河得甲

萬曆戊戌改造文德石橋掘橋洞下土得舊璣子甲
二領今丙辰大司空丁公濟秦淮河於此處又得璣
子甲一領銅鍾一口意是當年戰爭時墮水中者今

挖掘始復出然它處俱無所得獨此橋下數見之不
知何也

曹仲元武洞清畫石

余家右童子巷丙辰五月初六日因濬溝掘地得斷
碑一片其一面有字言是曹仲元畫山水人物樹
木有樵夫擔柴柴上懸一小籠籠中有雀又有擔衣
篋前行而後有駕牛車者又有岸晒漁網小舟橫於
水中最為精妙按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人物門妙
品有仲元言仲元建康豐城人少學吳生攻畫佛及

鬼神仕南康李璟為待詔仲元凡命意榻管能奪吳
生意思時人器之仲元後頓棄吳法自立一格而落
墨緻細傳彩明澤璟嘗命仲元畫寶公石壁冠絕當
時故江介遠近佛廟神祠尤多筆跡今此固其一也
其一面為武洞清筆畫有優曇樹下立一峯石前一
古佛手持經卷止有半身其餘缺壞矣按洞清乃武
岳子米芾畫史稱其作佛像羅漢善戰掣筆作髭髮
尤工天人畫壁髮彩生動然絹素動以粉點眼以皆
先落使人惜之洞清亦南唐人也二子遺蹟世無存

者今乃從地中斷石得之豈非畫史中一段嘉話耶
曹畫所題字不在上亦不在下畫脚與字脚相對刻
之今代亦無此式也

無盡頌古

張無盡在江寧府戒壇院閱雪竇帖古至百丈叅馬
祖因緣云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忽投卷曰審如此言
臨濟豈得有今日也有頌曰馬師一喝大雄峯聲入
鬪髻三日聾黃蘗聞之驚吐舌江西從此立宗風嘗
舉似平和尚平後致書與無盡曰去夏閱臨濟宗派
深知居士得大機大用乃求前頌稿無盡再以頌寄
之云吐舌耳聾師已曉槌胸只得哭蒼天盤山會裡
翻筋斗到此方知普化顛時大觀三年也

腰玉四人

南京文臣官一品繫玉帶者惟太子太保王襄敏公
以旂一人而已又王公敞正德中官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亦以管理戎政賜蟒衣賜玉帶又公為給事中
時與前倪尚書謙今朱宗伯之蕃皆以使朝鮮賜一
品服計二百四十餘年南都之得繫玉者生前惟四

公而已

公孤

南都文臣未有生而官公孤者在親臣中則有之惟
上元人王源以純皇后元正德中以瑞安侯加太保
又加太傅源弟清弘治中以崇善伯加太保江寧人
方承裕以孝烈皇后弟嘉靖中嗣安平伯加太子
太保又加少保若東宮孤卿在親臣中則上元人夏
儒以毅皇后父嘉靖中以慶陽伯加太子太保在文
臣中惟王公以旂以兵部尚書總督三邊加太子少
保又加太子太保倪公岳以禮部尚書改吏部尚書
王公敞以兵部尚書周公金以南戶部尚書梁公材
以戶部尚書加太子少保而已其贈官惟前王源贈
太師倪公岳王公以旂贈少保王公敞周公金梁公
材贈太子太保倪公謙以禮部尚書童公軒以南禮
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諸寺奇物八則

寶光寺有西域來貝多婆力叉經長可六七寸廣半
之葉如細猫竹筍殼而柔膩如芭蕉梵典言貝多出

摩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其葉可寫字貝多婆
力又此翻葉樹也經字大如小赤豆莠行蠕蠕如蟲
豸不識其為何經也外以二木片夾之其木如杉而
紋細緻可愛南都諸寺中僅有此經而已記又言此
貝葉經保護可六七百年
祖堂幽棲寺有歷代祖師像黃貞甫膳部命工臨摹
載歸天竺供養
牛首弘覺寺禪堂有丹竈投以薪火風自內生甚熾
烈須臾爨熟如去薪火卽止

靜海寺有水陸羅漢像乃西域所畫太監鄭和等携
至每夏間張掛都人士女競往觀之
方山定林寺有乳鍾卽所稱景陽鍾也鍾有一百八
乳乳乳異聲故名乳鍾又有象皮鼓云是象皮所鞞
者
天界寺有佛牙濶寸長倍寸之五萬曆中僧人真淳
獻之尚書五臺陸公公因具金函檀龕盛之迎供於
寺之毘盧閣牙得之天台山中
永慶寺有古藏經板刻工雅紙色古澹非宋刊則元

刊也較今南藏本稍低而狹以木函函之今俱為人
所竊去無復存矣

靈谷寺有寶誌公遺法被四面繡諸天神像中繡三
十三天昆侖山香水海高一丈二尺濶如之齊梁時
物

仁宗皇帝御筆

院判蔣恭靖公用文家藏寶翰一巨冊乃恭靖在太
醫院時 仁宗皇帝居東宮示病瘳取藥御筆也字
真行相間彷彿趙松雪體而圓熟秀勁中有正字號

順字號親字號所患云云似是宮掖中人不直言故
密以字號言其病耳前書後有年月用硃筆押押字
形為 多用印章曰東宮圖書曰東宮之記曰大
本之堂曰肅清精密曰謙光曰緝熙曰中和小印曰
印完又一圓印徑可寸許內作雙龍形篆而書語溫
厚款曲藹然家人父子然使人感動當時君臣之間
親洽如此自後九閣日高卽臺閣大臣得此以為異
典矣

御筆藥方

仁宗皇帝與恭靖札其一馬烏肝丸馬鳴肝卽晚蠶
沙五月收者揀淨炒至烟起用半斤大草烏二兩入
灰火內逼烈取出用布袋打去皮尖右二味為細末
酸醋煮糊丸如梧桐子大其一下元似利不行裏急
下墜大便後肛口如火悶塞痛楚煎服秦艽當歸湯
而愈其一阿魏丸沉香一兩木香二兩砂仁二兩白
芷菴一兩三稜二兩蓬朮二兩青皮二兩陳皮二兩
香附子二兩蘿蔔子一兩炒紫蘇子一兩桃仁一兩
炒黃連二兩吳茱萸二兩湯泡同炒去茱萸阿魏六
錢醋煮石為末麵糊為丸如梧桐子大

佛面竹投壺

嘗同卜六兄鼎吉之華嚴寺寺有僧度一投壺其座
高三尺餘上以竹為壺竹徑可三寸上下如一而節
紋皆斜抱而尖上與恒竹弗類問其何名曰此佛面
竹也壺乃江右一王府中物又有蟠松二株榦形正
赤而翠葉如針葱菁可愛

沈氏鴨

友人沈之問虎林人流寓南都家於驍騎倉之傍家

畜二鴨蓋雌雄也一日家將烹其雄豫以籠罩之雌即旋繞其籠逐之不去飼之食弗食也已殺其雄以沸湯燻之其雌忽哀鳴舉身投沸湯盆中宛頸而死沈君憐而不忍食遂同瘞於竹園地中其家從此斷鴨不入庖矣此與前記所載義雁投釜中事政同

趙徐二公

國初駙馬都尉趙公輝年九十餘而卒所畜姬妾百餘人嘉靖中魏國徐公鵬舉年七十餘而卒所畜姬妾亦七十餘人獻徵錄載趙公老而彊健有得於內

養之術人傳趙公以婦女月水為餌采鍊有法或言不待鍊也取未孕婦人者以糕糝而吞之徐公每夜以紅棗數十枚令姬妾口含過夜煮食之嗽棗法嘗聞於方家至吞月水則自未有言者頃雲間李生中梓作本草藥性解始列於書而亦言性味主治舊所不載此又下於紅鉛而尤穢濁不知于駐顏養命之道何居也

塔影

塔影無不倒者牛首山之塔影在禪堂西夾室闔雙

扉觀之影於縫中倒現玲瓏可觀永慶寺之塔影在殿左伽藍小殿牕鏡中倒現其闌楯皆歷然二室皆向東一寺之房無數獨現於此何也大報恩寺之塔影在城內油房巷塘中舊鐵塔寺之塔影在候駕橋方氏塘中其影亦倒凡物之影透在鏡中必與其形相違塔本正也而影倒卽如飛鳥之影鳥東飛則鏡中之影必西逝與塔影正同一理耳走馬燈之影不平行如內燈左旋則影必先從右上角而下至中稍低又漸高至左上角而去右旋亦然且一燈四面六面無不然此等理自在目前思之遽未得其解乃知天下之道卑而高近而遠於此可玩也沈存中筆談論憲隙中樓塔之影中間為牕所束皆倒垂焉飛與影在隙中亦然其理亦未暢陸務觀筆記亦言此未易以理推也

俚曲

里街童孺婦媪之所喜聞者舊惟有傷粧臺駐雲飛耍孩兒皂羅袍醉太平西江月諸小令其後益以河西六娘子關五更羅江怨山坡羊山坡羊有沉水調

有數落已為淫靡矣後又有桐城歌掛枝兒乾荷葉打棗干等雖音節皆倣前譜而其語益為淫靡其音亦如之視桑間濮上之音又不翅相去千里誨淫導慾亦非盛世所宜有也

戲劇

南都萬曆以前公侯與縉紳及富家凡有讌會小集多用散樂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樂器用箏箏琵琶三絃子拍板若大席則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四套者中間錯以撮墊圈舞觀音或百丈旗或跳隊子後乃變而盡用南唱歌者祇用一小拍板或以扇子代之間有用鼓板者今則吳人益以洞簫及月琴聲調屢變益為悽惋聽者殆欲墮淚矣大會則南南戲其始止二腔一為弋陽一為海鹽弋陽則錯用鄉語四方士客喜聞之海鹽多官語兩京人用之後則又有四平乃稍變弋陽而令人可通者今又有崑山校海鹽又為清柔而婉折一字之長延至數息士大夫稟心房之精靡然從好見海鹽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箎擊缶且厭而唾之矣

酒三則

新志載金陵酒以水之佳釀而得名唐詩言十斛金陵春者是也元時每歲路供滿殿香麩而自余所耳目市酤所有惟老壘酒色重味濃如隔宿稠茶稍以灰澄之使清曰細酒其味苦硬不堪三嚼又下則重陽後市店皆置帘開清酤之曰黃酒純以蘆灰罾之差比於壓茅柴而已士大夫所用惟金華酒味甘而醇舌多飲之挹沓不可耐後始有市蘇之三白酒者迄今宴會猶用之味殊辣而使人渴且眩或云其麩以藥糝之使勿敗又云瓶以烏頭或人言拭口方可致遠理或然也慶曆間士大夫家間有開局造酒者前此如王虛憇之真一徐啟東之鳳泉烏龍潭朱氏之荷花王藩幕澄宇之露華清施太學鳳鳴之靠壁清皆名佳醞近日益多造者且善自標置如齊伯修王孫之芙蓉露吳遠菴太學之玉膏趙鹿岩縣尉之浸米白心麓之石乳馬蘭嶼之瑤酥武上舍之仙杏潘鍾陽之上尊胡養初之倉泉周似鳳之玉液張雲台之玉華黃瞻雲之松醪蔣我涵之瓊珠朱葵赤之

蘭英陳揆柴之銀光陳印麓之金英班嘉祐之蒲桃
仲仰泉之柏梁露張一鶚之珍珠露孟毓醇之鬱金
香何丕顯之玄酒徐公子之翠濤內府之八功泉香
舖營之玄壁又有號菊英者蘭花者仙掌露者金盤
露者薔薇露荷盤露者金莖露者竹葉清者大槩以
色味香名之多為冠絕於是市賈所酤僅以供閭閻
轟飲之用而學士大夫無復有索而酤之者矣
余性不善飲每舉不能盡三小琖乃見酒輒喜聞佳
酒輒大喜計生平所嘗若大內之滿殿香大官之內

法酒京師之黃米酒薊州之薏苡酒永平之桑落酒
易州之易酒滄州之滄酒大名之刁酒焦酒濟南之
秋露白酒秦和之秦酒麻姑之神功泉酒蘭谿之金
盤露酒紹興之豈酒粵西之桑寄生酒粵東之荔枝
酒汾州之羊羔酒淮安之豈酒苦蒿酒高郵之五加
皮酒揚州之雪酒豨簽酒無錫之華氏蕩口酒何氏
松花酒多色味冠絕者若市酤浦口之金酒蘇州之
壘酒三白酒揚州之密淋滄酒江陰之細酒徽州之
白酒句曲之雙投酒皆品在下中內蘇之三白徽之

白酒間有佳者其他色味俱不宜入杯勺矣若山西之襄陵酒河津酒成都之郫筒酒關中之蒲桃酒中州之西瓜酒柿酒棗酒博羅之桂酒余皆未見說者謂近日湖州南潯所釀當為吳越第一若四川之啞麻酒勿飲可也

四夷入國朝來所聞釀酒朝鮮以秬為酒女直嚼米為酒韃靼別部安定阿端二衛以馬乳釀酒占城以椰子為酒淳泥亦以椰子為酒拂菻國以蒲桃釀酒緬甸有樹頭酒惟暹羅以秬為酒王弇州聞之人言此為四夷第一于闐國有蒲桃為酒又有紫酒青酒不知其所釀而味尤美

茶品

金陵舊無茶樹惟攝山之棲霞寺牛首之弘覺寺吉山之小菴各有數十株其主僧亦采而薦客然炒法不如吳中味多辛而辣點之似椒湯故不勝也而五方茶品至者頗多士大夫有陸羽之好者不煩種藝坐享清供誠為快事稍紀其目如吳門之虎丘天池岍之廟後明峽宜興之青葉雀舌蜂翅越之龍井顧

渚日鑄天台六安之先春松蘿之上方秋露白閩之
武夷寶慶之貢茶歲不乏至能兼而有之亦何減孫
承佑之小有四海哉

魚品

江東魚國也為人所珍自鱒魚刀鯨河豚外有鯉青
黑色有金光隱閃大者貴有鱣似鯉而身狹長鱗小
而稍黑有青魚類鱣而鱗微細有鱣巨口細鱗蘇子
所謂狀似松江之鱸者也鬣利如錐肉緊而無刺類
蟹螯有白魚身窄而長鱗細白肉甚美而不韌有鱖

小頭身橫視之圓如盤而側甚薄大者曰鱖腹脊多
腴有鱗身圓如竹頭尖而喙長俗所名火筒背也善
嚼諸魚而品下有鱖鼻長與身等口隱其下身骨脆
美可嚼為醢良其腮曰玉梭衣有鱧身似鱣而色純
黑頭有七星俗曰烏魚道家忌食之其性耐久埋土
中數月不死得水復活有鮠頭微扁而身青白色無
鱗尾無岐肉最肥張志和詩桃華流水鱖魚肥即此
第此魚惟秋為美俗曰菊華鮠有鮎頭扁而口哆濶
身黃黑白錯尾如鮠小者曰汪刺有鯽水中自產為

野魚以後湖者良性獨屬土有鱧頭巨而身微類鱧
鱗細肉頗膩江南人家塘池中多種之歲可長尺許
俗曰此家魚也有青白二種大者頭多腴為上味有
麩條魚身而狹長不逾數寸銀魚之大者也裹以麩
糊油煤而薦之又黃蟬鰻鱮皆以魚名其形質實
一蛇別為一族與蝦鱉同

果木移植

橄欖椰子榷子楊梅皆南果也榷子移此活矣而不
華實椰子發芽出子端可二尺許經冬則萎橄欖嘗

有核墮地出小樹可三四寸具有枝葉而竟不育楊
梅自光福去金陵僅五百里移植多不活今楊梅園
有數株供 太廟薦新者時萎輒移吳種易之所結
實去本地形味不翅相懸也杜鵑末利佛桑蘭花皆
南花也末利蘭花出閩與虔去此遠此土人善護視
遇冬壽可四五年而蘭倍之杜鵑佛桑僅當年開花
從未有能過冬者頻婆石榴蒲桃北果也石榴蒲桃
移此地鮮不活者第結實數年後則與此地所產亡
異頻婆近人家間有植者所結子香味差具而色與

形不逮也。繇此觀之，以北就南則生，以南就北則死。理固應爾。然宋良岳種荔枝，結實徽宗曾以賜近臣。今以南之芋、薺種於寶坻，三河所結實形大而肉香脆，反喻於南土者，物之變化亦巨定也。

紀蟲二則

南都呼小蟲曰蜘蛛，曰秋娘，曰蜘蛛，曰蜻蜒，曰梁山伯，曰橘蠹，曰金絲麻藍，曰黑老婆，曰紅姑娘，曰豆娘子，曰白蛺蝶，曰黃蛺蝶，曰促織，曰紡車婆，曰都了。曰蜜蜂，曰細腰蜂，曰壺蜂，曰牽牛，即曰野蠶，曰撲

燈蛾，曰叩頭蟲，曰樟木蟲，曰飛艇，曰蝗，曰螻蛄，曰蠅。娘曰班蝥，曰叫蝻，曰小青，曰土蜘蛛，曰菊虎。曰蠅，曰牛蟲，曰狗蠅，曰螢，曰蠟，曰米牛子。

蟲之在木者曰蠹，在地者曰螻蛄，曰蠟，曰蠟，曰蠟。駝在水中者曰蜃，又曰蛭，俗曰馬蝗，曰打拳蟲，曰水蛇，蚤在水面者曰寫字蟲，曰剪刀姑姑，在屋壁者曰蜈蚣，曰蠍，曰壁蟥子，曰蓑衣蟲，曰蠍，曰蜘蛛，又曰蜈蚣，曰蜘蛛，曰蠍，曰蠍，曰蠍。在床壁曰蠍，在簷角屋隅曰蠍，曰蠍，曰蠍。

蜘蛛一曰鼠婦在壁上捕蠅曰蠅虎在人身衣縫曰
蝨在地與床嚙人曰蛇蚤在廁曰蛆

客座贅語卷十目錄

官軍糧賞則例

議謚 二則

山水

寺院

御筆文昌帝君像

寧國公主墨杯

文士二則

書法

畫事

王梅溪研

讀書題識

古詞曲

冶城

兩謝公墩

金陵圖

總明觀

城內外諸水續考

東坡先生金陵詩

放生洲池

八功德水

汧江開河議

古蹟儂語

秦人鑿山

建都

橋名

宮城都邑二圖

羅寺轉灣

迴龍候駕二橋

幕府直瀆諸山

部議救荒

各倉米樣

後湖

王荊公疏湖田

李御史後湖聯句

盧玉田過湖續夢詩

謚法解正誤

中書左丞一人

應天人官尚書二十六人

都御史二人

侍郎九人

右副都御史三人

舊大理寺基

移囚

國初榜文

逍遙宰

前乙酉舉人見後乙酉

客座贅語卷十

遯園居士輯
杏村野樵批

官軍糧賞則例

月糧則例指揮使八石同知六石二斗僉事五石八
斗鎮撫三石八斗正千戶四石二斗副千戶三石八
斗百戶三石總小旗一石軍隻身六斗有妻一石紀
錄老疾軍三斗把門修倉軍斗餘丁各三斗操備舍
餘口糧四斗軍匠八斗無妻四斗八升優給指揮千

百戶與見任同每年二月十月關支折銀每米一石
折銀五錢餘月支米遇閏本折隨宜關支賞賜則例
冬賞正軍綿布三疋內本色二疋每疋折銀三錢折
鈔布一疋每疋折鈔五錠軍匠二疋內本色一疋折
鈔一疋有母妹幼軍三疋內本色二疋折鈔一疋無
母妹幼軍一疋隻身軍匠一疋疾軍一疋以上俱本
色江濟二衛水夫每名胖襖一件每件折表裏綿布
五丈二尺八寸綿花二斤每布一疋長三丈二尺折
銀三錢綿花一斤折銀七分夏賞每布名俱苧布一

疋折銀二錢

議謚

南都自襄敏王公後無復有予謚者頃因部議咨訪
京兆公舉上江二縣應謚諸公為陳公遇顧公璘童
公軒張公琮何公遵陳公鎬殷公邁王公鑾吳公自
新部使者駱公駿曾酌而疏請下部矣丁巳春部議
予謚四十三人而前諸公尚有待也因思國朝文
臣必三品以上方予謚然謚雖為優卹特典而字之
上下有辨褒貶之意未嘗不寓其中蓋有身為宰執

大臣而僅合於好和不爭寵祿光大者卽而思之其
人品已可概見此真春秋嚴一字之義也至有倖而
得美謚者宜倣晉唐人議賈充與議許敬宗謚不當
之意酌之似不必議奪蓋奪則有議者與賢而無謚
者同在不可跡之天使幽厲而削其謚千載之後史
策濶疏并其人不可知矣何似存之而使知清議百
世不能泯也惟夫三品以下有行義人品卓絕者特
恩賜謚此則有美而無惡有褒而無刺別為激揚盛
典若宜謚未錫而追補者亦然並者在非常之例至

官三品以上宜倣親郡王例但居是官則照例賜謚
如宋天聖中孫奭等言臣僚薨謝不待本家請謚在
官品合加謚者並令有司舉行而謚必嚴覈其流品
務使名與實副斯不失乎古人大行大名細行細名
之指而近日議奪議予之紛紜亦可息也

周禮卿大夫卒太史於葬前賜謚祖奠之曰續誅後
世失於申明典禮故須門生故吏錄行狀子孫請謚
然應謚者太常議之博士具草考功審覆判都省集
議上中書門下判準錄奏未允物論者輒据法駁正

之得以伸其是非而私請不得與 國朝則應謚者
必由陳乞其子孫舊故於合十衙門豫先講求一無
齟齬而後疏覆施行得 旨予謚內閣乃並列二謚
請 上點定故謚多有美而無惡然亦有上推 主
恩下采公議微示意於褒美一字之外如前所云曰
安曰榮者其用意似狗而旨則婉而切矣近日江夏
斷斷謚法直以有謚為榮無謚為辱似端執夾漈序
論之旨故亟欲議奪前之謚謚者而不知予謚一字
之辱有甚於無謚與奪謚卽夾漈業以定為上中下
三品之謚孰能掩之弇州謚法紀於古今用謚之原
可謂晰矣而亦未嘗於此別白著明今日謚法禮曹
頗慎舉行前代之故似亦不可不一為折衷也

山水

金陵之山形家言為南龍盡處精華之氣發露無餘
故其山多妍媚而鬱紆烟容嵐氣沓翠霏青望之如
古佛頂上之螺美人眉間之黛而特未有奇峯削壁
拔地刺天如瑤簪玉劍突起於雲霄之上者江水一
瀉千里沙騰浪涌天日為昏最為怪偉至靜夜無風

江聲隱起余嘗夜臥洪濟燕磯聽之洶洶如欲崩四
壁也後湖泓濟坦池堤楊洲茨綽約媚人山色四圍
如靚粧窺鏡湖山之美何減虎林所少者獨瀑布與
寒泉耳鍾山之一人泉牛首之虎跑泉攝山之白鹿
泉祈澤寺之龍王泉衡陽寺之龍女泉雖一泓之流
未足稱竒然淪茗濯纓其為已足固可褰裳提甕而
臨試也

寺院

南都城巾道院若朝天宮則枕冶城山靈應觀則俯
烏龍潭盧龍觀則倚獅子山佛寺若雞鳴寺則坐雞
籠山永慶寺則傍謝公墩吉祥寺則負鳳皇山清涼
寺則屏四望山金陵寺則宸馬鞍山上瓦官寺則峙
鳳皇臺皆備登臨之美下瓦官寺在杏花村內林木
幽深入其門令人生塵外想鷲峯寺地僻而無可眺
然差與市遠封崇寺襟閭中荒涼頽廢致無足言
惟承恩寺踞舊內之右最為城南翳華之地游客販
賈蜂屯螿聚於其中而佛教之木叉刹竿蕩然盡矣

御筆文昌帝君像

憲宗皇帝御筆文昌帝君像帝君冠唐帽綠袍束帶履烏靴手持玉如意坐磐石上神儀蕭散出塵真天人也上題成化十九年御筆押以廣運之寶舊為苑馬卿盧公家藏今人但知宣宗皇帝御畫不知憲宗皇帝宸翰之工如此真人間之壞寶也

憲國公主墨杯

憲國大長公主孫繼本家藏公主所用遺墨半挺上用紫金打成龍口吞之一曰甕酒杯酌酒滿則隱起一龍形鱗鬣具備傾去其酒則不可見矣常見宣密壺蓋往往油內隱龍鳳細紋細視之方可睹此杯亦其類也

文士

文墨之士英英皎皎馳聲執林者時不乏人周吉甫暉博物洽聞恢奇與雅詩句之美冠絕當時黃伯子祖儒才藻溢發世炫雕龍所著藝覺稿出入古今故非恒士黃徵甫應登古文辭詩賦流爽清舉編有謝山暇錄辨難考据尤為博雅顧孝直端祥賦稟英多矢口而成籠蓋人上分其才藝足了數人姚允吉履

旋詩文典則可誦可傳與第元初觀察有金友玉昆
之日黃叔遜復儒彫文琢章鏗鏘有韻追蹤家學志
氣罕倫為貧所羈不副其意張彥先一儒博洽英雋
詩古文取法漢魏六朝鬱然古色非復時流傳遠度
汝舟竒思灑氣高出一世所行七幅菴集唾心集步
天集總之皆不經人道語真是竒人孫幼如起都少
而稱書長習經義雅麗宏肆鏘古切今極才人之致
孫燕詒謀稱詩南國多四方之游所行詩草申文定
序之推許甚至李象先佺雅意標舉所著詩集余嘗

為之序頗極推挹而君心似不肯余言知其志大宇
宙也此皆垂纓戴縱青青子衿以其餘力肆意於茲
其足千秋可名一代余皆得時與往還間伸唱和其
它干將之氣牛斗相望汗血之駒蹠跋欲騁者尚多
不能悉紀也金陵多材豈不盛哉

張子明隱居名正蒙家通濟門外年九十矣步履如
飛日行數十里不倦不多食酒而噉肉飯如壯夫詩
法盛唐饒王孟韋柳之趣胡彭舉宗仁詩竒峭多新
致周吉甫稱其句中有畫類王右丞余嘗序其知載

齊稿板而行之葉循甫太學遵家本素封而好韻事
所居水石花木皆有佳致詩興柳陳甫陳延之輩相
唱和翩翩道上且學多所通近焦弱侯先生升菴外
集校讐編次皆循甫筆也歐陽惟禮名序以太學生
官府幕投綬歸惟禮兄弟多翰墨交所自運清拔有
韻惟禮又善書法頗有銀鉤蠶尾之意信是白眉

書法

金陵士大夫多留意墨池者焦弱侯先生真行結法
眉山散朗多姿而古貌古骨有長劍倚天孤峯刺日

之象卜中立行書師章草簡勁無媚骨望之肅然類
其為人朱元介真行師趙魏公間出入顏魯公與文
徵仲日可萬字運筆若飛小則蠅頭大則徑尺咄嗟
而辨從來書家之神速恐未有若此者許伯倫行狎
書師孫過庭勁媚錯出圓熟溫茂如王謝兒郎皆有
體韻沈生子真書師晉諸王而波拂點畫具有拔山
之力姚允吉真行法率更稍益以己意簡峭中微帶
風貌故自彬彬余世爽真行師閣帖筆勢適美行列
古雅較乃祖司成當有出藍之譽孫幼如真書如玉

環豐豔而有致行草師米元章蕪湖學記碑幾如優
孟之似叔敖歐陽惟禮真師率更篆八分師二李與
梁鵠結構不踈古雅有意胡彭舉八分書師魏之受
禪碑簡勁方正中雅氣逼人如陶貞白坐聽松樓上
語語烟霞無一點塵氣黃叔遜行書法章草而清勁
特甚余嘗戲謂君舉體充悅拙沓當號笨伯而作字
秀羸故是一反許無念為伯倫長子真行似乃父而
秀逸過之真如趙合德初進御時以輔屬體無所不
靡魏考叔真書師黃庭經結構緻密神采流麗團扇

尺素嫣然動人

畫事

前輩士流工畫事者自陳魯南太史陳子野明府胡
懋禮太史盛仲交文學外絕少後何侍御仲雅繼之
近日朱宗伯元介作畫山水花卉巨幅單條觸輿輒
染所摹前人遂有南宮奪真之妙齊王孫國華工寫
生繪梨花白燕鸚鵡錦雞燁然有生動之狀嘗寫松
鶴以壽余意匠尤古雅姚允吉文學之梅花金萃甫
太學之菊花皆饒雅趣它如郭水村仁工寫大幅山

水布置渲染具有成法胡彭舉宗仁畫自文五峯伯
仁采晚出入王叔明黃子久二家其筆意古質頗有
五代以前氣象二子耀昆起昆奕奕皆有父風李紹
箕山水草樹綽有勝情骨法不九究為能品魏孝叔
之璜弟和叔之堯工山水筆法秀美姿顏軟媚有不
勝羅綺之態此皆近日行家以畫名者它亦無有卓
然著稱者矣

王梅溪研

盛仲交蒼潤軒中藏有王梅溪先生研研體員長可
尺六七寸廣三之二色正紫先膩而潤蓋端石也四
邊刻蓬萊樓閣雲氣海濤近上作方池以一木架嵌
之架高二尺餘有足如几仲交寫大字作長幅畫輒
滿注水濃磨隄糜興到捉筆揮酒淋漓非此不稱其
意氣後其子伯年曾以見示今不知寘誰氏矣

讀書題識

仲交先生家多藏書書前後副葉上必有字或記書
所從來或紀它事往往滿幅印鈐惟謹後多散在人
間其家舉所書者悉扯去殊為可惜因見前輩趙定

字少宰閱舊唐書每一卷畢必有硃筆字數行或評史中所載或閱之日所過某人某事一一書之而吾師具區先生校刊監本諸史卷後亦然竟以入梓古人讀書游泳賞味處於此可以想見遠勝於鬻及借人為不孝矣

古詞曲

晉南渡後採入樂府者多取閨巷歌曲為之亦若今乾荷葉打棗子之類如吳聲歌曲則有子夜歌子夜四時歌大子夜歌子夜警歌子夜變歌上聲歌歡聞

歌歡聞變歌前溪歌阿子歌團扇即七日夜女歌長史變歌黃生曲黃鵠曲桃葉歌長樂佳歡好曲懊儂歌黃竹子歌江陵女歌如神弦歌曲則有宿阿曲道君曲聖即曲嬌女曲白石即曲青溪小姑曲湖孰姑曲姑恩曲採蓮童曲明下童曲同生曲如西曲歌則有三洲歌採桑度江陵樂青陽度青驄白馬安東平女兒子來羅那呵灘孟珠翳樂夜度娘長松標雙行纏黃督西平樂攀楊枝尋陽樂白附鳩拔蒲作蠶絲月節折楊柳如雜曲歌辭則有西洲曲長干曲東飛

伯勞歌休洗紅邨郭歌在宋吳聲歌曲則有碧玉歌
華山畿讀曲歌西曲歌則有石城樂莫愁樂烏夜啼
襄陽樂壽陽樂西烏夜飛在齊西曲歌則有共戲樂
楊叛兒梁鼓角橫吹曲則有企喻瑯琊王鉅鹿公主
紫騮馬黃淡思地驅樂崔勞利慕容垂隴頭流水隴
頭隔谷淳于王東平劉生捉搦折楊柳枝幽州馬客
吟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高陽樂人晉宋皆江左俗間
所歌梁橫吹曲則似間取北土所咏倣其音節衍而
成之然其辭總皆兒女閨房淫放哀思之語李延壽
所謂恪以延陵之聽皆為亡國之音者也

冶城

冶城最古而最為勝地吳為冶城晉初為冶城後為
西園宋為總明觀楊吳於此建紫極宮宋改天慶觀
大中祥符間賜額為祥符宮元初名玄妙觀後改大
元興永壽宮 國朝為 朝天宮初門南向後以宮
內火災移門居東巽方而徑為九曲前小殿四隅以
四亭翼之象玄武禳火也

兩謝公墩

金陵志紀冶城北有謝公墩謝靈運撰征賦視冶城
而北屬懷文獻之悠揚李白有登金陵冶城西北謝
安墩詩序云此墩卽晉太傅謝安與右軍王羲之同
登超然有高世之志於時營園其上故作是詩有曰
冶城訪古蹟猶有謝安墩平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
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暎
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酒波於此樹名園
城東半山寺後別有謝公墩按慶元志城東半山寺
舊名康樂坊因謝玄封康樂公至孫靈運猶襲封今
以坊及謝公墩名觀之恐是玄及其子孫所居余前
正疑王荆公我屋公墩之說與冶城北相遠今据此
志乃知金陵自有兩謝公墩在今冶城北與永慶寺
南者乃謝安石所眺荆公完之半山寺所云謝公墩
乃謝玄所居荆公或誤以為太傅也

金陵圖

宋洪遵跋楊備覽古詩曰暇日料簡故府得金陵圖
六朝數百載間粲然在目又以今日宮闕都邑江山
為建康圖并刻石以獻上稱善有旨令叅訂古今微

識其下容有以前詩示遵亟銜之木圖舊在玉麟堂
好事家有大本此張鉉金陵志所載今此圖本亦不
復存矣因思金陵形勢自吳至梁陳宮闕都邑相因
不改隋文平陳詔建康城池并平蕩耕墾而六朝都
邑宮室之蹟盡矣楊吳跨淮水為城朱雀航驃騎航
禪靈渡囊括城內而六朝山水之形變矣入 國朝
益拓前代之城而大之於是青溪九曲之舊不復可
考都邑宮室重為開闢獨高山大川不失其故而故
老不存俗呼多舛欲一一據冊問之猝未易得陳魯
南先生金陵圖考一編最為精洽而自都城外山水
之名亦多未晰如方山在秦淮之左而圖列於右其
諸山名尤多濶畧余嘗欲為一圖據今日之形勢名
字以上溯於前代如今某處在某代為某畫上江二
邑境內山水村墅一一考證而圖之以信今傳後而
病懶未能也

總明觀

宋明帝六年立總明觀於冶城徵學士充之置東觀
祭酒訪舉各一人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

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按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學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在鍾山之麓時人呼為北學今草堂是也明年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在雞籠山東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玄立文學並在耆闍寺側然則宋蓋二世皆立諸學矣而台城之立學今人少知者

城內外諸水續考

余前曾言城內外水利因檢金陵新志載東南利便書曰建康古城向北秦淮既遠其漕運必資舟楫而

濠塹必須水灌注故孫權時引秦淮名運瀆以八倉

城即今斗門橋以北一開潮溝以引江水東發青溪

通運瀆北連後湖即今北又開瀆以引後湖又鑿東

門橋至珍珠河一帶是也渠名青溪皆入城中由城北塹而入後湖此其大略

也自楊溥夾淮立城即今自通濟門起其城之東塹

皆通淮水即今通濟門外上其西南邊江以為險然

春夏積雨淮水泛溢城中皆被其害及盛冬水涸河

流往往乾淺此一段在今日宋隆興二年張孝祥知

府事奏秦淮流經府城正河自鎮淮今南門新橋今

橋入江其分派為青溪今洞神宮後一段自天津橋

今內橋出柵寨門今鐵總入江宋時今水西旱西二

是也是也今日廣達石柵寨門近地屬有力者因築斷青溪水

口創為花園為游人翫賞之地每以雨水暴至則正

河不能急洩水勢於是泛濫城內居民被害今古潮

運瀆河身皆為任民日以侵占堙今欲復通柵寨門

使青溪徑直入江則城內永無水患及汪澈繼孝祥

知府詔澈指定以聞澈言開西園古河道通柵寨門

尤便從之戚氏志云秦淮水源甚遠小川流入者衆

又古來貯水湖衍後世築為圩田日多每夏雨暴至

江潮復涌水即泛溢皆經流域內一河入江自源及

委所過不計幾橋凡過一橋皆為木石岍堰束扼及

居民築土侵狹河道故水失其常橫流弗順是以必

資柵寨門河今內橋以西及長干橋下河今南門外

分洩其勢其關於國賦民食者非輕如云通便舟楫

特是小事自前如孝祥所言止謂城內被水然多不

過數日即退其害亦輕若觀鄉外圩田則始見其害

可畏爾上元江寧漂水多賴圩田農民生計居處多

在圩中每遇水至則舉村闔社日夜併力守圩辛苦
狼狽於淤泥之中今上江濱江田地及甸容以此害如禦
大寇幸而雨不連降風不涌浪可以苟全一歲之計
其為壞決則水注圩中平陸良田頃刻變為江湖哭
聲滿野挈舟結筏走避他處國賦民食兩皆失之是
皆水不安流之故爾其言城內外之水患最為明切
痛快與余前言郊外水患懸合於數百載之前第今
諸湖既難議復惟濬支流一節稍可舉行是在有地
方之責者亟議永利爾

東坡先生金陵詩

東坡先生在金陵為詩凡十有五篇小子遯病亡於
金陵作二詩哭之又次荆公韻四絕句又同王勝之
游蔣山又次葉致遠韻時致遠正從介甫於金陵又
次裴維甫韻裴時解石於秣陵又次段縫韻縫家居
金陵者也又紹聖元年至金陵得鍾山泉公書寄詩
為謝并贈和老詩又建中靖國元年公還自海至金
陵又次韻清涼老詩又題長短句於賞心亭又著觀
音頌於崇因寺

放生洲池

石頭城前有長命洲梁武帝放生之所也帝日市鷓鴣雞豚之屬放此洲置戶十家常以粟穀飼餵歲各千數又唐乾元中詔於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帶郭上下五里置放生池八十一所有碑昇州刺史顏真卿撰文今淮清橋北水通古青溪西入運瀆者其遺蹟之一也後湖志宋天禧四年改湖曰放生池又曰按舊圖經唐乾元中已置此池史正志於青溪放生池建閣張椿為之記

八功德水

靈谷寺八功德水自寺墻外由鍾山流出下有石為曲水引之在寶公塔之東北宋知上元梅摯記甚工其文曰鍾山之陽有泉曰八功德梁天監中有胡僧曇隱寓止修行有一厖眉叟相謂曰予山龍也知師渴飲德池措之無難矣人與口減一沼沸成深僅盈尋廣可倍丈浪井不鑿醴泉無源水旱若初澄撓一色厥後西僧繼至云本域八池一已習矣比味大較相類豈非竭彼盈此乎一清二冷三香四柔五甘六

淨七不體八蠲疴又其效也文多不載今水有時而竭或云水在山中因禁地人跡不至歲久水葉所壅故有時而涸不知然否

泇江開河議

興化李君思聰嘗建議自南都抵京口江水險惡往來舟楫常有風波傾覆之苦謂大勝關至燕子磯一帶帶有內河故數十里無長江之險今燕子磯以下抵京口一帶舊有河形宜加開濬則一百八十里江險可以引避此漕運與士商往來之永利也余甚韙其

論因考舊志古漕河一名靖安河在龍灣市上元金陵鄉宋吳聿靖安河記畧云自金陵抵白沙江險其尤者為樂官山李家漾至急流濁港口凡十有八處號稱老風波而玩險阻者至是鮮不袖手東南漕計歲失於此者什一二宣和六年發運使盧公訪其利病得古漕河於靖安鎮之下缺口謂其取逕道於青沙之夾趨北岸穿卍月港繇港尾越北小江入儀真新河高枕安流八十餘里抵揚州新城下可易大江百有五十里之險按此論正與李君意同特彼在徑

趨北岸此則專傍南岸抵京口耳北岸之河今亦堙
塞蓋江水東西冲決不常沿江洲地時有坍卸入江
者今上新河舊傳自江東門可數里至江岸今不過
里餘矣陵谷變遷江上尤速李君之議甚美俟再與
習江上地形者籌之

古蹟儷語

白石青溪 龍廣山雞鳴埭 蟹浦龍山
桐樹灣竹格渡 直瀆橫塘 謝公墩杜姥宅
烏傍村青林苑 西州東府 三山二水

烏衣巷紅羅亭

李后亭

一人泉五馬渡

商飈館

宋甘露亭

靡蕪澗茱萸塢

入漢樓 晉橫江館

赤烏殿 吳朱雀航

南澗北山

珍珠河 陳胭脂井

花林村竹篠港

夏候山 朱年壠

覆舟山投書渚

皂莢橋白楊路

赤蘭橋 烏衣巷

蒼龍堰 後湖 白鷺洲

籬門 五十六所 秦淮 二十四航

梁五明殿 唐百尺樓

伏龜樓 在宋府城東南

躍馬澗城南即南澗樓西州路 青溪宮白石壘

宋玉燭梁金華宮 落星樓清暑殿

三品石八卦泉方山定林寺

鳳皇里燕雀湖又云蚶蛟磯

覆栢池元帝麾扇渡

慈姥山道士塢鍾山

莫愁湖桃葉渡上梁妓下王大令妾 穿針樓邀遂步

謝玄走馬路盧絳翔鸞坊

橋名萬歲臺曰九日 棲霞寺落星墩

鼓吹山幕府寺 青谿祠白石廟

玉樹後庭金蓮帖地

疑城吳於石城設辱井胭脂井

秦人鑿山

今人第知方山至石峴山為秦皇鑿山斷金陵王氣之處不知今城之西北盧龍馬鞍二山間亦為秦所鑿也此處正號金陵岡俗傳埋金之識正是此處岡上有碑因開靖安路失之張鉉新志言其地有溝溝中有石脉見存以證斷鑿之跡盧龍山今土名獅子

山志稱在張陣湖北岡壠北接靖安今山下為儀鳳門門外猶號龍灣城卽新志所稱靖安鎮者是也由此而北則為直瀆山又按今龍潭有靖安村去城九十里與志遠近迥異姑兩存之

建都

孫吳建都四世凡六十年東晉建都十一世凡一百三年南宋建都八世凡五十八年南齊建都七世凡二十三年蕭梁建都四世凡五十五年南陳建都五世凡三十三年六朝凡二百五十二年南唐建都三世凡三十

九年宋南渡為行都七世凡一百三十九年以上金陵為都皆偏安也至我朝為帝都已遷北京為南京一統萬萬年自古海內建都之多而且久未有逾金陵者

橋名

金陵新志紀至橋名多有複誤如運瀆青溪所跨試以遺蹟參之次第可攷而紀叙無法有一名而兩紀者其自序言官府文案兩經焚燬故老晨星無從詢訪固宜有是今姑就俗稱上附於古可徵者志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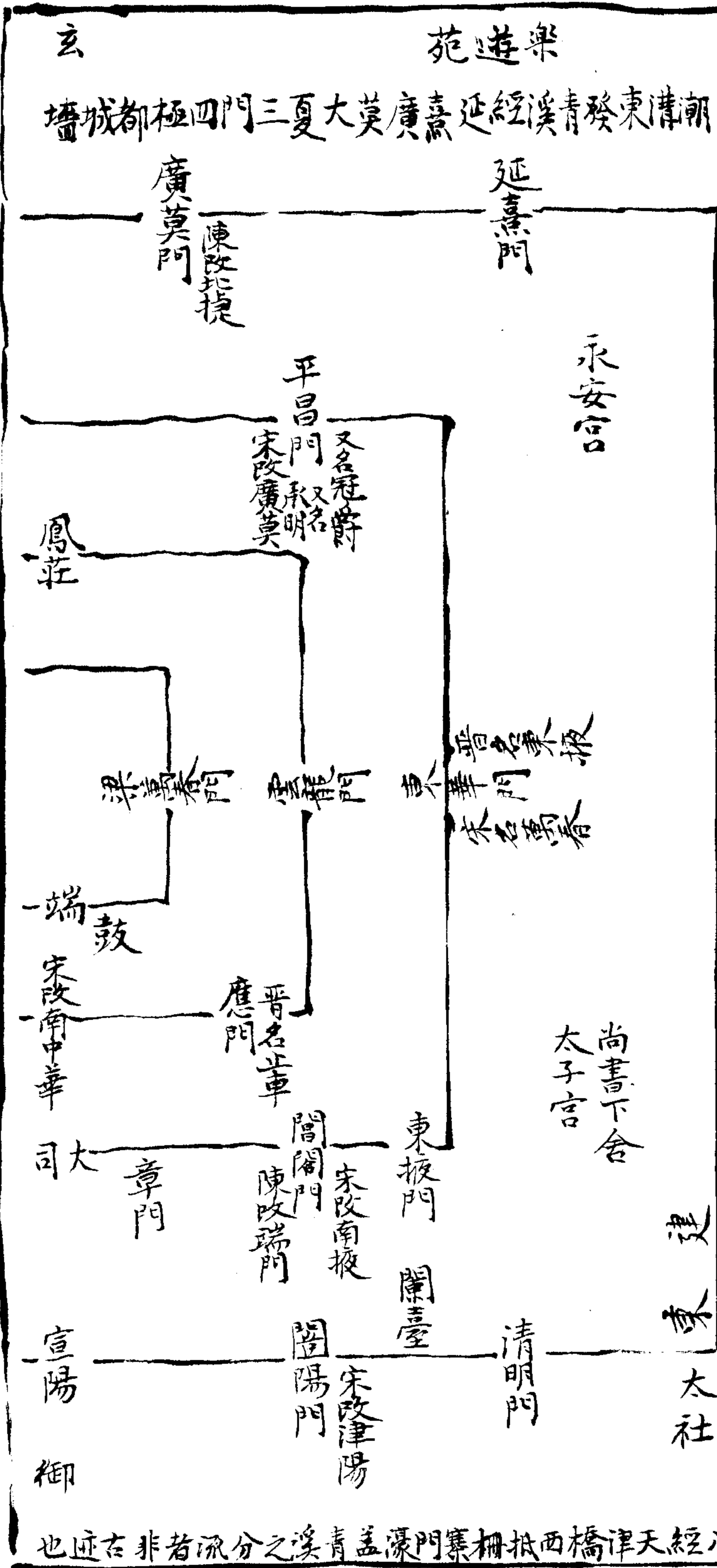
橋在宋行宮前舊名虹橋政和中蔡薳建石橋號蔡公橋後改天津南渡後用西京大內前橋名也新橋本名萬歲橋唐詩句中萬歲橋邊此送君新橋乃楊吳時所名又名飲虹橋羊市橋本名清化俗呼為閃駕景定二年馬光祖重建手自書橋改今名筮橋俗傳茅山二十六代筮宗師所建舊名欽化馬光祖改建名太平橋武定橋馬光祖建定今名舊為長樂倉巷橋舊名望仙橋馬光祖改名武衛北門橋舊名武勝大中橋舊名白下又名上春橋南門外橋五代楊吳名長干橋今乾道南北二橋與北之獅子橋青溪之竹橋內橋東西之東虹西虹橋皆舊名此其灼然而可據者也

宮城都邑二圖

新志所畫六朝宮城都邑二圖前後錯綜可以想像往代之概而以山川之大勢參今日都邑宮闕之制古今之異同可以了然於心目矣思其久而就堙因列置於此

外圍以宣陽門為中者晉名苑城即吳都城舊址周二十里一十九步
 內圍以大司馬門為中晉成帝新作新宮一名臺城周八里
 內圍之次即梁武帝所作宮城牆立重門開二道
 諸門名晉宋齊梁陳更易不同今以其可攷者著之

自樂遊苑東門橋至東府城東南青溪大橋皆青溪所經



也迹古非者派分之溪青蓋濠門寨柵抵西橋津天經八門東城自溝有後臺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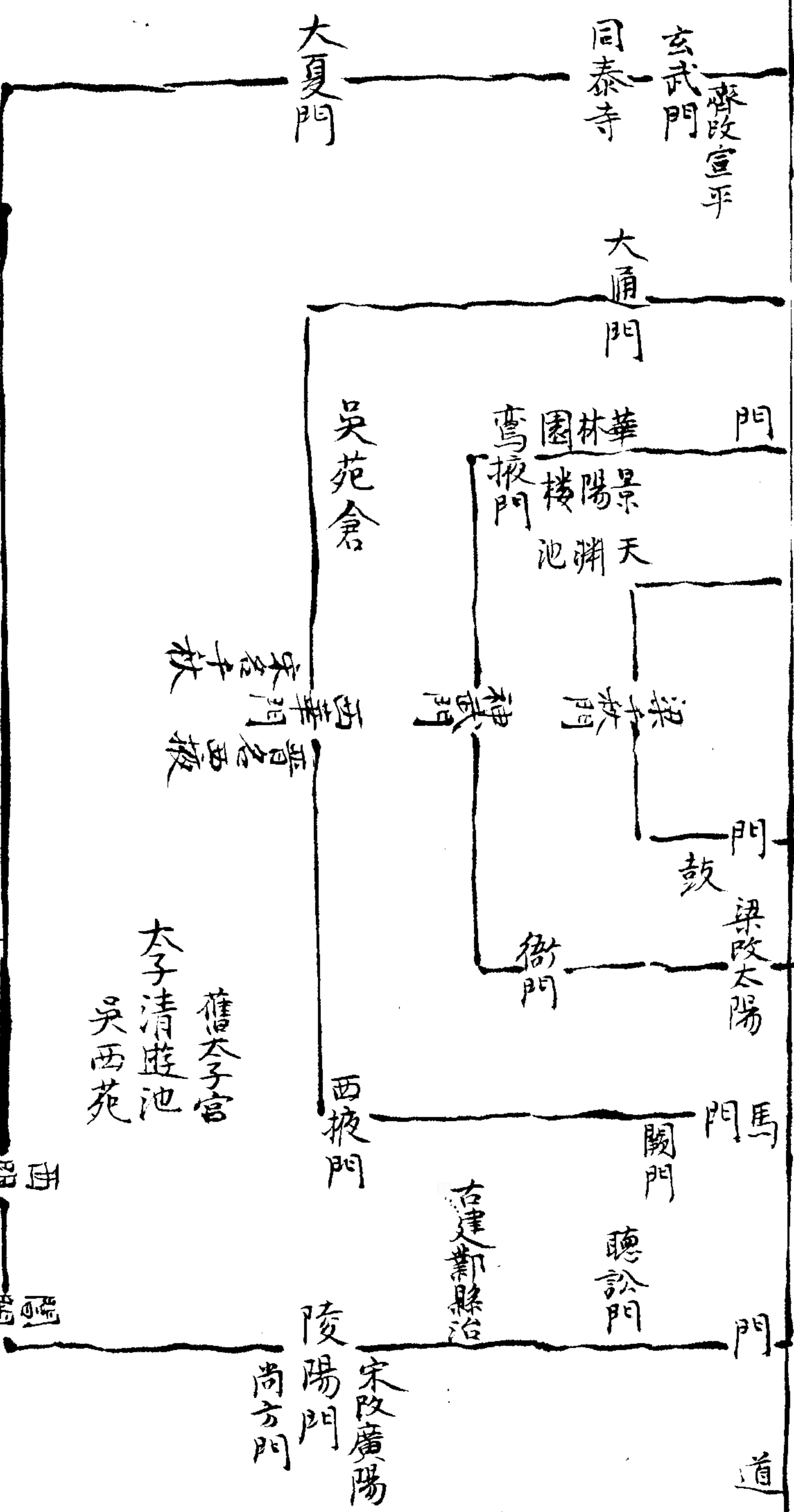
歸善寺

武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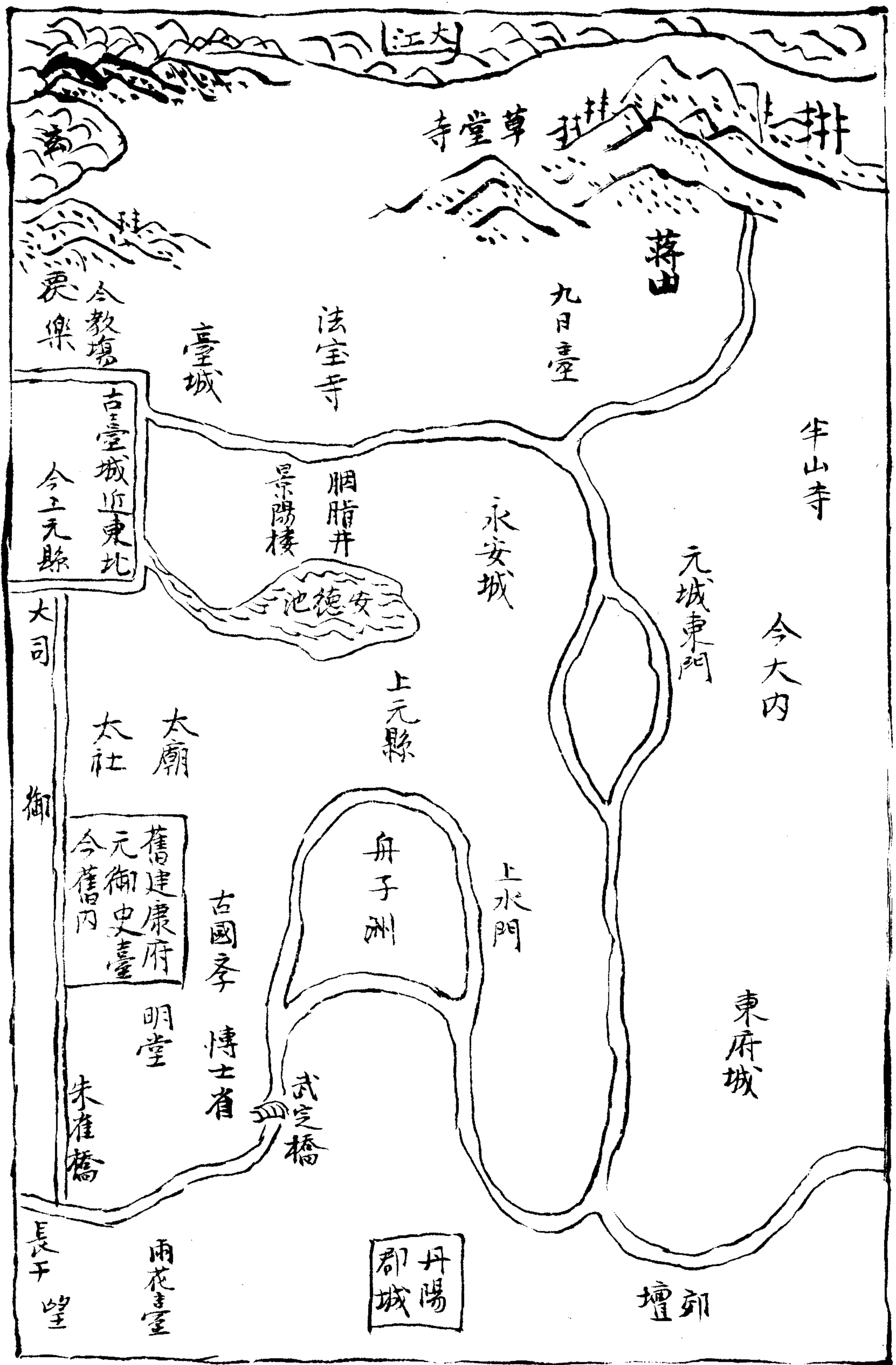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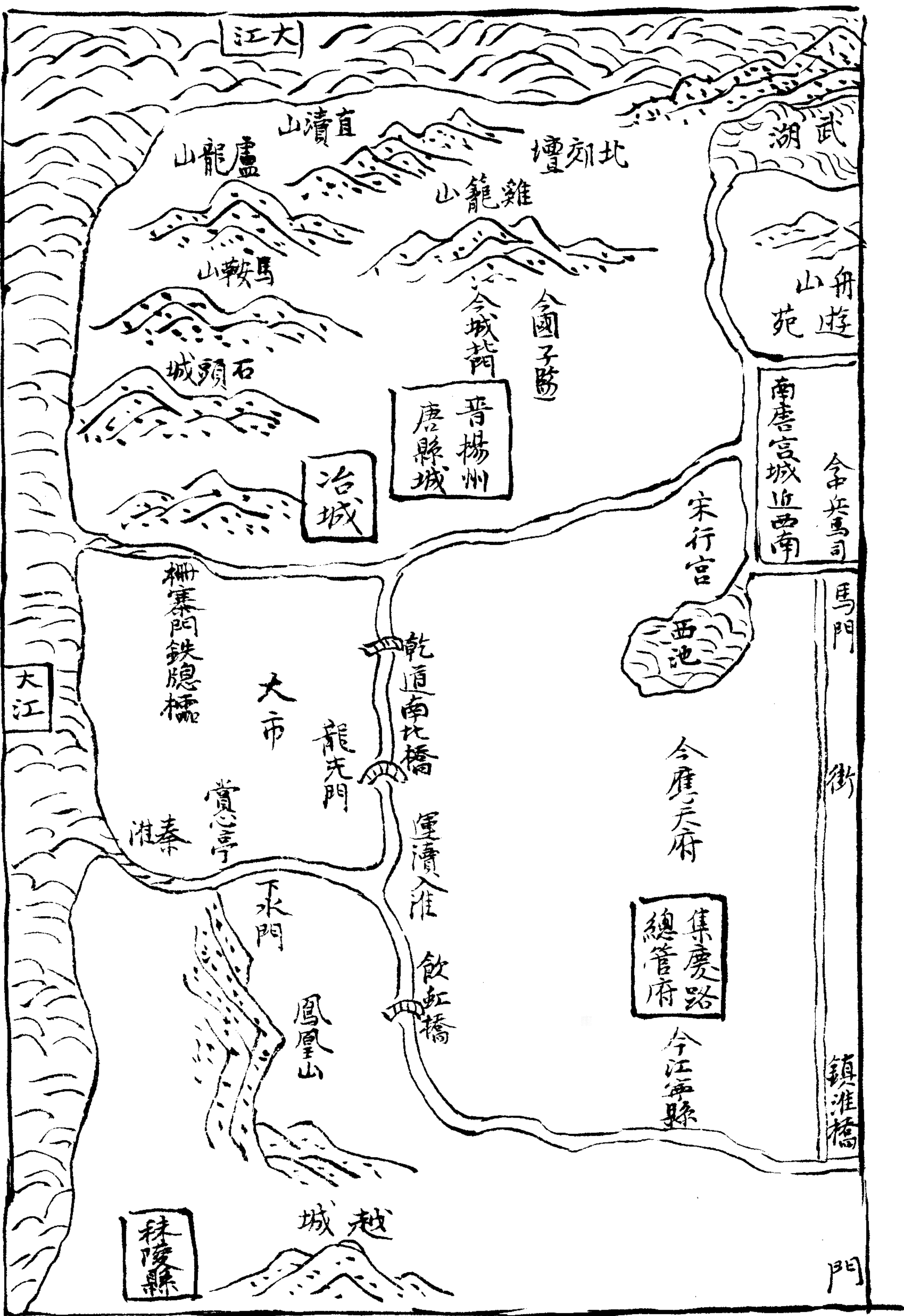
後歸善寺西西南南出西明門接運蓋自城西行南者皆運也
 元按此水即今自西大衛過北門橋者

按舊志陵陽門內有晉建鄴縣城城西二里即唐縣城縣城西即吳治城城內西北有下將軍墓各何點所居東離門乃東府之西州之東故圖經云西州城東立烏榜與建康分界後名其地為烏榜村在天慶觀西南今永壽宮是也

唐江寧縣治西州城治城



元按此即今內橋水由淮清橋入至鐵總橋而出者



羅寺轉灣

入石城門往東大街折而北路曲如環俗名螺螄轉灣或曰訛也路曲處乃鐵塔寺牆脚寺舊名羅寺北路值其隅角故曰羅寺轉灣耳因攷此寺宋太始中邦人捨地建精舍號延祚寺至唐有靈智禪師生無雙目號羅睺和尚經論文字悉能明了時人稱有天眼為建塔寺內或曰羅寺無乃因此僧立名乎又寺佛殿前舊有鐵塔二座乾興元年鑄今之名鐵塔正以此也俗傳此寺洪武中聖祖在大內望見其塔中有僧殲焉毀寺為倉然建文二年寺僧募修疏文見在則洪武中寺固亡恙也其改而為虎賁左衛倉不知當何時耳

迴龍候駕二橋

迴龍橋金陵新志在城西門內今卞廟西大街有平橋而下洞甚巨南通運瀆至鐵牕櫺者卽此橋也而金川門內又有一橋亦名迴龍橋則以成祖靖難入城之故又鐵塔寺倉前有橋俗訛為侯家故老言本名候駕二義似有所為惜無可攷大都修志所載

名目多係地方人開報自非史冊確有證據訛舛自
難糾正士大夫卽家於此寓於此足蹟未經耳傳已
熟欲一一得其真而載之故未易也

幕府直瀆諸山

寰宇志稱幕府山東北臨直瀆浦西接寶林山南接
蟹浦又南接盧龍山南畿志言一名石灰山由北北
屬至觀音山突出大江為弘濟寺宋明帝高寧陵在
山西晉王導溫嶠亦葬山西寶林山北有夾蘿峯俗
訛為夾騾言達磨北渡梁武使人追之使者乘騾為

石所夾云直瀆山有直瀆洞舊志言山東西有水流
入大江伏滔北征記云吳蔣竺瑤墓有王氣孫皓惡
之乃鑿其後為直瀆今瀆與浦皆堙塞不可考矣
部議救荒

余前已載救荒之議謂當於戶部倉糧借放今查部
志成化二年南京饑荒守備太監王某等奏准開倉
糴米四萬石以濟饑民又令應天府關領糧米在於
街市糴賣止收銅錢不必勒要銀兩聽令饑民得以
零碎糴買嘉靖二十三年南京地方旱災巡撫應天

都御史丁某奏准糴買南京倉糧二萬石以濟災民
其米價收貯戶部銀庫候豐年召商買補或放折色
月糧支用近議止於放銀月分米貴則放米或預放
二三月尤為便益不費而惠似可常行

各倉米樣

江西花紅米蒸稻米湖廣蒸稻米太平寧國池州安
慶四府滁和二州花白米花紅米蘇松常三
府廣德州浙江嘉興湖州二府黃梁米白米應天鎮
江徽州三府浙江杭州府黃梁米白米白晚米花白

米浙江金華衢州紹興三府黃梁米白米花白米每
米一百石加耗米八石又平斛二石蘆蓆一百領內
本色七十領折色三十領貓竹二根為墊厥用

後湖

後湖之中有五洲西北曰舊洲一名祖洲西南曰新
洲上有郭璞墓皆為庫以貯冊前抱一小洲中有溝
縈環如溪澗今為廚房以供飲食東二洲一曰陵趾
洲一曰太平洲近西小洲號別島秀出可愛西南之
水獨深而澄則所謂龍潭也即劉宋時龍見處

王荆公疏湖田

熙寧八年荆公官江寧上疏云臣蒙恩特判江寧軍府於去年十一月十一日到任管當職事當時集官吏軍民宣布聖化啟迪皇風終成一載所幸四郊無壘天下同文然臣切見金陵山廣地窄人烟繁茂為富者田連阡陌為貧者無置錐之地其北關外有湖二百餘頃古跡號為玄武之名前代以為遊翫之地今為空貯波濤守之無用臣欲於內權開十字河源泄去餘水決瀝微波使貧困饑人盡得贏蚌魚蝦之

饒此目下之利水退之後濟貧民假以官牛官種又明年之計也貧民得以春耕夏種穀登之日欲乞明勅所司無以侵漁聚歛只隨其田土色高低歲收水面錢以供公使庫之用勿令豪彊大作侵占車駕巡狩復為湖面則公私兩便矣伏望明降章綏懷貧廩按此介甫欲田梁山泊之意推之此者奉勅依允紹興二年趙善相增收後湖田租遂為例淳祐十年增先賢祠撥湖田七千餘畝元大德五年下鍾山鄉開後湖河道自是以後惟有一池他皆田地 國朝

平定海宇貯天下冊籍於湖之中洲始復開衍為湖
遂為一代禁地矣

李御史後湖聯句

李熙為御史同喬戶曹後湖聯句云片雨孤城黑三
洲一水通竹深喧宿鳥天遠斷飛鴻魏闕心迢遞鍾
山氣鬱蔥雲程須共勉莫遣髮如蓬其二簿書耦成
暇緩步小橋東袖拂蘆花雪堤翻落葉風觀魚臨水
次訪古過林中回首斜陽外孤鴻自遠空李素有文
名而集少傳僅見於此

盧玉田過湖續夢詩

盧玉田先生取選時夢中得句云水國微茫路不分
紅香引入白雲深後官南戶部主事過湖恍如夢中
之句因續云仙洲恍覺非人世民部無論有翰林日
永放衙看鶴舞雨餘憑檻聽龍吟平生剩有烟霞癖
宦海何當慰此心

謚法解正誤

南監本史記刻謚法解原是古書分上下款列後人
誤接連書之遂錯亂無章卒莫有釐正之者今按汲

豕周書書之周書亦有前後失次者並為釐正

惟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

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古者有大

善號以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

細名行出於己名生於人號謂○按此篇博物志謂

首教言是因二公終將葬錫之謚制謚從此而始因

叙謚為後世之永制也云此為周公作者非其本矣

民無能名曰神周書作一人揚善賦簡曰聖

敬賓厚禮曰聖 靖民則法曰皇

德象天地曰帝 仁義所往曰王

立志及眾曰公周書作執應八方曰侯

賞慶刑威曰君二條史從之成羣曰君有書無

壹德不懈曰簡周書作平易不訾曰簡不疵

經緯天地曰文 道德博聞曰文周書作

勤學好問曰文 慈惠愛民曰文

愍民惠禮曰文 錫民爵位曰文

剛彊直理曰武 威彊敵德曰武

克定禍亂曰武 刑民克服曰武

大志多窮曰武書作敬事供上曰恭

尊賢貴義曰恭

既過能改曰恭

安民長悌曰恭史作愛民

比親之闕曰恭

淵源流通曰恭書作康

譖訴不行曰明

大慮靜民曰定

安民法古曰定

綏柔士民曰德

謀慮不威曰德

甲冑有勞曰襄

質淵受諫曰釐

小心畏忌曰僖

博聞多能曰獻

溫柔聖善曰懿

協時肇享曰孝

大慮行節曰孝

輔輕就供曰齊史記作資

尊賢敬讓曰恭

執事堅固曰恭

執禮敬賓曰恭史作御賓

尊者讓善曰恭

照臨四方曰明

威儀悉備曰欽

安民大慮曰定

純行不二曰定

執義揚善曰德二條史有書無

辟地有德曰襄

有伐而還曰釐

慈惠愛親曰釐

心能制義曰度

聰明睿哲曰獻

五宗安之曰孝

秉德不回曰孝

執心克莊曰齊

温年好樂曰康史記作温柔

安樂撫民曰康

令民安樂曰康

安民立政曰成

布德執義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

敏以敬順曰頃

甄心動懼曰頃

容儀恭美曰昭

項作甄書

昭德有勞曰昭

聖文周達曰昭

保民耆艾曰胡

彌年壽考曰胡

彊毅果敢曰剛

追補前過曰剛

柔德安眾曰靖

恭已鮮言曰靖

寬樂令終曰靖

治而清省曰平

史作無青

執事有制曰平

布綱治紀曰平

史作布剛

威德剛武曰圉

耆義大慮曰景

史有書無

由義而濟曰景

布義行剛曰景

清白守節曰貞

大慮克就曰貞

不隱無克曰貞

彊以剛果曰威

史作猛以

猛以剛果曰威

彊毅信正曰威

史作執正

辟土服遠曰桓

克敬動民曰桓

辟土兼國曰桓

道德純一曰思

不背兆民曰思

外內思索曰思

史作大省

追悔前過曰思

柔質慈民曰惠書作受
諫曰慈

愛民好與曰惠

能思辨衆曰元

行義說民曰元

始建國都曰元

主義行德曰元

兵甲亟作曰莊

敵通克服曰莊

死於原野曰莊

屢征殺伐曰莊

勝敵志彊曰莊

武而不遂曰莊

克殺秉正曰夷

安心好靜曰夷

聖善周聞曰宣

行見中外曰慤

夙夜警戒曰敬

夙夜恭事曰敬書有
史無

象方益平曰敬書有
史無

合善法典曰敬

有功安民曰烈

秉德遵業曰烈

剛克為伐曰翼

思慮深遠曰翼

剛德克就曰肅

執心決斷曰肅

愛民好治曰戴

典禮不愆曰戴史作典德
書作不塞

克威棐行曰魏

克威惠禮曰魏

治民克盡曰使

治典不殺曰祁

好和不爭曰安

外內貞復曰白

官人應寔曰知

貞心大度曰匡

名寔不爽曰質

溫良好樂曰良

德正應和曰莫

勝敵壯志曰勇

昭功寧民曰商

狀古述今日譽

勤政無私曰類

史作私
勤無私

慈和徧覆曰順

危身奉上曰忠

彰義掩過曰堅

肇敏行成曰直

內外賓服曰正

教誨不倦曰長

愛民在刑曰克

好廉自克曰節

擇善而從曰比

思厚不爽曰愿

史作思慮
不爽曰厚

除殘去虐曰湯

史有
書無

述義不克曰丁

述義不悌曰丁

史有
書無

不生其國曰殺

死而志成曰靈

極知鬼神曰靈

書作
鬼事

死見思能曰靈

書作
鬼怪

亂而不損曰靈

好祭鬼神曰靈

不勤成名曰靈

短折不成曰殤

未家短折曰殤

隱拂不成曰隱

不顯尸國曰隱

見美堅長曰隱

史有
書無

殺戮無辜曰厲

悞狠遂過曰刺

不思亡愛曰刺

肆行勞祀曰悼

年中早夭曰悼

恐懼從處曰悼

蚤孤短折曰哀

恭仁短折曰哀

外內從亂曰荒

好樂怠政曰荒

好變動民曰躁

怙威肆行曰醜史有書無

在國遭憂曰愍書作連憂

在國逢難曰愍

禍亂方作曰愍

使民悲傷曰愍書作折傷

壅遏不通曰幽

蚤孤鋪位曰幽書作有位

動祭亂常曰幽

畜於賜與曰愛

疏遠繼位曰紹

華言無寔曰夸

逆天虐民曰抗書作日煬

好更改舊曰易

名與寔爽曰繆

滿志多窮曰惑

好內遠禮曰煬

去禮遠衆曰煬

隱哀之也施為文也除為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桓

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

曰宣惠無內德曰猷治而生青為平亂而不損為靈

由義而濟為景失無口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惠也

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乂治也康安也怙恃

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慊過也錫
與也典常也肆於也於史康虛也獻聖也惠愛也綏
安也堅長也耆彊也考成也周至也懷思也武法也
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弥久也

此後一段史多訛闕按周書補之差可讀周書又
有凶年無穀曰隸不悔前過曰疾思慮深遠曰口
息政外交曰推史都無之似宜補入

中書左丞一人

楊公憲上元人洪武二年任中書左丞三年伏法公

創為一統山河花押以示人使人尊已以招權待詔
陳桎知其意謂公曰此押非常所謂只有天在上更
無山與齊也公大喜即擢桎為編修噫此其所以致
禍與

應天人官尚書二十六人

本府人官尚書者二十三人金陵瑣事載之考吏部
題名洪武初設吏部隸中書省張公銘善為尚書三
年招諭雲南周公時中茶陵人籍應天由龍泉歸附
除湖廣行省平章任調鎮江知府乃考南畿志載甲

第中官尚書者在元諸縣則曹公義容倪公謙元

張公瑄浦江黃公紱容童公軒欽天倪公岳元吳公文

度江寧王公敞衛錦衣胡公汝礪陽顧公璘元劉公麟廣

衛梁公材衛金吾周公金府軍王公以旂江寧王公瞻容

鄉舉則陳公恭江寧齊公泰水又祠墓則翟公瑄江寧又

人物則僕公斯漂陽戶流寓則周公瑄山西人齊人

書葬江寧之黃門山次子而不及二公與鄒公榘周

公榘端木公復初瑣事中又不載黃公紱翟公瑄以

二公別省人它或有格也二書又俱不載陳公壽東

人官刑部尚書即解官貧不能歸流寓于南京

都御史二人

金公澤弘治十八年任南右都御史張公琮嘉靖五

年任如金公

侍郎九人

俞公綱上元人官南禮部左侍郎張公文昱上元人

由人才洪武中為刑部左侍郎楊公勉江寧人永樂

二十三年為刑部右侍郎謫山東參政劉公璉江寧

人官口部侍郎金公紳上元人成化十四年任南刑

部右侍郎張公志淳江寧人正德五年任戶部右侍郎
即殷公邁京衛人萬曆四年任南禮部右侍郎管國
子監事吳公自新江寧人萬曆十九年任南刑部右
侍郎朱公之蕃京衛人萬曆四十年任南禮部右侍
郎內張公志淳雲南永昌籍也

右副都御史一人

丁璿上元人正統四年任五年致仕又南畿志載談
允溧水人洪武庚午奉人丁泝溧水人弘治己未進
士俱官都御史考弇州堂卿寺表無後二公姓名

舊大理寺基

太平門左有高山如圓釜立者名龍廣山國初置
大理寺於此後乃徙置於門外門直達於北曰太平
隄左泐鍾山有小湖曰燕尾湖志多遺之僅見刑
部志

移囚

正德十四年七月十二日江西宸濠反攻安慶南京
戒嚴刑部重監輕監人犯俱移于錦衣衛獄事寧復
初按自三法司門往北一帶舊有大墻摠括三法司

京畿道在內而刑部郎中龐嵩建議猶謂欲於湖北岸增築城接刑部後牆至鍾山之紅牆止不惟法司緩急有備免越獄之虞即陵寢冊庫亦增一重扞圉其說亦是今大圍墻多圯自三法司後佛國寺行人直穿而入矣似亦不可不復修以防不虞也

國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双陸的斷手鞦圓的卸脚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

男虞端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顯與本衛小旗姚晏保鞦圓卸了右脚全家發赴雲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禮部榜文一款內使剃一搭頭官民之家兒童剃留一搭頭者闔割全家發邊遠充軍剃頭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旨禁約不許將太祖聖孫

龍孫黃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以為名字称呼一醫人止許稱醫士醫人醫者不許稱太醫大夫郎

中梳頭人止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官員之家火者止許稱閣者不許稱太監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為奸頑亂法事節次據五城兵馬司解送到犯人顏鎖住等故將原定皮劄鞞樣制更改做半截靴短鞞靴裹兒與靴鞞一般長安上抹口俱各穿着或賣與人仍前自便於飲酒宿娼行走搖擺該司送問罪名本部切詳先為官民一槩穿靴不分貴賤所以朝廷命禮部出榜曉諭軍民商賈技藝官下家人火者並不許穿靴止許穿皮劄鞞違者處以極刑

此等靴樣傳於外必致制度紊亂宜加顯戮奉旨這等亂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門首梟令了全家遷入雲南一榜永樂九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都給事中曹潤等奏乞勅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襍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乾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此

等事國初法度之嚴如此 祖訓所謂頓挫奸頑者
後一切遵行律 誥湯網恢々矣

逍遙字

俗傳淮青橋北有逍遙樓 太祖所建以處游惰子
弟者按陳太史維禎錄紀 太祖惡游於博塞之民
凡有不務本逐末博奕局戲者皆捕之禁錮於其所
名逍遙牢

前乙酉率人見後乙酉

石城先生年二十率嘉靖乙酉鄉試三十舉乙未會

試第一人官吏部奉常少卿止於尚寶卿致政時年
不滿五十歲居林下踰三十年福祿壽考子孫之盛
為留都冠生平無霜露之恙體中小極但亟令家人
治米粉丸進二孟即瘥萬曆乙酉中式舉人謁先生
時方矍鑠無老態年八十餘予嘗見先生道貌眼碧
長頭白髮飄然真神仙中人也

萬曆戊午孟秋十一日坐歸鴻館中
校贅語十卷都訖此書乃數年來
取札記者因随手所書原無倫次頃
二年中以病兀坐長日無聊小為編
叙以散懷送日雖壽之板本無足
存姑留以詒子姪而已不敢以示人也

遼園居士再識